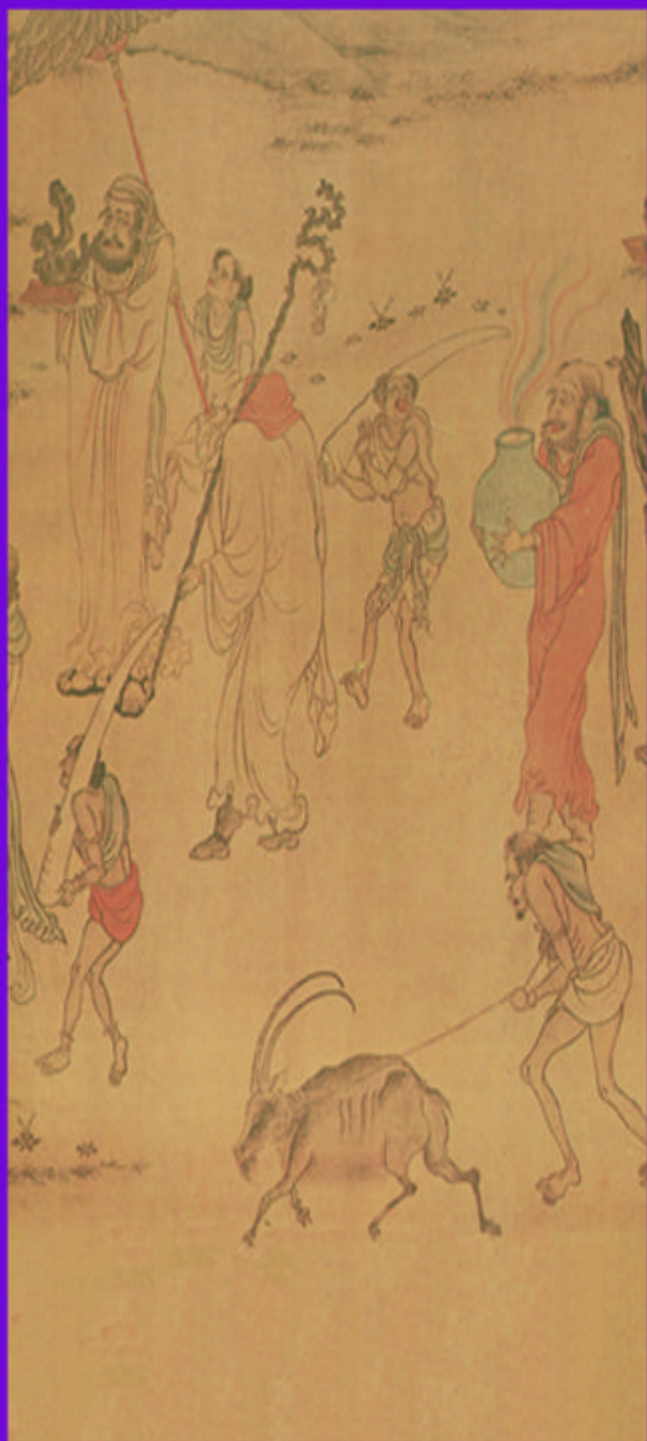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周列国志中



清·蔡元放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东周列国志

第二部

（清）蔡元放 著

第三十七回

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

话说晋文公在王城，诛了吕省郤芮，向秦穆公再拜称谢。因以亲迎夫人之礼，请逆怀嬴归国。穆公曰：“弱女已失身子，恐不敢辱君之宗庙，得备嫔嬙之数足矣。”文公曰：“秦、晋世好，非此不足以主宗祀。舅其勿辞！且重耳之出，国人莫知，今以大婚为名，不亦美乎？”穆公大喜，乃邀文公复至雍都，盛饰輜辂以怀嬴等五人归之。又亲送其女，至于河上，以精兵三千护送，谓之“纪纲之仆”。今人称管家为纪纲，盖始于此。文公同怀嬴等济河，赵衰诸臣，早备法驾于河口，迎接夫妇升车。百官扈从，旌旗蔽日，鼓乐喧天，好不闹热！昔时宫中夜遁，如入土之龟，缩头缩尾；今番河上荣归，如出冈之凤，双宿双飞。正所谓“彼一时，此一时”也。文公至绛，国人无不额手称庆。百官朝贺，自不必说。遂立怀嬴为夫人。

当初晋献公嫁女伯姬之时，使郭偃卜卦，其繇云：“世作甥舅，三定我君”。伯姬为秦穆公夫人，穆公女怀嬴，又为晋文公夫人，岂不是“世作甥舅”？穆公先送夷吾归国，又送重耳归国，今日文公避难而出，又亏穆公诱诛吕、郤，重整山河，岂不是“三定我君”？又穆公曾梦宝夫人，引之游于天阙，谒见上帝，遥闻殿上呼穆公之名曰：“任好听旨，汝平晋乱！”如是者再。穆公先平里克之乱，复平吕郤之乱，一筮一梦，无

不应验。诗云：

万物荣枯皆有定，浮生碌碌空奔忙；
笑彼愚人不安命，强觅冬雷和夏霜。

文公追恨吕、郤二人，欲尽诛其党。赵衰谏曰：“惠、怀以严刻失人心，君宜更之以宽。”文公从其言，乃颁行大赦。吕、郤之党甚众，虽见赦文，犹不自安，讹言日起，文公心以为忧。忽一日侵晨，小吏头须叩宫门求见。文公方解发而沐，闻之怒曰：“此人窃吾库藏，致寡人行资缺乏，乞食曹、卫。今日尚何见为？”阍人如命辞之。头须曰：“主公得无方沐乎？”阍者惊曰：“汝何以知之？”头须曰：“夫沐者，俯首曲躬，其心必覆；心覆则出言颠倒，宜我之求见而不得也。且主公能容勃鞞，得免吕、郤之难；今独不能容头须耶？头须此来，有安晋国之策。君必拒之，头须从此逃矣。”阍人遽以其言告于文公，文公曰：“是吾过也！”亟索冠带装束，召头须入见。头须叩头请罪讫，然后言曰：“主公知吕、郤之党几何？”文公蹙眉而言曰：“众甚。”头须奏曰：“此辈自知罪重，虽奉赦犹在怀疑，主公当思所以安之。”文公曰：“安之何策？”头须奏曰：“臣窃主公之财，使主公饥饿。臣之获罪，国人尽知。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御，使举国之人，闻且见之，皆知主公之不念旧恶，而群疑尽释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托言巡城，用头须为御。吕、郤之党见之，皆私语曰：“头须窃君之藏，今且仍旧录用，况他人乎？”自是讹言顿息。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。因有恁般容人之量，所以能安定晋国。

文公先为公子时，已娶过二妻。初娶徐嬴，早卒。再娶偃姑，生一子一女，子名驩，女曰伯姬。偃姑亦薨于蒲城。文公

出亡时，子女俱幼，弃之于蒲，亦是头须收留，寄养于蒲民遂氏之家，岁给粟帛无缺。一日，乘间言于文公。文公大惊曰：“寡人以为死于兵刃久矣，今犹在乎？何不早言？”头须奏曰：“臣闻‘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’。君周游列国，所至送女，生育已繁。公子虽在，未卜君意何如？是以不敢遽白耳。”文公曰：“汝如不言，寡人几负不慈之名！”即命头须往蒲，厚赐遂氏，迎其子女以归，使怀嬴母之。遂立驩为太子，以伯姬赐与赵衰为妻，谓之赵姬。

翟君闻晋侯嗣位，遣使称贺，送季隗归晋。文公问季隗之年，对曰：“别来八载，今三十有二矣。”文公戏曰：“犹幸不及二十五年也。”齐孝公亦遣使送姜氏于晋，晋侯谢其玉成之美。姜氏曰：“妾非不贪夫妇之乐，所以劝驾者，正为今日耳。”文公将齐、翟二姬平昔贤德，述于怀嬴。怀嬴称赞不已，固请让夫人之位于二姬。于是更定宫中之位，立齐女为夫人，翟女次之，怀嬴又次之。

赵姬闻季隗之归，亦劝其夫赵衰，迎接叔隗母子。衰辞曰：“蒙主公赐婚，不敢复念翟女也！”赵姬曰：“此世俗薄德之语，非妾所愿闻也。妾虽贵，然叔隗先配，且有子矣，岂可怜新而弃旧乎？”赵衰口虽唯唯，意犹未决。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：“妾夫不迎叔隗，欲以不贤之名遗妾，望父侯作主！”文公乃使人至翟，迎叔隗母子以归。赵姬以内子之位让翟女，赵衰又不可。赵姬曰：“彼长而妾幼，彼先而妾后，长幼先后之序，不可乱也。且闻子盾，齿已长矣，而又有才，自当立为嫡子。妾居偏房，理所当然。若必不从，妾惟有退居宫中耳！”衰不得已，以姬言奏于文公。文公曰：“吾女能推让如此，虽周太妊莫能过也！”遂宣叔隗母子入朝，立叔隗为内子，立盾为嫡子。叔隗亦固辞，文公喻以赵姬之意，乃拜受谢恩而出。

盾时年十七岁，生得气宇轩昂，举动有则，通诗书，精射御，赵衰甚爱之。后赵姬生三子，曰同，曰括，曰婴，其才皆不及盾。此是后话。史官叙赵姬之贤德，赞云：

阴性好闭，不嫉则妒。惑夫逞骄，篡嫡敢怒。褒进申绌，服欢曰怖。理显势穷，误人自误。贵而自贱，高而自卑。同括下盾，隗压于姬。谦谦令德，君子所师，文公之女，成季之妻。

再说晋文公欲行复国之赏，乃大会群臣，分为三等：以从亡为首功，送款者次之，迎降者又次之。三等之中，又各别其劳之轻重，而上下其赏。第一等从亡中，以赵衰、狐偃为最；其他狐毛、胥臣、魏犢、狐射姑、先轸、颠颉，以次而叙。第二等送款者，以栾枝、郤溱为最；其他士会、舟之侨、孙伯纠、祁满等，以次而叙。第三等迎降者，郤步扬、韩简为最；其他梁繇靡、家仆徒、郤乞、先蔑、屠击等，以次而叙。无采地者赐地，有采地者益封。别以白璧五双赐狐偃曰：“向者投璧于河，以此为报。”又念狐突冤死，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，后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。又出诏令于国门：“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者，许其自言。”小臣壶叔进曰：“臣自蒲城相从主公，奔走四方，足踵俱裂。居则侍寝食，出则戒车马，未尝顷刻离左右也。今主公行从亡之赏，而不及于臣，意者臣有罪乎？”文公曰：“汝来前，寡人为汝明之。夫导我以仁义，使我肺腑开通者，此受上赏；辅我以谋议，使我不辱诸侯者，此受次赏；冒矢石，犯锋镝，以身卫寡人者，此复受次赏。故上赏赏德，其次赏才，又其次赏功。若夫奔走之劳，匹夫之力，又在其次。三赏之后，行且及汝矣。”壶叔愧服而退。文公乃大出金帛，遍赏舆台仆隶之辈，受赏者无不感悦。惟魏犢、颠颉二人，自恃才勇，见

赵衰、狐偃都是文臣，以辞令为事，其赏却在己上，心中不悦，口内稍有怨言。文公念其功劳，全不计较。

又有介子推，原是从亡人数，他为人狷介无比，因济河之时，见狐偃有居功之语，心怀鄙薄，耻居其列，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，托病居家，甘守清贫，躬自织屨，以待奉其老母。晋侯大会群臣，论功行赏，不见子推，偶尔忘怀，竟置不问了。邻人解张，见子推无赏，心怀不平；又见国门之上，悬有诏令：“倘有遗下功劳未叙，许其自言。”特地叩子推之门，报此消息。子推笑而不答。老母在厨下闻之，谓子推曰：“汝效劳十九年，且曾割股救君，劳苦不小。今日何不自言？亦可冀数钟之粟米，共朝夕之糗粮，岂不胜于织屨乎？”子推对曰：“献公之子九人，惟主公最贤。惠、怀不德，天夺其助，以国属于主公。诸臣不知天意，争据其功，吾方耻之！吾宁终身织屨，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！”老母曰：“汝虽不求禄，亦宜入朝一见，庶不没汝割股之劳。”子推曰：“孩儿既无求于君，何以见为？”老母曰：“汝能为廉士，吾岂不能为廉士之母？吾母子当隐于深山，毋溷于市井中也。”子推大喜曰：“孩儿素爱绵上，高山深谷，今当归此。”乃负其母奔绵上，结庐于深谷之中，草衣木食，将终其身焉。邻舍无知其去迹者。惟解张知之，乃作书夜悬于朝门。文公设朝，近臣收得此书，献于文公。文公读之，其词曰：

有龙矫矫，悲失其所；数蛇从之，周流天下。龙饥乏食，一蛇割股；龙返于渊，安其壤土。数蛇入穴，皆有宁宇；一蛇无穴，号于中野！

文公览毕，大惊曰：“此介子推之怨词也！昔寡人过卫乏

食，子推割股以进。今寡人大赏功臣，而独遗子推，寡人之过何辞？”即使人往召子推，子推已不在矣。文公拘其邻舍，诘问子推去处：“有能言者，寡人并官之。”解张进曰：“此书亦非子推之书，乃小人所代也。子推耻于求赏，负其母隐于绵上深谷之中。小人恐其功劳泯没，是以悬书代为白之。”文公曰：“若非汝悬书，寡人几忘子推之功矣！”遂拜解张为下大夫，即日驾车，用解张为前导，亲往绵山，访求子推。

只见峰峦叠叠，草树萋萋，流水潺潺，行云片片，林鸟群噪，山谷应声，竟不得子推踪迹。正是：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左右拘得农夫数人到，文公亲自问之。农夫曰：“数日前，曾有人见一汉子，负一老姬，息于此山之足，汲水饮之，复负之登山而去。今则不知所之也。”文公命停车于山下，使人遍访，数日不得。文公面有愠色，谓解张曰：“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？吾闻子推甚孝，若举火焚林，必当负其母而出矣。”魏犢进曰：“从亡之日，众人皆有功劳，岂独子推哉？今子推隐身以要君，逗遛车驾，虚费时日。待其避火而出，臣当羞之！”乃使军士于山前山后，周围放火，火烈风猛，延烧数里，三日方息。子推终不肯出，子母相抱，死于枯柳之下。军士寻得其骸骨。文公见之，为之流涕。命葬于绵山之下，立祠祀之。环山一境之田，皆作祠田，使农夫掌其岁祀。“改绵山曰介山，以志寡人之过！”后世于绵上立县，谓之介休，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。焚林之日，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。国人思慕子推，以其死于火，不忍举火，为之冷食一月。后渐减至三日。至今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雁门各处，每岁冬至后一百五日，预作干，以冷水食之，谓之“禁火”，亦曰“禁烟”。因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，遇节，家家插柳于门，以招子推之魂，或设野祭，焚纸钱，皆为子推也。胡曾在诗云：

羈縻从游十九年，天涯奔走备颠连。
食君刳股心何赤？辞禄焚躯志甚坚！
绵上烟高标气节，介山祠壮表忠贤。
只今禁火悲寒食，胜却年年挂纸钱。

文公既定君臣之赏，大修国政，举善任能，省刑薄敛，通商礼宾，拯寡救乏，国中大治。周襄王使太宰周公孔，及内使叔兴，赐文公以侯伯之命。文公待之有加礼。叔兴归见襄王，言：“晋侯必伯诸侯，不可不善也。”襄王自此疏齐而亲晋。不在话下。

是时郑文公臣服于楚，不通中国，恃强凌弱，怪滑伯事卫不事郑，乃兴师伐之。滑伯惧而请成。郑师方退，滑仍旧事卫，不肯服郑。郑文公大怒，命公子士泄为将，堵俞弥副之，再起大军伐滑。卫文公与周方睦，诉郑于周。周襄王使大夫游孙伯、伯服至郑，为滑求解。未至，郑文公闻之，怒曰：“郑、卫一体也，王何厚于卫，而薄于郑耶？”命拘游孙伯、伯服于境上，俟破滑凯旋，方可释之。孙伯被拘，其左右奔回，诉知周襄王。襄王骂曰：“郑捷欺朕太甚，朕必报之！”问群臣：“谁能为朕问罪于郑者？”大夫颀叔、桃子二人进曰：“郑自先王兵败，益无忌惮。今又挟荆蛮为重，虐执王臣。若兴兵问罪，难保必胜。以臣之愚，必借兵于翟，方可伸威。”大夫富辰连声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古人云：‘疏不间亲。’郑虽无道，乃子友之后，于天子兄弟也。武公著东迁之劳，厉公平子颀之乱，其德均不可忘。翟乃戎、狄豺狼，非我同类。用异类而蔑同姓，修小怨而置大德，臣见其害，未见其利也。”颀叔、桃子曰：“昔武王伐商，九夷俱来助战，何必同姓？东山之征，实因管、

蔡。郑之横逆，犹管、蔡也。翟之事周，未尝失礼。以顺诛逆，不亦可乎？”襄王曰：“二卿之言是也。”乃使颓叔、桃子如翟，谕以伐郑之事。翟君欣然奉命，假以出猎为名，突入郑地，攻破栎城，以兵戍之。遣使同二大夫告捷于周。周襄王曰：“翟有功于朕，朕今中宫新丧，欲以翟为婚姻，何如？”颓叔、桃子曰：“臣闻翟人之歌曰：‘前叔隗，后叔隗，如珠比玉生光辉。’言翟有二女，皆名叔隗，并有殊色。前叔隗乃咎如国之女，已嫁晋侯。后叔隗乃翟君所生，今尚未聘，王可求之。”襄王大喜，复命颓叔、桃子往翟求婚。翟人送叔隗至周，襄王欲立为继后。富辰又谏曰：“王以翟为有功，劳之可也。今以天子之尊，下配夷女。翟恃其功，加以姻亲，必有窥伺之患矣。”襄王不听，遂以叔隗主中宫之政。

说起那叔隗，虽有韶颜，素无闺德。在本国专好驰马射箭，翟君每出猎，必自请随行。日与将士每驰逐原野，全无拘束。今日嫁与周王，居于深宫，如笼中之鸟，槛内之兽，甚不自在。

一日，请于襄王曰：“妾幼习射猎，吾父未尝禁也。今郁郁宫中，四肢懈倦，将有痿痹之疾。王何不举大狩，使妾观之？”襄王宠爱方新，言无不从。遂命太史择日，大集车徒，较猎于北邙山。有司张幕于山腰，襄王与隗后坐而观之。襄王欲悦隗后之意，出令曰：“日中为期，得三十禽者，赏輶车三乘，得二十禽者，赏以童车二乘，得十禽者，赏以轝车一乘，不逾十禽者，无赏。”一时王子王孙及大小将士，击狐伐兔，无不各逞其能，以邀厚赏。打围良久，太史奏：“日已中矣。”襄王传令撤回，诸将各献所获之禽，或一十，或二十，惟有一位贵人，所献逾三十之外。那贵人生得仪容俊伟，一表人物，乃襄王之庶弟，名曰带，国人皆称曰太叔，爵封甘公。因先年夺嫡不遂，又召戎师以伐周，事败出奔齐国，后来，惠后再三

在襄王面前辩解求恕，大夫富辰，亦劝襄王兄弟修好，襄王不得已，召而复之。今日在打围中，施逞精神，拔了个头筹。襄王大喜，即赐輶车如数。其余计获多少，各有赐赉。

隗后坐于王侧，见甘公带才貌不凡，射艺出众，夸奖不迭。问之襄王，知是金枝玉叶，十分心爱。遂言于襄王曰：“天色尚早，妾意欲自打一围，以健筋骨，幸吾王降旨！”襄王本意欲取悦隗后，怎好不准其奏，即命将士重整围场，隗后解下绣袍。原来袍内，预穿就窄袖短衫，罩上异样黄金锁子轻细之甲。腰系五彩纯丝绣带。用玄色轻绡六尺，周围抹额，笼蔽凤笄，以防尘土。腰悬箭箠，手执朱弓。妆束得好不齐整！有诗为证：

花般绰约玉般肌，幻出戎装态更奇；
仕女班中夸武艺，将军队里擅娇姿。

隗后这回装束，别是一般丰采，喜得襄王微微含笑。左右驾戎辂以待。隗后曰：“车行不如骑迅。妾随行诸婢，凡翟国来的，俱惯驰马。请于王前试之。”襄王命多选良马，鞚勒停当。侍婢陪骑者，约有数人。隗后方欲跨马，襄王曰：“且慢。”遂问同姓诸卿中：“谁人善骑？保护王后下场。”甘公带奏曰：“臣当效劳。”这一差，正暗合了隗后之意。侍婢簇拥隗后，做一队儿骑马先行。甘公带随后跨着名驹赶上，不离左右。隗后要在太叔面前，施逞精神。太叔亦要在隗后面前，夸张手段。未试弓箭，且试跑马。隗后将马连鞭几下，那马腾空一般去了。太叔亦跃马而前。转过山腰，刚刚两骑马，讨个并头。隗后将丝缰勒住，夸奖甘公曰：“久慕王子大才，今始见之！”太叔马上欠身曰：“臣乃学骑耳，不及王后万分之一！”隗后曰：“太叔明早可到太后宫中问安，妾有话讲。”言犹未毕，

侍女数骑俱到，隗后以目送情，甘公轻轻点头，各勒马而回。恰好山坡下，赶出一群麋鹿来，太叔左射麋，右射鹿，俱中之。隗后亦射中一鹿。众人喝采一番。隗后复跑马至于山腰，襄王出幕相迎曰：“王后辛苦！”隗后以所射之鹿，拜献襄王。太叔亦以一麋一鹿呈献。襄王大悦。众将及军士，又驰射一番，方才撤围。御庖将野味，烹调以进，襄王颁赐群臣，欢饮而散。

次日，甘公带入朝谢赐，遂至惠后宫中问安。其时隗后已先在矣。隗后预将贿赂，买嘱随行宫侍，遂与太叔眉来眼去，两下意会，托言起身，遂私合于侧室之中。男贪女爱，极其眷恋之情，临别两不相舍。隗后嘱咐太叔：“不时入宫相会。”太叔曰：“恐王见疑。”隗后曰：“妾自能周旋，不必虑也！”惠后宫人，颇知其事，只因太叔是太后的爱子，况且事体重大，不敢多口。惠后心上，亦自觉着，反吩咐宫人：“闲话少说。”隗后的宫侍，已自遍受赏赐，做了一路，为之耳目。太叔连宵达旦，潜住宫中，只瞒得襄王一人。史官有诗叹曰：

太叔无兄何有嫂？襄王爱弟不防妻。
一朝射猎成私约，始悔中宫女是夷！

又有诗讥襄王不该召太叔回来，自惹其祸。诗云：

明知篡逆性难悛，便不行诛也绝亲。
引虎入门谁不噬？襄王真是梦中人！

大凡做好事的心，一日小一日；做歹事的胆，一日大一日，甘公带与隗后私通，走得路熟，做得事惯，渐渐不避耳目，不顾利害，自然败露出来。那隗后少年贪欲，襄王虽则宠爱，五

旬之人，到底年力不相当了，不时在别寝休息。太叔用些贿，使些势，那把守宫门的，无过是内侍之辈，都想道：“太叔是太后的爱子，周王一旦晏驾，就是太叔为王了，落得他些赏赐，管他甚帐？”以此不分早晚，出入自如。

却说宫婢中有个小东，颇有几分颜色，善于音律。太叔一夕欢宴之际，使小东吹玉箫，太叔歌而和之。是夕开怀畅饮，醉后不觉狂荡，便按住小东求欢。小东惧怕隗后，解衣脱身，太叔大怒，拔剑赶逐，欲寻小东杀之。小东竟奔襄王别寝，叩门哭诉，说太叔如此凭般，“如今见在宫中。”襄王大怒，取了床头宝剑，趋于中宫，要杀太叔。

毕竟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

话说周襄王闻宫人小东之语，心头一时火起，急取床头宝剑，趋至中宫，来杀太叔。才行数步，忽然转念：“太叔乃太后所爱，我若杀之，外人不知其罪，必以我为不孝矣。况太叔武艺高强，倘然不逊，挺剑相持，反为不美。不如暂时隐忍，俟明日询有实踪，将隗后贬退；谅太叔亦无颜复留，必然出奔外境，岂不稳便？”叹了一口气，掷剑于地，复回寝宫，使随身内侍，打探太叔消息。回报：“太叔知小东来诉我王，已脱身出宫去矣。”襄王曰：“宫门出入，如何不禀命于朕？亦朕之疏于防范也！”次早，襄王命拘中宫侍妾审问。初时抵赖，唤出小东面证，遂不能隐，将前后丑情，一一招出。襄王将隗后贬入冷宫，封锁其门，穴墙以通饮食。太叔带自知有罪，逃奔翟国去了。惠太后惊成心疾，自此抱病不起。

却说颓叔、桃子，闻隗后被贬，大惊曰：“当初请兵攻郑，是我二人；请婚隗氏，又是我二人。今忽然被斥，翟君必然见怪。太叔今出奔在翟，定有一番假话，哄动翟君。倘然翟兵到来问罪，我等何以自解？”即日乘轻车疾驰，赶上太叔，做一路商量：“若见翟君，须是如此如此。”

不一日，行到翟国，太叔停驾于郊外。颓叔、桃子先入城见了翟君，告诉道：“当初我等原为太叔请婚，周王闻知美色，

乃自取之，立为正宫。只为往太后处问安，与太叔相遇，偶然太叔叙起前因，说话良久，被宫人言语诬谤，周王轻信，不念贵国伐郑之劳，遂将王后贬入冷宫，太叔逐出境外，忘亲背德，无义无恩，乞假一旅之师，杀入王城，扶立太叔为王，救出王后，仍为国母，诚贵国之义举也。”翟君信其言，问：“太叔何在？”颓叔、桃子曰：“现在郊外候命。”翟君遂迎太叔入城。太叔请以甥舅之礼相见，翟君大喜。遂拨步骑五千，使大将赤丁同颓叔、桃子，奉太叔以伐周。

周襄王闻翟兵临境，遣大夫谭伯为使，至翟军中，谕以太叔内乱之罪。赤丁杀之，驱兵直逼王城之下。襄王大怒，乃拜卿士原伯贯为将，毛卫副之，率车三百乘，出城御敌。伯贯知翟兵勇猛，将輶车联络为营，如坚城一般，赤丁冲突数次，俱不能入，连日搦战，亦不出应。赤丁愤甚，乃定下计策，于翠云山搭起高台，上建天子旌旗，使军士假扮太叔，在台上饮宴歌舞为乐，却教颓叔、桃子各领一千骑兵，伏于山之左右，只等周兵到时，台上放炮为号，一齐拢杀将来。又教亲儿赤风子引骑兵五百，直逼其营辱骂，以激其怒，若彼开营出战，佯输诈败，引他走翠云山一路，便算功劳。赤丁与太叔引大队在后准备接应。分拨停当。

却说赤风子引五百骑兵搦战，原伯贯登垒望之，欺其寡少，便欲出战。毛卫谏曰：“翟人诡诈多端，只宜持重。俟其懈怠，方可击也。”挨至午牌时分，翟军皆下马坐地，口中大骂：“周王无道之君，用这般无能之将，降又不降，战又不战，待要何如？”亦有卧地而骂者。原伯贯忍耐不住，喝教开营。营门开处，涌出车乘百余，车上立着一员大将，金盔绣袄，手执大杆刀，乃原伯贯也。赤风子忙叫：“孩儿们快上马！”自挺铁柁来迎战，不上十合，拨马往西而走。军士多有上马不及者，

周军乱抢马匹，全无行列。赤风子回马，又战数合，渐渐引至翠云山相近。赤风子委弃马匹器械殆尽，引数骑奔山后去了。原伯贯抬头一望，见山上飞龙赤旗飘飏，绣伞之下，盖着太叔，大吹大擂饮酒。原伯贯曰：“此贼命合尽于吾手！”乃拣平坦处驱车欲上。山上檣木炮石打将下来，原伯正没计较。忽闻山坳中连珠炮响，左有颓叔，右有桃子，两路铁骑，如狂风骤雨，围裹将来。原伯心知中计，急救回车，来路上已被翟军砍下乱木，纵横道路，车不能行。原伯喝令步卒开路，军士都心慌胆落，不战而溃。原伯无计可施，卸下绣袍，欲杂于众中逃命。有小军叫曰：“将军到这里来！”颓叔听得叫声，疑为原伯，指挥翟骑追之，擒获二十余人，原伯果在其内。比及赤丁大军到时，已大获全胜，车马器械，悉为所俘。有逃脱的军士，回营报知毛卫。毛卫只教坚守，一面遣人驰奏周王，求其添兵助将。不在话下。

颓叔将原伯贯绑缚献功于太叔。太叔命囚之于营。颓叔曰：“今伯贯被擒，毛卫必然丧胆。若夜半往劫其营，以火攻之，卫可擒也。”太叔以为然，言于赤丁。赤丁用其策，暗传号令。是夜三鼓之后，赤丁自引步军千余，俱用利斧，劈开索链，劫入大营，就各车上，将芦苇放起火来。顷刻延烧，遍营中火球乱滚，军士大乱。颓叔桃子各引精骑，乘势杀入，锐不可当。毛卫急乘小车，从营后而遁。正遇着步卒一队，为首乃是太叔带，大喝：“毛卫那里走？”毛卫着忙，被太叔一枪刺于车下。翟军大获全胜，遂围王城。

周襄王闻二将被擒，谓富辰曰：“早不从卿言，致有此祸。”富辰曰：“翟势甚狂，吾王暂尔出巡，诸侯必有倡议纳王者。”周公孔奏曰：“王师虽败，若悉起百官家属，尚可背城一战。奈何轻弃社稷，委命于诸侯乎？”召公过奏曰：“言战者，乃

危计也。以臣愚见，此祸皆本于叔隗，吾王先正其诛，然后坚守以待诸侯之救，可以万全。”襄王叹曰：“朕之不明，自取其祸！今太后病危，朕暂当避位，以慰其意。若人心不忘朕，听诸侯自图之可也。”因谓周、召二公曰：“太叔此来，为隗后耳。若取隗氏，必惧国人之谤，不敢居于王城。二卿为朕缮兵固守，以待朕之归，可也。”周、召二公顿首受命。襄王问于富辰曰：“周之接壤，惟郑、卫、陈三国，朕将安适？”富辰对曰：“陈、卫弱，不如适郑。”襄王曰：“朕曾用翟伐郑，郑得无怨乎？”富辰曰：“臣之劝王适郑者，正为此也。郑之先世，有功于周，其嗣必不忘。王以翟伐郑，郑心不平，固日夜望翟之背周，以自明其顺也。今王适郑，彼必喜于奉迎，又何怨焉？”襄王意乃决。富辰又请曰：“王犯翟锋而出，恐翟人悉众与王为难，奈何？臣愿率家属与翟决战，王乘机出避，可也。”乃尽召子弟亲党，约数百人，勉以忠义，开门直犯翟营，牵住翟兵。襄王同简师父、左鄢父等十余人，出城望郑国而去。富辰与赤丁大战，所杀伤翟兵甚众，辰亦身被重伤，遇颓叔、桃子，慰之曰：“子之忠谏，天下所知也，今日可以无死。”富辰曰：“昔吾屡谏王，王不听，以及此。若我不死战，王必以我为怗矣。”复力战多时，力尽而死。子弟亲党，同死者三百余人。史官有诗赞曰：

用夷凌夏岂良谋？纳女宣淫祸自求。

骤谏不从仍死战，富辰忠义插《春秋》。

富辰死后，翟人方知襄王已出王城。时城门复闭，太叔命释原伯贯之囚，使于门外呼之。周、召二公立于城楼之上，谓太叔曰：“本欲开门奉迎，恐翟兵入城剽掠，是以不敢。”太

叔请于赤丁，求其屯兵城外，当出府库之藏为犒，赤丁许之。太叔遂入王城，先至冷宫，放出隗后，然后往谒惠太后。太后见了太叔，喜之不胜，一笑而绝。太叔且不治丧，先与隗后宫中聚阔。欲寻小东杀之，小东惧罪，先已投井自尽矣。呜呼哀哉！

次日，太叔假传太后遗命，自立为王，以叔隗为王后，临朝受贺。发府藏大犒翟军，然后为太后发丧。国人为之歌曰：

暮丧母，旦娶妇，妇得嫂，臣娶后。为不惭，言可丑！谁其逐之？我与尔左右！

太叔闻国人之歌，自知众论不服，恐生他变。乃与隗氏移驻于温，大治宫室，日夜取乐。王城内国事，悉委周、召二公料理，名虽为王，实未尝与臣民相接也。原伯贯逃往原城去了。此段话且搁过不提。

且说周襄王避出王城，虽然望郑国而行，心中未知郑意好歹。行至汜地，其地多竹而无公馆，一名竹川。襄王询土人，知入郑界，即命停车，借宿于农民封氏草堂之内。封氏问：“官居何职？”襄王言曰：“我周天子也。为国中有难，避而到此。”封氏大惊，叩头谢罪曰：“吾家二郎，夜来梦红日照于草堂。果有贵人下降。”即命二郎杀鸡为黍。襄王问：“二郎何人？”对曰：“民之后母弟也。与民同居于此，共爨同耕，以奉养后母。”襄王叹曰：“汝农家兄弟，如此和睦，朕贵为天子，反受母弟之害，朕不如此农民多矣！”因凄然泪下。大夫左鄢父进曰：“周公大圣，尚有骨肉之变。吾主不必自伤，作速告难于诸侯，料诸侯必不坐视。”襄王乃亲作书稿，使人分告齐、宋、陈、郑、卫诸国。略曰：

不穀不德，得罪于母之宠子弟带，越在郑地汜。敢告。

简师父奏曰：“今日诸侯有志图伯者，惟秦与晋。秦有蹇叔、百里奚、公孙枝诸贤为政；晋有赵衰、狐偃、胥臣诸贤为政。必能劝其君以勤王之义，他国非所望也。”襄王乃命简师父告于晋；使左鄢父告于秦。

且说郑文公闻襄王居汜，笑曰：“天子今日方知翟之不如郑也。”即日使工师往汜地创立庐舍，亲往起居，省视器具，一切供应，不敢菲薄。襄王见郑文公颇有惭色。鲁、宋诸国，亦遣使问安，各有馈献。惟卫文公不至。鲁大夫臧孙辰字文仲，闻之叹曰：“卫侯将死矣！诸侯之有王，犹木之有本，水之有源也。木无本必枯，水无源必竭，不死何为？”时襄王十八年之冬十月也。至明年春，卫文公薨。世子郑立，是为成公。果应臧文仲之言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简师父奉命告晋。晋文公询于狐偃，偃对曰：“昔齐桓之能合诸侯，惟尊王也。况晋数易其君，民以为常，不知有君臣之大义。君盍纳王而讨太叔之罪，使民知君之不可贰乎？继文侯辅周之勋，光武公启晋之烈，皆在于此，若晋不纳，秦必纳之，则伯业独归于秦矣。”文公使太史郭偃卜之。偃曰：“大吉！此黄帝战于阪泉之兆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何敢当此！”偃对曰：“周室虽衰，天命未改。今之王，古之帝也，其克叔带必矣。”文公曰：“更为我筮之。”得《乾》下《离》上《大有》之卦，第三爻动，变为《兑》下《离》上《睽》卦。偃断之曰：“大有之九三云：‘公用享于天子。’战克而王享，吉莫大焉！《乾》为天，《离》为日。日丽于天，昭明天象。

《乾》变而《竞》，《竞》为《泽》，《泽》在下，以当《离》

》日之照。是天子之恩光照临晋国，又何疑焉？”文公大悦，乃大阅车徒，分左右二军，使赵衰将左军，魏犢佐之；郤溱将右军，颠颉佐之。文公引狐偃、栾枝等，左右策应。临发时，河东守臣报称：“秦伯亲统大兵勤王，已在河上，不日渡河矣。”狐偃进曰：“秦公志在勤王，所以顿兵河上者，为东道之不通故也。如草中之戎，丽土之狄，皆车马必由之路，秦素未与通，恐其不顺，是以怀疑不进。君诚行赂于二夷。谕以假道勤王之意，二夷必听。更使人谢秦君，言晋师已发，秦必退矣。”文公然其言。一面使狐偃之子狐射姑，赍金帛之类，行赂于戎狄；一面使胥臣往河上辞秦。胥臣谒见穆公，致晋侯之命曰：“天子蒙坐在外，君之忧，即寡君之忧也。寡君已扫境内，兴师代君之劳，已有成算，毋敢烦大军远涉。”穆公曰：“寡人恐晋君新立，军师未集，是以奔走在此，以御天子之难。既晋君克举大义，寡人当静听捷音。”蹇叔、百里奚皆曰：“晋侯欲专大义，以服诸侯，恐主公分其功业，故遣人止我之师。不如乘势而下，共迎天子，岂不美哉？”穆公曰：“寡人非不知勤王美事，但东道未通，恐戎、狄为梗。晋初为政，无大功何以定国？不如让之。”乃遣公子絳随左鄆父至汜，问劳襄王。穆公班师而回。

却说胥臣以秦君退师回报，晋兵遂进屯阳樊，守臣苍葛出郊外劳军。文公使右军将军郤溱等围温，左军将军赵衰等迎襄王于汜。襄王以夏四月丁巳日，复至王城，周、召二公迎之入朝。不在话下。

温人闻周王复位，乃群聚攻颉叔、桃子，杀之，大开城门以纳晋师。太叔带忙携隗后登车，欲夺门出走翟国。守门军士，闭门不容其去。太叔仗剑砍倒数人。却得魏犢追到，大喝：“逆贼走那里去？”太叔曰：“汝放孤出城，异日厚报。”魏犢

曰：“问天子肯放你时，魏犇就做人情。”太叔大怒，挺剑刺来，被魏犇跃上其车，一刀斩之。军士擒隗氏来见，犇曰：“此淫妇，留他何用！”命众军乱箭攒射。可怜如花夷女，与太叔带半载欢娱，今日死于万箭之下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逐兄盗嫂据南阳，半载欢娱并罹殃。
淫逆倘然无速报，世间不复有纲常。

魏犇带二尸以报郤溱，溱曰：“何不槛送天子，明正其戮？”魏犇曰：“天子避杀弟之名，假手于晋，不如速诛之为快也！”郤溱叹息不已，乃埋二尸于神农涧之侧。一面安抚温民，一面使人报捷于阳樊。

晋文公闻太叔、隗氏俱已伏诛，乃命驾亲至王城，朝见襄王奏捷。襄王设醴酒以飨之，复大出金帛相赠。文公再拜谢曰：“臣重耳不敢受赐。但死后得用隧葬，臣沐恩于地下无穷矣。”襄王曰：“先王制礼，以限隔上下，止有此生死之文，朕不敢以私劳而乱大典。叔父大功，朕不敢忘！”乃割畿内温、原、阳樊、攒茅四邑，以益其封。文公谢恩而退。百姓携老扶幼，填塞街市，争来识认晋侯，叹曰：“齐桓公今复出也！”晋文公下令，两路俱班师，大军屯于太行山之南，使魏犇定阳樊之田，颠颉定攒茅之田，栾枝定温之田，晋侯亲率赵衰定原之田。为何定原之田，文公亲往？那原乃周卿士原伯贯之封邑，原伯贯兵败无功，襄王夺其邑以与晋，伯贯现在原城，恐其不服，所以必须亲往。颠颉至攒茅，栾枝至温，守臣俱携酒食出迎。

却说魏犇至阳樊，守臣苍葛谓其下曰：“周弃岐、丰，余地几何！而晋复受四邑耶？我与晋同是王臣，岂可服之。”遂率百姓，持械登城。魏犇大怒，引兵围之，大叫：“早早降顺，

万事俱休！若打破城池，尽皆屠戮！”苍葛在城上答曰：“吾闻‘德以柔中国，刑以威四夷。’今此乃王畿之地，畿内百姓，非王之宗族，即王之亲戚。晋亦周之臣子，忍以兵威相劫耶？”魏犇感其言，遣人驰报文公。文公致书于苍葛，略曰：

四邑之地，乃天子之赐，寡人不敢违命。将军若念天子之姻亲，率以归国，亦惟将军之命是听。

因谕魏犇缓其攻，听阳民迁徙。苍葛得书，命城中百姓：“愿归周者去，愿从晋者留。”百姓愿去者大半，苍葛尽率之，迁于轵村。魏犇定其疆界而还。

再说文公同赵衰略地至原。原伯贯给其下曰：“晋后围阳樊，尽屠其民矣！”原人恐惧，共誓死守，晋兵围之。赵衰曰：“民所以不服晋者，不信故也。君示之以信，将不攻而下矣。”文公曰：“示信若何？”赵衰对曰：“请下令，军士各持三日之粮，若三日攻原不下，即当解围而去。”文公依其言。到第三日，军吏告禀：“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！”文公不答。是日夜半，有原民缒城而下，言：“城中已探知阳樊之民，未尝遭戮，相约于明晚献门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原约攻城以三日为期，三日不下，解围去之。今满三日矣，寡人明早退师。尔百姓自尽守城之事，不必又怀二念。”军吏请曰：“原民约明晚献门，主公何不暂留一日，拔一城而归？即使粮尽，阳樊去此不远，可驰取也。”文公曰：“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凭也。三日之令，谁不闻之？若复留一日，是失信矣！得原而失信，民尚何凭于寡人？”黎明，即解原围。原民相顾曰：“晋侯宁失城，不失信，此有道之君！”乃争建降旗于城楼，缒城以追文公之军者，纷纷不绝。原伯贯不能禁止，只得开城出降。髡

仙有诗云：

口血犹含起战戈，谁将片语作山河？
去原毕竟原来服，谲诈何如信义多？

晋军行三十里，原民追至，原伯贯降书亦到。文公命繫住车马，以单车直入原城，百姓鼓舞称庆。原伯贯来见，文公待以王朝卿士之礼，迁其家于河北。文公择四邑之守曰：“昔子余以壶飧从寡人于卫，忍饥不食，此信士也。寡人以信得原，还以信守之。”使赵衰为原大夫，兼领阳樊。又谓郤溱曰：“子不私其族，首同栾氏通款于寡人，寡人不敢忘。乃以郤溱为温大夫，兼守攒茅。各留兵二千戍其地而还。后人论文公纳王示义，伐原示信，乃图伯之首事也。

毕竟何时称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

话说晋文公定了温、原、阳樊、攒茅四邑封境，直通太行山之南，谓之南阳。此周襄王十七年之冬也。时齐孝公亦有嗣伯之意。自无亏之死，恶了鲁僖公。鹿上不署，别了宋襄公。孟会不赴，背了楚成王。诸侯离心，朝聘不至。孝公心怀愤怒，欲用兵中原，以振先业。乃集群臣问曰：“先君桓公在日，无岁不征，无日不战。今寡人安坐朝堂，如居蜗壳之中，不知外事，寡人愧之！昔年鲁侯谋救无亏，与寡人为难，此仇未报。今鲁北与卫结，南与楚通，倘结连伐齐，何以当之？闻鲁岁饥，寡人意欲乘此加兵，以杜其谋。诸卿以为何如？”上卿高虎奏曰：“鲁方多助，伐之未必有功。”孝公曰：“虽无功，且试一行，以观诸侯离合之状。”乃亲率车徒二百乘，欲侵鲁之北鄙。

边人闻信，先来告急。鲁正值饥馑之际，民不胜兵，大夫臧孙辰言于僖公曰：“齐挟忿深入，未可与争胜负也，请以辞令谢之！”僖公曰：“当今善为辞令者何人？”臧孙辰对曰：“臣举一人，乃先朝司空无骇之子，展氏获名，字子禽，官拜士师，食邑柳下。此人外和内介，博文达理，因居官执法，不合于时，弃职归隐。若得此人为使，定可不辱君命，取重于齐矣。”僖公曰：“寡人亦素知其人，今安在？”曰：“现在柳

下。”使人召之，展获辞以病不能行。臧孙辰曰：“禽有从弟名喜，虽在下僚，颇有口辩。若令喜就获之家，请其指授，必有可听。”僖公从之。展喜至柳下，见了展获，道达君命。展获曰：“齐之伐我，欲绍桓公之伯业也。夫图伯莫如尊王，若以先王之命责之，何患无辞？”展喜复于僖公曰：“臣知所以却齐矣。”僖公已具下犒师之物。无非是牲醴粟帛之类，装做数车，交与展喜。喜到北鄙，齐师尚未入境，乃迎将上去。至汶南地方，刚遇齐兵前队，乃崔夭为先锋。展喜先将礼物呈送崔夭。崔夭引至大军，谒见齐侯，呈上犒军礼物，曰：“寡君闻君亲举玉趾，将辱临于敝邑，使下臣喜奉犒执事。”孝公曰：“鲁人闻寡人兴师，亦胆寒乎？”喜答曰：“小人则或者胆寒，下臣不知也。若君子则全无惧意。”孝公曰：“汝国文无施伯之智，武无曹刿之勇，况正逢饥馑，野无青草，何所恃而不惧？”喜答曰：“敝邑别无所恃，所恃者先王之命耳。昔周先王封太公于齐，封我先君伯禽于鲁，使周公与太公割牲为盟，誓曰：‘世世子孙，同奖王室，无相害也。’此语载在盟府，太史掌之。桓公是以九合诸侯，而先与庄公为柯之盟，奉王命也。君嗣位九年，敝邑君臣，引领望齐曰：‘庶几修先伯主之业，以亲睦诸侯。’若弃成王之命，违太公之誓，堕桓公之业，以好为仇，度君侯之必不然也。敝邑恃此不惧。”孝公曰：“子归语鲁侯，寡人愿修睦，不复用兵矣。”即日传令班师。潜渊有诗，讥臧孙辰知柳下惠之贤，不能荐引同朝。诗云：

北望烽烟鲁势危，片言退敌奏功奇。
臧孙不肯开贤路，柳下仍淹展士师。

展喜还鲁，复命于僖公。臧孙辰曰：“齐师虽退，然其意

实轻鲁。臣请偕仲遂如楚，乞师伐齐，使齐侯不敢正眼觑鲁，此数年之福也。”僖公以为然。乃使公子遂为正使，臧孙辰为副使，行聘于楚。

臧孙辰素与楚将成得臣相识，使得臣先容于楚王，谓楚王曰：“齐背鹿上之约，宋为泓水之战，二国者，皆楚仇也。王若问罪于二国，寡君愿悉索敝赋，为王前驱。”楚成王大喜。即拜成得臣为大将，申公叔侯副之，率兵伐齐。取阳谷之地，以封齐桓公之子雍，使雍巫相之。留甲士千人，从申公叔侯屯戍，以为鲁之声援。成得臣奏凯还朝。令尹子文时已年老，请让政于得臣。楚王曰：“寡人怨宋，甚于怨齐。子玉已为我报齐矣，卿为我伐宋，以报郑之仇。俟凯旋之日，听卿自便，何如？”子文曰：“臣才万不及子玉，愿以自代，必不误君王之事。”楚王曰：“宋方事晋，楚若伐宋，晋必救之。两当晋、宋，非卿不可，卿强为寡人一行。”乃命子文治兵于睢，简阅车马，申明军法。子文满意欲显子玉之能，是日草草完事，终朝毕事，不戮一人。楚王曰：“卿阅武而不戮一人，何以立威？”子文奏曰：“臣之才力，比于强弩之末矣。必欲立威，非子玉不可。”楚王更使得臣治兵于蔿。得臣简阅精细，用法严肃，有犯不赦，竟一日之长，方才事毕。总计鞭七人之背，贯三人之耳，真个钟鼓添声，旌旗改色。楚王喜曰：“子玉果将才也！”子文复请致政，楚王许之。乃以得臣为令尹，掌中军元帅事。群臣皆造子文之宅，贺其举荐得人，致酒相款。时文武毕集，惟大夫蔿吕臣有微恙不至。酒至半酣，阍人报：“门外有一小儿求见。”子文命召入。那小儿举手鞠躬，竟造末席而坐，饮酒啖炙，傍若无人。有人认识此儿，乃蔿吕臣之子，名曰蔿贾，年方一十三岁。子文异之，问曰：“某为国得一大将，国老无不贺，尔小子独不贺，何也？”蔿贾曰：“诸公以

为可贺，愚以为可吊耳！”子文怒曰：“汝谓可吊，有何说？”贾曰：“愚观子玉为人，勇于任事，而昧于决机。能进而不能退，可使佐斗，不可专任也。若以军政委之，必至僨事。谚云‘太刚则折’，子玉之谓矣！举一人而败国，又何贺焉？如其不败，贺未晚也。”左右曰：“此小儿狂言，不须听之。”蒍贾大笑而出，众公卿俱散。

明日，楚王拜得臣为大将，亲统大兵，纠合陈、蔡、郑、许四路诸侯，一同伐宋，围其缙邑。宋成公使司马公孙固如晋告急。晋文公集群臣问计。先轸进曰：“方今惟楚强横，而于君有私恩。今楚伐宋，生事中原，此天授我以救灾恤患之名也。取威定伯，在此举矣！”文公曰：“寡人欲解齐宋之患，如何而可？”狐偃进曰：“楚始得曹，而新婚于卫，是二国又皆主公之仇也。若兴师以伐曹、卫，楚必移兵来救，则齐、宋宽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以其谋告公孙固，使回报宋公，令其坚守。公孙固领命去了。文公以兵少为虑。赵衰进曰：“古者，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。我曲沃武公，始以一军受命。献公始作二军，以灭霍、魏、虞、虢诸国，拓地千里。晋在今日，不得为次国，宜作三军。”文公曰：“三军既作，遂可用否？”赵衰曰：“未也。民未知礼，虽聚而易散。君盍大搜以示之礼，使民知尊卑长幼之序，动亲上死长之心，然后可用。”文公曰：“作三军，必须立元帅，谁堪其任？”赵衰对曰：“夫为将者，有勇不如有智，有智不如有学。君如求智勇之将，不患无人。若求有学者，臣所见惟郤穀一人耳。穀年五十余矣，好学不倦，说《礼》、《乐》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。夫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先王之法，德义之府也。民生以德义为本，兵事以民为本。惟有德义者，方能恤民。能恤民者，方能用兵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召郤穀为元帅，穀

辞不受。文公曰：“寡人知卿，卿不可辞！”强之再三，乃就职。

择日，大搜于被庐，作中、上、下三军。郤穀将中军，郤溱佐之，祁瞒掌大将旗鼓。使狐偃将上军，偃辞曰：“臣史在前，弟不可以先兄。”乃命狐毛将上军，狐佐偃之。使赵衰将下军，衰辞曰：“臣贞慎不如栾枝，有谋不如先轸，多闻不如胥臣。”乃命栾枝将下军，先轸佐之。荀息御戎，魏犇为车右，赵衰为大司马。郤穀登坛发令。三通鼓罢，操演阵法，少者在前，长者在后，坐作进退，皆有成规。有不能者，教之；三教而不遵，以违令论，然后用刑。一连操演三日，奇正变化，指挥如意。众将见郤穀宽严得体，无不悦服。方欲鸣金收军，忽将台之下，起一阵旋风，竟将大帅旗杆，吹为两段，众皆变色。郤穀曰：“帅旗倒折，主将当应之。吾不能久与诸子同事，然主公必成大功。”众问其故，穀但笑而不答。时周襄王十九年，冬十二月之事也。

明年春，晋文公议分兵以伐曹、卫，谋于郤穀。穀对曰：“臣已与先轸商议停当矣。今日非与曹、卫为难也，分兵可以当曹、卫，而不可以当楚。主公宜以伐曹为名，假道于卫，卫、曹方睦，必然不允。我乃从南河济师，出其不意，直捣卫境，所谓‘迅雷不及掩耳’，胜有八九。既胜卫，然后乘势而临曹。曹伯素失民心，又惕于败卫之威，其破曹必矣！”文公喜曰：“子真有学之将也！”即使人如卫，假道伐曹。卫大夫元咺请于成公曰：“始晋君出亡过我，先君未尝加礼。今来假道，君必听之。不然，彼将先卫而后曹矣。”成公曰：“寡人与曹共服于楚，若假以伐曹之路，恐未结晋欢，而先取楚怒也。怒晋，犹恃有楚，并怒楚，将何恃乎？”遂不许。晋使回报文公。文公曰：“不出元帅所料也！”乃命迂道南行。渡了黄河，行至

五鹿之野，文公曰：“嘻！此介子推割股处也！”不觉凄然泪下，诸将皆感叹助悲。魏犇曰：“吾等当拔城取邑，为君雪往年之耻，何用叹息？”先轸曰：“武子之言是也。臣愿率本部之兵，独取五鹿。”文公壮其言，许之。魏犇曰：“吾当助子一臂。”二将升车前进。先轸令军士多带旗帜，凡所过山林高阜之处，便教悬插，务要透出林表。魏犇曰：“吾闻‘兵行诡道’，今遍张旗表，反使敌人知备，不知何意？”先轸曰：“卫素臣服于齐，近改事荆蛮，国人不顺，每虞中国之来讨。吾主欲继齐图伯，不可示弱，当以先声夺之。”

却说五鹿百姓，不意晋兵猝然来到，登城辽望，但见旌旗布满山林，正不知兵有多少。不论城内城外居民，争先逃窜，守臣禁止不住。先轸兵到，无人守御，一鼓拔之。遣人报捷于文公。文公喜形于色，谓狐偃曰：“舅云得土，今日验矣！”乃留老将郤步扬屯守五鹿，大军移营，进屯斂孟。郤穀忽然得病，文公亲往视之。郤穀曰：“臣蒙主公不世之遇，本欲涂肝裂脑，以报知己。奈天命有限，当应折旗之兆，死在旦夕！尚有一言奉启。”文公曰：“卿有何言？寡人无不听教。”穀曰：“君之伐曹、卫，本谋固以致楚也。致楚必先计战，计战必先合齐、秦。秦远而齐近，君速遣一使结好齐侯，愿与结盟。齐方恶楚，亦思结晋。倘得齐侯降临，则卫、曹必惧而请成。因而收秦。此制楚之全策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遂遣使通好于齐，叙述桓公先世之好，愿与结盟，同攘荆蛮。

时齐孝公已薨，国人推立其弟潘，是为昭公。潘，葛嬴所生也，新嗣大位。以取谷之故，正欲结晋以抗楚。闻知晋侯屯军斂孟，即日命驾至卫地相会。卫成公见五鹿已失，忙使宁速之子宁俞，前来谢罪请成。文公曰：“卫不容假道，今惧而求成，非其本心。寡人旦夕当踏平楚丘矣。”宁俞还报卫侯。时

楚丘城中，讹传晋兵将到，一夕五惊。俞谓卫成公曰：“晋怒方盛，国人震恐，君不如暂出城避之。晋知主公已出，必不来攻楚丘。然后再乞晋好，保全社稷，可也。”成公叹曰：“先君不幸失礼于亡公子，寡人又一时不明，不允假道，以至如此。累及国人，寡人亦无面目居于国中！”乃使大夫咺同其弟叔武摄国事，自己避居襄牛之地；一面使大夫孙炎，求救于楚。时乃春二月也。髯翁有诗云：

患难何须具主宾？纳姬赠马怪纷纷；
谁知五鹿开疆者，便是当年求乞人！

是月，郤穀卒于军。晋文公悼惜不已，使人护送其丧归国。以先轸有取五鹿之功，升为元帅。用胥臣佐下军，以补先轸之缺。因赵衰前荐胥臣多闻，是以任之。文以欲遂灭卫国。先轸谏曰：“本为楚困齐、宋，来拯其危，今齐、宋之患未解，而先覆人国，非伯者存亡恤小之义也。况卫虽无道，其君已出，废置在我。不如移兵东伐曹，比及楚师救卫，则我已在曹矣。”文公然其言。

三月，晋师围曹。曹共公集群臣问计。僖负羁进曰：“晋君此行，为报观胁之怨也。其怒方深，不可较力。臣愿奉使谢罪请平，以救一国百姓之难。”曹共公曰：“晋不纳卫，肯独纳曹乎？”大夫于朗进曰：“臣闻晋侯出亡过曹，负羁私馈饮食，今又自请奉使，此乃卖国之计，不可听之。主公先斩负羁，臣自有计退晋。”曹共公曰：“负羁谋国不忠，姑念世臣，免杀罢官。”负羁谢恩出朝去了。正是：“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张。”共公问于朗：“计将安出？”于朗曰：“晋侯恃胜，其气必骄。臣请诈为密书，约以黄昏献门。预使精兵

挟弓弩，伏于城堞之内，哄得晋侯入城，将悬门放下，万矢俱发，不愁不为齑粉。”曹共公从其计。晋侯得于朗降书，便欲进城。先轸曰：“曹力未亏，安知非诈？臣请试之。”乃择军中长须伟貌者，穿晋侯衣冠代行。寺人勃鞮自请为御。黄昏左侧城上竖起降旗一面，城门大开，假晋侯引着五百余人，长驱而入。未及一半，但闻城堞之内，梆声乱响，箭如飞蝗射来。急欲回车，门已下闸。可惜勃鞮及三百余人，死做一堆！幸得晋侯不去，不然，“昆岗失火，玉石俱焚”了。晋文公先年过曹，曹人多有认得的，其夜仓卒，不辨真伪。于朗只道晋侯已死，在曹共公面前，好不夸嘴！及至天明辨验，方知是假的，早减了一半兴。其未曾入城者，逃命来见晋侯。晋侯怒上加怒，攻城愈急。于朗又献计曰：“可将射死晋兵，暴尸于城上，彼军见之，必然惨沮，攻不尽力。再延数日，楚救必至，此乃摇动军心之计也。”曹共公从之。晋军见城头用枰竿悬尸，累累相望，口中怨叹不绝。文公谓先轸曰：“军心恐变，如之奈何？”先轸对曰：“曹国坟墓，俱在西门之外。请分军一半，列营于墓地，若将发掘者，城中必惧，惧必乱，而后乃可乘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令军中扬言：“将发曹人之墓。”使狐毛、狐偃率所部之众，移屯墓地，备下锹锄，限定来日午时，各以墓中髑髅献功。城内闻知此信，心胆俱裂。曹共公使人于城上大叫：“休要发墓，今番真正愿降！”先轸亦使人应曰：“汝诱杀我军，复磔尸城上，众心不忍，故将发墓，以报此恨。汝能殒殒死者，以棺，送还吾军，吾当敛兵而退矣。”曹人复曰：“既如此，请宽限三日！”先轸应曰：“三日内不送尸棺，难怪我辱汝祖宗也！”曹共公果然收取城上尸骸，计点数目，各备棺木，三日之内，盛敛得停停当当，装载乘车之上。先轸定下计策，预令狐毛、狐偃、栾枝、胥臣整顿兵车，分作四路

埋伏，只等曹人开门出棺，四门一齐攻打进去。

到第四日，先轸使人于城下大叫：“今日还我尸棺否？”曹人城上应曰：“请解围退兵五里，即当交纳。”先轸稟知文公，传令退兵，果退五里之远。城门开处，棺车分四门推出。才出得三分之一，忽闻炮声大举，四路伏兵一齐发作，城门被丧车填塞，急切不能关闭，晋兵乘乱攻入。曹共公方在城上弹压，魏犇在城外看见，从车中一跃登城，劈胸揪住，缚做一束。于朗越城欲遁，被颠颉获住斩之。晋文公率众将登城楼受捷。魏犇献曹伯襄，颠颉献于朗首级，众将各有擒获。晋文公命取仕籍观之，乘轩者三百人，各有姓名，按籍拘拿，无一脱者。籍中不见僖负羁名字，有人说：“负羁为劝曹君行成，已除籍为民矣。”文公乃面数曹伯之罪曰：“汝国只有一贤臣，汝不能用，却任用一班宵小，如小儿嬉戏，不亡何待？”喝教：“幽于大寨，俟胜楚之后，待听处分。”其乘轩三百人，尽行诛戮，抄没其家，以赏劳军士。僖负羁有盘飧之惠，家住北门，环北门一带，传令：“不许惊动，如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，斩首！”晋侯分调诸将，一半守城，一半随驾，出屯大寨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曹伯慢贤遭紖虏，负羁行惠免诛夷。

眼前不肯行方便，到后方知是与非。

却说魏犇、颠颉二人，素有挟功骄恣之意，今日见晋侯保全僖氏之令，魏犇忿然曰：“吾等今日擒君斩将，主公并无一言褒奖。些须盘飧，所惠几何，却如此用情，真个轻重不分了！”颠颉曰：“此人若仕于晋，必当重用，我等被他欺压，不如一把火烧死了他，免其后患。便主公晓得，难道真个斩首不

成？”魏犇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二人相与饮酒，候至夜静，私领军卒，围住僖负羁之家，前后门放起火来，火焰冲天。魏犇乘醉恃勇，跃上门楼，冒着火势，在檐溜上奔走如飞，欲寻僖负羁杀之。谁知栋榱焚毁，倒塌下来，扑陆一声，魏犇失脚坠地，跌个仰面朝天。只听得天崩地裂之声，一根败栋刮喇的，正打在魏犇胸脯上。魏犇大痛无声，登时口吐鲜血，前后左右，火球乱滚，只得挣闹起来，兀自攀着庭柱，仍跃上屋，盘旋而出。满身衣服，俱带着火，扯得赤条条，方免焚身之祸。魏犇虽然勇猛，此时不由不困倒了。刚遇颠颉来到，扶到空闲去处，解衣衣之，一同上车，回寓安歇。

却说狐偃、胥臣在城内，见北门火起，疑有军变，慌忙引兵来礼。见僖负羁家中被火，急救军士扑灭，已自焚烧得七零八落。僖负羁率家人救火，触烟而倒，比及救起，已中火毒，不省人事。其妻曰：“不可使僖氏无后！”乃抱五岁孩儿僖禄奔后园，立污池中得免。乱到五更，其火方熄。僖氏家丁死者数人，残毁房舍民居数十家。狐偃、胥臣访知是魏犇、颠颉二人放的火，大惊，不敢隐瞒，飞报大寨。那大寨离城五里，是夜虽望见城中火光，不甚明白，直到天明，文公接得申报，方知其故。即刻驾车入城，先到北门来看僖负羁，负羁张目一看，遂瞑。文公叹息不已。负羁妻抱着五岁孩儿僖禄，哭拜于地。文公亦为垂泪，谓曰：“贤嫂不必愁烦，寡人为汝育之。”即怀中拜为大夫，厚赠金帛，殡葬负羁，携其妻子归晋。直待曹伯归附之后，负羁妻愿归乡省墓，乃遣人送归。僖禄长成，仍仕于曹为大夫。此是后话。

当日文公命司马赵衰，议违命放火之罪，欲诛魏犇、颠颉。赵衰奏曰：“此二人有十九年从亡奔走之劳，近又立有大功，可以赦之！”文公怒曰：“寡人所以取信于民者，令也。臣不

遵令，不谓之臣，君不能行令于臣，不谓之君。不君不臣，何以立国？诸大夫有劳于寡人者甚众，若皆可犯令擅行，寡人自今不复能出一令矣！”赵衰复奏曰：“主公之言甚当。然魏犇材勇，诸将莫及，杀之诚为可惜！且罪有首从，臣以为借颠颉一人，亦足警众，何必并诛？”文公曰：“闻魏犇伤胸不能起，何惜此旦暮将死之人，而不以行吾法乎？”赵衰曰：“臣请以君命问之，如其必死，诚如君言。倘尚可驱驰，愿留此虎将，以备缓急。”文公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乃使荀林父往召颠颉，使赵衰视魏犇之病。

不知魏犇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

话说赵衰奉了晋侯密旨，乘车来看魏犇。时魏犇胸脯伤重，病卧于床，问：“来者是几人？左右曰：“止赵司马单车至此。”魏犇曰：“此探吾死生，欲以我行法耳！”乃命左右取匹帛：“为我束胸，我当出见使者。”左右曰：“将军病甚，不宜轻动。”魏犇大喝曰：“病不至死，决勿多言！”如常装束而出。赵衰问曰：“闻将军病，犹能起乎？主公使衰问子所苦。”魏犇曰：“君命至此，不敢不敬，故勉强束胸以见吾子。犇自知有罪当死；万一获赦，尚将以余息报君父之恩，其敢自逸！”于是距跃者三，曲踊者三。赵衰曰：“将军保重，衰当为主公言之。”乃复命于文公，言：“魏犇虽伤，尚能跃踊，且不失臣礼，不忘报效。君若赦之，后必得其死力。”文公曰：“苟足以申法而警众，寡人亦何乐乎多杀？”须臾，荀息父拘颠颉至，文公骂曰：“汝焚僖大夫之家何意？”颠颉曰：“介子推割股啖君，亦遭焚死，况盘飧乎？臣欲使僖负羁附于介山之庙也！”文公大怒曰：“介子推逃禄不仕，何与寡人？”乃问赵衰曰：“颠颉主谋放火，违命擅刑，合当何罪？”赵衰应曰：“如今当斩首！”文公喝命军正用刑。刀斧手将颠颉拥出辕门斩之。命以其首祭负羁于僖氏之家，悬其首于北门，号令曰：“今后有违寡人之令者，视此！”文公又问赵衰曰：“魏犇与

颠颉同行，不能谏阻，合当何罪？”赵衰应曰：“当革职，使立功赎罪。”文公乃革魏犇右戎之职，以舟之侨代之。将士皆相顾曰：“颠、魏二将，有十九年从亡大功，一违君命，或诛或革，况他人乎？国法无私，各宜谨慎！”自此三军肃然知畏。史官有诗云：

乱国全凭用法严，私劳公义两难兼；
只因违命功难赎，岂为盘飧一夕淹？

话分两头。却说楚成王伐宋，克了缙邑，直至睢阳，四面筑起长围，欲俟其困，迫而降之。忽报：“卫国遣使臣孙炎告急。”楚王召问其事。孙炎将晋取五鹿，及卫君出居襄牛之事，备细诉说，“如救兵稍迟，楚丘不守。”楚王曰：“吾舅受困，不得不救。”乃分申、息二邑之兵，留元帅成得臣及斗越椒、斗勃、宛春一班将佐，同各路诸侯围宋。自统蔿吕臣、斗宜申等，率中军两广，亲往救卫。四路诸侯，亦虑本国有事，各各辞回，止留其将统兵。陈将辕选，蔡将公子印，郑将石癸，许将百畴，俱听得臣调度。

单说楚王行至半途，闻晋兵已移向曹国，正议救曹。未几，报至：“晋兵已破曹，执其君。”楚王大惊曰：“晋之用兵，何神速乃尔？”遂驻军于申城，遣人往谷，取回公子雍及易牙等，以谷地仍复归齐，使申公叔侯与齐讲和，撤戍而还。又遣人往宋，取回成得臣之师，且戒谕之曰：“晋侯在外十九年矣，年逾六旬，而果得晋国，备尝险阻，通达民情，殆天假之年，以昌大晋国之业。非楚所能敌也，不如让之。”使命至谷，申公叔侯致谷修好于齐，班师回楚。惟成得臣自恃其才，愤愤不平，谓众诸侯曰：“宋城旦暮且破，奈何去之？”斗越椒亦以

为然。得臣使回见楚王：“愿少待破宋，奏凯而回。如遇晋师，请决一死战；若不能取胜，甘伏军法。”楚王召子文问曰：“孤欲召子玉还，而子玉请战，于卿何如？”子文曰：“晋之救宋，志在图伯；然晋之伯，非楚利也。能与晋抗者惟楚，楚若避晋，则晋遂伯矣。且曹、卫我之与国。见楚避晋，必惧而附晋，姑令相持，以坚曹、卫之心，不亦可乎？王但戒子玉勿轻与晋战，若讲和而退，犹不失南北之局也。”楚王如其言，吩咐越椒，戒得臣勿轻战，可和则和。成得臣闻越椒回复之话，且喜不即班师，攻宋愈急，昼夜不息。

宋成公初时，得公孙固报言，晋侯将伐曹、卫以解宋围，乃悉力固守。及楚成王分兵一半，救卫去了，得臣之围愈急，心下转慌。大夫门尹般进曰：“晋知救卫之师已行，未知围宋之师未退也。臣请冒死出城，再见晋君，乞其救援。”宋成公曰：“求人至再，岂可以空言往乎？”乃籍库藏中宝玉重器之数，造成册籍，献于晋侯，以求进兵，只等楚兵宁静，便照册输纳。门尹般再要一人帮行，宋公使华秀老同之。二人辞了宋公，觑个方便，缒城而出。偷过敌寨，一路挨访晋军，到于何处，径奔军前告急。门尹般、华秀老二人见了晋侯，涕泣而言：“敝邑亡在旦夕，寡君惟是不腆宗器，愿纳左右，乞赐哀怜！”文公谓先轸曰：“宋事急矣！若不往救，是无宋也。若往救，必须战楚。郤穀曾为寡人策之，非合齐、秦为助不可。今楚归谷地于齐，与之通好，秦、楚又无隙，未肯合谋，将若之何？”先轸对曰：“臣有一策，能使齐、秦自来战楚。”文公欣然，问：“卿有何妙计，使齐、秦自来战楚？”先轸对曰：“宋之赂我，可谓厚矣！受赂而救，君何义焉？不如辞之。使宋以赂晋之物，分赂齐、秦，求二国向楚宛转，乞其解围。二国自谓力能得之于楚，必遣使至楚。楚若不从，则齐、秦之隙

成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倘请之而从，齐、秦将以宋奉楚，与我何利焉？”先轸对曰：“臣又有一策，能使楚必不从齐、秦之请。

”文公曰：“卿又有何计，使楚必不从齐秦之请？”先轸曰：“曹、卫，楚所爱也；宋，楚所嫉也。我已逐卫侯，执曹伯矣。二国土地，在我掌握，与宋连界。诚割取二国田土，以畀宋人，则楚之恨宋愈甚。齐、秦虽请，其肯从乎？齐、秦怜宋而怒楚，虽欲不与晋合，不可得也。”文公抚掌称善。乃使门尹般以宝玉重器之数，分作二籍，转献齐、秦二国。门尹般如秦，华秀老如齐，约定一般说话，相见之间，须要极其哀恳。

秀老至齐，参见了昭公，言：“晋、楚方恶，此难非上国不解，若因上国得保社稷，不惟先朝重器不敢爱，愿年年聘好，子孙无间。”齐昭公问曰：“今楚君何在？”华秀老曰：“楚王亦肯解围，已退师于申矣。惟楚令尹成得臣新得楚政，谓敝邑旦暮可下，贪功不退。是以乞怜于上国耳！”昭公曰：“楚王前日取我谷邑，近日复归于我，结好而退，此无贪功之心。既令尹成得臣不肯解围，寡人为宋曲意请之。”乃命崔夭为使，径至宋地，往见得臣，为宋求释。门尹般到秦，亦如华秀老之言。秦穆公亦遣公子絳为使，如楚军与得臣讨情。齐、秦两不相照，各自遣使。

门尹般和华秀老俱转到晋军回话。文公谓之曰：“寡人已灭曹、卫，其田近宋者，不敢自私。”乃命狐偃同门尹般收取卫田，命胥臣同华秀老收取曹田，把两国守臣，尽行赶逐。崔夭、公子絳，正在成得臣幕下，替宋讲和，恰好那些被逐的守臣，纷纷来诉，说：“宋大夫门尹般、华秀老倚晋之威，将本国田土，都割据去了。”得臣大怒，谓齐、秦使者曰：“宋人如此欺负曹、卫，岂像个讲和的？不敢奉命，休怪，休怪！”崔夭和公子絳一场没趣，即时辞回。晋侯闻得臣不准齐、秦二

国之请，预遣人于中途邀迎二国使臣，到于营中，盛席款待，诉以：“楚将骄悍无礼，即日与晋交战，望二国出兵相助。”崔夭、公子絳领命去了。

且说得臣誓于众曰：“不复曹、卫，宁死必不回军！”楚将宛春献策曰：“小将有一计，可以不劳兵刃，而复曹、卫之封。”得臣问曰：“子有何计？”宛春曰：“晋之逐卫君，执曹伯，皆为宋也。元帅诚遣一使至晋军，好言进解，要晋复了曹、卫之君，还其田土，我这里亦解宋围，大家罢战休兵，岂不为美？”得臣曰：“倘晋不见听如何？”宛春曰：“元帅先以解围之说，明告宋人，姑缓其攻。宋人思脱楚祸，如倒悬之望解，若晋侯不允，不惟曹、卫二国怨晋，宋亦怒之。聚三怨以敌一晋，我之胜数多矣。”得臣曰：“谁人敢使晋军？”宛春曰：“元帅若以见委，春不敢辞。”得臣乃缓宋国之攻，命宛春为使，乘单车直造晋军，谓文公曰：“君之外臣得臣，再拜君侯麾下，楚之有曹、卫，犹晋之有宋也。君若复卫封曹，得臣亦愿解围去宋，彼此修睦，各免生灵涂炭之苦。”言犹未毕，只见狐偃在旁，咬牙怒目骂道：“子玉好没道理！你释了一个未亡之宋，却要我这里复两个已亡之国，你直恁便宜！”先轸急蹶狐偃之足，谓宛春曰：“曹、卫罪不至灭亡，寡君亦欲复之。且请暂住后营，容我君臣计议施行。”栾枝引宛春归于后营，狐偃问于先轸曰：“子载真欲听宛春之请乎？”轸曰：“宛春之请，不可听，不可不听。”偃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轸曰：“宛春此来，盖子玉奸计，欲居德于己，而归怨于晋也。不听，则弃三国，怨在晋矣；听之，则复三国，德又在楚矣。为今之计，不如私许曹、卫，以离其党，再拘执宛春，以激其怒，得臣性刚而躁，必移兵索战于我，是宋围不求解而自解也。倘子玉自与宋通和，则我遂失宋矣。”文公曰：“子载之计甚

善！但寡人前受楚君之惠，今拘执其使，恐于报施之理有碍。”栾枝对曰：“楚吞噬小国，凌辱大邦，此皆中原之大耻；君不图伯则已，如欲图伯，耻在于君。乃怀区区之小惠乎？”文公曰：“微卿言，寡人不知也！”遂命栾枝押送宛春于五鹿，交付守将郤步扬小心看管。其原来车骑从人，尽行驱回，教他传话令尹曰：“宛春无礼，已行囚禁，待拿得令尹，一同诛戮。”从人抱头鼠窜而去。

文公打发宛春事毕，使人告曹共公曰：“寡人岂为出亡小忿，求过于君？所以不释然于君者，以君之附楚故也。君若遣一介告绝于楚，以明君之与晋，即当送君还曹耳。”曹共公急于求释，信以为然，遂为书遗得臣云：

孤惧社稷之陨，死亡不免，不得已即安于晋，不得复事上国。上国若能驱晋以为孤宁宇，孤敢有二心耶？

文公又使人往襄牛见卫成公，亦以复国许之。成公大喜。宁俞谏曰：“此晋国反间之计，不可信之。”成公不听，亦致书得臣，大约如曹伯之语。

时得臣方闻宛春被拘之报，咆哮叫跳，大骂：“晋重耳，你是跑不伤、饿不死的老贼！当初在我国中，是我刀砧上一块肉，今才得返国为君，辄如此欺负人！自古‘两国相争，不罪来使。’如何将我使臣拿住？吾当亲往，与他讲理。”正在发怒，帐外小卒报道：“曹、卫二国，各有书札上达元帅。”得臣想道：“卫侯、曹伯流离之际，有甚书来通我？必是打探得晋国什么破绽，私来报我，此乃天助我成功也！”启书看时，如此恁般，却是从晋绝楚的话头，气得心头一片无明火，直透上三千丈不止，大叫道：“这两封书，又是老贼逼他写的。老

贼，老贼！今日不是你，就是我，定要拼个死活！”吩咐大小三军，撤了宋围，且去寻晋重耳做对。“待我败了晋军，怕残宋走往那里去！”斗越椒曰：“吾王曾叮咛‘不可轻战’。若元帅要战之时，还须禀命而行。况齐、秦二国，曾为宋求情，恨元帅不从，必然遣兵助晋。我国虽有陈、蔡、郑、许相帮，恐非齐、秦之敌。必须入朝请添兵益将，方可赴敌。”得臣曰：“就烦大夫一行，以速为贵。”

越椒奉元帅将令，径到申邑，来见楚王，奏知请兵交战之意。楚王怒曰：“寡人戒勿与战，子玉强要出师，能保必胜乎？”越椒对曰：“得臣有言在前：‘如若不胜，甘当军令。’”楚王终不快意，乃使斗宜申将西广之兵而往。楚兵二广，东广在左，西广在右，凡精兵俱在东广。止分两广之兵，不过千人，又非精卒，乃是楚王疑其兵败，不肯多发之意。成得臣之子成大心，聚集宗人之兵，约六百人，自请助战。楚王许之。斗宜申同越椒领兵至宋，得臣看兵少，心中愈怒，大言曰：“便不添兵，难道我胜不得晋？”即日约会四路诸侯之兵，拔寨都起。这一去，正中在先轸的机谋了。髯翁有诗云：

久困睢阳功未收，勃然一怒战群侯；
得臣纵有冲天志，怎脱今朝先轸谋！

得臣以西广戎车，兼成氏本宗之兵，自将中军。使斗宜申率申邑之师，同郑、许二路兵将为左军。使斗勃率息邑之兵，同陈、蔡二路兵将为右军。雨骤风驰，直逼晋侯大寨，做三处屯聚。

晋文公集诸将问计。先轸曰：“本谋致楚，欲以挫之。且楚自伐齐围宋，以至于今，其师老矣。必战楚，毋失敌！”狐

偃曰：“主公昔日在楚君面前，曾有一言：‘他日治兵中原，请避君三舍。’今遂与楚战，是无信也。主公向不失信于原人，乃失信于楚君乎？必避楚。”诸将皆赧然曰：“以君避臣，辱甚矣！不可，不可！”狐偃曰：“子玉虽刚狼，然楚君之惠，不可忘也。吾避楚，非避子玉。”诸将又曰：“倘楚兵追至，奈何？”狐偃曰：“若我退，楚亦退，必不能复围宋矣。如我退而楚进，则以臣逼君，其曲在彼。避而不得，人有怒心，彼骄我怒，不胜何为？”文公曰：“子犯之言是也。”传令：“三军俱退！”晋军退三十里，军吏来禀曰：“已退一舍之地矣。”文公曰：“未也。”又退三十里，文公仍不许驻军。直退到九十里之程，地名城濮，恰是三舍之远，方教安营息马。时齐孝公命上卿国懿仲之子国归父为大将，崔夭副之；秦穆公使其次子小子憖为大将，白乙丙副之；各率大兵，协同晋师战楚，俱于城濮下寨。宋围已解，宋成公亦遣司马公孙固如晋军拜谢，就留军中助战。

却说楚军见晋军移营退避，各有喜色。斗勃曰：“晋侯以君避臣，于我亦有荣名矣。不如借此旋师，虽无功，亦免无罪。”得臣怒曰：“吾已请添兵将，若不一战，何以复命？晋军既退，其气已怯，宜疾追之！”传令：“速进！”楚军行九十里，恰与晋军相遇，得臣相度地势，凭山阻泽，据险为营。晋诸将言于先轸曰：“楚若据险，攻之难拔，宜出兵争之。”先轸曰：“夫据险以固守也。子玉远来，志在战而不在守。虽据险，安所用之？”时文公亦以战楚为疑。狐偃奏曰：“今日对垒，势在必战。战而胜，可以伯诸侯；即使不胜，我国外河内山，足以自固。楚其奈我何？”文公意犹未决。是夜就寝，忽得一梦，梦见如先年出亡之时，身在楚国，与楚王手搏为戏，气力不加，仰面倒地，楚王伏于身上，击破其脑，以口喋之。既觉，

大惧。时狐偃同宿帐中，文公呼而告之，如此恁般：“梦中斗楚不胜，被饮吾脑，恐非吉兆乎？”狐偃称贺曰：“此大吉之兆也！君必胜矣！”文公曰：“吉在何处？”狐偃对曰：“君仰面倒地，得天相照；楚王伏于身上，乃伏地请罪也。脑所以柔物，君以脑子楚，柔服之矣，非胜而何？”文公意乃释然；天色乍明，军吏报：“楚国使人来下战书。”文公启而观之，书云：

请与君之士戏，君凭轼而观之，得臣与寓目焉。

狐偃曰：“战，危事也，而曰戏，彼不敬其事矣，能无败乎？”文公使栾枝答其书云：

寡人未忘楚君之惠，是以敬退三舍，不敢与大夫对垒。大夫必欲观兵，敢不惟命！诘朝相见。楚使者去后，文公使先轸再阅兵车，共七百乘，精兵五万余人，齐、秦之众，不在其内。文公登有莘之墟，以望其师，见其少长有序，进退有节，叹曰：“郤穀之遗教也。以此应敌可矣。”使人伐其山木，以备战具。先轸分拨兵将，使狐毛、狐偃引上军，同秦国副将白乙丙攻楚左师，与斗宜申交战。使栾枝、胥臣引下军，同齐国副将崔夭，攻楚右师，与斗勃交战。各授计策行事。自与郤溱、祁瞒中军结阵，与成得臣相持。却教荀林父、士会，各率五千人为左右翼，准备接应。再教国归父、小子憖，各引本国之兵，从间道抄出楚军背后埋伏，只等楚军败北，便杀入据其大寨。时魏犇胸疾已愈，自请为先锋。先轸曰：“留老将军有用处。从有莘南去，地名空桑，与楚连谷地面接壤。老将军可引一枝兵，伏于彼处，截楚败兵归路，擒拿楚将。”魏犇欣然去了。赵衰、

孙伯纠、羊舌突、茅茂等一班文武，保护晋文公于有莘山上观战。再教舟之侨于南河整顿船只，伺候装载楚军辎重，临期无误。次日黎明，晋军列阵于有莘之北，楚军列阵于南，彼此三军，各自成列。得臣传令，教：“左右二军先进，中军继之。”

且说晋下军大夫栾枝，打探楚右师用陈、蔡为前队，喜曰：“元帅密谓我曰：‘陈、蔡怯战而易动。’先挫陈、蔡，则右师不攻而自溃矣。”乃使白乙丙出战。陈轅选、蔡公子印，欲在斗勃前建功，争先出车。未及交锋，晋兵忽然退后。二将方欲追赶，只见对阵门旗开处，一声炮响，胥臣领着一阵大车，冲将出来。驾车之马，都用虎皮蒙背，敌马见之，认为真虎，惊惶跳踯，执辔者拿把不住，牵车回走，反冲动斗勃后队。胥臣和白乙丙乘乱掩杀，胥臣斧劈公子印于车下，白乙丙箭射斗勃中颊。斗勃带箭而逃，楚右师大败，死者枕藉，不计其数。栾枝遣军卒，假扮作陈、蔡军人，执着彼处旗号，往报楚军，说：“右师已得胜，速速进兵，共成大功。”得臣凭轼望之，但见晋军北奔，烟尘蔽天，喜曰：“晋下军果败矣！”急催左师并力前进。斗宜申见对阵大旆高悬，料是主将，抖擞精神，冲杀过来。这里狐偃迎住，略战数合，只见阵后大乱，狐偃回轅便走，大旆亦往后退行。斗宜申只道晋军已溃，指引郑、许二将，尽力追逐。忽然鼓声大震，先轸、郤溱引精兵一枝，从半腰里横冲过来，将楚军截做二段。狐毛、狐偃翻身复战，两下夹攻。郑、许之兵先自惊溃，宜申支架不住，拚死命杀出，遇着齐将崔夭，又杀一阵，尽弃其车马器械，杂于步卒之中，爬山而遁。原来晋下军伪作北奔，烟尘蔽天，却是栾枝砍下有莘山之木，曳于车后，车驰木走，自然刮地尘飞，哄得左军贪功索战。狐毛又诈设大旆，教人曳之而走，装作奔溃之形。狐

僵佯败，诱其驱逐。先轸早已算定，吩咐祁瞒虚建大将旗，守定中军，任他敌军搦战，切不可出应，自引兵从阵后抄出，横冲过来，恰与二狐夹攻，遂获全胜。这都是先轸预定下的计策。有诗为证：

临机何用阵堂堂？先轸奇谋不可当。
只用虎皮蒙马计，楚军左右尽奔亡。

话说楚元帅成得臣虽则恃勇求战，想着楚王两番教诫之语，却也十分持重。传闻左右二军，俱已进战得利，追逐晋兵，遂令中军击鼓，使其子小将军成大心出阵。祁瞒先时，也守着先轸之戒，坚守阵门，全不招架。楚中军又发第二通鼓，成大心手提画戟，在阵前耀武扬威。祁瞒忍耐不住，使人察之。回报：“是十五岁的孩子。”祁瞒曰：“谅童子有何本事！手到拿来，也算我中军一功。”喝教：“擂鼓！”战鼓一鸣，阵门开处，祁瞒舞刀而出，小将军便迎住交锋。约斗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斗越椒在门旗之下，见小将军未能取胜，即忙驾车而出，拈弓搭箭，觑得较亲，一箭正射中祁瞒的盔缨。祁瞒吃了一惊，欲待退回本阵，恐冲动了大军，只得绕阵而走。斗越椒大叫：“此败将不须追之，可杀入中军，擒拿先轸！”

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

话说楚将斗越椒与小将军成大心，不去追赶祁瞒，竟杀入中军，越椒见大将旗迎风荡扬，一箭射将下来。晋军不见了帅旗，即时大乱。却得荀林父、先蔑两路接应兵到，荀林父接住斗越椒厮杀，先蔑便接住成大心厮杀。成得臣麾军大进，攘臂大呼曰：“今日若容晋军一个生还，誓不回军！”正在施设，先轸、郤溱兵到，两下混战多时。栾枝、胥臣、狐毛、狐偃一齐都到，如铜墙铁壁，围裹将来。得臣方知左右二军已溃，无心恋战，急急传令鸣金收军。怎当得晋兵众盛，把楚家兵将，分做十来处围住。小将军成大心一枝画戟，神出鬼没，率领宗兵六百人，无不一以当百，保护其父得臣，拚命杀出重围。不见了斗越椒，复翻身杀入。那斗越椒，乃是子文之从弟，生得状如熊虎，声若豺狼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精于射艺，矢无虚发。在晋军中左冲右突，正寻觅成家父子。恰好成大心遇见，说：“元帅有了，将军可快行！”两个遂合做一处，各奋神威，复救出许多楚军，溃围而出。

晋文公在有莘山上，观见晋兵得胜，忙使人教先轸传谕各军：“但逐楚兵出了宋、卫之境足矣。不必多事擒杀，以伤两国之情，负了楚王施惠之意。”先轸遂约住诸军，不行追赶。祁瞒违令出战，囚于后军，伺候发落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避兵三舍为酬恩，又诚穷追免楚军，
两敌交锋尚如此，平居负义是何人？

陈、蔡、郑、许四国，损兵折将，各自逃生，回本国去了。单说成得臣同成大心、斗越椒出了重围，急投大寨。前哨报：“寨中已竖起齐、秦两家旗号了！”原来国归父、小子愁二将杀散楚兵，据了大寨，辎重粮草，尽归其手。得臣不敢经过，只得倒转从有莘山后，沿睢水一路而行。斗宜申、斗勃各引残兵来会。行至空桑地面，忽然连珠炮响，一军当路，旗上写“大将魏”字。魏犇先在楚国，独制獬豸，楚人无不服其神勇，今日路当险处，遇此劲敌，那残兵又都是个伤弓之鸟，谁人不丧胆消魂！早已望风而溃了。斗越椒大怒，叫小将军保护元帅，奋起精神，独力拒战。斗宜申、斗勃也只得勉强相帮。魏犇力战三将，水泄不漏。正在相持，忽见北来一人，飞马而至，大叫：“将军罢战，先元帅奉主公之命：‘放楚将生还本国，以报出亡时款待之德。’”魏犇方才住手，教军士分开两下，大喝：“饶你去！”得臣等奔走不迭，回至连谷，点检残军，中军虽有损折，尚十存六七；其申、息之师，分属左右二军者，所存十无一二。哀哉！古人有吊战场诗云：

胜败兵家不可常，英雄几个老沙场？
禽奔兽骇投坑阱，肉颤筋飞饱剑铎。
鬼火荧荧魂宿草，悲风飒飒骨侵霜。
劝君莫羨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命亡！

得臣大恸曰：“本图为楚国扬万里之威，不意中晋人诡谋，

贪功败绩，罪复何辞？”乃与斗宜申、斗勃俱自囚于连谷，使其子大心部领残军，去见楚王，自请受诛。时楚成王尚在申城，见成大心至，大怒曰：“汝父有言在前：‘不胜甘当军令。’今又何言？”大心叩头曰：“臣父自知其罪，便欲自杀，臣实止之；欲使就君之戮，以申国法也。”楚王曰：“楚国之法，兵败者死。诸将速宜自裁，毋污吾斧钺。”大心见楚王无怜赦之意，号泣而出，回复得臣。得臣叹曰：“纵楚王赦我，我亦何面目见申、息之父老乎？”乃北向再拜，拔佩剑自刎而死。

却说蔦贾在家，问其父蔦吕臣曰：“闻令尹兵败，信乎？”吕臣曰：“信。”蔦贾曰：“王何以处之？”蔦吕臣曰：“子玉与诸将请死，王听之矣。”蔦贾曰：“子玉刚愎而骄，不可独任；然其人强毅不屈，使得智谋之士，以为之辅，可使立功。今虽兵败，他日能报晋仇者，必子玉也。父亲何不谏而留之？”吕臣曰：“王怒甚，恐言之无益。”蔦贾曰：“父亲不记范巫鬻似之言乎？”吕臣曰：“汝试言之。”蔦贾曰：“鬻似善相人，主上为公子时，鬻似曾言：‘主上与子玉、子西三人，日后皆不得其死。’主上切记其言，即位之日，即赐子玉、子西免死牌各一面，欲使鬻似之言不验也。主上怒中，偶忘之耳。父亲若言及此，主上必留二臣无疑矣。”吕臣即时往见楚王，奏曰：“子玉罪虽当死，然吾王曾有免死牌在彼，可以赦之。”楚王愕然曰：“岂非范巫鬻似之故耶？微子言，寡人几忘之矣！”乃使大夫潘圻同成大心乘急传宣楚王命：“败将一概免死！”比及到连谷时，得臣先死半日矣。左师将军斗宜申悬梁自缢，因身躯重大，悬帛断绝，恰好免死命至，留下性命。斗勃原要收殓子玉、子西之尸，方才自尽，故此亦不曾死。单死了个成得臣，岂非命乎？潜渊居士有诗吊之云：

楚国昂藏一丈夫，气吞全晋挟雄图。
一朝失足身躯丧，始信坚强是死徒。

成大心殒殓父尸。斗宜申、斗勃、斗越椒等，随潘圻到申城谒楚王，伏地拜谢不杀之恩。楚王知得臣自杀，懊悔不已。还驾郢都，升蔿吕臣为令尹，贬斗宜申为商邑尹，谓之商公；斗勃出守襄城。楚王转怜得臣之死，拜其子成大心、成嘉俱为大夫。令尹子文致政居家，闻得臣兵败，叹曰：“不出蔿贾所料！吾之识见，反不如童子，宁不自羞！”呕血数升，伏床不起。召其子斗般嘱曰：“吾死在旦夕。惟有一言嘱汝：汝叔越椒，自初生之日，已有熊虎之状，豺狼之声，此灭族之相也。吾此时曾劝汝祖勿育之，汝祖不听。吾观蔿吕臣不寿，勃与宜申，皆非善终之相，楚国为政，非汝则越椒。越椒傲狠好杀，若为政，必有非理之望，斗氏之祖宗其不祀乎？吾死后，椒若为政，汝必逃之，无与其祸也。”般再拜受命。子文遂卒。未几，蔿吕臣亦死。成王追念子文之功，使斗般嗣为令尹，越椒为司马，蔿贾为工正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晋文公既败楚师，移屯于楚大寨。寨中所遗粮草甚广，各军资之以食，戏曰：“此楚人馆谷我也。”齐、秦及诸将等，皆北面称贺。文公谢不受，面有忧色。诸将曰：“君胜敌而忧，何也？”文公曰：“子玉非甘出人下者，胜不可恃，能勿惧乎？”国归父、小子憖等辞归，文公以军获之半遗之，二国奏凯而还。宋公孙固亦归本国，宋公自遣使拜谢齐、秦。不在话下。

先轸囚祁瞒至文公之前，奏其违命辱师之罪。文公曰：“若非上、下二军先胜，楚兵尚可制乎？”命司马赵衰定其罪，斩祁瞒以徇于军，号令曰：“今后有违元帅之令者，视此！”军中益加悚惧。大军留有莘三日，然后下令班师。行至南河，

哨马禀复：“河下船只，尚未齐备。”文公使召舟之侨。侨亦不在。原来舟之侨是虢国降将，事晋已久，满望重用立功，却差他南河拘集船只，心中不平。恰好接得家报，其妻在家病重，侨料晋、楚相持，必然日久，未必便能班师，因此暂且回国看视。不想夏四月戊辰，师至城濮，己巳交战，便大败楚师，休兵三日，至癸酉大军遂还，前后不过六日，晋侯便至河下，遂误了济河之事。文公大怒，欲令军士四下搜捕民船。先轸曰：“南河百姓，闻吾败楚，谁不震恐？若使搜捕，必然逃匿。不若出令以厚赏募之。”文公曰：“善。”才悬赏军门，百姓争舢舨船应募，顷刻舟集如蚁，大军遂渡了黄河。文公谓赵衰对曰：“曹、卫之耻已雪矣，惟郑仇未报，奈何？”赵衰对曰：“君旋师过郑，不患郑之不来也。”文公从之。

行不数日，遥见一队车马，簇拥着一位贵人，从东而来。前队栾枝迎住，问：“来者何人？”答曰：“吾乃周天子之卿士王子虎也。闻晋侯伐楚得胜，少安中国，故天子亲驾銮舆，来犒三军，先令虎来报知。”栾枝即引子虎来见文公。文公问于群下曰：“今天子下劳寡人，道路之间，如何行礼？”赵衰曰：“此去衡雍不远，有地名践土，其地宽平，连夜建造王宫于此，然后主公引列国诸侯迎驾，以行朝礼，庶不失君臣之义也。”文公遂与王子虎订期，约以五月之吉，于践土候周王驾临。子虎辞去。大军望衡雍而进。途中又见车马一队，有一使臣来迎，乃是郑大夫子人九。奉郑伯之命，恐晋兵来讨其罪，特遣行成。晋文公怒曰：“郑闻楚败而惧，非出本心，寡人俟觐王之后，当亲率师徒，至于城下。”赵衰进曰：“自我出师以来，逐卫君，执曹伯，败楚师，兵威已大震矣。又求多于郑，奈劳师何？君必许多。若郑坚心来归，赦之可也；如其复贰，姑休息数月，讨之未晚。”文公乃许郑成。大军至衡雍下寨。

一面使狐毛、狐偃帅本部兵，往践土筑造王宫；一面使栾枝入郑城，与郑伯为盟。郑伯亲至衡雍，致饬谢罪。文公复与歃血订好。话间，因夸美子玉之英勇。郑伯曰：“已自杀于连谷矣。”文公叹息久之。郑伯既退，文公私谓诸臣曰：“吾今日不喜得郑，喜楚之失子玉也。子玉死，余人不足虑，诸卿可高枕而卧矣！”髯翁有诗云：

得臣虽是莽男儿，胜负将来未可知；
尽说楚兵今再败，可怜连谷有舆尸！

却说狐毛、狐偃筑王宫于践土，照依明堂之制。怎见得？有《明堂赋》为证：

赫赫明堂，居国之阳。崑峨特立，镇压殊方。所以施一人之政令，朝万国之侯王。面室有三，总数惟九。间太庙于正位，处太室于中溜；启闭乎三十六户，罗列乎七十二牖。左个右个，为季孟之交分；上圆下方，法天地之奇偶。及夫诸位散设，三公最崇。当中阶而列位，与群臣而不同。诸侯东阶之东，西面而北上；诸伯西阶之西，东面而相向；诸子应门之东而鹄立，诸男应门之西而鹤望。戎、夷金木之户外，蛮、狄水火而位配。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，四塞外屏之左而遥对。朱干玉戚，森耸以相参；龙旗豹韬，抑扬而相错。肃肃沉沉，峦崇壑深。烟收而卿士齐列，日出而天颜始临。戴冕旒以当轩，见八紘之稽颡；负斧宸而南面，知万国之归心。

王宫左右，又别建馆舍数处，昼夜并工，月余而毕。传檄诸侯：“俱要五月朔日，践土取齐。”是时，宋成公王臣，齐

昭公潘，俱系旧好；郑文公捷，是新附之国；率先来赴。他如鲁僖公申，与楚通好；陈穆公款，蔡庄公甲午，与楚连兵；——都是楚党，至是惧罪，亦来赴会。邾、莒小国，自不必说。惟许僖公业，事楚最久，不愿从晋。秦穆公任好，虽与晋合，从未与中国会盟，迟疑不至。卫成公郑，出在襄牛；曹共公襄，见拘五鹿；晋侯曾许以复国，尚未明赦，亦不与会。

单说卫成公闻晋将合诸侯，谓宁俞曰：“征会不及于卫，晋怒尚未息也。寡人不可留矣！”宁俞对曰：“君徒出奔，谁纳君者！不如让位于叔武，使元咺奉之，以乞盟于践土，君若为逊避而出。天如祚卫，武获与盟，武之有国，犹君有之。况武素孝友，岂忍代立？必当为复君之计矣。”卫侯心虽不愿，到此地位，无可奈何，使孙炎以君命致国于叔武，如宁俞之言。孙炎领命，往楚丘去了。卫侯又问于宁俞曰：“寡人今欲出奔，何国而可？”俞踌躇未答。卫侯又曰：“适楚何如？”俞对曰：“楚虽婚姻，实晋仇也，且前已告绝，不可复往，不如适陈。陈将事晋，又可借为通晋之地也。”卫侯曰：“不然，告绝非寡人意，楚必谅之。晋、楚将来，事未可定。使武事晋，而我托于楚，两途观望，不亦可乎？”卫侯遂适楚，楚边人追而置之；乃改适陈，始服宁俞之先见矣。

孙炎见叔武，致卫侯之命。武曰：“吾之守国，摄也，敢受让乎？”即同元咺赴会。使孙炎回复卫侯，言：“见晋之时，必当为兄乞怜求复也。”元咺曰：“君性多猜忌，吾不遣亲子弟相从，何以取信？”乃使其子元角，伴孙炎以往，名虽问候，实则留质之意。公子欬犬私谓元咺曰：“君之不复，亦可知矣。子何不以让国之事，明告国人，拥立夷叔而相之？晋人必喜。子挟晋之重以临卫，是子与武共卫也。”元咺曰：“叔武不敢无兄，吾敢无君乎？此行且请复吾君矣。”欬犬语塞而退。恐

卫侯一旦复国，元咺泄其言，未免得罪，乃私往陈国，密报卫侯，反说：“元咺已立叔武为君，谋会晋以定其位。”卫成公惑其言，以问孙炎。孙炎对曰：“臣不知也。元角现在君所，其父有谋，角必与闻，君何不问之？”卫侯复问于元角，角言并无是事。宁俞亦言曰：“咺若不忠于君，肯遣子出侍乎？君勿疑也。”公子歆犬私见卫侯曰：“咺之设谋拒君，非一日矣。其遣子，非忠于君也，将以窥君之动静，而为之备也。若使乞怜于晋，以求复吾君，必辞会而不敢与，如公然与会，则为君信矣。君其察之。”卫侯果阴使人往践土，伺察叔武元咺之事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弟友臣忠无间然，何堪歆犬肆谗言？
从来富贵生猜忌，忠孝常含万古冤。

却说周襄王以夏五月丁未日，驾幸践土。晋侯率诸侯，预于三十里外迎接，驻蹕王宫。襄王御殿，诸侯谒拜稽首。起居礼皆，晋文公献所获楚俘于王，被甲之马凡百乘，步卒千人，器械衣甲十余车。襄王大悦，亲劳之曰：“自伯舅齐侯即世之后，荆楚复强，恁陵中夏，得叔父仗义翦伐，以尊王室，自文武以下，皆赖叔父之休，岂惟朕躬？”晋侯再拜稽首曰：“臣重耳幸歼楚寇，皆仗天子之灵，臣何功焉？”

次日，襄王设醴酒以享晋侯。使上卿尹武公，内史叔兴，策命晋侯为方伯。赐大辂之服，服鷩冕；戎辂之服，服韦弁；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十，旅矢千，秬鬯一卣，虎賁之士三百人。宣命曰：“俾尔晋侯，得专征伐，以纠王慝。”晋侯逊谢再三，然后敢受。遂以王命布告于诸侯。襄王复命王子虎，册封晋侯为盟主，合诸侯修盟会之政。晋侯于王宫之侧，设下盟

坛，诸侯先至王宫行觐礼，然后各趋会所。王子虎监临其事。晋侯先登，执牛耳，诸侯以次而登。元咺已引叔武谒过晋侯了。是日，叔武摄卫君之位，附于载书之末。子虎读誓词曰：“凡兹同盟，皆奖王室，毋相害也。有背盟者，明神殛之，殃及子孙，陨命绝祀！”诸侯齐声曰：“王命修睦，敢不敬承！”各各歃血为信。潜渊读史诗云：

晋国君臣建大猷，取威定伯服诸侯。
扬旌城濮观俘馘，连袂王宫觐冕旒。
更羨今朝盟践土，谩夸当日会葵邱。
桓公末路留遗恨，重耳能将此志酬。

盟事既毕，晋侯欲以叔武见襄王，立为卫君，以代成公。叔武涕泣辞曰：“昔宁母之会，郑子华以子奸父，齐桓公拒之。今君方继桓公之业，乃令武以弟奸兄乎？君侯若嘉惠于武，赐之矜怜，乞复臣兄郑之位。臣兄郑事君侯，不敢不尽！”元咺亦叩头哀请，晋侯方才首肯。

不知卫侯何时复国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

话说周襄王二十年，下劳晋文公于践土，事毕归周，诸侯亦各辞回本国。卫成公疑欬犬之言，遣人密地打探，见元咺奉叔武入盟，名列载书，不暇致详，即时回报卫侯。卫侯大怒曰：“叔武果自立矣！”大骂：“元咺背君之贼！自己贪图富贵，扶立新君，却又使儿子来窥吾动静。吾岂容汝父子乎？”元角方欲置辩，卫侯拔剑一挥，头已坠地。冤哉！元角从人，慌忙逃回，报知其父咺。咺曰：“子之生死，命也！君虽负咺，咺岂可负太叔乎？”司马瞞谓元曰：“君既疑子，子亦当避嫌。何不辞位而去，以明子之心耶？”咺叹曰：“咺若辞位，谁与太叔共守此国者？夫杀子，私怨也；守国，大事也。以私怨而废大事，非人臣所以报国之义也。”乃言于叔武，使奉书晋侯，求其复成公之位。此乃是元咺的好处。这事暂且搁过一边。

再说晋文公受了册命而回，虎贲弓矢，摆列前后，另是一番气象。入国之日，一路百姓，扶老携幼，争睹威仪，箪食壶浆，共迎师旅。叹声啧啧，都夸“吾主英雄！”喜色欣欣，尽道“晋家兴旺。”正是：

捍艰复纘文侯绪，攘楚重修桓伯勋。
十九年前流落客，一朝声价上青云。

晋文公临朝受贺，论功行赏，以狐偃为首功，先轸次之。诸将请曰：“城濮之役，设奇破楚，皆先轸之功，今反以狐偃为首，何也？”文公曰：“城濮之役，轸曰：‘必战楚，毋失敌。’偃曰：‘必避楚，毋失信。’夫胜敌者，一时之功也；全信者，万世之利也。奈何以一时之功，而加万世之利乎？是以先之。”诸将无不悦服。狐偃又奏：“先臣荀息，死于奚齐、卓子之难，忠节可嘉。宜录其后，以励臣节。”文公准奏，遂召荀息之子荀林父为大夫。舟之侨正在家中守着妻子，闻晋侯将到，赶至半路相迎。文公命囚之后车。行赏已毕，使司马赵衰议罪，当诛。舟之侨自陈妻病求宽，文公曰：“事君者不顾其身，况妻子乎？”喝命斩首示众。文公此番出军，第一次斩了颠颉，第二次斩了祁瞒，今日第三次，又斩了舟之侨。这三个都是有名的宿将，违令必诛，全不轻宥。所以三军畏服，诸将用命。正所谓：“赏罚不明，百事不成；赏罚若明，四方可行。”此文公所以能伯诸侯也。文公与先轸等商议，欲增军额，以强其国，又不敢上同天子之六军，乃假名添作“三行”。以荀林父为中行大夫，先蔑屠击为左、右行大夫。前后三军三行，分明是六军，但避其名而已。以此兵多将广，天下莫比其强。

一日，文公坐朝，正与狐偃等议曹、卫之事，近臣奏：“卫国有书到。”文公曰：“此必叔武为兄求宽也。”启而观之，书曰：

君侯不泯卫之社稷，许复故君，举国臣民，咸引领以望高义。惟君侯早图之。

陈穆公亦有使命至晋，代卫、郑致悔罪自新之意。文公乃

各发回书，听其复归故国，谕郤步扬不必领兵邀阻。叔武得晋侯宽释之信，急发车骑如陈，往迎卫侯。陈穆公亦遣人劝驾。公子歆犬谓成公曰：“太叔为君已久，国入归附，邻国同盟，此番来迎，不可轻信。”卫侯曰：“寡人亦虑之。”乃遣宁俞先到楚丘，探其实信。宁俞只得奉命而行。至卫，正值叔武在朝中议政。宁俞入朝，望见叔武设座于殿堂之东，西向而坐。一见宁俞，降坐而迎，叙礼甚恭。宁俞佯问曰：“太叔摄位而不御正，何以示观瞻耶？”叔武曰：“此正位吾兄所御，吾虽侧其傍，尚栗栗不自安，敢居正乎？”宁俞曰：“俞今日方见太叔之心矣。”叔武曰：“吾思兄念切，朝暮悬悬，望大夫早劝君兄还朝，以慰我心也。”俞遂与订期，约以六月辛未吉日入城。宁俞出朝，采听人言，但闻得百官之众，纷纷议论，言：“故君若复入，未免分别居行二项，行者有功，居者有罪，如何是好？”宁俞曰：“我奉故君来此传谕尔众：‘不论行居，有功无罪。’如或不信，当歃血立誓。”众皆曰：“若能共盟，更有何疑！”俞遂对天设誓曰：“行者卫主，居者守国。若内若外，各宣其力。君臣和协，共保社稷。倘有相欺，明神是殛！”众皆欣然而散，曰：“宁子不欺吾也。”叔武又遣大夫长牂，专守国门，吩咐：“如有南来人到，不拘早晚，立刻放入。”

却说宁俞回复卫侯，言：“叔武真心奉迎，并无歹意。”卫侯也自信得过了。怎奈歆犬谗毁在前，恐临时不合，反获欺谤之罪，又说卫侯曰：“太叔与宁大夫定约，焉知不预作准备，以加害于君？君不如先期而往，出其不意，可必入也。”卫侯从其言，即时发驾。歆犬请为前驱，除宫备难，卫侯许之。宁俞奏曰：“臣已与国人订期矣。君若先期而往，国人必疑。”歆犬大喝曰：“俞不欲吾君速入，是何主意？”宁俞乃不敢复谏，只得奏言：“君驾若即发，臣请先行一程，以晓谕臣民，

而安上下之心。”卫侯曰：“卿为国人言之，寡人不过欲早见臣民一面，并无他做。”宁俞去后，黻犬曰：“宁之先行，事可疑也。君行不宜迟矣！”卫侯催促御人，并力而驰。

再说宁俞先到国门，长牂询知是卫侯之使，即时放入。宁俞曰：“君即至矣。”长牂曰：“前约辛未，今尚戊辰，何速也？子先入城报信，吾当奉迎。”宁才转身时，黻犬前驱已至，言：“卫侯只在后面。”长牂急整车从，迎将上去。黻犬先入城去了。时叔武方亲督舆隶，扫除宫室，就便在庭中沐发。闻宁俞报言：“君至。”且惊且喜，仓卒之间，正欲问先期之故，忽闻前驱车马之声，认是卫侯已到，心中喜极，发尚未干，等不得挽髻，急将一手握发，疾趋而出，正撞了黻犬。黻犬恐留下叔武，恐其兄弟相逢，叙出前因，远远望见叔武到来，遂弯弓搭箭，飏的发去，射个正好。叔武被箭中心窝，望后便倒。宁俞急忙上前扶救，已无及矣。哀哉！元咺闻叔武被杀，吃了一惊，大骂：“天道昏君！枉杀无辜，天理岂能容汝？吾当投诉晋侯，看你坐位可稳？”痛哭了一场，急忙逃奔晋国去了。髯翁有诗云：

坚心守国为君兄，弓矢无情害有情。

不是卫侯多忌忮，前驱安敢擅加兵？

却说成公至城下，见长牂来迎，叩其来意。长牂述叔武吩咐之语，早来早入，晚来晚入。卫侯叹曰：“吾弟果无他意也！”比及入城，只见宁俞带泪而来，言：“叔武喜主公之至，不等沐完，握发出迎，谁知枉被前驱所杀，使臣失信于国人，臣该万死！”卫侯面有惭色，答曰：“寡人已知夷叔之冤矣！卿勿复言。”趋车入朝，百官尚未知觉，一路迎谒，先后不齐。

宁俞引卫侯视叔武之尸，两目睁开如生。卫侯枕其头于膝上，不觉失声大哭，以手抚之曰：“夷叔，夷叔！我因尔归，尔为我死！哀哉痛哉！”只见尸目闪烁有光，渐渐而瞑。宁俞曰：“不杀前驱，何以谢太叔之灵？”卫侯即命拘之。时黻犬谋欲逃遁，被宁俞遣人擒至。黻犬曰：“臣杀太叔，亦为君也！”卫侯大怒曰：“汝谤毁吾弟，擅杀无辜，今又归罪于寡人。”命左右将犬斩首号令。吩咐以君礼厚葬叔武。国人初时，闻叔武被杀，议论哄然。及闻诛黻犬，葬叔武，群心始定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卫大夫元咺，逃奔晋国，见了晋文公，伏地大哭，诉说卫侯疑忌叔武，故遣前驱射杀之事。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。说得晋文公发恼起来，把几句好话安慰了元咺，留在馆驿。因大集群臣问曰：“寡人赖诸卿之力，一战胜楚。践土之会，天子下劳，诸侯景从。伯业之盛，窃比齐桓。奈秦人不赴约，许人不会朝；郑虽受盟，尚怀疑贰之心，卫方复国，擅杀受盟之弟。若不再申约誓，严行诛讨，诸侯虽合必离，诸卿计将安出？”先轸进曰：“征会讨贰，伯主之职。臣请厉兵秣马，以待君命。”狐偃曰：“不然。伯主所以行乎诸侯者，莫不挟天子之威。今天子下劳，而君之观礼未修，我实有缺，何以服人？为君计，莫若以朝王为名，号召诸侯，视其不至者，以天子之命临之。朝王，大礼也。讨慢王之罪，大名也。行大礼而举大名，又大业也。君其图之！”赵衰曰：“子犯之言甚善。然以臣愚见，恐入朝之举，未必遂也。”文公曰：“何不为不遂？”赵衰曰：“朝觐之礼，不行久矣。以晋之强，五合六聚，以临京师，所过之地，谁不震惊？臣惧天子之疑君而谢君也。谢而不受，君之威衰矣。莫若致王于温，而率诸侯以见之。君臣无猜，其便一也。诸侯不劳，其便二也。温有叔带之新宫，不烦造作，其便三也。”文公曰：“王可致乎？”赵衰曰：“

王喜于亲晋，而乐于受朝，何为不可？臣请为君使于周，而商入朝之事，度天子之计，亦必出此。”

文公大悦，乃命赵衰如周，谒见周襄王，稽首再拜，奏言：“寡君重耳，感天王下劳锡命之恩，欲率诸侯至京师，修朝觐之礼，伏乞圣鉴。”襄王嘿然。命赵衰就使馆安歇。即召王子虎计议，言：“晋侯拥众入朝，其心不测，何以辞之？”子虎对曰：“臣请面见晋使而探其意，可辞则辞。”子虎辞了襄王，到馆驿见了赵衰，叙起入朝之事。子虎曰：“晋侯倡率诸姬，尊奖天子，举累朝废坠之旷典，诚王室之大幸也！但列国鳞集，行李充塞，车徒众盛，士民目未经见，妄加猜度，讹言易起，或相讥讪，反负晋侯一片忠爱之意，不如已之。”赵衰曰：“寡君思见天子，实出至诚。下臣行日，已传檄各国，相会于温邑取齐。若废而不举，是以王事为戏也。下臣不敢复命。”子虎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赵衰曰：“下臣有策于此，但不敢言耳。”子虎曰：“子余有何良策？敢不如命！”赵衰曰：“古者，天子有时巡之典，省方观民，况温亦畿内故地也。天子若以巡狩为名，驾临河阳，寡君因率诸侯以展觐。上不失王室尊严之体，下不负寡君忠敬之诚。未知可否？”子虎曰：“子余之策，诚为两便。虎即当转达天子。”子虎入朝，述其语于襄王。襄王大喜。约于冬十月之吉，驾幸河阳。赵衰回复晋侯。晋文公以朝王之举，播告诸侯，俱约冬十月朔，于温地取齐。

至期，齐昭公潘，宋成公王臣，鲁僖公申，蔡庄公甲午，秦穆公任好，郑文公捷，陆续俱到。秦穆公言：“前此践土之会，因惮路远后期，是以不果。今番愿从诸侯之后。”晋文公称谢。时陈穆公款新卒，子共公朔新立，畏晋之威，墨衰而至。邾、莒小国，无不毕集。卫侯郑自知有罪，竟不欲往。宁俞谏曰：“若不往，是益罪也，晋讨必至矣。”成公乃行。宁愈与

牟咸庄子、士荣，三人相从。比至温邑，文公不许相见，以兵守之。惟许人终于负固，不奉晋命。总计晋、齐、宋、鲁、蔡、秦、郑、陈、邾、莒，共是十国，先于温地叙会。不一日，周襄王驾到，晋文公率众诸侯迎至新宫驻蹕。上前起居，现拜稽首。次日五鼓，十路诸侯，冠裳佩玉，整整齐齐，舞蹈扬尘，锵锵济济。方物有贡，各伸地主之仪；就位惟恭，争睹天颜之喜。这一朝，比践土更加严肃。有诗为证：

衣冠济济集河阳，争睹云车降上方。
虎拜朝天鸣素节，龙颜垂地沐恩光。
酆宫胜事空前代，邾郕虚名慨下堂。
虽则致王非正典，托言巡狩亦何妨？

朝礼既毕，晋文公将卫叔武冤情，诉于襄王，遂请王子虎同决其狱。襄王许之。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馆，宾主叙坐。使人以王命呼卫侯。卫侯囚服而至。卫大夫元咺亦到。子虎曰：“君臣不便对理，可以代之。”乃停卫侯于庑下。宁俞侍卫侯之侧，寸步不离。牟咸庄子代卫侯，与元咺对理；士荣摄治狱之官，质正其事。元咺口如悬河，将卫侯自出奔襄牛起首，如何嘱咐太叔守国，以后如何先杀元解，次杀太叔，备细铺叙出来。牟咸庄子曰：“此皆黻犬谗谮之言，以致卫君误听，不全由卫君之事。”元咺曰：“黻犬初与咺言，要拥立太叔。咺若从之，君岂得复入？只为咺仰体太叔爱兄之心，所以拒黻犬之请，不意彼反肆离间。卫君若无猜忌太叔之意，黻犬之谮，何由而入？咺遣儿子角，往从吾君，正是自明心迹，本是一团美意，乃无辜被杀。就他杀吾子角之心，便是杀太叔之心了。”士荣折之曰：“汝挟杀子之怨，非为太叔也。”元咺曰：“咺常言：

‘杀子私怨，守国大事。’咺虽不肖，不敢以私怨而废大事。当日太叔作书致晋，求复其兄，此书稿出于咺手。若咺挟怨，岂肯如此？只道吾君一时之误，还指望他悔心之萌，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枉。”士荣又曰：“太叔无篡位之情，吾君亦已谅之。误遭猷犬之手，非出君意。”元咺曰：“君既知太叔无篡位之情，从前犬所言，都是虚谬，便当加罪；如何又听他先期而行？比及入国，又用为前驱，明明是假手猷犬，难言不知。”牟咸庄子低首不出一语。士荣又折之曰：“太叔虽受枉杀，然太叔臣也，卫侯君也。古来人臣，被君枉杀者，不可胜计。况卫侯已诛猷犬，又于太叔加礼厚葬，赏罚分明，尚有何罪？”元咺曰：“昔者桀枉杀关龙逢，汤放之。纣枉杀比干，武王伐之。汤与武王，并为桀纣之臣子，目击忠良受枉，遂兴义旅，诛其君而吊其民。况太叔同气，又有守国之功，非龙逢、比干之比。卫不过侯封，上制于天王，下制于方伯，又非桀、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比。安得云无罪乎？”士荣语塞，又转口曰：“卫君固然不是，汝为其臣，既然忠心为君，如何君一入国，汝便出奔？不朝不贺，是何道理。”元咺曰：“咺奉太叔守国，实出君命；君且不能容太叔，能容咺乎？咺之逃，非贪生怕死，实欲为太叔伸不白之冤耳！”晋文公在座，谓子虎曰：“观士荣、元咺往复数端，种种皆是元咺的理长。卫郑乃天子之臣，不敢擅决，可先将卫臣行刑。”喝教左右：“凡相从卫君者，尽加诛戮。”子虎曰：“吾闻宁俞，卫之贤大夫，其调停于兄弟君臣之间，大费苦心。无如卫君不听何？且此狱与宁俞无干，不可累之。士荣摄为士师，断狱不明，合当首坐。牟咸庄子不发一言，自知理曲，可从末减。惟君侯鉴裁！”文公依其言，乃将士荣斩首，庄子刖足，宁俞姑赦不问。

卫侯上了槛车，文公同子虎带了卫侯，来见襄王，备陈卫

家君臣两造狱词：“如此冤情，若不诛卫郑，天理不容，人心不服。乞命司寇行刑，以彰天罚。”襄王曰：“叔父之断狱明矣；虽然，不可以训。朕闻：‘《周官》设两造以讯平民，惟君臣无狱，父子无狱。’若臣与君讼，是无上下也。又加胜焉，为臣而诛君，为逆已甚。朕恐其无以彰罚，而适以教逆也。朕亦何私于卫哉？”文公惶恐谢曰：“重耳见不及此。既天王不加诛，当槛送京师，以听裁决。”文公仍带卫侯，回至公馆，使军士看守如初。一面打发元咺归卫，听其别立贤君，以代卫郑之位。

元咺至卫，与群臣计议，诡言：“卫侯已定大辟，今奉王命，选立贤君。”群臣共举一人，乃是叔武之弟名适，字子瑕，为人仁厚。元咺曰：“立此人，正合‘兄终弟及’之礼。乃奉公子瑕即位。元咺相之。司马瞞、孙炎、周歊、冶廛一班文武相助。卫国粗定。

毕竟卫事如何结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缙城说秦

话说周襄王受朝已毕，欲返洛阳。众诸侯送襄王出河阳之境，就命先蔑押送卫侯于京师。时卫成公有微疾，晋文公使随行医衍，与卫侯同行，假以视疾为名，实使之鸩杀卫侯，以泄胸中之忿：“若不用心，必死无赦！”又吩咐先蔑：“作急在意，了事之日，一同医衍回话。”

襄王行后，众诸侯未散，晋文公曰：“寡人奉天子之命，得专征伐。今许人一心事楚，不通中国。王驾再临，诸君趋走不暇，颖阳密迕，置若无闻，怠慢莫甚！愿偕诸君问罪于许。”众诸侯皆曰：“敬从君命。”时晋侯为主，齐、宋、鲁、蔡、陈、秦、莒、邾八国诸侯，皆率车徒听命，一齐向颖阳进发。只有郑文公捷，原是楚王姻党，惧晋来附，见晋文公处置曹、卫太过，心中有不平之意，思想：“晋侯出亡之时，自家也曾失礼于他，看他亲口许复曹、卫，兀自不肯放手。如此怀恨，未必便忘情于郑也。不如且留楚国一路，做个退步，后来患难之时，也有个依靠。”上卿叔詹见郑伯踌躇，似有背晋之意，遂进谏曰：“晋幸辱收郑矣，君勿贰也。贰且获罪不赦。”郑伯不听，使人扬言：“国中有疫。”托言祈祷，遂辞晋先归，阴使人通款于楚曰：“晋侯恶许之昵就上国也，驱率诸侯，将问罪焉。寡君畏上国之威，不敢从兵，敢告。”许人闻有诸侯

之兵，亦遣人告急于楚。楚成王曰：“吾兵新败，勿与晋争。俟其厌兵之后，而求成焉。”遂不救许。诸侯之兵，围了颖阳，水泄不漏。

时曹共公襄，尚羁五鹿城中，不见晋侯赦令，欲求能言之人，往说晋侯，小臣侯獮，请携重赂以行，曹共公许之。侯獮闻诸侯在许，径至颖阳，欲求见晋文公。适文公以积劳之故，因染寒疾，梦有衣冠之鬼，向文公求食，叱之而退，病势愈加，卧不能起，方召太卜郭偃，占问吉凶。侯獮遂以金帛一车，致于郭偃，告之以情，使借鬼神之事，为曹求解，须如此恁般进言。郭偃受其贿赂，许为讲解。既见，晋侯示之以梦。布卦得“天泽”之象，阴变为阳。偃献繇”于文公，其词曰：

阴极生阳，蛰虫开张；
大赦天下，钟鼓堂堂。

文公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郭偃对曰：“以卦合之于梦，必有失祀之鬼神，求赦于君也。”文公曰：“寡人于祀事，有举无废。且鬼神何罪，而求赦耶？”偃曰：“以臣之愚度之，其曹乎？曹叔振铎，文之昭也。晋先君唐叔，武之穆也。昔齐桓公为会，而封邢、卫异姓之国。今君为会，而灭曹、卫同姓之国。况二国已蒙许复矣。践土之盟，君复卫而不复曹，同罪异罚，振铎失祀，其见梦不亦宜乎？君若复曹伯，以安振铎之灵，布宽仁之令，享钟鼓之乐，又何疾之足患？”这一席话，说得文公心下豁然，觉病势顿去其半。即日遣人召曹伯襄于五鹿，使复归本国为君，所畀宋国田土，亦吐还之。曹伯襄得释，如笼鸟得翔于霄汉，槛猿复升于林木，即统本国之兵，趋至颖阳，面谢晋侯复国之恩，遂协助众诸侯围许。文公病亦渐愈。许偃

公见楚救不至，乃面缚衔璧，向晋军中乞降，大出金帛犒军。文公乃与诸侯解围而去。

秦穆公临别，与晋文公相约：“异日若有军旅之事，秦兵出，晋必助之。晋兵出，秦亦助之。彼此同心协力，不得坐视。”二君相约已定，各自分路。晋文公在半途，闻郑国遣使复通款于楚，勃然大怒，便欲移兵伐郑。赵衰谏曰：“君玉体乍平，未可习劳。且士卒久敝，诸侯皆散，不如且归，休息一年，而后图之。”文公乃归。

话分两头。再表周襄王回至京师，群臣谒见称贺毕。先蔑稽首，致晋侯之命，乞以卫侯付司寇。时周公阅为太宰秉政，阅请羁卫侯于馆舍，听其修省。襄王曰：“置大狱太重，舍公馆太轻。”乃于民间空房，别立囚室而幽之。襄王本欲保全卫侯，只因晋文公十分忿恨，又有先蔑监押，恐拂其意，故幽之别室，名为囚禁，实宽之也。宁俞紧随其君，寝处必偕，一步不离，凡饮食之类，必亲尝过，方才进用。先蔑催促医衍数次，奈宁俞防范甚密，无处下手。医衍没奈何，只得以实情告于宁俞曰：“晋君之强明，子所知也。有犯必诛，有怨必报。衍之此行，实奉命用鸩，不然，衍且得罪。衍将为脱死之计，子勿与知，可也。”宁俞附耳言曰：“子既剖腹心以教我，敢不曲为子谋乎？子之君老矣，远于人谋，而近于鬼谋。近闻曹君获宿，特以巫史一言，子若薄其鸩以进，而托言鬼神，君必不罪。寡君当有薄献。”医衍会意而去。

宁俞假以卫侯之命，向衍取药酒疗疾，因密致宝玉一函。衍告先蔑曰：“卫侯死期至矣！”遂调鸩于瓿以进，用毒甚少，杂他药以乱其色。宁俞请尝，衍佯不许，强逼卫侯而灌之。才灌下两三口，衍张目仰看庭中，忽然大叫倒地，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，仆瓿于地，鸩酒狼藉。宁俞故意大惊小怪，命左右将

太医扶起。半晌方苏，问其缘故。衍言：“方灌酒时，忽见一神人，身长丈余，头大如斛，装束威严，自天而下，直入室中，言：‘奉唐叔之命，来救卫侯。’遂用金锤，击落酒瓿，使我魂魄俱丧也！”卫侯自言所见，与衍相同。宁俞佯怒曰：“汝原来用毒以害吾君，若非神人相救，几不免矣。我与汝义不俱生！”即奋臂欲与衍斗，左右为之劝解。先蔑闻其事，亦飞驾来视，谓宁俞曰，“汝君既获神祐，后禄未艾，蔑当复于寡君。”卫侯服鸩，又薄又少，以此受毒不深，略略患病，随即痊愈。先蔑与医衍还晋，将此事回复文公。文公信以为然，赦医衍不诛。史臣有诗云：

鸩酒何名毒卫侯？漫教医衍碎磁瓿。

文公怒气虽如火，怎脱今朝宁武谋？

却说鲁僖公原与卫世相亲睦，闻得医衍进鸩不死，晋文公不加责罪，乃问于臧孙辰曰：“卫侯尚可复乎？”辰对曰：“可复。”僖公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辰对曰：“凡五刑之用，大者甲兵斧钺，次者刀锯钻笮，最下鞭扑。或陈之原野，或肆之市朝，与百姓共明其罪。今晋侯于卫，不用刑而私鸩焉；又不诛医衍，是讳杀卫侯之名也。卫侯不死，其能老于周乎？若有诸侯请之，晋必赦卫。卫侯复国，必益亲于鲁，诸侯谁不诵鲁之高义？”僖公大悦，使臧孙辰先以白璧十双，献于周襄王，为卫求解。襄王曰：“此晋侯之意也。若晋无后言，朕何恶于卫君？”辰对曰：“寡君将使辰哀请于晋，然非天王有命，下臣不敢自往。”襄王受了白璧，明是依允之意。臧孙辰随到晋国，见了文公，亦以白璧十双为献，曰：“寡君与卫，兄弟也。卫侯得罪君侯，寡君不遑宁处。今闻君已释曹伯，寡君愿以不

腆之赋，为卫君赎罪。”文公曰：“卫侯已在京师，王之罪人，寡人何得自专乎？”臧孙辰曰：“君侯代天子以令诸侯，君侯如释其罪，虽王命又何殊也？”先蔑进曰：“鲁亲于卫，君为鲁而释卫，二国交亲，以附于晋，君何不利焉？”文公许之，即命先蔑再同臧孙辰如周，共请于襄王。乃释卫成公之囚，放之回国。

时元咺已奉公子瑕为君，修城缮备，出入稽察甚严。卫成公恐归国之日，元咺发兵相拒，密谋于宁俞。俞对曰：“闻周歃、冶廛以拥子瑕之功，求为卿而不得。中怀怨望，此可结为内援也。臣有交厚一人，姓孔名达，此人乃宋忠臣孔父之后，胸中广有经纶，周、冶二人，亦是孔父相识。或使孔达奉君之命，以卿位啖二人，使杀元咺，其余俱不足惧矣。”卫侯曰：“子为我密致之。若事成，卿位固不吝也。”

宁俞乃使心腹人一路扬言：“卫侯虽蒙宽释，无颜回国，将往楚国避难矣。”因取卫侯手书，付孔达为信，教他私结周歃、冶廛二人，如此恁般。歃、廛相与谋曰：“元咺每夜必亲自巡城，设伏兵于城闉隐处，突起刺之，因而杀入宫中，并杀子瑕，扫清宫室，以迎卫侯，功无出我二人上者。”两家各自约会家丁，埋伏停当。黄昏左侧，元咺巡至东门，只见周歃、冶廛二人一齐来迎。元咺惊曰：“二位为何在此？”周曰：“外人传言故君已入卫境，旦晚至此。大夫不闻乎？”元咺愕然曰：“此言从何来？”冶廛曰：“闻宁大夫有人入城，约在位诸臣往迎，大夫何以处之？”元咺曰：“此乱言，不可信之。况大位已定，岂有复迎故君之理？”周歃曰：“大夫身为正卿，当洞观万里。如此大事，尚然不知，要你则甚！”冶廛便拿住元咺双手。元咺急待挣紮，周歃手拔佩刀，大喝一声，劈头砍来，去了半个天灵盖。伏兵齐起，左右一时惊逃。

周歃、冶廪率领家丁，沿途大呼：“卫侯引齐、鲁之兵，见集城外矣！尔百姓各宜安居，勿得扰动！”百姓家家闭户，处处关门。便是为官在朝的，此时也半疑半信，正不知什么缘故。一个个袖手静坐，以待消息。周歃、冶廪二人，杀入宫中。公子适方与其弟子仪在宫中饮酒，闻外面有兵变，子仪拔剑在手，出宫探信。正遇周歃，亦被所杀。寻觅公子适不见。宫中乱了一夜，至天明，方知子适已投井中死矣。周歃、冶廪将卫侯手书，榜于朝堂，大集百官，迎接卫成公入城复位。后人论宁武子，能委曲以求复成公，可谓智矣！然使当此之时，能谕之让国于子瑕，瑕知卫君之归，未必引兵相拒，或退居臣位，岂不两全？乃导周歃、冶廪行袭取之事，遂及弑逆，骨肉相残，虽卫成公之薄，武子不为无罪也！有诗叹曰：

前驱一矢正含冤，又迫新君赴井泉。
终始贪残无谏阻，千秋空说宁俞贤。

卫成公复位之后，择日祭享太庙。不负前约，封周歃、冶廪并受卿职，使之服卿服，陪祭于庙。是日五鼓，周歃升车先行，将及庙门，忽然目睛反视，大叫：“周歃穿窬小人，蛇豕奸贼！我父子尽忠为国，汝贪卿位之荣，戕害我命。我父子含冤九泉，汝盛服陪祀，好不快活！我拿你去见太叔及子瑕，看你有何理说？吾乃上大夫元咺是也！”言毕，九窍流血，僵死车中。冶廪后到，吃一大惊，慌忙脱卸卿服，托言中寒而返。卫成公至太庙，改命宁俞、孔达陪祀。还朝之时，冶廪辞爵表章已至。卫侯知周歃死得希奇，遂不强其受。未逾月，冶廪亦病亡。可怜周、冶二人，止为贪图卿位，干此不义之事，未享一日荣华，徒取千年唾骂，岂不愚哉！卫侯以宁俞有保护之功，

欲用为上卿。俞让于孔达。乃以达为上卿，宁俞为亚卿。达为卫侯画策，将咍、瑕之死，悉推在已死周崇、冶廛二人身上，遣使往谢晋侯。晋侯亦付之不问。

时周襄王十二年，晋兵已休息岁余。文公一日坐朝，谓群臣曰：“郑人不礼之仇未报。今又背晋款楚。吾欲合诸侯问罪，何如？”先轸曰：“诸侯屡勤矣。今以郑故，又行征发，非所以靖中国也。况我军行无缺，将士用命，何必外求？”文公曰：“秦君临行有约，必与同事。”先轸对曰：“郑为中国咽喉，故齐桓欲伯天下，每争郑地。今若使秦共伐，秦必争之，不如独用本国之兵。”文公曰：“郑邻于晋而远于秦，秦何利焉？”乃使人以兵期告秦，约于九月上旬，同集郑境。文公临发，以公子兰从行。兰乃郑伯捷之庶弟，向年逃晋，仕为大夫。及文公即位，兰周旋左右，忠谨无比，故文公爱近之。此行盖欲藉为向导也。兰辞曰：“臣闻：‘君子虽在他乡，不忘父母之国。’君有讨于郑，臣不敢与其事。”文公曰：“卿可谓不背本矣！”乃留公子兰于东鄙，自此有扶持他为郑君之意。

晋师既入郑境，秦穆公亦引着谋臣百里奚，大将孟明视，副将杞子、逢孙、杨孙等，车二百乘来会。两下合兵攻破郊关，直逼曲洧，筑长围而守之。晋兵营于函陵，在郑城之西。秦兵营于汜南，在郑城之东。游兵日夜巡警，樵采俱断。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。大夫叔詹进曰：“秦、晋合兵，其势甚锐，不可与争。但得一舌辩之士，往说秦公，使之退兵，秦若退师，晋势已孤，不足畏矣。”郑伯曰：“谁可往说秦公者？”叔詹对曰：“佚之狐可。”郑伯命佚之狐。狐对曰：“臣不堪也，臣愿举一人以自代。此人乃口悬河汉，舌摇山岳之士，但其老不见用。主公若加其官爵，使之往说，不患秦公不听矣。”郑伯问：“是何人？”狐曰：“考城人也，姓烛名武，年过七十，

事郑国为圉正，三世不迁官。乞主公加礼而遣之 ！”

郑伯遂召烛武入朝，见其须眉尽白，伛偻其身，蹒跚其步，左右无不含笑。烛武拜见了郑伯，奏曰：“主公召老臣何事？”郑伯曰：“佚之狐言子舌辩过人，欲烦子说退秦师，寡人将与子共国。”烛武再拜辞曰：“臣学疏才拙，当少壮时，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，况今老耄，筋力既竭，语言发喘，安能犯颜进说，动千乘之听乎？”郑伯曰：“子事郑三世，老不见用，孤之过也。今封子为亚卿，强为寡人一行。”佚之狐在旁赞言曰：“大丈夫老不遇时，委之于命。今君知先生而用之，先生不可再辞。”烛乃受命而出。

时二国围城甚急，烛武知秦东晋西，各不相照。是夜，命壮士以绳索缒下东门，径奔秦寨。将士把持，不容入见。武从营外放声大哭，营吏擒来禀见穆公。穆公问：“是谁人？”武曰：“老臣乃郑之大夫烛武是也。”穆公曰：“所哭何事？”武曰：“哭郑之将亡耳！”穆公曰：“郑亡，汝安得在吾寨外号哭？”武曰：“老臣哭郑，兼亦哭秦。郑亡不足惜，独可惜者秦耳！”穆公大怒，叱曰：“吾国有何可惜？言不合理，即当斩首！”武面无惧色，叠着两个指头，指东画西，说出一段利害来。正是：

说时石汉皆开眼，道破泥人也点头；
红日朝升能夜出，黄河东逝可西流。

烛武曰：“秦、晋合兵临郑，郑之亡，不待言矣。若亡郑而有益于秦，老臣又何敢言？不惟无益，又且有损，君何为劳师费财，以供他人之役乎？”穆公曰：“汝言无益有损，何说也？”烛武曰：“郑在晋之东界，秦在晋之西界，东西相距，

千里之遥。秦东隔于晋，南隔于周，能越周、晋而有郑乎？郑虽亡，尺土皆晋之有，于秦何与？夫秦、晋两国，毗邻并立，势不相下。晋益强，则秦益弱矣。为人兼地以自弱其国，智者计不出此。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，既入而旋背之，君所知也。君之施于晋者累世矣，曾见晋有分毫之报于君乎？晋侯自复国以来，增兵设将，日务兼并为强。今日拓地于东，既亡郑矣；异日必思拓地于西，患且及秦。君不闻虞、虢之事乎？假虞君以灭虢，旋反戈而中虞。虞公不智，助晋自灭，可不鉴哉！君之施晋，既不足恃，晋之用秦，又不可测。以君之贤智，而甘堕晋之术中，此臣所谓‘无益而有损’，所以痛哭者，此也！”穆公静听良久，耸然动色，频频点首曰：“大夫之言是也！”百里奚进曰：“烛武辩士，欲离吾两国之好，君不可听之！”烛武曰：“君若肯宽目下之围，定立盟誓，弃楚降秦。君如有东方之事，行李往来，取给于郑，犹君外府也。”穆公大悦，遂与烛武歃血为誓，反使杞子、逢孙、杨孙三将，留卒二千人助郑戍守，不告于晋，密地班师而去。早有探骑报入晋营。文公大怒，狐偃在旁，请追击秦师。

不知文公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

话说秦穆公私与郑盟，背晋退兵，晋文公大怒。狐偃进曰：“秦虽去不远，臣请率偏师追击之。军有归心，必无斗志，可一战而胜也。既胜秦，郑必丧胆，将不攻自下矣。”文公曰：“不可。寡人昔赖其力，以抚有社稷。若非秦君，寡人何能及此？以子玉之无礼于寡人，寡人犹避之三舍，以报其施，况婚姻乎？且无秦，何患不能围郑？”乃分兵一半，营于函陵，攻围如故。

郑伯谓烛武曰：“秦兵之退，子之力也。晋兵未退，如之奈何？”烛武对曰：“闻公子兰有宠于晋侯，若使人迎公子兰归国，以请成于晋，晋必从矣。”郑伯曰：“此非老大夫，亦不堪使也。”石申父曰：“武劳矣，臣愿代一行。”乃携重宝出城，直叩晋营求见。文公命之入。石申父再拜，将重宝上献，致郑伯之命曰：“寡君以密迩荆蛮，不敢显绝，然实不敢离君侯之宇下也。君侯赫然震怒，寡君知罪矣。不腆世藏，愿效贄于左右。寡君有弟兰，获侍左右，今愿因兰以乞君侯之怜。君侯使兰监郑之国，当朝夕在庭，其敢有二心！”文公曰：“汝离我于秦，明欺我不能独下郑也，今又来求成，莫非缓兵之计，欲俟楚救耶？若欲我退兵，必依我二事方可。”石申父曰：“请君侯命之！”文公曰：“必迎立公子兰为世子，且献谋臣叔

詹出来，方表汝诚心也。”

石申父领了晋侯言语，入城回复郑伯。郑伯曰：“孤未有子，闻子兰昔有梦征，立为世子，社稷必享之。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，岂可去孤左右？”叔詹对曰：“臣闻‘主忧则臣辱，主辱则臣死’。今晋人索臣，臣不往，兵必不解。是臣避死不忠，而遗君以忧辱也。臣请往！”郑伯曰：“子往必死，孤不忍也！”叔詹对曰：“君不忍于一詹，而忍于百姓之危困，社稷之陨坠乎？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，君何爱焉？”郑伯涕泪而遣之。石申父同侯宣多，送叔詹于晋军，言：“寡君畏君之灵，二事俱不敢违。今使詹听罪于幕下，惟君侯处裁。且求赐公子兰为敝邑之适嗣，以终上国之德。”晋侯大悦，即命狐偃召公子兰于东鄙，命石申父、侯宣多在营中等候。

且说晋侯见了叔詹，大喝：“汝执郑国之柄，使其君失礼于宾客，一罪也；受盟而复怀贰心，二罪也。”命左右速具鼎镬，将烹之。叔詹面不改色，拱手谓文公曰：“臣愿得尽言而死。”文公曰：“汝有何言？”詹对曰：“君侯辱临敝邑，臣常言于君曰：‘晋公子贤明，其左有皆卿才，若返国，必伯诸侯。’及温之盟，臣又劝吾君：‘必终事晋，无得罪。罪且不赦。’天降郑祸，言不见纳。今君侯委罪于执政，寡君明其非辜，坚不肯遣；臣引‘主辱臣死’之义，自请就诛，以救一城之难。夫料事能中，智也；尽心谋国，忠也；临难不避，勇也；杀身救国，仁也。仁智忠勇俱全，有臣如此，在晋国之法，固宜烹矣！”乃据鼎耳而号曰：“自今已往，事君者以詹为戒！”文公悚然，命赦勿杀，曰：“寡人聊以试子，子真烈士也！”加礼甚厚。

不一日，公子兰取至，文公告以相召之意；使叔詹同石申父、侯宣多等，即以世子之礼相见，然后跟随入城。郑伯立公

子兰为世子，晋师方退。自是秦、晋有隙。髯翁有诗叹云：

甥舅同兵意不欺，却因烛武片言移。
为贪东道蝇头利，数世兵连那得知？

是年，魏犇醉后，坠车折臂，内伤病复发，呕血斗余死。文公录其子魏颗嗣爵。未几，狐毛、狐偃，亦相继而卒。晋文公哭之恸曰：“寡人得脱患难，以有今日，多赖舅氏之力，不意弃我而去，使寡人失其右臂矣。哀哉！”胥臣进曰：“主公借二狐之才，臣举一人，可为卿相，惟主公主裁。”文公曰：“卿所举何人也？”胥臣曰：“臣前奉使，舍于冀野，见一人方秉耒而耨，其妻馈以午餐，双手捧献，夫亦敛容接之。夫祭而后食，其妻侍立于旁。良久食毕，夫俟其妻行而后复耨，始终无惰容。夫妻之间，相敬如宾，况他人乎？臣闻‘能敬者，必有德。’往问姓名，乃郤芮之子郤缺也。此人若用于晋，不弱于子犯。”文公曰：“其父有大罪，安可用其子乎？”胥臣曰：“以尧、舜为父，而有丹朱、商均之不肖；以鲧为父，而有禹之圣；贤不肖之间，父子不相及也。君奈何因已往之恶，而弃有用之才乎？”文公曰：“善。卿为我召之。”胥臣曰：“臣恐其逃奔他国，为敌所用，已携归在臣家中矣。君以使命往，方是礼贤之道。”文公依其言，使内侍以簪纓袍服，往召郤缺。郤缺再拜稽首辞曰：“臣乃冀野农夫，君不以先臣之罪，加之罪戮，已荷宽宥，况敢赖宠以玷朝班？”内侍再三传命劝驾，郤缺乃簪佩入朝。郤缺生得身長九尺，隆准丰颐，声如洪钟。文公一见大喜，乃迁胥臣为下军元帅，使郤缺佐之。复改二行为二军，谓之“新上”、“新下”。以赵衰将“新上军”，箕郑佐之；胥臣之子胥婴将“新下军”，先都佐之。旧有三军，

今又添二军，共是五军，亚于天子之制，豪杰向用，军政无阙。楚成王闻之而惧，乃使大夫斗章请平于晋。晋文公念其旧德，许之通好，使大夫阳处父报聘于楚。不在话下。

周襄王二十四年，郑文公捷薨。群臣奉其弟公子兰即位，是为穆公，果应昔日梦兰之兆。是冬，晋文公有疾，召赵衰、先轸、狐射姑、阳处父诸臣，入受顾命，使辅世子驩为君，勿替伯业。复恐诸子不安于国，预遣公子雍出仕于秦，公子乐出仕于陈。雍乃杜祁所生，乐乃辰嬴所生也。又使其幼子黑臀，出仕于周，以亲王室。文公薨，在位八年，享年六十八岁。史臣有诗赞云：

道路奔驰十九年，神龙返穴遂乘权。
河阳再覲忠心显，城濮三军义问宣。
雪耻酬恩中始快，赏功罚罪政无偏。
虽然广俭由天授，左右匡扶赖众贤。

世子驩主丧即位，是为襄公。襄公奉文公之柩，殯于曲沃。方出绛城，柩中忽作大声，如牛鸣然，其柩重如泰山，车不能动。群臣无不骇。太卜郭偃卜之，献其繇曰：

有鼠西来，越我垣墙。
我有巨梃，一击三伤。

偃曰：“数日内，必有兵信自西方来。我军击之，大捷。此先君有灵，以告我也。”群臣皆下拜，柩中声顿止，亦觉不重，遂如常而行。先轸曰：“西方者，秦也。”随使人密往秦国探信不题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秦将杞子、逢孙、杨孙三人，屯戍于郑之北门。见晋国送公子兰归郑，立为世子，忿然曰：“我等为他戍守，以拒晋兵，他又降服晋国，显得我等无功了。”已将密报知会本国。秦穆公心亦不忿，只碍着晋侯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及公子兰即位，待杞子等无加礼。杞子遂与逢孙、杨孙商议：“我等屯戍在外，终无了期。不若劝吾主潜师袭郑。吾等皆可厚获而归。”正商议间，又闻晋文公亦薨，举手加额曰：“此天赞吾成功也！”遂遣心腹人归秦，言于穆公曰：“郑人使我掌北门之管，若遣兵潜来袭郑，我为内应，郑可灭也。晋有大丧，必不能救郑。况郑君嗣位方新，守备未修，此机不可失。”秦穆公接此密报，遂与蹇叔及百里奚商议。二臣同声进谏曰：“秦去郑千里之遥，非能得其地也，特利其俘获耳。夫千里劳师，跋涉日久，岂能掩人耳目？若彼闻吾谋，而为之备，劳而无功，中途必有变。夫以兵戍人，还而谋之，非信也；乘人之丧而伐之，非仁也；成则利小，不成则害大，非智也。失此三者，臣不知其可也！”穆公赧然曰：“寡人三置晋君，再平晋乱，威名著于天下。只因晋侯败楚城濮，遂以伯业让之。今晋侯即世，天下谁为秦难者？郑如困鸟依人，终当飞去。乘此时灭郑，以易晋河东之地，晋必听之。何不利之有？”蹇叔又曰：“君何不使人行吊于晋，因而吊郑，以窥郑之可攻与否？毋为杞子辈虚言所惑也。”穆公曰：“若待行吊而后出师，往返之间，又几一载。夫用兵之道，疾雷不及掩耳，汝老惫何知？”乃阴约来人：“以二月上旬，师至北门，里应外命，不得有误。”

于是召孟明视为大将，西乞术白乙丙副之，挑选精兵三千余人，车三百乘，出东门之外。孟明乃百里奚之子，白乙乃蹇叔之子。出师之日，蹇叔与百里奚，号哭而送之曰：“哀哉，

痛哉！吾见尔之出，而不见尔之入也！”穆公闻之，大怒，使人让二臣曰：“尔何为哭吾师？敢沮吾军心耶？”蹇叔、百里奚并对曰：“臣安敢哭君之师？臣自哭吾子耳！”白乙见父亲哀哭，欲辞不行。蹇叔曰：“吾父子食秦重禄，汝死自分内事也。”乃密授以一简，封识甚固，嘱之曰：“汝可依吾简中之言。”白乙领命而行，心下又惶惑，又凄楚。惟孟明自恃才勇，以为成功可必，恬不为意。

大军既发，蹇叔谢病不朝，遂请致政。穆公强之。蹇叔遂称病笃，求还铨村。百里奚造其家问病，谓蹇叔曰：“奚非不知见几之道，所以苟留于此者，尚冀吾子生还一面耳！吾兄何以教我？”蹇叔曰：“秦兵此去必败。贤弟可密告子桑，备舟楫于河下，万一得脱，接应西还。切记，切记！”百里奚曰：“贤兄之言，即当奉行。”穆公闻蹇叔决意归田，赠以黄金二十斤，彩缎百束，群臣俱送出郊关而返。百里奚握公孙枝之手，告以蹇叔之言，如此恁般：“吾兄不托他人，而托子桑，以将军忠勇，能分国家之忧也。将军不可泄漏，当密图之！”公孙枝曰：“敬如命。”自去准备船只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孟明见白乙领父密简，疑有破郑奇计在内，是夜安营已毕，特来索看。白乙丙启而观之，内有字二行曰：“此行郑不足虑，可虑者晋也。崤山地险，尔宜谨慎。我当收尔骸骨于此！”孟明掩目急走，连声曰：“咄咄！晦气，晦气！”白乙已意亦以为未必然。三帅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师，至明年春正月，从周北门而过，孟明曰：“天子在是，虽不敢以戎事谒见，敢不敬乎？”传令左右，皆免胄下车。前哨牙将褒姒子，骁勇无比，才过都门，即从平地超越登车，疾如飞鸟，车不停轨。孟明叹曰：“使人人皆褒姒子，何事不成？”众将士哗然曰：“吾等何以不如褒姒子？”于是争先攘臂呼于众曰：“有不能

超乘者，退之殿后！”凡行军以殿为怯，军败则以殿为勇。此言殿后者，辱之也。一军凡三百乘，无不超腾而上者。登车之后，车行迅速，如疾风闪电一般，霎时不见。

时周襄王使王子虎同王孙满，往观秦师，过讫，回复襄王。王子虎叹曰：“臣观秦师骁健如此，谁能敌者？此去郑必无幸矣！”王孙满时年甚小，含笑而不言。襄王问曰：“尔童子以为何如？”满对曰：“礼，过天子门，必卷甲束兵而趋。今止于免胄，是无礼也。又超乘而上，其轻甚矣。轻则寡谋，无礼则易乱。此行也，秦必有败衄之辱，不能害人，只自害耳！”

却说郑国有一商人，名曰弦高，以贩牛为业。自昔王子颓爱牛，郑、卫各国商人，贩牛至周，颇得重利。今日弦高尚袭其业。此人虽则商贾之流，倒也有些忠君爱国之心，排患解纷之略，只为无人荐引，屈于市井之中。今日贩了数百肥牛，往周买卖。行近黎阳津，遇一故人，名曰蹇他，乃新从秦国而来。弦高与蹇他相见，问：“秦国近有何事？”他曰：“秦遣三帅袭郑，以十二月丙戌日出兵，不久即至矣。”弦高大惊曰：“吾父母之邦，忽有此难，不闻则已，若闻而不救，万一宗社沦亡，我何面目回故乡也？”遂心生一计，辞别了蹇他，一面使人星夜奔告郑国，教他速作准备。一面打点犒军之礼，选下肥牛二十头随身，余牛俱寄顿客舍。弦高自乘小车，一路迎秦师上去。来至滑国，地名延津，恰好遇见秦兵前哨，弦高拦住前路，高叫：“郑国有使臣在此，愿求一见！”前哨报入中军。孟明倒吃一惊，想道：“郑国如何便知我兵到来，遣使臣远远来接？且看他来意如何。”遂与弦高车前相见。弦高诈传郑君之命，谓孟明曰：“寡君闻三位将军，将行师出于敝邑，不腆之赋，敬使下臣高远犒从者。敝邑摄乎大国之间，外侮迭至，为久劳远戍，恐一旦不戒，或有不测，以得罪于上国，日夜徼

备，不敢安寝。惟执事谅之！”孟明曰：“郑君既犒师，何无国书？”弦高曰：“执事以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兵，寡君闻从者驱驰甚力，恐俟词命之修，或失迎犒，遂口授下臣，匍匐请罪，非有他也。”孟明附耳言曰：“寡君之遣视，为滑故也，岂敢及郑？”传令：“住军于延津！”弦高称谢而退。

西乞白乙问孟明：“驻军延津何意？”孟明曰：“吾师千里远涉，止以出郑人之不意，可以得志。今郑人已知吾出军之日，其为备也久矣。攻之，则城固而难克；围之，则兵少而无继。今滑国无备，不若袭滑而破之，得其卤获，犹可还报吾君，师出不为无名也。”是夜三更，三帅兵分作三路，并力袭破滑城。滑君奔翟。秦兵大肆掳掠，子女玉帛，为之一空。史臣论此事，谓秦帅目中已无郑矣。若非弦高矫命犒师，以杜三帅之谋，则灭国之祸，当在郑而不在滑也。有诗赞云：

千里驱兵狠似狼，岂因小滑逞锋铓。

弦高不假军前犒，郑国安能免灭亡？

滑自被残破，其君不能复国，秦兵去后，其地遂为卫国所并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郑穆公接了商人弦高密报，犹未深信。时当二月上旬，使人往客馆，窥覘杞子、逢孙、杨孙所为。则已收束车乘，厉兵秣马，整顿器械，人人装束，个个抖擞，只等秦兵到来，这里准备献门。使者回报，郑伯大惊。乃使老大夫烛武，先见杞子、逢孙、杨孙，各以束帛为贄，谓之曰：“吾子淹久于敝邑，敝邑以供给之故，原圃之麋鹿俱竭矣。今闻吾子戒严，意者有行色乎？孟明诸将在周、滑之间，盍往从之？”杞子大惊，暗思：“吾谋已泄，师至无功，反将得罪，不惟郑不可留，秦亦

不可归矣。”乃缓词以谢烛武，即日引亲随数十人，逃奔齐国。逢孙、杨孙，亦奔宋国避罪。戍卒无主，屯聚于北门，欲为乱。郑穆公使佚之狐，多赍行粮，分散众人，导之还乡。郑穆公录弦高之功，拜为军尉。自此郑国安靖。

却说晋襄公在曲沃殡宫守丧，闻谍报：“秦国孟明将军，统兵东去，不知何往？”襄公大惊，即使人召群臣商议。先轸预已打听明白，备知秦君袭郑之谋，遂来见襄公。

不知先轸如何计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

晋襄公墨繅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

话说中军元帅先轸，已备知秦国袭郑之谋，遂来见襄公曰：“秦违蹇叔百里奚之谏，千里袭人。此卜偃所谓：‘有鼠西来，越我垣墙’者也。急击之，不可失！”栾枝进曰：“秦有大惠于先君，未报其德，而伐其师，如先君何？”先轸曰：“此正所以继先君之志也。先君之丧，同盟方吊恤之不暇，秦不加哀悯，而兵越吾境，以伐我同姓之国，秦之无礼甚矣！先君亦必含恨于九泉，又何德之足报？且两国有约，彼此同兵，围郑之役，背我而去，秦之交情，亦可知矣。彼不顾信，我岂顾德？”栾枝又曰：“秦未犯吾境，击之毋乃太过？”先轸曰：“秦之树吾先君于晋，非好晋也，以自辅也。君之伯诸侯，秦虽面从，心实忌之。今乘丧用兵，明欺我之不能庇郑也，我兵不出，真不能矣！袭郑不已，势将袭晋，谚云：‘一日纵敌，数世贻殃。’若不击秦，何以自立？”赵衰曰：“秦虽可击，但吾主苦块之中，遽兴兵革，恐非居丧之礼。”先轸曰：“礼，人子居丧，寝处苦块，以尽孝也。翦强敌以安社稷，孝孰大焉？诸卿若云不可，臣请独往！”胥臣等皆赞成其谋。先轸遂请襄公墨繅治兵。襄公曰：“元帅料秦兵何时当返？从何路行？”先轸屈指算之曰：“臣料秦兵，必不能克郑。远行无继，势不可久，总计往返之期，四月有余，初夏必过渑池，渑池乃秦晋

之界，其西有崤山两座，自东崤至于西崤，相去三十五里，此乃秦归必由之路。其地树木丛杂，山石峻峭，有数处车不可行，必当解驂下走。若伏兵于此处，出其不意，可使秦之兵将，尽为俘虏。”襄公曰：“但凭元帅调度。”先轸乃使其子先且后，同屠击引兵五千，伏于崤山之左；使胥臣之子胥婴，同狐鞠居引兵五千，伏于崤山之右；候秦兵到日，左右夹攻。使狐偃之子狐射姑同韩子舆，引兵五千，伏于西崤山，预先砍伐树木，塞其归路。使梁繇靡之子梁弘同莱驹，引兵五千，伏于东崤山，只等秦兵尽过，以兵追之。先轸同赵衰、栾枝、胥臣、阳处父、先蔑一班宿将，跟随晋襄公，离崤山二十里下寨，各分队伍，准备四下接应。正是：“整顿窝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”。

再说秦兵于春二月中，灭了滑国，掳其辎重，满载而归。只为袭郑无功，指望以此赎罪。时夏四月初旬，行及渑池，白乙丙言于孟明曰：“此去从渑池而西，正是崤山险峻之路，吾父谆谆叮嘱谨慎，主帅不可轻忽。”孟明曰：“吾驱驰千里，尚然不惧，况过了崤山，便是秦境，家乡密迩，缓急可恃，又何虑哉？”西乞术曰：“主帅虽然虎威，然慎之无失。恐晋有埋伏，卒然而起，何以御之？”孟明曰：“将军畏晋如此，吾当先行，如有伏兵，吾自当之！”乃遣骁将褒姒子，打着元帅百里旗号，前往开路。孟明做第二队，西乞第三队，白乙第四队，相离不过一二里之程。却说褒姒子惯使着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画戟，抡动如飞，自谓天下无敌。驱车过了渑池，望西路进发。行至东崤山，忽然山凹里鼓声大震，飞出一队车马，车上立着一员大将，当先拦路，问：“汝是秦将孟明否？吾等候多时矣。”褒姒子曰：“来将可通姓名。”那将答曰：“吾乃晋国大将莱驹是也！”姒子曰：“教汝国栾枝魏犇来到，还斗上几合戏耍，汝乃无名小卒，何敢拦吾归路？快快闪开，让我

过去。若迟慢时，怕你捱不得我一戟！”莱驹大怒，挺长戈劈胸刺去，蛮子轻轻拨开，就势一戟刺来，莱驹急闪，那戟来势太重，就刺在那车衡之上。蛮子将戟一绞，把衡木折做两段。莱驹见其神勇，不觉赞叹一声道：“好孟明，名不虚传！”蛮子呵呵大笑曰：“我乃孟明元帅部下牙将褒蛮子便是！我元帅岂肯与汝鼠辈交锋耶？汝速速躲避，我元帅随后兵到，汝无噍类矣！”莱驹吓得魂不附体，想道：“牙将且如此英雄，不知孟明还是如何？”遂高声叫曰：“我放汝过去，不可伤害吾军！”遂将车马约在一边，让褒蛮子前队过去。蛮子即差军士传报主帅孟明，言：“有些小晋军埋伏，已被吾杀退，可速上前合兵一处，过了崤山，便没事了。”孟明得报大喜，遂催趲西乞、白乙两军，一同进发。且说莱驹引兵来见梁弘，盛述褒蛮子之勇。梁弘笑曰：“虽有鲸蛟，已入铁网，安能施其变化哉？吾等按兵勿动，俟其尽过，从后驱之，可获全胜。”

再说孟明等三帅，进了东崤，约行数里，地名上天梯、堕马崖、绝命岩、落魂涧、鬼愁窟、断云峪，一路都是有名的险处，车马不能通行。前哨褒蛮子，已自去得远了。孟明曰：“蛮子已去，料无埋伏矣。”吩咐军将，解了辮索，卸了甲冑，或牵马而行，或扶车而过，一步两跌，备极艰难，七断八续，全无行伍。有人问道：“秦兵当日出行，也从崤山过去的，不见许多艰阻。今番回转，如何说得恁般？”这有个缘故。当初秦兵出行之日，乘着一股锐气，且没有晋兵拦阻，轻车快马，缓步徐行，任意经过，不觉其苦。今日往来千里，人马俱疲困了，又掳掠得滑国许多子女金帛，行装重滞，况且遇过晋兵一次，虽然硬过，还怕前面有伏，心下慌忙，倍加艰阻，自然之理也。孟明等过了上天梯第一层险隘，正行之间，隐隐闻鼓角之声，后队有人报道：“晋兵从后追至矣！”孟明曰：“我既

难行，他亦不易，但愁前阻，何怕后追？吩咐各军，速速前进便了！”教白乙前行：“我当亲自断后，以御追兵。”又蓦过了堕马崖。将近绝命岩了，众人发起喊来，报道：“前面有乱木塞路，人马俱不能通，如何是好？”孟明想：“这乱木从何而来？莫非前面果有埋伏？”乃亲自上前来，但见岩旁有一碑，镌上五字道：“文王避雨处。”碑旁竖立红旗一面，旗竿约长三丈有余，旗上有一“晋”字。旗下都是纵横乱木。孟明曰：“此是疑兵之计也。事已至此，便有埋伏，只索上前。”遂传令教军士先将旗竿放倒，然后搬开柴木，以便跋涉。谁知这面晋字红旗，乃是伏军的记号。他伏于岩谷僻处，望见旗倒，便知秦兵已到，一齐发作。秦军方才搬运柴木，只闻前面鼓声如雷，远远望见旌旗闪烁，正不知多少军马。白乙丙且教安排器械，为冲突之计。只见山岩高处，立着一位将军，姓狐名射姑，字贾季，大叫道：“汝家先锋褒蛮子，已被缚在此了。来将早早投降，免遭屠戮！”原来褒蛮子恃勇前进，堕于陷坑之中，被晋军将挠钩搭起，绑缚上囚车了。白乙丙大惊，使人报知西乞术与主将孟明，商议并力夺路。孟明看这条路径，只有尺许之阔，一边是危峰峻石，一边临着万丈深溪，便是落魄涧了，虽有千军万马，无处施展。心生一计，传令：“此非交锋之地。教大军一齐退转东崤宽展处，决一死战，再作区处。”白乙丙奉了将令，将军马退回，一路闻金鼓之声，不绝于耳。才退至堕马崖，只见东路旌旗，连接不断，却是大将梁弘同副将莱驹，引着五千人马，从后一步步袭来。秦军过不得堕马崖，只得又转。此时好像蚂蚁在热盘之上，东旋西转，没有个定处。孟明教军士从左右两旁，爬山越溪，寻个出路。只见左边山头上金鼓乱鸣，左有一枝军占住，叫道：“大将先且居在此，孟明早早投降！”右边隔溪一声炮响，山谷俱应，又竖起大将胥

婴的旗号。孟明此时，如万箭攒心，没摆布一头处。军士每分头乱窜，爬山越溪，都被晋兵斩获。孟明大怒，同西乞白乙二将，仍杀到堕马崖来。那柴木上都掺有硫黄焰硝引火之物，被韩子舆放起火来，烧得“焰腾腾烟涨迷天，红赫赫火星撒地”。后面梁弘军马已到，逼得孟明等三帅叫苦不迭。左右前后，都是晋兵布满，孟明谓白乙丙曰：“汝父真神算也！今日困于绝地，我死必矣！你二人变服，各自逃生。万一天幸，有一人得回秦国，奏知吾主，兴兵报仇，九泉之下，亦得吐气！”西乞术、白乙丙哭曰：“吾等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，纵使得脱，何面目独归故国？……”言之未已，手下军兵，看看散尽，委弃车仗器械，连路堆积。孟明等三帅，无计可施，聚于岩下，坐以待缚。晋兵四下围裹将来，如馒头一般，把秦家兵将，做个餠子，一个个束手受擒。杀得血污溪流，尸横山径，匹马只轮，一些不曾走漏。髯翁有诗云：

千里雄心一旦灰，西崤无复只轮回；
休夸晋帅多奇计，蹇叔先曾堕泪来。

先且居诸将会集于东崤之下，将三帅及褒姒子，上了囚车。俘获军士及车以，并滑国掳掠来许多子女王帛，尽数解到晋襄公大营。襄公墨綰受俘，军中欢呼动地。襄公问了三帅姓名，又问：“褒姒子何人也？”梁弘曰：“此人虽则牙将，有兼人之勇，莱驹曾失利一阵，若非落于陷坑，亦难制缚。”襄公骇然曰：“既如此骁勇，留之恐有他变！”唤莱驹上前：“汝前日战输与他，今日在寡人面前，可斩其头以泄恨。”莱驹领命，将褒姒子缚于庭柱，手握大刀，方欲砍去。那姒子大呼曰：“汝是我手下败将，安敢犯吾？”这一声，就如半空中起个霹雳

一般，屋宇俱震动。蚩子就呼声中，将两臂一撑，麻索俱断。莱驹吃一大惊，不觉手颤，堕刀于地。蚩子便来抢这把大刀。有个小校，名曰狼瞫，从旁观见，先抢刀在手，将蚩子一刀劈倒，再复一刀，将头割下，献于晋侯之前。襄公大喜曰：“莱驹之勇，不及一小校也！”乃黜退莱驹不用，立狼瞫为车右之职。狼瞫谢恩而出，自谓受知于君，不往元帅先轸处拜谢。先轸心中，颇有不满之意。

次日，襄公同诸将奏凯而归，因殡在曲沃，且回曲沃。欲俟还绛之后，将秦帅孟明等三人献俘于太庙，然后施刑，先以败秦之功，告于殡宫，遂治窀穸之事。襄公墨縗视葬，以表战功。母夫人嬴氏，因会葬亦在曲沃，已知三帅被擒之信，故意问襄公曰：“闻我兵得胜，孟明等俱被囚执，此社稷之福也。但不知已曾诛戮否？”襄公曰：“尚未。”文嬴曰：“秦晋世为婚姻，相与甚欢。孟明等贪功起衅，妄动干戈，使两国恩变为怨。吾量秦君，必深恨此三人。我国杀之无益，不如纵之还秦，使其君自加诛戮，以释二国之怨，岂不美哉？”襄公曰：“三帅用事于秦，获而纵之，恐贻晋患。”文嬴曰：“‘兵败者死’，国有常刑。楚兵一败，得臣伏诛。岂秦国独无军法乎？况当时晋惠公被执于秦，秦君且礼而归之，秦之有礼于我如此。区区败将，必欲自我行戮，显见我国无情也。”襄公初时不肯，闻说到放还惠公之事，悚然动心。即时诏有司释三帅之囚，纵归秦国。孟明等得脱囚系，更不入谢，抱头鼠窜而逃。先轸方在家用饭，闻晋侯已赦三帅，吐哺入见，怒气冲冲，问襄公：“秦囚何在？”襄公曰：“母夫人请放归即刑，寡人已从之矣。”先轸勃然唾襄公之面曰：“咄！孺子不知事如此！武夫千辛万苦，方获此囚，乃坏于妇人之片言耶？放虎归山，异日悔之晚矣！”襄公方才醒悟，拭面而谢，曰：“寡人之过

也！”遂问班部中：“谁人敢追秦囚者？”阳处父愿往。先轸曰：“将军用心，若追得，便是第一功也。”阳处父驾起追风马，抡起斩将刀，出了曲沃西门，来追孟明。史臣有诗赞襄公能容先轸，所以能嗣伯业。诗曰：

妇人轻丧武夫功，先轸当时怒气冲，
拭面容言无愠意，方知嗣伯属襄公。

却说孟明等三人，得脱大难，路上相议曰：“我等若得渡河，便是再生，不然，犹恐晋君追悔，如之奈何？”比到河下，并无一个船只，叹曰：“天绝我矣！”叹声未绝，见一渔翁，荡着小艇，从西而来，口中唱歌曰：

囚猿离槛兮，囚鸟出笼。
有人遇我兮，反败为功。

孟明异其言，呼曰：“渔翁渡我！”渔翁曰：“我渡秦人，不渡晋人！”孟明曰：“吾等正是秦人，可速渡我！”渔翁曰：“子非崤中失事之人耶？”孟明应曰：“然。”渔翁曰：“吾奉公孙将军将令，特舢舨在此相候，已非一日矣。此舟小，不堪重载，前行半里之程有大舟，将军可以速往。”说罢，那渔翁反棹而西，飞也似去了。三帅循河而西，未及半里，果有大船数只泊于河中，离岸有半箭之地，那渔舟已自在彼招呼。孟明和西乞白乙跣足下船，未及撑开，东岸上早有一位将官，乘车而至，乃大将阳处父也。大叫：“秦将且住！”孟明等各吃惊。须臾之间，阳处父停车河岸，见孟明已在舟中，心生一计，解自家所乘左骖之马，假托襄公之命，赐与孟明：“寡

君恐将军不给于乘，使处父将此良马，追赠将军，聊表相敬之意。伏乞将军俯纳！”阳处父本意要哄孟明上岸相见，收马拜谢，乘机缚之。那孟明漏网之鱼，“脱却金钩去，回头再也不来”，心上也防这一着，如何再肯登岸。乃立于船头之上，遥望阳处父，稽首拜谢曰：“蒙君不杀之恩，为惠已多，岂敢复受良马之赐？此行寡君若不加戮，三年之后，当亲至上国，拜君之赐耳！”阳处父再欲开口，只见舟师水手运桨下篙，船已荡入中流去了。阳处父惘然如有所失，闷闷而回，以孟明之言，奏闻于襄公。先轸忿然进曰：“彼云‘三年之后，拜君之赐’者，盖特伐晋报仇也，不如乘其新败丧气之日，先往伐之，以杜其谋。”襄公以为然，遂商议伐秦之事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秦穆公闻三帅为晋所获，又闷又怒，寝食俱废。过了数日，又闻三帅已释放还归，喜形于色。左右皆曰：“孟明等丧师辱国，其罪当诛。昔楚杀得臣以警三军，君亦当行此法也。”穆公曰：“孤自不听蹇叔百里奚之言，以累及三帅，罪在于孤，不在他人。”乃素服迎立于郊，哭而唁之，复用三帅主兵，愈加礼待。百里奚叹曰：“吾父子复得相会，已出望外矣！”遂告老致政。穆公乃以繇余公孙枝为左右庶长，代蹇叔百里奚之位。此话且搁过一边。

再说晋襄公正议伐秦，忽边吏驰报：“今有翟主白部胡，引兵犯界，已过箕城。望乞发兵防御！”襄公大惊曰：“翟晋无隙，如何相犯？”先轸曰：“先君文公，出亡在翟，翟君以二隗妻我君臣，一住十二年，礼遇甚厚。及先君返国，翟君又遣人拜贺，送二隗还晋。先君之世，从无一介束帛，以及于翟。翟君念先君之好，隐忍不言。今其子白部胡嗣位，自恃其勇，故乘丧来伐耳。”襄公曰：“先君勤劳正事，未暇报及私恩。今翟君伐我之丧，是我仇也，子载为寡人创之。”先轸再拜辞

曰：“臣忿秦帅之归，一时怒激，唾君之面，无礼甚矣！臣闻‘兵事尚整，惟礼可以整民。’无礼之人，不堪为帅。愿主公罢臣之职，别择良将！”襄公曰：“卿为国发愤，乃忠心所激，寡人岂不谅之？今御翟之举，非卿不可，卿其勿辞！”先轸不得已，领命而出，叹曰：“我本欲死于秦，谁知却死于翟也！”闻者亦莫会其意。襄公自回绛都去了。

单说先轸升了中军帐，点集诸军，问众将：“谁肯为前部先锋者？”一人昂然而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先轸视之，乃新拜右车将军狼瞫也。先轸因他不来谒谢，已有不悦之意，今番自请冲锋，愈加不喜。遂骂曰：“尔新进小卒，偶斩一囚，遂获重用。今大敌在境，汝全无退让之意，岂藐我帐下无一良将耶？”狼瞫曰：“小将愿为国家出力，元帅何故见阻？”先轸曰：“眼前亦不少出力之人，汝有何谋勇，辄敢掩诸将之上？”遂叱去不用。以狐鞫居有崤山夹战之功，用以代之。狼瞫垂首叹气，恨恨而出。遇其友人鲜伯于途，问曰：“闻元帅选将御敌，子安能在此闲行？”狼瞫曰：“我自请冲锋，本为国家出力，谁知反触了先轸那厮之怒。他道我有何谋勇，不该掩诸将之上，已将我罢职不用矣！”鲜伯大怒曰：“先轸妒贤嫉能，我与你共起家丁，刺杀那厮，以出胸中不平之气，便死也落得爽快！”狼瞫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大丈夫死必有名。死而不义，非勇也。我以勇受知于君，得为戎右。先轸以为无勇而黜之。若死于不义，则我今日之被黜，乃黜一不义之人，反使嫉妒者得借其口矣。子姑待之。”鲜伯叹曰：“子之高见，吾不及也！”遂与狼瞫同归，不在话下，后人诗议先轸黜狼瞫之非。

诗曰：

提戈斩将勇如贲，车右超升属主恩。

效力何辜遭黜逐？从来忠勇有冤吞！

再说先轸用其子先且居为先锋，栾盾、郤缺为左右队，狐射姑狐鞠居为合后，发车四百乘，出绛都北门，望箕城进发。两军相遇，各安营停当。先轸唤集诸将授计曰：“箕城有地名曰大谷，谷中宽衍，正乃车战之地。其旁多树木，可以伏兵。栾、郤二将，可分兵左右埋伏。待且居与翟交战，佯败，引至谷中，伏兵齐起，翟主可擒也！二狐引兵接应，以防翟兵驰救。”诸将如计而行。先轸将大营移后十余里安紮。

次早，两下结阵，翟主白部胡亲自索战。先且居略战数合，引车而退。白部胡引着百余骑，奋勇来追。被先且居诱入大谷，左右伏兵俱起。白部胡施逞精神，左一冲，右一突，胡骑百余，看看折尽。晋兵亦多损伤。良久，白部胡杀出重围，众莫能御。将至谷口，遇着一员大将，刺斜里飏的一箭，正中白部胡面门，翻身落马，军士上前擒之。射箭者，乃新拜下军大夫郤缺也。箭透脑后，白部胡登时身死。郤缺认得是翟主，割下首级献功，时先轸在中营，闻知白部胡被获，举首向天连声曰：“晋侯有福！晋侯有福！”遂索纸笔，写表章一道，置于案上。不通诸将得知，竟与营中心腹数人，乘单车驰入翟阵。

却说白部胡之弟白噉，尚不知其兄之死，正欲引兵上前接应。忽见有单车驰到，认是诱敌之兵，白噉急提刀出迎。先轸横戈于肩，瞪目大喝一声，目眦尽裂，血流及面。白噉大惊，倒退数十步，见其无继，传令弓箭手围而射之。先轸奋起神威，往来驰骤，手杀头目三人，兵士二十余人，身上并无点伤。——原来这些弓箭手，惧怕先轸之勇：先自手软，箭发的没力气了。又且先轸身披重铠，如何射得入去？先轸见射不能伤，自叹曰：“吾不杀敌，无以明吾勇；既知吾勇矣，多杀何为？吾将就

死于此 ！”乃自解其甲以受箭，箭集如猬，身死而尸不僵仆。白噉欲断其首，见其怒目扬须，不异生时，心中大惧。有军士认得的，言：“此乃晋中军元帅先轸。”白噉乃率众罗拜，叹曰：“真神人也！”祝曰：“神许我归翟供养乎？则仆 ！”尸僵立如故。乃改祝曰：“神莫非欲还晋国否？我当送回。”祝毕，尸遂仆于车上。

要知如何送回晋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

话说翟主白部胡被杀，有逃命的败军，报知其弟白噉。白噉涕泣曰：“俺说‘晋有天主，不可伐之。’吾兄不听，今果遭难也！”欲将先轸尸首，与晋打换部胡之尸，遣人到晋军打话。且说郤缺提了白部胡首级，同诸将到中军献功，不见了元帅。有守营军士说道：“元帅乘单车出营去了，但吩咐‘紧守寨门’。不知何往？”先且居心疑，偶于案上见表章一道，取而观之，云：

臣中军大夫先轸奏言：臣自知无礼于君。君不加诛讨，而复用之，幸而战胜，赏赉将及矣。臣归而不受赏，是有功而不赏也；若归而受赏，是无礼而亦可论功也。有功不赏，何以劝功？无礼论功，何以惩罪？功罪紊乱，何以为国？臣将驰入翟军，假手翟人，以代君之讨。臣子且居有将略，足以代臣。臣轸临死冒昧！

且居曰：“吾父驰翟师死矣！”放声大哭。便欲乘车闯入翟军，查看其父下落。此时郤缺、栾盾、狐鞠居、狐射姑等，毕集营中，死劝方住。众人商议：“必先使人打听元帅生死，方可进兵。”忽报：“翟主之弟白噉，差人打话。”召而问之，

乃是彼此换尸之事。且居知死信真实，又复痛哭了一场。约定：“明日军前，各抬亡灵，彼此交换。”翟使回复去后，先且居曰：“戎狄多诈，来日不可不备。”乃商议令郤缺栾盾仍旧张两翼于左右，但有交战之事，便来夹攻。二狐同守中军。

次日，两边结阵相持，先且居素服登车，独出阵前，迎接父尸。白噉畏先轸之灵，拔去箭翎，将香水浴净，自脱锦袍包裹，装载车上，如生人一般，推出阵前，付先且居收领。晋军中亦将白部胡首级，交割还翟。翟送还的，是香喷喷一具全尸；晋送去的，只是血淋淋一颗首级。白噉心怀不忍，便叫道：“你晋家好欺负人！如何不把全尸还我？”先且居使人应曰：“若要取全尸，你自去大谷中乱尸内寻认！”白噉大怒，手执开山大斧，指挥翟骑冲杀过来。这里用輶车结阵，如墙一般，连冲突数次，皆不能入。引得白噉踟蹰咆哮，有气莫吐。忽然晋军中鼓声骤起，阵门开处，一员大将，横戟而出，乃狐射姑也。白噉便与交锋。战不多合，左有郤缺，右有栾盾，两翼军士围裹将来，白噉见晋兵众盛，急忙拨转马头，晋军从后掩杀。翟兵死者，不计其数。狐射姑认定白噉，紧紧追赶。白噉恐冲动本营，拍马从刺斜里跑去。射姑不舍，随着马尾赶来。白噉回首一看，带转马头，问曰：“将军面善，莫非贾季乎？”射姑答曰：“然也。”白噉曰：“将军别来无恙？将军父子，俱住吾国十二年，相待不薄，今日留情，异日岂无相见？我乃白部之弟白噉是也。”狐射姑见提起旧话，心中不忍，便答道：“我放汝一条生路，汝速速回军，无得淹久于此。”言毕回车，至于大营。晋兵已自得胜，便拿不着白噉，众俱无话。是夜白噉潜师回翟，白部胡无子，白噉为之发丧，遂嗣位为君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晋师凯旋而归，参见晋襄公，呈上先轸的遗表。襄公

怜轸之死，亲殓其尸。只见两目复开，勃勃有生气，襄公抚其尸曰：“将军死于国事，英灵不泯，遗表所言，足见忠爱，寡人不敢忘也！”乃即柩前，拜先且居为中军元帅，以代父职，其目遂瞑。后人于箕城立庙祀之。襄公嘉郤缺杀白部胡之功，仍以冀为之食邑，谓曰：“尔能盖父之愆，故还尔父之封也。”又谓胥臣曰：“举郤缺者，吾子之功。微子，寡人何由任缺？”乃以先茅之县赏之。诸将见襄公赏当其功，无不悦服。

时许蔡二国，因晋文公之变，复受盟于楚。晋襄公拜阳处父为大将，帅师伐许，因而侵蔡。楚成王命斗勃同成大心，帅师救之。行及泚水，隔岸望见晋军，遂逼泚水下寨。晋军营于泚水之北，两军只隔得一层水面，击柝之声，彼此相闻。晋军为楚师所拒，不能前进。如此相持，约有两月。看看岁终，晋军粮食将尽，阳处父意欲退军。既恐为楚所乘，又嫌于避楚，为人所笑。乃使人渡泚水，直入楚军，传语斗勃曰：“谚云：‘来者不惧，惧者不来。’将军若欲与吾战，吾当退去一舍之地，让将军济水而阵，决一死敌；如将军不肯济，将军可退一舍之地，让我渡河南岸，以请战期。若不进不退，劳师费财，何益于事？处父今驾马于车，以候将军之命，惟速裁决！”斗勃忿然曰：“晋欺我不敢渡河耶？”便欲渡河索战。成大心急止曰：“晋人无信，其言退舍，殆诱我耳。若乘我半济而击之，我进退俱无据矣。不如姑退，以让晋涉。我为主，晋为客，不亦可乎？”斗勃悟曰：“孙伯之言是也！”乃传令军中，退三十里下寨，让晋济水。使人回复阳处父。处父使改其词，宣言于众，只说：“楚将斗勃，畏晋不敢涉水，已遁去矣。”军中一时传遍。处父曰：“楚师已遁，我何济为？岁暮天寒，且归休息，以俟再举可也。”遂班师还晋。斗勃退舍二日，不见晋师动静，使人侦之，已去远矣。亦下令班师而回。

却说楚成王之长子，名曰商臣，先时欲立为太子，问于斗勃。勃对曰：“楚国之嗣，利于少，不利于长，历世皆然。且商臣之相，蠹目豺声，其性残忍，今日爱而立之，异日复恶而黜之，其为乱必矣。”成王不听，竟立为嗣，使潘崇傅之。商臣闻斗勃不欲立己，心怀怨恨。及斗勃救蔡，不战而归，商臣谮于成王曰：“子上受阳处父之赂，故避之以为晋名。”成王信其言，遂不许斗勃相见，使人赐之以剑。斗勃不能自明，以剑刎喉而死。成王心自诣成王之前，叩头涕泣，备述退师之故，如此恁般：“并无受赂之事，若以退为罪，罪宜坐臣。”成王曰：“卿不必引咎，孤亦悔之矣！”自此成王有疑太子商臣之意。后又爱少子职，遂欲废商臣而立职，诚恐商臣谋乱，思寻其过失而诛之。宫人颇闻其语，传播于外。商臣犹豫未信，以告于太傅潘崇。崇曰：“吾有一计，可察其说之真假。”商臣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潘崇曰：“王妹芊氏，嫁于江国，近以归宁来楚，久住宫中，必知其事。江芊性最躁急，太子诚为设享，故加怠慢，以激其怒，怒中之言，必有泄漏。”商臣从其谋，乃具享以待江芊。芊氏来至东宫，商臣迎拜甚恭，三献之后，渐渐疏慢，中馈但使庖人供馔，自不起身，又故意与行酒侍儿，窃窃私语，芊氏两次问话，俱失应答。芊氏大怒，拍案而起，骂曰：“役夫不肖如此，宜王之欲杀汝而立职也！”商臣假意谢罪，芊氏不顾，竟上车而去，骂声犹不绝口。

商臣连夜告于潘崇，因叩以自免之策。潘崇曰：“子能北面而事职乎？”商臣曰：“吾不能以长事少也。”潘崇曰：“若不能屈首事人，盍适他国？”商臣曰：“无因也，只取辱焉。”潘崇曰：“舍此二者，别无策矣！”商臣固请不已，潘崇曰：“有一策，甚便捷，但恐汝不忍耳！”商臣曰：“死生之际，有何不忍？”潘崇附耳曰：“除非行大事，乃可转祸为福。”

商臣曰：“此事吾能之！”乃部署宫甲，至夜半，托言宫中有变，遂围王宫。潘崇仗剑，同力士数人入宫，径造成王之前。左右皆惊散。成王问曰：“卿来何事？”潘崇答曰：“王在位四十七年矣，成功者退，今国人思得新王，请传位于太子！”成王惶遽答曰：“孤即当让位，但不知能相活否？”潘崇曰：“一君死，一君立，国岂有二君耶？何士之老而不达也？”成王曰：“孤方命庖人治熊掌，俟其熟而食之，虽死不恨！”潘崇厉声曰：“熊掌难熟，王欲延时刻，以待外救乎？请王自便，勿俟臣动手！”言毕，解束带投于王前。成王仰天呼曰：“好斗勃！好斗勃！孤不听忠言，自取其祸，复何言哉！”遂以带自挽其颈，潘崇命左右拽之，须臾气绝。江芊曰：“杀吾兄者，我也！”亦自缢而死。时周襄王二十六年，冬十月之丁未日也。髡翁论此事，谓成王以弟弑兄，其子商臣，遂以子弑父，天理报应，昭昭不爽。有诗叹曰：

楚君昔日弑熊羆，今日商臣报叔冤。
天遣潘崇为逆傅。痴心犹想食熊蹯。

商臣既弑其父，遂以暴疾讨于诸侯，自立为玉，是为穆王。加潘崇之爵为太师，使掌环列之尹，复以为太子之室赐之。令尹斗般等，皆知成王被弑，无人敢言。商公斗宜申闻成王之变，托言奔丧，因来郢都，与大夫仲归谋弑穆王。事露，穆王使司马斗越椒擒宜申仲归杀之。巫者范雒似言：“楚成王与子玉子西三人，俱不得其死。”至是，其言果验矣！斗越椒觐令尹之位，乃说穆王曰：“子扬常向人言：‘父子世秉楚政，受先王莫大之恩，愧不能成先王之志。’其意欲扶公子职为君。子上之来，子扬实召之。今子上伏诛，子扬意不自安，恐有他谋，

不可不备。”穆王疑之，乃召斗般使杀公子职，斗般辞以不能。穆王怒曰：“汝欲成先王之志耶？”自举铜锤击杀之。公子职欲奔晋，斗越椒追杀立于郊外。穆王拜成大心为令尹。未几，大心亦卒。遂迁斗越椒为令尹，蔦贾为司马，后穆王复念子文治楚之功，录斗克黄为箴尹克黄字子仪，乃斗般之子，子文之孙也。

晋襄公闻楚成王之死，问于赵盾曰：“天其遂厌楚乎？”赵盾对曰：“楚君虽横，犹可以礼文化诲。商臣不爱其父，况其他乎？臣恐诸侯之祸，方未艾耳！”不几年，穆王遣兵四出，先灭江，次灭六，灭蓼，又用兵陈、郑，中原多事，果如赵盾之言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周襄王二十七年，春二月，秦孟明视请于穆公，欲兴师伐晋，以报崤山之败。穆公收其志，许之。孟明遂同西乞白乙，率车四百乘伐晋。晋襄公虑秦有报怨之举，每日使人远探，一得此信，笑曰：“秦之拜赐者至矣！”遂拜先且居为大将，赵衰为副，狐鞫居为车右，迎秦师于境上。大军将发之际，狼臯自请以私属效劳，先且居许之。时孟明等尚未出境。先且居曰：“与其俟秦至而战，不如伐秦。”遂西行至于彭衙，方与秦兵相遇，两边各排成阵势。狼臯请于先且居曰：“昔先元帅以臯为无勇，罢黜不用，今日臯请自试，非敢求录功，但以雪前之耻耳。”言毕，遂与其友鲜伯等百余人，直犯秦阵，所向披靡，杀死秦兵无算。鲜伯为白乙所杀。先且居登车，望见秦阵已乱，遂驱大军掩杀前去。孟明等不能当，大败而走。先且居救出狼臯，臯遍体皆伤，呕血斗余，逾日而亡。晋兵凯歌还朝。且居奏于襄公曰：“今日之胜，狼臯之力，与臣无与也。”与襄公命以上大夫之礼，葬狼臯于西郭，使群臣皆送其葬。此是襄公激励人才的好处。史臣有诗夸狼臯之勇云：

壮哉狼车右，斩囚如割鸡！
被黜不妄怒，轻身犯敌威。
一死表生平，秦师因以摧。
重泉若有知，先轸应低眉。

却说孟明兵败回秦，自分必死，谁知穆公一意引咎，全无嗔怪之意，依旧使人郊迎慰劳，任以国政如初。孟明自愧不胜。乃增修国政，尽出家财，以恤阵亡之家。每日操演军士，勉以忠义，期来年大举伐晋。是冬，晋襄公复命先且居，纠合宋大夫公子成，陈大夫辕选、郑大夫公子归生，率师伐秦，取江及彭衙二邑而还。戏曰：“吾以报拜赐之役也。”昔郭偃卜繇，有“一击三伤”之语，至是三败秦师，其言果验。孟明不请师御晋，秦人皆以为怯。惟穆公深信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孟明必能报晋，但时未至耳。”于明年夏五月，孟明补卒搜乘，训练已精，请穆公自往督战。若今次不能雪耻，誓不生还！”穆公曰：“寡人凡三见败于晋矣。若再无功，寡人亦无面目返国也。”乃选车五百乘，择日兴师。凡军士从行者，皆厚赠其家，三军踊跃，皆愿效死。兵由蒲津关而出。既渡黄河，孟明出令，使尽焚其舟。穆公怪而问曰：“元帅焚舟，何意也？”孟明视奏曰：“‘兵以气胜。’吾屡挫之后，气已衰矣。幸而胜，何患不济？吾之焚舟，示三军之必死，有进无退，所以作其气也。”穆公曰：“善。”孟明自为先锋，长驱直入，破王官城，取之。谍报至绛州，晋襄公大集群臣，商议出兵拒敌。赵衰曰：“秦怒已甚，此番起倾国之兵，将致死于我。且其君亲行，不可当也，不如避之。使稍逞其志，可以息两国之争。”先且居亦曰：“困兽犹能斗，况大国乎？秦君耻败，而三帅俱好勇，其志

不胜不已。兵连祸结，未有已时，子余之言是也。”襄公乃传谕四境坚守，毋与秦战。繇余谓穆公曰：“晋惧我矣！君可乘此兵威，收崤山死士之骨，可以盖昔之耻。”穆公从之。遂引兵渡黄河上岸，自茅津济师，屯于东崤，晋兵无一人一骑敢相迎者。穆公命军士于堕马崖、绝命岩、落魂涧等处，收检尸骨，用草为槨，埋藏于山谷僻坳之处。宰牛杀马，大陈祭享。穆公素服，亲自沥酒，放声大哭。孟明诸将伏地不能起，哀动三军，无不堕泪，髯仙有诗云：

曾嗔二老哭吾师，今日如何自哭之？
莫道封尸豪举事，崤山虽险本无尸。

江及彭衙二邑百姓，闻穆公伐晋得胜，哄然相聚，逐去晋之守将，还复归秦。秦穆公奏凯班师，以孟明为亚卿，与二相同秉国政。西乞、白乙，俱加封赏。改蒲津关为大庆关，以志军功。

却说西戎主赤班，初时见秦兵屡败，欺秦之弱，欲倡率诸戎叛秦。及伐晋回来，穆公遂欲移师伐戎。繇余请传檄戎中，征其朝贡，若其不至，然后攻之。赤班打听孟明得胜，正怀忧惧；一见檄文，遂率西方二十余国，纳地请朝，尊穆公为西戎伯主。史臣论秦事，以为“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”穆公信孟明之贤，能始终任用，所以卒成伯业。

是时秦之威名，直达京师，周襄王谓尹武公曰：“秦、晋匹也，其先世皆有功于王室。昔重耳主盟中夏，朕册命为侯伯。今秦伯任好，强盛不亚于晋，朕亦欲册之如晋。卿以为何如？”尹武公曰：“秦自伯西戎，未若晋之能勤王也。今秦、晋方恶，而晋侯驩能继父业，若册命秦，则失晋欢矣。不若遣使颁赐以

贺秦，则秦知感，而晋亦无怨。”襄王从之。
要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

话说秦穆公并国二十，遂伯西戎。周襄王命尹武公赐金鼓以贺之。秦伯自称年老，不便入朝，使公孙枝如周谢恩。是年，繇余病卒，穆公心加痛惜，遂以孟明为右庶长。公孙枝自周还，知穆公意向孟明，亦告老致政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秦穆公有幼女，生时适有人献璞，琢之得碧色美玉。女周岁。宫中陈晬盘。女独取此玉，弄之不舍，因名弄玉。稍长，姿容绝世，且又聪明无比，善于吹笙，不由乐师，自成音调。穆公命巧匠，剖此美玉为笙。女吹之，声如凤鸣。穆公钟爱其女，筑重楼以居之，名曰凤楼。楼前有高台，亦名凤台。弄玉年十五，穆公欲为之求佳婿。弄玉自誓曰：“必得善笙人，能与我唱和者，方是我夫，他非所愿也。”穆公使人遍访，不得其人。忽一日，弄玉于楼上卷帘闲看，见天净云空，月明如镜，呼侍儿焚香一炷，取碧玉笙，临窗吹之。声音清越，响入天际，微风拂拂，忽若有和之者。其声若远若近，弄玉心异之，乃停吹而听，其声亦止，余音犹袅袅不断，弄玉临风惘然，如有所失，徙倚夜半，月昃香消，乃将玉笙置于床头，勉强就寝。梦见西南方，天门洞开，五色霞光，照耀如昼。一美丈夫羽冠鹤氅，骑彩凤自天而下，立于凤台之上，谓弄玉曰：“我乃太华山之主也。上帝命我与尔结为婚姻，当以中秋日相见，宿缘

应尔。”乃于腰间解赤玉箫，倚栏吹之。其彩凤亦舒翼鸣舞，凤声与箫声，唱和如一，宫商协调，啾啾盈耳。弄玉神思俱迷，不觉问曰：“此何曲也？”美丈夫对曰：“此《华山吟》第一弄也。”弄玉又问曰：“曲可学乎？”美丈夫对曰：“既成姻契，何难相授？”言毕，直前执弄玉之手。弄玉猛然惊觉，梦中景象，宛然在目。及旦，自言于穆公。乃使孟明以梦中形像，于太华山访之。有野夫指之曰：“山上明星岩，有一异人，自七月十五日至此，结庐独居，每日下山沽酒自酌。至晚，必吹箫一曲，箫声四彻，闻者忘卧，不知何处人也。”孟明登太华山，至明星岩下，果见一人羽冠鹤氅，玉貌丹唇，飘飘然有超尘出俗之姿。孟明知是异人，上前揖之，问其姓名。对曰：“某萧姓，史名。足下何人？来此何事？”孟明曰：“某乃本国右庶长，百里视是也。吾主为爱女择婿，女善吹笙，必求其匹。闻足下精于音乐，吾主渴欲一见，命某奉迎。”萧史曰：“某粗解宫商，别无他长，不敢辱命。”孟明曰：“同见吾主，自有分晓。”乃与共载而回。孟明先见穆公，奏知其事，然后引萧史入谒。穆公坐于凤台之上，萧史拜见曰：“臣山野匹夫，不知礼法，伏祈矜宥！”穆公视萧史形容潇洒，有离尘绝俗之韵，心中先有三分欢喜；乃赐坐于旁，问曰：“闻子善箫，亦善笙乎？”萧史曰：“臣止能箫，不能笙也。”穆公曰：“本欲觅吹笙之侣，今箫与笙不同器，非吾女匹也。”顾孟明使引退。弄玉遣侍者传语穆公曰：“箫与笙一类也。客既善箫，何不一试其长？奈何令怀技而去乎？”穆公以为然，乃命萧史奏之。萧史取出赤玉箫一枝，玉色温润，赤光照耀人目，诚希世之珍也。才品一曲，清风习习而来，奏第二曲，彩云四合，奏至第三曲，见白鹤成对，翔舞于空中，孔雀数双，栖集于林际，百鸟和鸣，经时方散，穆公大悦。时弄玉于帘内，窥见其异，

亦喜曰：“此真吾夫矣！”穆公复问萧史曰：“子知笙箫何为而作？始于何时？”萧史对曰：“笙者，生也；女祸氏所作，义取发生，律应太簇。箫者，肃也；伏羲氏所作，义取肃清，律应仲吕。”穆公曰：“试详言之。”萧史对曰：“臣执艺在箫，请但言箫。昔伏羲氏，编竹为箫，其形参差，以象凤翼；其声和美，以象凤鸣。大者谓之‘雅箫’，编二十三管，长尺有四寸；小者谓之‘颂箫’，编十六管，长尺有二寸。总谓之箫管。其无底者，谓之‘洞箫’，其后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溪，制为笛，横七孔，吹之，亦象凤鸣，其形甚简。后人厌箫管之繁，专用一管而竖吹之。又以长者名箫，短者名管。今之箫，非古之箫矣。”穆公曰：“卿吹箫，何以能致珍禽也？”史又对曰：“箫制虽减，其声不变，作者以象凤鸣，凤乃百鸟之王，故皆闻凤声而翔集也。昔舜作箫韶之乐，凤凰应声而来仪。凤且可致，况他鸟乎？”萧史应对如流，音声洪亮。穆公愈悦，谓史曰：“寡人有爱女弄玉，颇通音律，不欲归之盲婿，愿以室吾子。”萧史敛容再拜辞曰：“史本山僻野人，安敢当王侯之贵乎？”穆公曰：“小女有誓愿在前，欲择善笙者为偶，今吾子之箫，能通天地，格万物，更胜于笙多矣。况吾女复有梦征，今日正是八月十五中秋之日，此天缘也，卿不能辞。”萧史乃拜谢。穆公命太史择日婚配，太史奏今夕中秋上吉，月圆于上，人圆于下。乃使左右具汤沐，引萧史洁体，赐新衣冠更换，送至凤楼，与弄玉成亲。夫妻和顺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早，穆公拜萧史为中大夫。萧史虽列朝班，不与国政，日居凤楼之中，不食火食，时或饮酒数杯耳。弄玉学其导气之方，亦渐能绝粒。萧史教弄玉吹箫，为《来凤》之曲。约居半载，忽然一夜，夫妇于月下吹箫，遂有紫凤集于台之左，赤龙盘于台之右。萧史曰：“吾本上界仙人，上帝以人间史籍散乱，

命吾整理。乃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，降生于周之萧氏，为萧三郎。至宣王末年，史官失职，吾乃连缀本末，备典籍之遗漏。周人以吾有功于史，遂称吾为萧史，今历一百十余年矣。上帝命我为华山之主，与子有夙缘，故以箫声作合，然不应久住人间。今龙凤来迎，可以去矣。”弄玉欲辞其父，萧史不可，曰：“既为神仙，当脱然无虑，岂容于眷属生系恋耶？”于是萧史乘赤龙，弄玉乘紫凤，自凤台翔云而去。今人称佳婿为“乘龙”，正谓此也。是夜，有人于太华山闻凤鸣焉。次早，宫侍报知穆公。穆公惘然，徐叹曰：“神仙之事，果有之也！”倘此时有龙凤迎寡人，寡人视弃山河，如弃敝屣耳！”命人于太华踪迹之，杳然无所见闻。遂立祠于明星岩，岁时以酒果祀之，至今称为萧女祠，祠中时闻凤鸣也。六朝鲍照有《萧史曲》云：

萧史爱少年，嬴女吝童颜。
火粒愿排弃，霞雾好登攀。
龙飞逸天路，凤起出秦关。
身去长不返，箫声时往还。

又江总亦有诗云：

弄玉秦家女，萧史仙处童。
来时兔月满，去后凤楼空。
密笑开还敛，浮声咽更通。
相期红粉色，飞向紫烟中。

穆公自是厌言兵革，遂超然有世外之想。以国政专任孟明，

日修清净无为之业。未几，公孙枝亦卒。孟明荐子车氏之三子，奄息、仲行、鍼咸虎并有贤德，国中称为“三良”。穆公皆拜为大夫，恩礼甚厚。又三年，为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望日，穆公坐于凤台观月，想念其女弄玉，不知何往，更无会期，蓦然睡去。梦见萧史与弄玉，控一凤来迎，同游广寒之宫，清冷彻骨。既醒，遂得寒疾，不数日薨，人以为仙去矣。在位三十九年，年六十九岁。穆公初娶晋献公女，生太子瑩，至是即位，是为康公。葬穆公于雍。用西戎之俗，以生人殉葬，凡用一百七十七人。子车氏之三子亦与其数。国人哀之，为赋《黄鸟》之诗。诗见《毛诗·国风》。后人论穆公用“三良”殉葬，以为死而弃贤，失贻谋之道。惟宋苏东坡学士有题秦穆公墓诗，出人意表。诗云：

橐泉在城东，墓在城中无百步，乃知昔未有此城，秦人以此识公墓。昔公生不诛孟明，岂有死之日，而忍用其良？乃知三子殉公意，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。古人感一饭，尚能杀其身。今人不复见此等，乃以所见疑古人。古人不可望，今人益可伤！

话分两头。却说晋襄公六年，立其子夷皋为世子，使庶弟公子乐出仕于陈。是年，赵衰、栾枝，先且居、胥臣先后皆卒，连丧四卿，位署俱虚。明年，乃大搜车徒于夷。舍二军，仍复三军之旧。襄公欲使士谷、梁益耳将中军，使箕郑父、先都将上军。先且居之子先克进曰：“狐、赵有大功于晋，其子不可废也。且士谷位司空，与梁益耳俱未有战功，骤为大将，恐人心不服。”襄公从之。乃以狐射姑为中军元帅，赵盾佐之；以箕郑父为上军元帅，荀林父佐之；以先蔑为下军元帅，先都佐之。狐射姑登坛号令，指挥如意，傍若无人。其部下军司马舆

骈谏曰：“骈闻之：‘师克在和。’今三军之帅，非夙将，即世臣也。元帅宜虚心咨访，常存谦退。夫刚而自矜，子玉所以败于晋也，不可不戒。”射姑大怒，喝曰：“吾发令之始，匹夫何敢乱言，以慢军士？”叱左右鞭之一百。众人俱有不服之意。再说士谷梁益耳闻先克阻其进用，心中大恨。先都不得上军元帅之职，亦深恨之。时太傅阳处父聘于卫，不与其事。及处父归国，闻狐射姑为元帅，乃密奏于襄公曰：“射姑刚而好上，不得民心，此非大将之才也。臣曾佐子余之军，与其子盾相善，极知盾贤而且能。夫尊贤便能，国之令典。君如择帅，无如盾者。”襄公用其言，乃使阳处父改搜于董。狐射姑未知易帅之事，欣然长中军之班，襄公呼其字曰：“贾季，向也寡人使盾佐吾子，今吾子佐盾。”射姑不敢言，唯唯而退。襄公乃拜赵盾为中军元帅，而使狐射姑佐之。其上军下军如故。赵盾自此当国，大修政令，国人悦服。有人谓阳处父曰：“子孟言无隐，忠则忠矣，独不虞取怨于人乎？”处父曰：“苟利国家，何敢避私怨也？”次日，狐射姑独见襄公，问曰：“蒙主公念先人之微劳，不以臣为不肖，使司戎政；忽然更易，臣未知罪。意者以先臣偃之勋，不如衰乎？抑别有所谓耶？”襄公曰：“无他也。阳处父谓寡人，言吾子不得民心，难为大将。是以易之。”射姑嘿然而退。

是年秋，八月，晋襄公病，将死，召太傅阳处父，上卿赵盾及诸臣，在榻前嘱曰：“寡人承父业，破狄伐秦，未尝挫锐气于外国。今不幸命之不长，将与诸卿长别。太子夷皋年幼，卿等宜尽心辅佐，和好邻国，不失盟主之业可也。”群臣再拜受命。襄公遂薨。次日，群臣欲奉太子即位。赵盾曰：“国家多难，秦狄为仇，不可以立幼主。今杜祁之子公子雍，见仕于秦，好善而长，可迎之以嗣大位。”群臣莫对。狐射姑曰：“

不如立公子乐。其母，君之嬖也。乐仕于陈，而陈素睦于晋，非若秦之为怨，迎之，则朝发而夕至矣。”赵盾曰：“不然。陈小而远，秦大而近。迎君于陈不加睦，而迎于秦，可以释怨而树援，必公子雍乃可。”众议方息。乃使先蔑为正使，士会副之，如秦报丧，因迎公子雍为君。将行，荀林父止之曰：“夫人太子皆在，而欲迎君于他国，恐事之不成，将有他变。子何不托疾以辞之？”先蔑曰：“政在赵氏，何变之有？”林父谓人曰：“‘同官为僚。’吾与士伯为同僚，不敢不尽吾心。彼不听吾言，恐有去日，无来日矣。”不说先蔑往秦。且说狐射姑见赵盾不从其言，怒曰：“狐、赵等也。今有赵其无狐耶？”亦阴使人召公子乐于陈，将为争立之计。早有人报知赵盾。盾使其客公孙杵臼，率家丁百人，伏于中路，候公子乐行过，要而杀之。狐射姑益怒曰：“使赵孟有权者，阳处父也。处父族微无援，今出宿郊外，主诸国会葬之事，刺之易耳。盾杀公子乐，我杀处父，不亦可乎？”乃与其弟狐鞠居谋。鞠居曰：“此事吾力能任之。”与家人诈为盗，夜半穿墙而入，处父尚秉烛观书，鞠居直前击之，中肩。处父惊而走，鞠居逐杀之，取其首以归。阳处父之从人，有认得鞠居者，走报赵盾。盾佯为不信，叱曰：“阳太傅为盗所害，安敢诬人？”令人收殓其尸。此九月中事。

至冬十月，葬襄公于曲沃。襄夫人穆嬴同太子夷皋送葬，谓赵盾曰：“先君何罪？其适嗣亦何罪？乃舍此一块肉，而外求君于他国耶？”赵盾曰：“此国家大事，非盾一人之私也。”葬毕，奉主入庙。赵宣子即庙中谓诸大夫曰：“先君惟能用刑赏，以伯诸侯。今君柩在殡，而狐鞠居擅杀太傅，为诸臣者，谁不自危？此不可不讨也！”乃执鞠居付司寇，数其罪而斩之。即于其家，搜出阳处父之首，以线缝于颈而葬之。狐射姑惧赵

盾已知其谋，乃夜乘小车，出奔翟国，投翟主白暉去讠。

时翟国有长人曰侨如，身長一丈五尺，谓之长翟。力举千钧，铜头铁额，瓦砾不能伤害。白暉用之为将，使之侵鲁，文公使叔孙得臣帅师拒之。时值冬月，冻雾漫天，大夫富父终甥，知将雨雪，进计曰：“长翟骁勇异常，但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”乃于要道，深掘陷坑数处，将草蓐掩盖，上用浮土。是夜果降大雪，铺平地面，不辨虚实。富父终甥引一枝军，去劫侨如之寨。侨如出战，终甥诈败，侨如奋勇追杀。终甥留下暗号，认得路径，沿坑而走。侨如随后赶来，遂坠于深坑之中。得臣伏兵悉起，杀散翟兵。终甥以戈刺侨如之喉而杀之，取其尸载以大车，见者都骇，以为防风氏之骨，不是过也。得臣适生长子，遂名曰叔孙侨如，以志军功，自此鲁与齐卫合兵伐翟，白暉走死，遂灭其国。狐射姑转入赤翟潞国，依潞大夫酆舒。赵盾曰：“贾季，吾先人同时出亡者，左右先君，功劳不浅。吾诛鞠居，正以安贾季也。彼惧罪而亡，何忍使孤身栖止于翟境乎？”乃使臾骈送其妻子往潞。臾骈唤集家丁，将欲起行。众家丁禀曰：“昔搜夷之曰‘主人尽忠于狐帅，反被其辱，此仇不可不报。今元帅使主人押送其妻孥，此天赐我也。当尽杀之，以雪其恨！’臾骈连声曰：‘不可，不可！元帅以送孥见委，宠我也。元帅送之，而我杀之，元帅不怒我乎？乘人之危，非仁也；取人之怒，非智也。’乃迎其妻子登车，将家财细细登籍，亲送出境，毫无遗失。射姑闻之，叹曰：‘吾有贤人而不知，吾之出奔宜也！’赵盾自此重臾骈之人品，有重用之意。

再说先蔑同士会如秦，迎公子雍为君。秦康公喜曰：“吾先君两定晋君，当寡人之身，复立公子雍，是晋君世世自秦出也。”乃使白乙丙率车四百乘，送公子雍于晋。

却说襄夫人穆嬴自送葬归朝之后，每日侵晨，必抱太子夷

皋于怀，至朝堂大哭，谓诸大夫曰：“此先君适子也，奈何弃之！”既散朝，则命车适于赵氏，向赵盾顿首曰：“先君临终，以此子嘱卿，尽心辅佐。君虽弃世，言犹在耳。若立他人，将置此子于何地耶？不立吾儿，吾子母有死而已。”言毕，号哭不已。国人闻之，无不哀怜穆嬴，而归咎于赵盾。诸大夫亦以迎雍失策为言。赵盾患之，谋于郤缺曰：“士伯已往秦迎长君矣，何可再立太子？”缺曰：“今日舍幼子而立长君，异日幼子渐长，必然有变。可亟遣人往秦，止住士伯为上。”盾曰：“先定君，然后发使，方为有名。”即时会集群巨，奉夷皋即位，是为灵公，时年才七岁耳。

百官朝贺方毕，忽边谍报称：“秦遣大兵送公子雍已至河下。”诸大夫曰：“我失信于秦矣，何以谢之？”赵盾曰：“我若立公子雍，则秦吾宾客也。既不受其纳，是敌国矣。使人往谢，彼反有辞于我，不如以兵拒之。”乃使上军元帅箕郑父辅灵公居守。盾自将中军。先克为副，以代狐射姑之职。荀林父独将上军。先都因先蔑往秦，亦独将下军。三军整顿，出迎秦师，屯于廪阴。秦师已济河而东，至令狐下寨。闻前有晋军，犹以为迎公子雍而来，全不戒备。先蔑先至晋军来见赵盾。盾告以立太子之故。先蔑睁目视曰：“谋迎公子，是谁主之？今又立太子而拒我乎？”拂袖而出，见荀林父曰：“吾悔不听子言，以至今日。”林父止之曰：“子，晋臣也。舍晋安归？”先蔑曰：“我受命往秦迎雍，则雍是我主，秦为吾主之辅。岂可自背前言，苟图故乡之富贵乎？”遂奔秦寨。赵盾曰：“士伯不肯留晋，来日秦师必然进逼，不如乘夜往劫秦寨，出其不意，可以得志。”遂出令秣谷饲马，军士于寝蓐饱食，衔枚疾走，比至秦寨，恰好三更，一声呐喊，鼓角齐鸣，杀入营门。秦师在睡梦中惊觉，马不及披甲，人不及操戈，四下乱窜。晋

兵直追至刳首之地，白乙丙死战得脱，公子雍死于乱军之中。先蔑叹曰：“赵孟背我，我不可背秦！”乃奔秦。士会亦叹曰：“吾与士伯同事，士伯既往秦，吾不可以独归也！”亦从秦师而归。秦康公俱拜为大夫。荀林父言于赵盾曰：“昔贾季奔狄，相国念同僚之义，归其妻孥。今士伯随季与某亦有僚谊，愿效相国昔日之事。”赵盾曰：“荀伯重义，正合吾意。”遂令卫士送两宅家眷及家财于秦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谁当越境送妻孥？只为同僚义气多。
近日人情相忌刻，一般僚谊却如何？

又髯翁有诗，讥赵宣子轻于迎雍，以宾为寇：

弈棋下子必踌躇，有嫡如何又外求？
宾寇须臾成反复，赵宣谋国是何筹？

按此一战，各军将皆有俘获，惟先克部下骁将蒯得，贪进不顾，为秦所败，反丧失戎车五乘。先克欲按军法斩之，诸将皆代为哀请。先克言于赵盾，乃夺其田禄。蒯得恨恨不已。

再说箕郑父与士谷梁益耳素相厚善，自赵盾升为中军元帅，士谷梁益耳俱失了兵柄，连箕郑父也有不平之意。时郑父居守，士谷梁益耳俱聚做一处，说起：“赵盾废置自由，目中无人。今闻秦以重兵送公子雍，若两军相持，急未能解，我这里从中为乱，反了赵盾，废夷皋迎公子雍，大权皆归于吾党之手。”商议已定。

不知成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

话说箕郑父、士谷、梁益耳三人商议，只等秦兵紧急，便从中作乱，欲更赵盾之位，不意赵盾袭败秦兵，奏凯而回，心中愈愤。先都为下军佐，因主将先蔑为赵盾所卖，出奔于秦，亦恨赵盾。凑着蒯得被先克以军事夺其田禄，中怀怨望，诉于士谷。谷曰：“先克倚恃赵孟之属，故敢横行如此。盾所专制，惟中军耳。诚得一死士，先往刺克，则盾势孤矣。此事非得先子会不可！”蒯得曰：“子会因主帅为盾所卖，意亦恨之。”士谷曰：“既如此，则克不难办也。”遂附耳曰：“只须如此恁般，便可了事。”蒯得大喜曰：“吾当即往言之。”蒯得往见先都，倒是先都开口说起：“赵孟背了士季，袭败秦师，全无信义，难与同事。”蒯得遂以士谷之言，告于先都。都曰：“诚如此，晋国之幸也！”

时冬月将尽，约至新春，先克往箕城，谒拜其祖先轸之祠。先都使家丁伏于箕城之外，只等先克过去，远远跟定，觑个空隙，群起刺杀之。从人惊散。赵盾闻先克为贼所杀，大怒，严令司寇缉获，五日一比。先都等情慌，与蒯得商议，怂恿士谷、梁益耳等作速举事。梁益耳醉中泄其语于梁弘。弘大惊曰：“此灭族之事也！”乃密告于舆骈，骈转闻于赵盾。盾即聚甲戒车，吩咐伺候听令。先都闻赵氏聚甲戒车，疑其谋已泄，急走

士谷处，催并速发。箕郑父欲借上元节晋侯赐酺，乘乱行事，议久不决。赵盾先遣史骈围先都之家，执都付狱。梁益耳、蒯得慌忙之际，欲与箕郑父、士谷团集四族家丁，劫出先都，一同为乱。赵盾使人反以先都之谋，告于箕郑父，请他入朝商议。箕郑父曰：“赵孟见召，殆不疑我也。”遂轻身而往。原来赵孟为箕郑父见为上军元帅，恐其鼓众同乱，假意召之。郑父不知是计，坦然入朝。赵盾留住于朝房，与之议先都之事。密遣荀林父、郤缺、栾盾领着三枝军马，分头拿捕士谷、梁益耳、蒯得三人。俱下狱讫，荀林父等三将，至朝房回话。林父大声喝曰：“箕郑父亦在作乱数内，如何还不就狱？”郑父曰：“我有居守之劳，彼时三军在外，我独居中，不以此时为乱，今日诸卿济济，乃求死耶？”赵盾曰：“汝之迟于为乱，正欲待先都、蒯得也。我已访知的实，不须多辩！”箕郑父俯首就狱。

赵盾奏闻晋灵公，欲将先都等五人行诛。灵公年幼，唯唯而已。灵公既入宫，襄夫人闻五人在狱，问灵公曰：“相国如何处置？”灵公曰：“相国言：‘罪并应诛。’”襄夫人曰：“此辈事起争权，原无篡逆之谋，且主谋杀先克者，不过一二人，罪有首从，岂可一概诛戮？迨年老成凋丧，人才稀少，一朝而戮五臣，恐朝堂之位遂虚矣。可不虑乎？”明日，灵公以襄夫人之言，述于赵盾。盾奏曰：“主少国疑，大臣擅杀，不大诛戮，何以惩后？”遂将先都、士谷、箕郑父、梁益耳、蒯得五人，坐以不君之罪，斩于市曹。录先克之子先穀为大夫。国人畏赵盾之严，无不股票。

狐射姑在潞国闻其事，骇曰：“幸哉！我之得免于死也。”一日，潞大夫酆舒问于狐射姑曰：“赵盾比赵衰二人孰贤？”射姑曰：“赵衰乃冬日之日，赵盾乃夏日之日。冬日赖其温，夏日畏其烈。”酆舒笑曰：“卿宿将，亦畏赵孟耶？”

闲话休提。却说楚穆王自篡位之后，亦有争伯中原之志。闻谍报：“晋君新立，赵盾专政，诸大夫自相争杀。”乃召群臣计议，欲加兵于郑。大夫范山进曰：“晋君年幼，其臣志在争权，不在诸侯。乘此时出兵以争北方，谁能当者！”穆王大悦，使斗越椒为大将，蔦贾副之，帅车三百乘伐郑。自引两广精兵，屯于狼渊，以为声援。别遣息公子朱为大将，公子蔑副之，帅车三百乘伐陈。

且说郑穆公闻楚兵临境，急遣大夫公子坚、公子庞、乐耳三人，引兵拒楚于境上，囑以固守勿战，别遣人告急于晋。越椒连日挑战，郑兵不出。蔦贾密言于越椒曰：“自城濮之后，楚兵久不至郑矣。郑人恃有晋救，不与我战。乘晋之未至，诱而擒之，可以雪往日之耻。不然，迁延日久，诸侯毕集，恐复如子玉故事，将奈何？”越椒曰：“今欲诱之，当用何计？”蔦贾附耳曰：“必须如此恁般……”越椒从其谋，乃传令军中，言：“粮食将缺，可于村落掠取，以供食用。”自于帐中鼓乐饮酒，每日至夜半方散，有人传至狼渊，楚穆王疑斗越椒玩敌，欲自往督战。范山曰：“伯嬴智士，此必有计，不出数日，捷音当至矣。”

再说公子坚等，见楚兵不来搦战，心中疑虑，使人探听。回言：“楚兵四出掳掠为食。斗元帅中军，日逐鼓乐饮酒，酒后谩骂，言郑人无用，不堪厮杀。”公子坚喜曰：“楚兵四出掳掠，其营必虚；楚将鼓乐饮酒，其心必懈；若夜劫其营，可获全胜。”公子庞、乐耳皆以为然。是夜结束饱食，公子庞欲分作前中后三队，次第而进。公子坚曰：“劫营与对阵不同，乃一时袭击之计，可分左右，不可分前后也。”于是三将并进。将及楚营，远远望见灯烛辉煌，笙歌嘹亮。公子坚曰：“伯棼命合休矣！”麾车直进，楚军全不抵挡。公子坚先冲入寨中，

乐人四散奔走，惟越椒呆坐不动。上前看时，吃一大惊，乃是束草为人，假扮作越椒模样。公子坚急叫：“中计！”退出寨时，忽闻寨后炮声大震，一员大将领军杀来，大叫：“斗越椒在此！”公子坚奔走不迭，会合公子庞及乐耳二将，做一路逃奔。行不一里，对面炮声又起，却是蔿贾预先埋伏一枝军马，在于中路，邀截郑兵。前有蔿贾，后有越椒，首尾夹攻，郑兵大败。公子庞、乐耳先被擒。公子坚舍命来救，马蹶车覆，亦为楚兵所获。郑穆公大惧，谓群臣曰：“三将被擒，晋救不至，如何？”群臣皆曰：“楚势甚盛，若不乞降，早晚打破城池，虽晋亦无如之何矣！”郑穆公乃遣公子丰至楚营谢罪，纳赂求和，誓不反叛。斗越椒使人请命于穆王，穆王许之。乃释公子坚、公子庞、乐耳三人之囚，放还郑国。

楚穆王传令班师。行至中途，楚公子朱伐陈兵败，副将公子蔑为陈所获，打从狼渊一路来见穆王，请兵复仇。穆王大怒，正欲加兵于陈。忽报：“陈有使命，送公子蔑还楚，上书乞降。”穆王拆书看之，略曰：

寡人朔，壤地褊小，未获接待君王之左右。蒙君王一旅训定，边人愚莽，获罪于公子。朔惶悚，寝不能寐，敬使一介，具车马致之大国。朔愿终依宇下，以求荫庇。惟君王辱收之！

穆王笑曰：“陈惧我讨罪，是以乞附，可谓见几之士矣。”乃准其降，传檄征取郑陈二国之君，同蔡侯，以冬十月朔，于厥貉取齐相会。

却说晋赵盾因郑人告急，遣人约宋、鲁、卫、许四国之兵，一同救郑。未及郑境，闻郑人降楚，楚师已还。又闻陈亦降楚。宋大夫华耦，鲁大夫公子遂，俱请伐陈郑。赵盾曰：“我实不

能驰救，以失二国，彼何罪焉？不如退而修政。”乃班师。髡翁有诗叹云：

谁专国柄主诸侯？却令荆蛮肆蠢谋。
今日郑陈连臂去，中原伯气黯然收。

再说陈侯朔与郑伯兰，于秋末齐至息地，候楚穆王驾到。相见礼毕，穆王问曰：“原订厥貉相会，如何逗遛此地？”陈侯郑伯齐声答曰：“蒙君王相约，诚恐后期获罪，故预于此地奉候随行。”穆王大喜。忽谍报：“蔡侯甲午，已先到厥貉境上。”穆王遂同陈、郑二君，登车疾走。蔡侯迎穆王于厥貉，以臣礼见，再拜稽首。陈侯郑伯大惊，私语曰：“蔡屈礼如此，楚必以我为慢矣。”乃相与请于穆王曰：“君王税驾于此，宋君不来参谒，君王可以伐之。”穆王笑曰：“孤之顿兵于此，正欲为伐宋计也。”早有人报入宋国。时宋成公王臣已卒，子昭公杵臼已立三年，信用小人，疏斥公族。穆襄之党作乱，杀司马公子卬，司城荡意诸奔鲁，宋国大乱。赖司寇华御事调停国事，请复意诸之官，国以粗安。至是，闻楚合诸侯于厥貉，有窥宋之意。华御事请于宋公曰：“臣闻‘小不事大，国所以亡。’今楚臣服陈、郑，所不得者宋耳。请先往迎之。若待其见伐，然后请成，无及也。”宋公以为然。乃亲造厥貉，迎谒楚王。且治田猎之具，请较猎于孟诸之藪。穆王大悦。陈侯请为前队开路，宋公为右阵，郑伯为左阵，蔡侯为后队，相从楚穆王出猎。穆王出令，命诸侯从田者，于侵晨驾车，车中各载燧，以备取火之用。合围良久，穆王驰入右师，偶赶逐群狐，狐入深窟，穆王回顾宋公，取燧薰之。车中无燧。楚司马申无畏奏曰：“宋公违令，君不可以加刑，请治其仆。”乃叱宋公

之御者，挞之三百，以儆于诸侯。宋公大惭。此周顷王二年事，是时楚最强横，遣斗越椒行聘于齐鲁，俨然以中原伯主自待，晋不能制也。

周顷王四年，秦康公集群臣议曰：“寡人衔令狐之恨，五年于兹矣！今赵盾诛戮大臣，不修边政。陈、蔡、郑、宋，交臂事楚，晋莫能禁，其弱可知。此时不伐晋，更何待乎？”诸大夫皆曰：“愿效死力！”康公乃大阅车徒，使孟明居守，拜西乞术为大将，白乙丙副之，士会为参谋，出车五百乘，浩浩荡荡，济河而东，攻羈马拔之。赵盾闻报，急为应敌之计。自将中军，迁上军大夫荀林父为中军佐，以补先克之缺。用提弥明为车右。使郤缺代箕郑父为上军元帅。盾有从弟赵穿，乃晋襄公之爱婿，自请为上军之佐。盾曰：“汝年少好勇，未曾历练，姑待异日。”乃用臾骈为之。使栾盾为下军元帅，补先蔑之缺；胥臣之子胥甲为副，补先都之缺。赵穿又自请以其私属，附于上军，立功报效。赵盾许之。军中缺司马，韩子舆之子韩厥，自幼育于赵盾之家，长为门客，贤而有才。盾乃荐于灵公而用之。三军方出绛城，甚是整肃。行不十里，忽有乘车冲入中军。韩厥使人问之，御者对曰：“赵相国忘携饮具，奉军令来取，特此追送。”韩厥怒曰：“兵车行列已定，岂容乘车擅入？法当斩！”御者涕泣曰：“此相国之命也！”韩厥曰：“厥忝为司马，但知有军法，不知有相国也。”斩御者而毁其车。诸帅言于赵盾曰：“相国举韩厥，而厥戮相国之车。此人负恩，恐不可用。”赵盾微笑，即使人召韩厥。诸将以盾必辱厥以报其怨。厥既至，盾乃降席而礼之曰：“吾闻‘事君者，比而不党。’子能执法如此，不负吾举矣。勉之！”厥拜谢而退。盾又谓诸将曰：“他日执晋政者，必厥也！韩氏其将昌矣。”晋师营于河曲，臾骈献策曰：“秦师蓄锐数年，而为此举，其锋

不可当，请深沟高垒，固守勿战。彼不能持久，必退，退而击之，胜可万全。”赵盾从其计。

秦康公求战不得，问计于士会。士会对曰：“赵氏新任一人，姓舆名骈，此人广有智谋。今日坚壁不战，盖用其谋，以老我师也。赵有庶子赵穿，晋先君之爱婿。闻其求佐上军，赵孟不从而用骈，穿意必然怀恨。今赵孟用骈之谋，穿必不服，故自以私属从行，其意欲夺舆骈之功也。若使轻兵挑其上军，即舆骈不出，赵穿必恃勇来追，因之以求一战，不亦可乎？”秦康公从其谋，乃使白乙丙率车百乘，袭晋上军挑战。郤缺与舆骈俱坚持不动。赵穿闻秦兵掩至，即率私属百乘出迎。白乙丙回车便走，车行甚速，赵穿追十余里，不及而返。怪舆骈等不肯协力同追，乃召军吏大骂曰：“裹粮披甲，本欲求战，今敌来而不出击，岂上军皆妇人乎？”军吏曰：“主帅自有破敌之谋，不在今日。”穿复大骂曰：“鼠辈有何深谋？直是畏死耳！别人怕秦，我赵穿偏不怕！我将独奔秦军，拚死一战，以雪坚壁之耻。”遂驱车复进，呼号于众曰：“有志气者，都跟我来！”三军莫应。惟下军副将胥甲叹曰：“此人真正好汉，吾当助之。”正欲出军。却说上军元帅郤缺，急使人以赵穿之事报之赵盾。盾大惊曰：“狂夫独出，必为秦擒，不可不救也。”乃传令三军，一时并出，与秦交战。

再说赵穿驰入秦壁，白乙丙接住交锋，约战三十余合，彼此互有杀伤。西乞术方欲夹攻，见对面大军齐至，两下不敢混战，各鸣金收军。赵穿回至本阵，问于赵盾曰：“我欲独破秦军，为诸将雪耻，何以鸣金之骤也？”盾曰：“秦大国，未可轻敌，当以计破之。”穿曰：“用计用计，吃了一肚子好气！”言犹未尽，报：“秦国有有人来下战书。”赵盾使舆骈接之。使者将书呈上，舆骈转呈于赵盾。盾启而观之，书曰：“两国战

士，皆未有缺，请以来日决一胜负！”盾曰：“谨如命。”使者去后，舆骈谓赵盾曰：“秦使者口虽请战，然其目彷徨四顾，似有不宁之状，殆惧我也，夜必遁矣。请伏兵于河口，乘其将济而击之，必大获全胜。”赵盾曰：“此计甚妙！”正欲发令埋伏，胥甲闻其谋，告于赵穿。穿遂与胥甲同至军门，大呼曰：“众军士听吾一言：我晋国兵强将广，岂在西秦之下？秦来约战，已许之矣；又欲伏兵河口，为掩袭之计，是岂大丈夫所为耶？”赵盾闻之，召渭曰：“我原无此意，勿得扰乱军心也！”秦谍者探得赵穿和胥甲军门之语，乃连夜遁走，复侵入瑕邑，出桃林塞而归。赵盾亦班师，回国治泄漏军情之罪，以赵穿为君婿，且是从弟，特免其议；专委罪于胥甲，削其官爵，逐去卫国安置。又曰：“臼季之功，不可斩也！”仍用胥甲之子胥克为下军佐。髡仙有诗议赵盾之不公。诗云：

同呼军门罪不殊，独将胥甲正刑书。
相君庇族非无意，请把桃园问董狐。

周顷王五年，赵盾惧秦师复至，使大夫詹嘉居瑕邑，以守桃林之塞。舆骈进曰：“河曲之战，为秦画策者士会也。此人在秦，吾辈岂能高枕而卧耶？”赵盾以为然，乃于诸浮之别馆，大集六卿而议之。那六卿：赵盾、郤缺、栾盾、荀林父、舆骈、胥克。是日六卿毕至，赵盾开言曰：“今狐射姑在狄，士会在秦，二人谋害晋国，当何策以待之？”荀林父曰：“请召射姑而复之。射姑堪境外之事，且子犯旧勋，宜延其赏。”郤缺曰：“不然。射姑虽系宿勋，然有擅杀大臣之罪。若复之，何以儆将来乎？不如召士会。士会顺柔而多智，且奔秦非其罪也。狄远而秦逼，欲除秦害，先去其助，言召士会者是。”赵盾曰：

“秦方宠任士会，请之必不从，何计而可复之？”舆骈曰：“骈所善一人，乃先臣毕万之孙，名寿余，即魏犇之从子也。现今食邑于魏，虽在国中带名世爵，未有职任。此人颇能权变，要招来士会，只在此人身上。”乃附赵盾之耳曰：“如此恁般……何如？”盾大喜曰：“烦吾子为我致之。”六卿既散，舆骈即夕往叩寿余之门，寿余相迎坐定。舆骈请至密室，以招士会之策，告于寿余，寿余应允。舆骈回复了赵盾。

次早，赵盾奏知灵公，言：“秦人屡次侵晋，宜令河东诸邑宰，各各团练甲伍，结寨于黄河岸口，轮番戍守。并责成食采之人，往督其事，倘有失利，即行削夺，庶肯用心防范。”灵公准奏。赵盾又曰：“魏大邑也。魏倡之，诸邑无敢不从矣。”乃以灵公之命召魏寿余，使督责有司，团兵出戍。寿余奏曰：“臣蒙主上录先世之功，衣食大县，从未知军旅之事。况河上绵延百余里，处处可济，暴露军士，守之无益。”赵盾怒曰：“小臣何敢挠吾大计？限汝三日内，取军籍呈报！再若抗违，当正军法！”寿余叹息而出，回家闷闷不悦。妻子叩问其故，寿余曰：“赵盾无道，欲我督戍河口，何日了期？汝可收拾家资，随我往秦国，从士会去可也。”吩咐家人整备车马。是夜索酒痛饮，以进饌不洁，鞭膳夫百余，犹恨恨不绝，言欲杀之。膳夫奔赵府，首告寿余欲叛晋奔秦之事，赵盾使韩厥帅兵往捕之。厥放走寿余，只擒获其妻子，下于狱中。寿余连夜遁往秦国，见秦康公，告诉赵盾如此恁般，强横无道。“妻子陷狱，某孤身走脱，特来投降。”康公问士会：“真否？”士会曰：“晋人多诈，不可信也。若寿余果真降，当以何物献功？”寿余于袖中出一文书，乃是魏邑土地人民之数，献于康公曰：“明公能收寿余，愿以食邑奉献。”康公又问士会：“魏可取否？”寿余以目盼士会，且蹠其足。士会虽奔在秦，然心亦思晋，

见寿余如此光景，阴会其意，乃对曰：“秦弃河东五城，为姻好也。今两国治兵相攻，数年不息，攻城取邑，惟力是视，河东诸城，无大于魏者，若得魏而据之，以渐收河东之地，亦是长策。只恐魏有司惧晋之讨，不肯来归耳！”寿余曰：“魏有司虽晋臣，实魏氏之私也。若明公率一军屯于河西，遥为声援，臣力能致之。”秦康公顾士会曰：“卿熟知晋事，须同寡人一行。”乃拜西乞术为将，士会副之，亲率大军前进。既到河口，安营了毕，前哨报：“河东有一枝军屯札，不知何意？”寿余曰：“此必魏人闻有秦兵，故为备耳。彼未知臣之在秦也。诚得一东方之人，熟知晋事者，与臣先往，谕以祸福，不愁魏有司不从。”康公命士会同往，士会顿首辞曰：“晋人虎狼之性，暴不可测。倘臣往谕而从，是国家之福也。万一不从，拘执臣身，君复以臣不堪事之故，加罪于臣之妻孥，无益于君，而臣之身家，枉被其殃，九泉之下，可追悔乎？”康公不知士会为诈，乃曰：“卿宜尽心前往。若得魏地，重加封赏，倘被晋人拘留，寡人当送还家口，以表相与之情。”与士会指黄河为誓。秦大夫绕朝谏曰：“士会，晋之谋臣，此去如巨鱼纵壑，必不来矣。君奈何轻信寿余之言，而以谋臣资敌乎？”康公曰：“此事寡人能任之，卿其勿疑。”士会同寿余辞康公而行。绕朝慌忙驾车追送，以皮鞭赠士会曰：“子莫欺秦国无智士也，但主公不听吾言耳。子持此鞭马速回，迟则有祸。”士会拜谢，遂驰车急走。史臣有诗云：

策马挥衣古道前，殷勤赠友有长鞭；
休言秦国无名士，争奈康公不纳言。

士会等渡河而东。

未知如何归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

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

话说士会同寿余济了黄河，望东而行。未及里许，只见一位年少将军，引着一队军马来迎，在车上欠身曰：“随季别来无恙？”士会近前视之，那将军姓赵名朔，乃赵相国盾之子也。三人下车相见。士会问其来意，朔曰：“吾奉父命，前来接应吾子还朝，后面复有大军至矣。”当下一声炮响，车如水，马如龙，簇拥士会同寿余入晋去了。秦康公使人隔河了望，回报康公，大怒，便欲济河伐晋。前哨又报：“探得河东复有大军到来，大将乃是荀林父郤缺二人。”西乞术曰：“晋既有大军接应，必不容我济河，不如归也。”乃班师。荀林父等见秦军已去，亦还晋国。士会去秦三载，今日复进绛城，不胜感慨。入见灵公，肉袒谢罪。灵公曰：“卿无罪也。”使列于六卿之间。赵盾嘉魏寿余之劳，言于灵公，赐车十乘。秦康公使人送士会之妻孥于晋，曰：“吾不负黄河之誓也！”士会感康公之义，致书称谢，且劝以息兵养民，各保四境。康公从之。自此秦晋不交兵者数十年。

周顷王六年，崩，太子班即位，是为匡王。即晋灵公之八年也。时楚穆王薨，世子旅嗣位，是为庄王。赵盾以楚新有丧，乘此机会，思复先世盟主之业，乃大合诸侯于新城。宋昭公杵臼、鲁文公兴、陈灵公平国、卫成公郑、郑穆公兰、许昭公锡

我，并至会所。宋、陈、郑三国之君，各诉前日从楚之情，出于不得已。赵盾亦各各抚慰，诸侯始复附于晋。惟蔡侯附楚如故，不肯赴会。赵盾使郤缺引军伐之，蔡人求和，乃还。

齐昭公潘，本欲赴会，适患病，未及盟期，昭公遂薨。太子舍即位。其母乃鲁女子叔姬，谓之昭姬。昭姬虽为昭公夫人，不甚得宠。世子舍才望庸常，亦不为国人所敬重。公子商人，齐桓公之妾密姬所生，素有篡位之志，赖昭公待之甚厚，此念中沮，欲候昭公死后，方举大事。昭公末年，召公子元于卫，任以国政。商人忌公子元之贤，意欲结纳人心，乃尽出其家财，周恤贫民，如有不给，借贷以继之，百姓无不感激。又多聚死士在家，朝夕训练，出入跟随。及世子舍即位，适彗星出于北斗，商人使人占之。曰：“宋、齐、晋三国之君，皆将死乱。”商人曰：“乱齐者，非我而谁？”命死士即于丧幕中，刺杀世子舍。商人以公子元年长，乃伪言曰：“舍无人君之威，不可居大位，吾此举为兄故也。”公子元大惊曰：“吾知尔之求为君也久矣，何乃累我？我能事尔，尔不能事我也，但尔为君以后，得容我为齐国匹夫，以寿终足矣！”商人即位，是为懿公。子元心恶商人之所为，闭门托病，并不入朝。此乃是公子元的好处。

且说昭姬痛其子死于非命，日夜悲啼。懿公恶之，乃囚于别室，节其饮食。昭姬阴赂宫人，使通信于鲁，鲁文公畏齐之强，命大夫东门遂如周，告于匡王，欲借天子恩宠，以求释昭姬之囚。匡王命单伯往齐，谓懿公曰：“既杀其子，焉用其母，何不纵之还鲁，以明齐之宽德？”懿公讳弑舍之事，闻“杀子”之语，面颊发赤，嘿然无语。单伯退就客馆。懿公迁昭姬于他宫，使人诱单伯曰：“寡君于国母未之敢慢。况承天子降谕，敢不承顺？吾子何不谒见国母，使知天子眷顾宗国之意？”单

伯只道是好话，遂驾车随使者入宫谒见昭姬。昭姬垂涕，略诉苦情，单伯尚未及答，不虞懿公在外掩至，大骂曰：“单伯如何擅入吾宫，私会国母，欲行苟且之事耶？寡人将讼之天子！”遂并单伯拘禁，与昭姬各囚于一室。恨鲁人以王命压之，兴兵伐鲁。论者谓懿公弑幼主，囚国母，拘天使，虐邻国，穷凶极恶，天理岂能容乎？但当时高国世臣，济济在朝，何不奉子元以声商人之罪，而乃纵其凶恶，绝无一言？时事至此，可叹矣！有诗云：

欲图大位欺孤主，先散家财买细民；
堪恨朝中受若若，也随市井媚凶人！

鲁使上卿季孙行父如晋告急。晋赵盾奉灵公合宋、卫、蔡、陈、郑、曹、许共八国诸侯，聚于扈地，商议伐齐。齐懿公纳赂于晋，且释单伯还周，昭姬还鲁，诸侯遂散归本国。鲁闻晋不果伐齐，亦使公子遂纳赂于齐以求和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宋襄公夫人王姬，乃周襄王之女兄，宋成公王臣之母，昭公杵臼之祖母也。昭公自为世子时，与公子印、公孙孔叔、公孙钟离三人，以田猎游戏相善；既即位，惟三人之言是听，不任六卿，不朝祖母，疏远公族，怠弃民事，日以从田为乐。司马乐豫知宋国必乱，以其官让于公子印。司城公孙寿亦虑祸及，告老致政，昭公即用其子荡意诸，嗣为司城之官。襄夫人王姬老而好淫，昭公有庶弟公子鲍，美艳胜于妇人，襄夫人心爱之，醉以酒，因逼与之通，许以扶立为君。遂欲废昭公而立公子鲍。昭公畏穆襄之族太盛，与公子印等谋逐之。王姬阴告于二族，遂作乱，围公子印公孙钟离二人于朝门而杀之。司城荡意诸惧而奔鲁。公子鲍素能敬事六卿，至是，同在国诸卿，

与二族讲和，不究擅杀之事，召荡意诸于鲁，复其位。

公子鲍闻齐公子商人，以厚施买众心，得篡齐位。乃效其所为，亦散家财，以周给贫民。昭公七年，宋国岁饥，公子鲍尽出其仓廩之粟，以济贫者。又敬老尊贤，凡国中年七十以上，月致粟帛，加以饮食珍味，使人慰问安否。其有一才一艺之人，皆收致门下，厚糈管待。公卿大夫之门，月有馈送。宗族无亲疏，凡有吉凶之费，倾囊助之。昭公八年，宋复大饥，公子鲍仓廩已竭，襄夫人尽出宫中之藏以助之施，举国无不颂公子鲍之仁。宋国之人，不论亲疏贵贱，人人愿得公子鲍为君。公子鲍知国人助己，密告于襄夫人，谋弑昭公。襄夫人曰：“闻杵臼将猎于孟诸之藪，乘其驾出，我使公子须闭门，子帅国人以攻之，无不克矣。”鲍依其言。

司城荡意诸，颇有贤名，公子鲍素敬礼之。至是，闻襄夫人之谋，以告昭公曰：“君不可出猎，若出猎，恐不能返。”昭公曰：“彼若为逆，虽在国中，其能免乎？”乃使右师华元，左师公孙友居守。遂尽载府库之宝，与其左右，以冬十一月望孟诸进发。才出城，襄夫人召华元公孙友留之宫中，而使公子须闭门。公子鲍使司马华耦号于军中曰：“襄夫人有命：‘今日扶立公子鲍为君。’吾等除了无道昏君，共戴有道之主，众议以为何如？”军士皆踊跃曰：“愿从命！”国人亦无不乐从。华耦率众出城，追赶昭公。昭公行至半途闻变，荡意诸劝昭公出奔他国，以图后举。昭公曰：“上自祖母，下及国人，无不与寡人为仇，诸侯谁纳我者？与其死于他国，宁死于故乡耳！”乃下令停车治餐，使从田者皆饱食。食毕，昭公谓左右曰：“罪在寡人一身，与汝等何与？汝等相从数年，无以为赠，今国中宝玉，俱在于此，分赐汝等，各自逃生，毋与寡人同死也！”左右皆哀泣曰：“请君前行，倘有追兵，我等愿拚死一战。”

昭公曰：“徒杀身，无益也。寡人死于此，汝等勿恋寡人！”少顷，华耦之兵已至，将昭公围住，口传襄夫人之命：“单诛无道昏君，不关众人之事。”昭公急麾左右，奔散者大半，惟荡意诸仗剑立于昭公之侧。华耦再传襄夫人之命，独召意诸。意诸叹曰：“为人臣而避其难，虽生不如死！”华耦乃操戈直逼昭公，荡意诸以身蔽之，挺剑格斗。众军民齐上，先杀意诸，后杀昭公，左右不去者，尽遭屠戮。伤哉！史臣有诗云：

昔年华督弑殇公，华耦今朝又助凶。
贼子乱臣原有种，蔷薇桃李不相同。

华耦引军回报襄夫人。右师华元，左师公孙友等合班启奏：“公子鲍仁厚得民，宜嗣大位。”遂拥公子鲍为君，是为文公。华耦朝贺毕，回家患心疼暴卒。文公嘉荡意诸之忠，用其弟荡虺为司马，以代华耦。母弟公子须为司城，以补荡意诸之缺。

赵盾闻宋有弑君之乱，乃命荀林父为将，合卫、陈、郑之师伐宋。宋右师华元至晋军，备陈国人愿戴公子鲍之情，且敛金帛数车，为犒军之礼，求与晋和。荀林父欲受之。郑穆公曰：“我等鸣钟击鼓，以从将军于宋，讨无君也。若许其和，乱贼将得志矣。”荀林父曰：“齐宋一体也，吾已宽齐，安得独诛宋乎？且国人所愿，因而定之，不亦可乎？”遂与宋华元盟，定文公之位而还。郑穆公退而言曰：“晋惟赂是贪，有名无实，不能复伯诸侯矣。楚王新立，将有事于征伐，不如弃晋从楚，可以自安。”乃遣人通款于楚，晋亦无如之何也！髯仙有诗云：

仗义除残是伯图，兴师翻把乱臣扶；

商人无恙鲍安位，笑杀中原少丈夫！

再说齐懿公商人，赋性贪横，自其父桓公在位时，曾与大夫邴原，争田邑之界，桓公使管仲断其曲直，管仲以商人理曲，将田断归邴氏，商人一向衔恨于心。及是弑舍而自立，乃尽夺邴氏之田，又恨管仲党于邴氏，亦削其封邑之半。管氏之族惧罪，逃奔楚国，子孙遂仕于楚。懿公犹恨邴原不已，时邴原已死，知其墓在东郊，因出猎过其墓所，使军士掘墓，出其尸，断其足，邴原之子邴歆随侍左右，懿公问曰：“尔父罪合断足否？卿得无怨寡人乎？”歆应曰：“臣父生免刑诛，已出望外，况此朽骨，臣何敢怨？”懿公大悦曰：“卿可谓干蛊之子矣！”乃以所夺之田还之。邴歆请掩其父，懿公许之。复购求国中美色，淫乐惟日不足，有人誉大夫閻职之妻甚美，因元旦出令，凡大夫内子俱令朝于中宫。閻职之妻，亦在其内，懿公见而悦之，因留宫中，不遣之归，谓閻职曰：“中宫爱尔妻为伴，可别娶也。”閻职敢怒而不敢言。

齐西南门有地名申池，池水清洁可浴，池旁竹木甚茂。时夏五月，懿公欲往申池避暑，乃命邴歆御车，閻职骖乘。右师华元私谏曰：“君别邴歆之父，纳閻职之妻，此二人者，安知不衔怨于君？而君乃亲近之。齐臣中未尝缺员，何必此二人也？”懿公曰：“二子未尝敢怨寡人也，卿勿疑。”乃驾车游于申池，饮酒甚乐。懿公醉甚，苦热，命取绣榻，置竹林密处，卧而乘凉。邴歆与閻职浴于申池之中，邴歆恨懿公甚深，每欲弑之，以报父仇，未得同事之人，知閻职有夺妻之怨，欲与商量，而难于启口，因在池中同浴，心生一计，故意以折竹击閻职之头。职怒曰：“奈何欺我？”邴歆带笑言曰：“夺汝之妻，尚然不怒，一击何伤，乃不能忍耶？”閻职曰：“失妻虽吾之

耻，然视刖父之尸，轻重何如？子忍于父，而责我不能忍于妻，何其昧也！”邴歆曰：“我有心腹之言，正欲语子，一向隐忍不言，惟恐子已忘前耻，吾虽言之，无益于事耳。”阎职曰：“人各有心，何日忘之，但恨力不及也。”邴歆曰：“今凶人醉卧竹中，从游者惟吾二人，此天遣我以报复之机，时不可失！”阎职曰：“子能行大事，吾当相助。”二人拭体穿衣，相与入竹林中，看时，懿公正在熟睡，鼻息如雷，内侍守于左右。邴歆曰：“主公酒醒，必觅汤水，汝辈可预备以待。”内侍往备汤水。阎职执懿公之手，邴歆扼其喉，以佩剑刎之，头坠于地。二人扶其尸，藏于竹林之深处，弃其头于池中。懿公在位才四年耳。内侍取水至，邴歆谓之曰：“商人弑君而立，齐先君使我行诛。公子元贤孝，可立为君也。”左右等唯唯，不敢出一言。邴歆与阎职驾车入城，复置酒痛饮，欢呼相庆。早有人报知上卿高倾国归父，高倾曰：“盍讨其罪而戮之，以戒后人？”国归父曰：“弑君之人，吾不能讨，而人讨之，又何罪焉？”邴阎二人饮毕，命以大车装其家资，以骈车载其妻子，行出南门，家人劝使速驰，邴歆曰：“商人无道，国人方幸其死，吾何惧哉？”徐徐而行，俱往楚国去讫。高倾与国归父聚集群臣商议，请公子元为君，是为惠公。髯翁有诗云：

仇人岂可与同游？密迕仇人仇报仇。
不是逆臣无远计，天教二憾逞凶谋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鲁文公名兴，乃僖公嫡夫人声姜之子，于周襄王二十六年嗣位。文公娶齐昭公女姜氏为夫人，生二子，曰恶，曰视。其嬖妾秦女敬嬴，亦生二子，曰倭，曰叔盼。四子中惟倭年长，而恶乃嫡夫人所生，故文公立恶为世子。时鲁

国任用三桓为政。孟孙氏曰公孙敖，生子曰谷，曰难。叔孙氏曰公孙兹，生子曰叔仲彭生，曰叔孙得臣。文公以彭生为世子太傅。季孙氏曰季无佚，乃季友之子，无佚生行父，即季文子也。鲁庄公有庶子曰公子遂，亦曰仲遂，住居东门，亦曰东门遂，自僖公之世，已与三桓一同用事。论起辈数，公孙敖与仲遂为再从兄弟，季孙行父又是下一辈了。因公孙敖得罪于仲遂，客死于外，故孟孙氏失权，反是仲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三家为政。

且说公孙敖如何得罪。敖娶莒女戴己为内子，即谷之母；其姊声己，即难之母也。戴己病卒，敖性淫，复往聘己氏之女。莒人辞曰：“声己尚在，当为继室。”敖曰：“吾弟仲遂未娶，即与遂纳聘可也。”莒人许之。鲁文公七年，公孙敖奉君命如莒修聘，因顺便为仲遂逆女。及鄆陵，敖登城而望，见己氏色甚美，是夜竟就己氏同宿，自娶归家。仲遂见夺其妻，大怒，诉于文公，请以兵攻之。叔仲彭生谏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：‘兵在内为乱，在外为寇。’幸而无寇，可启乱乎？”文公乃召公孙敖，使退还己氏于莒，以释仲遂之憾。敖与遂兄弟讲和如故。敖一心思念己氏，至次年，奉命如周，奔襄王之丧，不至京师，竟携吊币，私往莒国，与己氏夫妇相聚。鲁文公亦不追究，立其子谷主孟氏之祀。其后敖忽思故国，使人言于谷，谷转请于其叔仲遂。遂曰：“汝父若欲归，必依我三件事，乃可。无入朝，无与国政，无携带己氏。”谷使人回复公孙敖。敖急于求归，欣然许之。敖归鲁三年，果然闭户不出。忽一日，尽取家中宝货金帛，复往莒国。孟孙谷想念其父，逾年病死。其子仲孙蔑尚幼，乃立孟孙难为卿。未几，己氏卒，公孙敖复思归鲁，悉以家财纳于文公，并及仲遂，使其子难为父请命。文公许之，遂复归。至齐，病不能行，死于堂阜。孟孙难固请归

其丧于鲁。难乃罪人之后，又权主宗祀，以待仲蔑之长，所以不甚与事。季孙行父让仲遂与彭生得臣是叔父行，每事不敢自专。而彭生仁厚，居师傅之任。得臣屡掌兵权，所以仲遂得臣二人，尤当权用事。敬嬴恃文公之宠，恨其子不得为嗣，乃以重赂交结仲遂，因以其子倭托之，曰：“异日倭得为君，鲁国当与子共之。”仲遂感其相托之意，有心要推戴公子倭。念：“叔仲彭生，乃是世子恶之傅，必不肯同谋。而叔孙得臣，性贪贿赂，可以利动。”时时以敬嬴所赐分赠之，曰：“此嬴氏夫人命我赠子者。”又使公子倭时时诣得臣之门，谦恭请教，故得臣亦心向之。

周匡王四年，鲁文公十有八年也。是年春，文公薨，世子恶主丧即位。各国皆遣使吊问。时齐惠公元，新即大位，欲反商人之暴政，特地遣人至鲁，会文公之葬。仲遂谓叔孙得臣曰：“齐鲁世好也。恒僖二公，欢若兄弟。孝公结怨，延及商人，遂为仇敌。今公子元新立，我国未曾致驾，而彼先遣人会葬，此修好之美意，不可不往谢之。乘此机会，结齐为援，以立公子倭，此一策也。”叔孙得臣曰：“子去，我当同行。”毕竟二人如齐，商量出甚事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

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

话说仲孙遂同叔孙得臣二人如齐拜贺新君，且谢会葬之情。行礼已毕，齐惠公赐宴，因问及鲁国新君：“何以名恶？世间嘉名颇多，何偏用此不美之字？”仲遂对曰：“先寡君初生此子，使太史占之，言：‘当恶死，不得享国。’故先寡君名之曰恶，欲以厌之。然此子非先寡君所爱也。所爱者长子名倭，为人贤孝，能敬礼大臣，国人皆思奉之为君，但压于嫡耳。”惠公曰：“古来亦有‘立子以长’之义，况所爱乎？”叔孙得臣曰：“鲁国故事，立子以嫡，无嫡方立长。先寡君狃于常礼，置倭而立恶，国人皆不顺焉。上国若有意为鲁改立贤君，愿结婚姻之好，专事上国，岁时朝聘，不敢有阙。”惠公大悦曰：“大夫能主持于内，寡人惟命是从，岂敢有违？”仲遂叔孙得臣请歃血立誓，因设婚约。惠公许之。遂等既返，谓季孙行父曰：“方今晋业已替，齐将复强，彼欲以嫡女室公子倭，此厚援不可失也。”行父曰：“嗣君，齐侯之甥也。齐侯有女，何不室嗣君，而乃归之公子乎？”仲遂曰：“齐侯闻公子倭之贤，立心与倭交欢，愿为甥舅。若夫人姜氏，乃昭公之女，桓公诸子，相攻如仇敌，故四世皆以弟代兄，彼不有其兄，何有于甥？”行父嘿然，归而叹曰：“东门氏将有他志矣！”仲遂家住东门，故呼为东门氏。行父密告于叔仲彭生。彭生曰：“大位

已定，谁敢贰心耶？”殊不以为意。

仲遂与敬嬴私自定计，伏勇士于厩中，使圉人伪报：“马生驹甚良！”敬嬴使公子倭同恶与视往厩看驹毛色。勇士突起，以木棍击恶杀之，并杀视。仲遂曰：“太傅彭生尚在，此人不除，事犹未了。”乃使内侍假传嗣君有命，召仲叔彭生入宫。彭生将行，其家臣公冉务人，素知仲遂结交宫禁之事，疑其有诈，止之曰：“太傅勿入，入必死。”彭生曰：“有君命，虽死，其可逃乎？”公冉务人曰：“果君命，则太傅不死矣。若非君命而死，死之何名？”彭生不听。务人牵其袂而泣。彭生绝袂登车，径造宫中，问嗣君何在？内侍诡对曰：“内厩马生驹，在彼阅之。”即引彭生往厩所。勇士复攒击杀之，埋其尸于马粪之中。敬嬴使人告姜氏曰：“君与公子视，被劣马蹊啮，俱死矣。”姜氏大哭，往厩视之，则二尸俱已移出于宫门之外。季孙行父闻恶视之死，心知仲遂所为，不敢明言，私谓仲遂曰：“子作事太毒，吾不忍闻也。”仲遂曰：“此嬴氏夫人所为，与某无与。”行父曰：“晋若来讨，何以待之？”仲遂曰：“齐宋往事，已可知矣。彼弑其长君，尚不成讨；今二孺子死，又何讨焉？”行父抚嗣君之尸，哭之不觉失声。仲遂曰：“大臣当议大事，乃效儿女子悲啼何益！”行父乃收泪。叔孙得臣亦至，问其兄彭生何在？仲遂辞以不知。得臣笑曰：“吾兄死为忠臣，是其志也，何必讳哉？”仲遂乃私告以尸处，且曰：“今日之事，立君为急。公子倭贤而且长，宜嗣大位。”百官莫不唯唯。乃奉公子倭为君，是为宣公。百官朝贺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外权内宠私谋合，无罪嗣君一旦休；
可笑模棱季文子，三思不复有良谋。

得臣掘马粪，出彭生之尸而殓之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嫡夫人姜氏，闻二子俱被杀，仲遂扶公子倭为君，捶胸大哭，绝而复苏者几次。仲遂又献媚于宣公，引“母以子贵”之文，尊敬赢为夫人，百官致贺。姜夫人不安于宫，日夜啼哭，命左右收拾车仗，为归齐之计。仲遂伪使人留之曰：“新君虽非夫人所出，然夫人嫡母也，孝养自当不缺。奈何向外家寄活乎？”姜氏骂曰：“贼遂！我母子何负于汝，而行此惨毒之事？今乃以虚言留我！鬼神有知，决不汝宥也！”姜氏不与敬赢相见，一径出了宫门，登车而去。经过大市通衢，放声大哭，叫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二孺子何罪？婢子又何罪？贼遂蔑理丧心，杀嫡立庶！婢子今与国人永辞，不复再至鲁国矣！”路人闻者，莫不哀之，多有泣下者。是日，鲁国为之罢市。因称姜氏为哀姜，又以出归于齐，谓之出姜。出姜至齐，与昭公夫人母子相见，各诉其子之冤，抱头而哭。齐惠公恶闻哭声，另筑室以迁其母子。出姜竟终于齐。

却说鲁宣公同母之弟叔盼，为人忠直，见其兄借仲遂之力，杀弟自立，意甚非之，不往朝贺。宣公使人召之，欲加重用。盼坚辞不往。有友人问其故，盼曰：“吾非恶富贵，但见吾兄，即思吾弟，是以不忍耳！”友人曰：“子既不义其兄，盍适他国乎？”盼曰：“兄未尝绝我，我何敢于绝兄乎？”适宣公使有司候问，且以粟帛赠之，盼对使者拜辞曰：“盼幸不至冻饿，不敢费公帑。”使者再三致命，盼曰：“俟有缺乏，当来乞取，今决不敢受也。”友人曰：“子不受爵禄，亦足以明志矣。家无余财，稍领馈遗，以给朝夕饔飧之资，未为伤廉。并却之，不已甚乎？”盼笑而不答。友人叹息而去。使者不敢留，回复宣公。宣公曰：“吾弟素贫，不知何以为生？”使人夜伺其所

为，方挑灯织屨，俟明早卖之，以治早餐。宣公叹曰：“此子欲学伯夷叔齐，采首阳之薇耶？吾当成其志可也。”盼至宣公末年方卒。终其身未尝受其兄一寸之丝，一粒之粟，亦终其身未尝言兄之过。史臣有赞云：

贤者叔盼，感时泣血。织屨自贍，于公不屑。顽民耻周，采薇甘绝。惟叔嗣音，入而不涅。一乳同枝，兄顽弟洁。形彼东门，言之污舌！

鲁人高叔盼之义，称颂不置。成公初年，用其子公孙婴齐为大夫。于是叔孙氏之外，另有叔氏。叔老、叔弓、叔辄、叔鞅、叔诣，皆其后也。此是后话，搁过一边。

再说周匡王五年，为宣公元年。正旦，朝贺方毕，仲遂启奏：“君内主尚虚，臣前与齐侯，原有婚媾之约，事不容缓。”宣公曰：“谁为寡人使齐者？”仲遂对曰：“约出自臣，臣愿独往。”乃使仲遂如齐，请婚纳币。遂于正月至齐，二月迎夫人姜氏以归，因密奏宣公曰：“齐虽为甥舅，将来好坏，未可测也。况国有大故者，必列会盟，方成诸侯。臣曾与齐侯歃血为盟，约以岁时朝聘，不敢有阙。盖预以定位嘱之。君必无恤重赂，请齐为会。若彼受贿而许会，因恭谨以事之，则两国相亲，有唇齿之固，君位安于泰山矣。”宣公然其言，随遣季孙行父往齐谢婚，致词曰：

寡君赖君之灵宠，备守宗庙，恐恐焉惧不得列于诸侯，以为君羞。君若惠顾寡君，赐以会好，所有不腆济西之田，晋文公所以贐先君者，愿效贄于上国，惟君辱收之！

齐惠公大悦，乃约鲁君以夏五月，会于平洲之地。

至期，鲁宣公先往，齐侯继至，先叙甥舅之情，再行两君相见之礼。仲遂捧济西土田之籍以进，齐侯并不推辞。事毕，宣公辞齐侯回鲁。仲遂曰：“吾今日始安枕而卧矣。”自此，鲁或朝或聘，君臣如齐，殆无虚日，无令不从，无役不共。至齐惠公晚年，感鲁侯承顺之意，仍以济西田还之。此是后话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楚庄王旅即位三年，不出号令，日事田猎。及在宫中，惟日夜与妇人饮酒为乐。悬令于朝门曰：“有敢谏者，死无赦！”大夫申无畏入谒，庄王右抱郑姬，左抱蔡女，踞坐于钟鼓之间，问曰：“大夫之来，欲饮酒乎？闻乐乎？抑有所欲言也？”申无畏曰：“臣非饮酒听乐也。适臣行于郊，有以隐语进臣者，臣不能解，愿闻之于大王。”庄王曰：“噫！是何隐语，而大夫不能解。盍为寡人言之！”申无畏曰：“有大鸟，身被五色，止于楚之高阜三年矣。不见其飞，不闻其鸣，不知此何鸟也？”庄王知其讽己，笑曰：“寡人知之矣！是非凡鸟也。三年不飞，飞必冲天。三年不鸣，鸣必惊人。子其俟之。”申无畏再拜而退。居数日，庄王淫乐如故。大夫苏从请间见庄王，至而大哭。庄王曰：“苏子何哀之甚也？”苏从对曰：“臣哭夫身死而楚国之将亡也！”庄王曰：“子何为而死？楚国又何为而亡乎？”苏从曰：“臣欲进谏于王，王不听，必杀臣。臣死而楚国更无谏者。恣王之意，以堕楚政，楚之亡可立而待矣。”庄王勃然变色曰：“寡人有令：‘敢谏者死。’明知谏之必死，而又欲入犯寡人，不亦愚乎？”苏从曰：“臣之愚，不及王之愚之甚也！”庄王益怒曰：“寡人胡以愚甚？”苏从曰：“大王居万乘之尊，享千里之税，士马精强，诸侯畏服，四时贡献，不绝于庭，此万世之利也。今荒于酒色，溺于音乐，不理朝政，不亲贤才，大国攻于外，小国叛于内，

乐在目前，患在日后。夫以一时之乐，而弃万世之利，非甚愚而何？臣之愚，不过杀身。然大王杀臣，后世将呼臣为忠臣，与龙逢比干并肩，臣不愚也。君之愚，乃至求为匹夫而不可得。臣言毕于此矣。请借大王之佩剑，臣当刎颈王前，以信大王之令！”庄王幡然起立曰：“大夫休矣！大夫之言，忠言也，寡人听子。”乃绝钟鼓之悬，屏郑姬，疏蔡女，立樊姬为夫人，使主宫政。曰：“寡人好猎，樊姬谏我不从，遂不食鸟兽之肉，此吾贤内助也。”任蒍贾、潘圻、屈荡，以分令尹斗越椒之权。早朝宴罢，发号施令。令郑公子归生伐宋，战于大棘，获宋右师华元。命蒍贾救郑，与晋师战于北林，获晋将解扬以归，逾年放还。自是楚势日强，庄王遂侈然有争伯中原之志。

却说晋上卿赵盾，因楚日强横，欲结好于秦以拒楚。赵穿献谋曰：“秦有属国曰崇，附秦最久，诚得偏师以侵崇国，秦必来救，因与讲和，如此，则我占上风矣。”赵盾从之。乃言于灵公，出车三百乘，遣赵穿为将，侵崇。赵朔曰：“秦晋之仇深矣。又侵其属国，秦必益怒，焉肯与我议和？”赵盾曰：“吾已许之矣。”朔复言于韩厥，厥微微冷笑，附朔耳言曰：“尊公此举，欲树穿以固赵宗，非为和秦也。”赵朔嘿然而退。秦闻晋侵崇，竟不来救，兴兵伐晋，围焦。赵穿还兵救焦，秦师始退。穿自此始与兵政。史骈病卒，穿遂代之。

是时晋灵公年长，荒淫暴虐，厚敛于民，广兴土木，好为游戏。宠任一位大夫，名屠岸贾。乃屠击之子，屠岸夷之孙。岸贾阿谀取悦，言无不纳。命岸贾于绛州城内，起一座花园，遍求奇花异草，种植其中。惟桃花最盛，春间开放，烂如锦绣，名曰桃园。园中筑起三层高台，中间建起一座绛霄楼，画栋雕梁，丹楹刻桷，四围朱栏曲槛，凭栏四望，市井俱在目前。灵公览而乐之，不时登临，或张弓弹鸟，与岸贾赌赛饮酒取乐。

一日，召优人呈百戏于台上，园外百姓聚观，灵公谓岸贾曰：“弹鸟何如弹人？寡人与卿试之。中目者为胜；中肩臂者免；不中者以大斗罚之。”灵公弹右，岸贾弹左。台上高叫一声：“看弹！”弓如月满，弹似流星，人丛中一人弹去了半只耳朵，一个弹中了左胛。吓得众百姓每乱惊乱逃，乱嚷乱挤，齐叫道：“弹又来了！”灵公大怒，索性教左右会放弹的，一齐都放。那弹丸如雨点一般飞去，百姓躲避不迭，也有破头的，伤额的，弹出眼乌珠的，打落门牙的，啼哭号呼之声，耳不忍闻。又有唤爹的，叫娘的，抱头鼠窜的，推挤跌倒的，仓忙奔避之状，目不忍见。灵公在台望见，投弓于地，呵呵大笑，谓岸贾曰：“寡人登台，游玩数遍，无如今日之乐也！”自此百姓每望见台上有人，便不敢在桃园前走。市中为之谚云：

莫看台，飞丸来。出门笑且忻，归家哭且哀！

又有周人所进猛犬，名曰灵獒，身高三尺，色如红炭，能解人意。左右有过，灵公即呼獒使噬之。獒起立啮其颡，不死不已。有一奴，专饲此犬，每日啖以羊肉数斤，犬亦听其指使。其人名獒奴，使食中大夫之俸。灵公废了外朝，命诸大夫皆朝于内寝。每视朝或出游，则獒奴以细链牵犬，侍于左右，见者无不悚然。其时列国离心，万民嗟怨，赵盾等屡屡进谏，劝灵公礼贤远佞，勤政亲民，灵公如填充耳，全然不听，反有疑忌之意。

忽一日，灵公朝罢，诸大夫皆散，惟赵盾与士会，尚在寝门，商议国家之事，互相怨叹。只见有二内侍抬一竹笼，自闺而出。赵盾曰：“宫中安有竹笼出外？此必有故。”遥呼：“来，来！”内侍只低头不应。盾问曰：“竹笼中所置何物？”

内侍曰：“尔相国也，欲看时可自来看，我不敢言。”盾心中愈疑，邀士会同往察之，但见人手一只，微露笼外。二位大夫拉住竹笼细看，乃支解过的一个死人。赵盾大惊，问其来历，内侍还不肯说。盾曰：“汝再不言，吾先斩汝矣！”内侍方才告诉道：“此人乃宰夫也。主公命煮熊蹯，急欲下酒，催促数次，宰夫只得献上。主公尝之，嫌其未熟，以铜斗击杀之，又砍为数段，命我等弃于野外。立限时刻回报，迟则获罪矣。”赵盾乃放内侍依旧扛抬而去。盾谓士会曰：“主上无道，视人命如草菅。国家危亡，只在旦夕。我与子同往苦谏一番。何如？”士会曰：“我二人谏而不从，更无继者。会请先入谏，若不听，子当继之。”时灵公尚在中堂，士会直入。灵公望见，知其必有谏诤之言，乃迎而谓曰：“大夫勿言，寡人已知过矣，今当改之！”士会稽首对曰：“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社稷之福也！臣等不胜欣幸！”言毕而退，述于赵盾。盾曰：“主公若果悔过，旦晚必有施行。”

至次日，灵公免朝，命驾车往桃园游玩。赵盾曰：“主公如此举动，岂像改过之人？吾今日不得不言矣！”乃先往桃园门外，候灵公至，上前参谒。灵公讶曰：“寡人未尝召卿，卿何以至此？”赵盾稽首再拜，口称：“死罪！微臣有言启奏，望主公宽容采纳！臣闻：‘有道之君，以乐乐人，无道之君，以乐乐身。’夫宫室嬖伴，田猎游乐，一身之乐止此矣，未有以杀人为乐者。今主公纵犬噬人，放弹打人，又以小过支解膳夫，此有道之君所不为也，而主公为之。人命至重，滥杀如此，百姓内叛，诸侯外离，桀纣灭亡之祸，将及君身！臣今日不言，更无人言矣。臣不忍坐视君国之危亡，故敢直言无隐。乞主公回辇入朝，改革前非，毋荒游，毋嗜杀。使晋国危而复安，臣虽死不恨！”灵公大惭，以袖掩面曰：“卿且退，容寡人只今

日游玩，下次当依卿言。”赵盾身蔽园门，不放灵公进去。屠岸贾在旁言曰：“相国进谏，虽是好意，然车驾既已至此，岂可空回，被人耻笑？相国暂请方便。如有政事，俟主公明日早朝，于朝堂议之，何如？”灵公接口曰：“明日早朝，当召卿也。”赵盾不得已，将身闪开，放灵公进园，瞋目视岸贾曰：“亡国败家，皆由此辈！”恨恨不已。

岸贾侍灵公游戏。正在欢笑之际，岸贾忽然叹曰：“此乐不可再矣！”灵公问曰：“大夫何发此叹？”岸贾曰：“赵相国明早必然又来聒絮，岂容主公复出耶？”灵公忿然作色曰：“自古臣制于君，不闻君制于臣。此老在，甚不便于寡人，何计可以除之？”岸贾曰：“臣有客鉏麇者，家贫，臣常周给之，感臣之惠，愿效死力。若使行刺于相国，主公任意行乐，又何患哉？”灵公曰：“此事若成，卿功非小！”是夜，岸贾密召鉏麇，赐以酒食，告以：“赵盾专权欺主，今奉晋侯之命，使汝往刺。汝可伏于赵相国之门，俟其五鼓赴朝刺杀，不可误事。”鉏麇领命而行，紮缚停当，带了雪花般匕首，潜伏赵府左右。闻谯鼓已交五更，便趑到赵府门首，见重门洞开，乘车已驾于门外，望见堂上灯光影影。鉏麇乘间趑进中门，躲在暗处，仔细观看。堂上有一位官员，朝衣朝冠，垂绅正笏，端然而坐。此位官员，正是相国赵盾，因欲趋朝，天色尚早，坐以待旦。鉏麇大惊，退出门外，叹曰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！贼杀民主，则为不忠，受君命而弃之，则为不信，不忠不信，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？”乃呼于门曰：“我，鉏麇也，宁违君命，不忍杀忠臣，我今自杀！恐有后来者，相国谨防之！”言罢，望着门前一株大槐，一头触去，脑浆迸裂而死。史臣有赞云：

壮哉鉏麇，刺客之魁！闻义能徙，视死如归。报屠存赵，

身灭名垂，槐阴所在，生气依依！

此时惊动了守门人役，将鉏麇如此恁般，报知赵盾。盾之车右提弥明曰：“相国今日不可入朝，恐有他变。”赵盾曰：“主公许我早朝，我若不往，是无礼也。死生有命，吾何虑哉？”吩咐家人，暂将鉏麇浅埋于槐树之侧。赵盾登车入朝，随班行礼。灵公见赵盾不死，问屠岸贾以鉏麇之事。岸贾答曰：“鉏麇去而不返，有人说道触槐而死，不知何故？”灵公曰：“此计不成，奈何？”岸贾奏曰：“臣尚有一计，可杀赵盾，万无一失。”灵公曰：“卿有何计？”岸贾曰：“主公来日，召赵盾饮于宫中，先伏甲士于后壁。俟三爵之后，主公可向赵盾索佩剑观看，盾必捧剑呈上。臣从旁喝破：‘赵盾拔剑于君前，欲行不轨，左右可救驾！’甲士齐出，缚而斩之。外人皆谓赵盾自取诛戮，主公可免杀大臣之名，此计如何？”灵公曰：“妙哉，妙哉！可依计而行。”

明日，复视朝，灵公谓赵盾曰：“寡人赖吾子直言，以得亲于群臣。敬治薄享，以劳吾子。”遂命屠岸贾引入宫中。车右提弥明从之，将升阶，岸贾曰：“君宴相国，余人不得登堂。”弥明乃立于堂下。赵盾再拜，就坐于灵公之右，屠岸贾侍于君左。庖人献饌，酒三巡，灵公谓赵盾曰：“寡人闻吾子所佩之剑，盖利剑也，幸解下与寡人观之。”赵盾不知是计，方欲解剑。提弥明在堂下望见，大呼曰：“臣侍君宴，礼不过三爵，何为酒后拔剑于君前耶？”赵盾悟，遂起立。弥明怒气勃勃，直趋上堂，扶盾而下。岸贾呼嬖奴纵灵嬖，令逐紫袍者。嬖疾走如飞，追及盾于宫门之内。弥明力举千钧，双手搏嬖，折其颈，嬖死。灵公怒甚，出壁中伏甲以攻盾，弥明以身蔽盾，教盾急走。弥明留身独战，寡不敌众，遍体被伤，力尽而死。史

臣赞云：

君有獒，臣亦有獒，君之獒，不如臣之獒。君之獒，能害人；臣之獒，克保身。呜呼二獒！吾谁与亲？

话说赵盾亏弥明与甲士格斗，脱身先走。忽有一人狂追及盾，盾惧甚。其人曰：“相国无畏，我来相救，非相害也。”盾问曰：“汝何人？”对曰：“相国不记翳桑之饿人乎？则我灵辄便是。”原来五年之前，赵盾曾往九原山打猎而回，休于翳桑之下，见有一男子卧地，盾疑为刺客，使人执之。其人饿不能起，问其姓名，曰：“灵辄也。游学于卫三年，今日始归，囊空无所得食，已饿三日矣。”盾怜之，与之饭及脯，辄出一小筐，先藏其半而后食。盾问曰：“汝藏其半何意？”辄对曰：“家有老母，住于西门，小人出外日久，未知母存亡何如？今近不数里，倘幸而母存，愿以大人之馔，充老母之腹。”盾叹曰：“此孝子也！”使尽食其余，别取簞食与肉，置囊中授之。灵辄拜谢而去。今绛州有哺饥坂，因此得名。后灵辄应募为公徒，适在甲士之数，念赵盾昔日之恩，特地上前相救。时从人闻变，俱已逃散，灵辄背负赵盾，趋出朝门。众甲士杀了提弥明，合力来追。恰好赵朔悉起家丁，驾车来迎，扶盾登车。盾急召灵辄欲共载，辄已逃去矣。甲士见赵府人众，不敢追逐。赵盾谓朔曰：“吾不得复顾家矣！此去或翟或秦，寻一托身之处可也。”于是父子同出西门，望西路而进。

不知赵宣子出奔何处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

话说晋灵公谋杀赵盾，虽然其事不成，却喜得赵盾离了绛城，如村童离师，顽竖离主，觉得胸怀舒畅，快不可言，遂携带宫眷于桃园住宿，日夜不归。再说赵穿在西郊射猎而回，正遇见盾朔父子，停车相见，询问缘由。赵穿曰：“叔父且莫出境，数日之内，穿有信到，再决行止。”赵盾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吾权住首阳山，专待好音。汝凡事谨慎，莫使祸上加祸！”赵穿别了盾朔父子，回至绛城，知灵公住于桃园，假意谒见，稽首谢罪，言：“臣穿虽忝宗戚，然罪人之族，不敢复侍左右，乞赐罢斥！”灵公信为真诚，乃慰之曰：“盾累次欺蔑寡人，寡人实不能堪，与卿何与？卿可安心供职。”穿谢恩毕，复奏曰：“臣闻‘所贵为人主者，惟能极人生声色之乐也。’主公钟鼓虽悬，而内宫不备，何乐之有？齐桓公嬖幸满宫，正娶之外，如夫人者六人。先君文公虽出亡，患难之际，所至纳姬，迄于返国，年逾六旬，尚且妾媵无数。主公既有高台广囿，以为寝处之所，何不多选良家女子，充牣其中，使明师教之歌舞，以备娱乐，岂不美哉？”灵公曰：“卿所言，正合寡人之意。今欲搜括国中女色，何人可使？”穿对曰：“大夫屠岸贾可使。”灵公遂命屠岸贾专任其事。不拘城内郊外，有颜色女子，年二十以内未嫁者，咸令报名选择，限一月内回话。赵穿借此公

差，遣开了屠岸贾，又奏于灵公曰：“桃园侍卫单弱，臣于军中精选骁勇二百人，愿充宿卫，伏乞主裁！”灵公复准其奏。

赵穿回营，果然挑选了二百名甲士。那甲士问道：“将军有何差遣？”赵穿曰：“主上不恤民情，终日在桃园行乐，命我挑选汝等，替他巡警。汝等俱有室家，此去立风宿露，何日了期？”军士皆嗟怨曰：“如此无道昏君，何不速死？若相国在此，必无此事。”赵穿曰：“吾有一语，与汝等商量，不知可否？”众军士皆曰：“将军能救拔我等之苦，恩同再生！”穿曰：“桃园不比深宫邃密，汝等以二更为候，攻入园中，托言讨赏，我挥袖为号，汝等杀了晋侯，我当迎还相国，别立新君。此计何如？”军士皆曰：“甚善！”赵穿皆劳以酒食，使列于桃园之外。入告灵公。灵公登台阅之，人人精勇，个个刚强。灵公大喜，即留赵穿侍酒，饮至二更，外面忽闻喊声，灵公惊问其故。赵穿曰：“此必宿卫军士，驱逐夜行之人耳。臣往谕之，勿惊圣驾。”当下赵穿命掌灯，步下层台。甲士二百人，已毁门而入。赵穿稳住了众人，引至台前，升楼奏曰：“军士知主公饮宴，欲求余沥犒劳，别无他意。”公传旨，教内侍取酒分犒众人，倚栏看给。赵穿在旁呼曰：“主公亲犒汝等，可各领受！”言毕，以袖麾之，众甲士认定了晋侯，一涌而上。灵公心中着忙，谓赵穿曰：“甲士登台何意？卿可传谕速退！”赵穿曰：“众人思见相国盾，意欲主公召还归国耳。”灵公未及答言，戟已攒刺，登时身死。左右俱各惊走。赵穿曰：“昏君已除，汝等勿得妄杀一人，宜随我往迎相国还朝也。”只为晋侯无道好杀，近侍朝夕惧诛，所以甲士行逆，莫有救者。百姓怨苦日久，反以晋侯之死为快，绝无一人归罪于赵穿。七年之前，彗星入北斗，占云：“齐、宋、晋三国之君，皆将死乱。”至是验矣！髯翁有诗云：

崇台歌管未停声，血溅朱楼起外兵；
莫怪台前无救者，避丸之后绝人行。

屠岸贾正在郊外，捱门捱户的访问美色女子，忽报：“晋侯被弑！”吃了大惊，心知赵穿所为，不敢声张，潜回府第。士会等闻变，趋至桃园，寂无一人。亦料赵穿往迎相国，将园门封锁，静以待之。不一日，赵盾回车，入于绛城，巡到桃园，百官一时并集。赵盾伏于灵公之尸，痛哭了一场，哀声闻于园外。百姓闻者皆曰：“相国忠爱如此，晋侯自取其祸，非相国之过也。”赵盾吩咐将灵公殓殓，归葬曲沃。一面会集群臣，议立新君。时灵公尚未有子，赵盾曰：“先君襄公之歿，吾常倡言欲立长君，众谋不协，以及今日。此番不可不慎！”士会曰：“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，诚如相国之言。”赵盾曰：“文公尚有一子，始生之时，其母梦神人以黑手涂其臀，因名曰黑臀。今仕于周，其齿已长，吾意欲迎立之，何如？”百官不敢异同，皆曰：“相国处分甚当。”赵盾欲解赵穿弑君之罪，乃使穿如周，迎公子黑臀归晋，朝于太庙，即晋侯之位，是为成公。

成公既立，专任赵盾以国政，以其女妻赵朔，是为庄姬。盾因奏曰：“臣母乃狄女，君姬氏有逊让之美，遣人迎臣母子归晋，臣得僭居适子，遂主中军。今君姬氏三子同、括、婴皆长，愿以位归之。”成公曰：“卿之弟，乃吾姊所钟爱，自当并用，毋劳过让。”乃以赵同、赵括、赵婴并为大夫。赵穿佐中军如故。穿私谓盾曰：“屠岸贾谄事先君，与赵氏为仇，桃园之事，惟岸贾心怀不顺。若不除此人，恐赵氏不安！”盾曰：“人不罪汝，汝反罪人耶？吾宗族贵盛，但当与同朝修睦，

毋用寻仇为也。”赵穿乃止。岸贾亦谨事赵氏，以求自免。

赵盾终以桃园之事为歉。一日，步至史馆，见太史董狐，索简观之。董狐将史简呈上。赵盾观简上，明写：“秋七月乙丑，赵盾弑其君夷皋于桃园。”盾大惊曰：“太史误矣！吾已出奔河东，去绛城二百余里，安知弑君之事？而子乃归罪于我，不亦诬乎？”董狐曰：“子为相国，出亡未尝越境，返国又不讨贼，谓此事非子主谋，谁其信之？”盾曰：“犹可改乎？”狐曰：“是是非非，号为信史。吾头可断，此简不可改也！”盾叹曰：“嗟乎！史臣之权，乃重于卿相！恨吾未即出境，不免受万世之恶名，悔之无及。”自是赵盾事成公，益加敬谨。赵穿自恃其功，求为正卿，盾恐碍公论，不许。穿愤恚，疽发于背而死。穿子赵旃，求嗣父职，盾曰：“待汝他日有功，虽卿位不难致也。”史臣论赵盾不私赵穿父子，皆董狐直笔所致。有赞云：

庸史纪事，良史诛意。穿弑其君，盾蒙其罪。宁断吾头，敢以笔媚？卓哉董狐，是非可畏！

时乃周匡王之六年也。是年，匡王崩，其弟瑜立，是为定王。

定王元年，楚庄王兴师伐陆浑之戎，遂涉雒水，扬兵于周之疆界，欲以威胁天子，与周分制天下。定王使大夫王孙满问劳庄王。庄王问曰：“寡人闻大禹铸有九鼎，三代相传，以为世宝，今在雒阳。不知鼎形大小与其轻重何如？寡人愿一闻之！”王孙满曰：“三代以德相传，岂在鼎哉！昔禹有天下，九牧贡金，取铸九鼎。夏桀无道，鼎迁于商。商纣暴虐，鼎又迁于周。若其有德，鼎虽小亦重，如其无德，虽大犹轻！成王定

鼎于邲鄢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命有在，鼎未可问也？”庄王惭而退，自是不敢复萌窥周之志。

却说楚令尹斗越椒，自庄王分其政权，心怀怨望，嫌隙已成。自恃才勇无双，且先世功劳，人民信服，久有谋叛之意，常言：“楚国人才，惟司马伯嬴一人，余不足数也！”庄王伐陆浑时，亦虑越椒有变，特留蔦贾在国。越椒见庄王统兵出征，遂决意作乱。欲尽发本族之众，斗克不从，杀之，遂袭杀司马蔦贾。贾子敖，扶其母奔于梦泽以避难。越椒出屯蒸野之地，欲邀截庄王归路。庄王闻变，兼程而行，将及漳滏，越椒引兵来拒，军威甚庄。越椒贯弓挺戟，在本阵往来驰骤，楚兵望之，皆有惧色。庄王曰：“斗氏世有勋功于楚，宁伯棼负寡人，寡人不负伯棼也！”乃使大夫苏从，造越椒之营，与之讲和，赦其擅杀司马之罪，且许以王子为质。越椒曰：“吾耻为令尹耳，非望赦也，能战则来。”苏从再三谕之，不听。苏从去后，越椒命军士击鼓前进。庄王问诸将：“何人可退越椒？”大将乐伯应声而出。越椒之子斗贲皇便接住厮杀。潘甌见乐伯战贲皇不下，即忙驱车出阵。越椒之从弟斗旗亦驱车应之。庄王在戎辂之上，亲自执袍，鸣鼓督战。越椒远远望见，飞车直奔庄王，弯着劲弓，一箭射来。那枝箭直飞过车辕，刚刚中在鼓架之上，吓得庄王连鼓槌掉下车来。庄王急救避箭，左右各将大笠前遮。越椒又复一箭，恰恰的把左笠射个对穿。庄王且教回车，鸣金收兵。越椒奋勇赶来，却得右军大将公子侧，左军大将公子婴齐，两军一齐杀到，越椒方退。乐伯潘甌闻金声，亦弃阵而回。楚军颇有损折，退至皇汭下寨。取越椒箭视之，其长半倍于他箭，鸛翎为羽，豹齿为镞，锋利非常，左右传观，无不吐舌。至夜，庄王自出巡营，闻营中军卒，三三五五，相聚都说：“斗令尹神箭可畏，难以取胜！”庄王乃使人谬言于众曰：“昔

先君文王之世，闻戎蛮造箭最利，使人问之，戎蛮，乃献箭样二枝，名‘透骨风’，藏于太庙，为越椒所窃得。今尽于两射矣，不必虑也。明日当破之。”众心始定。庄王乃下令退兵随国，扬言：“欲起汉东诸国之众，以讨斗氏。”苏从曰：“强敌在前，一退必为所乘，王失计矣！”公子侧曰：“此王之谬言耳。吾等入见，必别有处分。”乃与公子婴齐，夜见庄王。庄王曰：“逆椒势锐，可计取，不可力敌也。”吩咐二将，如此恁般，埋伏预备。二将领计去了。

次早，鸡鸣，庄王引大军退走。越椒探听得实，率众来追。楚军兼程疾走，已过竟陵而北。越椒一日一夜，行二百余里，至清河桥。楚军在桥北晨炊，望见追兵来到，弃其釜爨而遁。越椒令曰：“擒了楚王，方许朝餐。”众人劳困之后，又忍着饥饿，勉强前进，追及后队潘圻之军。潘圻立于车中，谓越椒曰：“吾子志在取王，何不速驰？”越椒信为好语，乃舍潘圻。前驰六十里，至青山，遇楚将熊负羁，问：“楚王安在？”负羁曰：“王尚未至也。”越椒心疑，谓负羁曰：“子肯为我伺王，如得国，当与子分治。”负羁曰：“吾观子众饥困，且饱食，乃可战耳。”越椒以为然，乃停车治爨。爨尚未熟，只见公子侧公子婴齐两路军杀到。越椒之军，不能复战，只得南走。回至清河桥，桥已拆断。原来楚庄王亲自引兵，伏于桥之左右，只等越椒过去，便将桥梁拆断，绝其归路。越椒大惊，吩咐左右测水深浅，欲为渡河之计。只见隔河一声炮响，楚军于河畔大叫：“乐伯在此！越椒速速下马受缚！”越椒大怒，命隔河放箭。

乐伯军中有一小校，精于射艺，姓养名繇基，军中称为神箭养叔。自请于乐伯，愿与越椒较射。乃立于河口大叫曰：“河阔如此，箭何能及？闻令尹善射，吾当与比较高低，可立于

桥堵之上，各射三矢，死生听命！”越椒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应曰：“吾乃乐将军部下小将养繇基也。”越椒欺其无名，乃曰：“汝要与我比箭，须让我先射三矢。”养繇基曰：“莫说三矢，就射百矢，吾何惧哉！躲闪的不算好汉！”乃各约住后队，分立于桥堵之南北。越椒挽弓先发一箭，恨不得将养繇基连头带脑射下河来。谁知“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。”养繇基见箭来，将弓梢一拨，那箭早落在水中。高叫：“快射，快射！”越椒又将第二箭搭上弓弦，觑得亲切，飏的发来。养繇基将身一蹲，那枝箭从头而过。越椒叫曰：“你说不许躲闪，如何蹲身躲箭？非丈夫也！”繇基答曰：“你还有一箭，吾今不躲，你若这箭不中，须还我射来。”越椒想道：“他若不躲闪，这枝箭管情射着。”便取第三枝箭，端端正正的射去，叫声：“着了！”养繇基两脚站定，并不转动，箭到之时，张开大口，刚刚的将箭镞咬住。越椒三箭都不中，心下早已着慌，只是大丈夫出言在前，不好失信，乃叫道：“让你也射三箭，若射不着，还当我射。”养繇基笑曰：“要三箭方射着你，便是初学了。我只须一箭，管教你性命遭于我手！”越椒曰：“你口出大言，必有些本事，好歹由你射来。”心下想道：“那里一箭便射得正中？若一箭不中，我便喝住他。”大着胆由他射出。谁知养繇基的箭，百发百中。那时养繇基取箭在手，叫一声：“令尹看射！”虚把弓拽一拽，却不曾放箭。越椒听得弓弦响，只说箭来，将身往左一闪。养繇基曰：“箭还在我手，不曾上弓，讲过‘躲闪的，不算好汉。’你如何又闪去？”越椒曰：“怕人躲闪的，也不算会射！”繇基又虚把弓弦拽响，越椒又往右一闪。养繇基乘他那一闪时，接手放一箭来，斗越椒不知箭到，躲闪不及，这箭直贯其脑。可怜好个斗越椒，做了楚国数年令尹，今日死于小将养繇基的一箭之下！髯仙有诗云：

人生知足最为良，令尹贪心又想王；
神箭将军聊试技，越椒已在隔桥亡。

斗家军已自饥困，看见主将中箭，慌得四散奔走。楚将公子侧公子婴齐，分路追逐，杀得尸同山积，血染河红。越椒子斗贲皇，逃奔晋国，晋侯用为大夫，食邑于苗，谓之苗贲皇。

庄王已获全胜，传令班师，有被擒者，即于军前斩首。凯歌还于郢都，将斗氏宗族，不拘大小，尽行斩首。只有斗班之子，名曰克黄，官拜箴尹，是时庄王遣使行聘齐秦二国。斗克黄领命使齐，归及宋国，闻越椒作乱之事，左右曰：“不可入矣！”克黄曰：“君，犹天也，天命其可弃乎？”命驰入郢都，复命毕，自诣司寇请囚，曰：“吾祖子文，曾言‘越椒有反相，必主灭族’。临终嘱吾父逃避他国。吾父世受楚恩，不忍他适，为越椒所诛。今日果应吾祖之口！既不幸为逆臣之族，又不幸违先祖之训，今日死其分也！安敢逃刑耶？”庄王闻之，叹曰：“子文真神人也。况治楚功大，何忍绝其嗣乎？”乃赦克黄之罪，曰：“克黄死不逃刑，乃忠臣也。”命复其官，改名曰斗生，言其宜死而得生也。

庄王嘉繇基一箭之功，厚加赏赐，使将亲军，掌车右之职。因令尹未得其人，闻沈尹虞邱之贤，使权主国事。置酒大宴群臣于渐台之上，妃嫔皆从。庄王曰：“寡人不御钟鼓，已六年于此矣。今日叛臣授首，四境安靖，愿与诸卿同一日之游，名曰‘太平宴’。文武大小官员，俱来设席，务要尽欢而止。”群臣皆再拜，依次就坐。庖人进食，太史奏乐。饮至日落西山，兴尚未已。庄王命秉烛再酌，使所幸许姬姜氏，遍送诸大夫之酒，众惧起席立饮。忽然一阵怪风，将堂烛尽灭，左右取火未

至。席中有一人，见许姬美貌，暗中以手牵其袂，许姬左手绝袂，右手揽其冠缨，缨绝，其人惊俱放手。许姬取缨在手，循步至庄王之前，附耳奏曰：“妾奉大王命，敬百官之酒，内有一人无礼，乘烛灭，强牵妾袖。妾已揽得其缨，王可促火察之。”庄王急命掌灯者：“且莫点烛！寡人今日之会，约与诸卿尽欢，诸卿俱去纓痛饮，不绝纓者不欢。”于是百官皆去其纓，方许秉烛，竟不知牵袖者为何人也。席散回宫，许姬奏曰：“妾闻‘男女不洩’。况君臣乎？今大王使妾献觴于诸臣，以示敬也。牵妾之袂，而王不加察，何以肃上下之礼，而正男女之别乎？”庄王笑曰：“此非妇人所知也！古者，君臣为享，礼不过三爵，但卜其昼，不卜其夜。今寡人使群臣尽欢，继之以烛，酒后狂态，人情之常。若察而罪之，显妇人之节，而伤国士之心，使群臣俱不欢，非寡人出令之意也。”许姬叹服。后世名此宴为“绝纓会”。髯翁有诗云：

暗中牵袂醉中情，玉手如风已绝纓；
尽说君王江海量，畜鱼水忌十分清。

一日，与虞邱论政，至于夜分，方始回宫。夫人樊姬问曰：“朝中今日何事，而晏罢如此？”庄王曰：“寡人与虞邱论政，殊不觉其晏也。”樊姬曰：“虞邱何如人？”庄王曰：“楚之贤者。”樊姬曰：“以妾观之，虞邱未必贤矣！”庄王曰：“子何以知虞邱之非贤？”樊姬曰：“臣之事君，犹妇之事夫也。妾备位中宫，凡宫中有美色者，未常不进于王前。今虞邱与王论政，动至夜分，然未闻进一贤者。夫一人之智有限，而楚国之士无穷，虞邱欲役一人之智，以掩无穷之士，又乌得为贤乎？”庄王善其言，明早以樊姬之言，述于虞邱。虞邱曰

：“臣智不及此，当即图之。”乃遍访于群臣。斗生言蒯敖之子蒯敖之贤，”为避斗越椒之难，隐居梦泽，此人将相才也。”虞邱言于庄王。庄王曰：“伯嬴智士，其子必不凡。微子言，吾几忘之。”即命虞邱同斗生驾车往梦泽，取蒯敖入朝听用。

却说蒯敖字孙叔，人称为孙叔敖。奉母逃难，居于梦泽，力耕自给。一日，荷锄而出，见田中有蛇两头，骇曰：“吾闻两头蛇，不祥之物，见者必死，吾其殆矣！”又想道：“若留此蛇，倘后人复见之，又丧其命，不如我一人自当！”乃挥锄杀蛇，埋于田岸，奔归向母而泣。母问其故，敖对曰：“闻见两头蛇者必死，儿今已见之，恐不能终母之养，是以泣也。”母曰：“蛇今安在？”敖对曰：“儿恐后人复见，已杀而埋之矣。”母曰：“人有一念之善，天必祐之。汝见两头蛇，恐累后人，杀而埋之，此其善岂止一念哉？汝必不死，且将获福矣。”逾数日，虞邱等奉使命至，取用孙叔敖。母笑曰：“此埋蛇之报也。”敖与其母，随虞邱归郢。

庄王一见，与语竟日，大悦曰：“楚国诸臣，无卿之比！”即日拜为令尹。孙叔敖辞曰：“臣起自田野，骤执大政，何以服人？请从诸大夫之后！”庄王曰：“寡人知卿，卿可不辞。”叔敖谦让再三，乃受命为令尹。考求楚国制度，立为军法：凡军行，在军右者，挟辕为战备；在军左者，追求草蓐，为宿备；前茅虑无，中权后劲。前茅虑无者，旗帜在前，以覘贼之有无，而为之谋虑。中权者，权谋皆出中军，不得旁挠。后劲者，以劲兵为后殿，战则用为奇兵，归则用为断后。王之亲兵，分为二广，每广车十五乘，每乘用步卒百人，后以二十五人为游兵。右广管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五时；左广管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五时。每日鸡鸣时分，右广驾马以备驱驰，至于日中，则左广代之，黄昏而止。内宫分班捱次，专主巡亥子二时，以防非

常之变。用虞邱将中军，公子婴齐将左军，公子侧将右军，养繇基将右广，屈荡将左广。四时搜阅，各有常典，三军严肃，百姓无扰。又筑芍波以兴水利，六蓼之境，灌田万顷，民咸颂之。楚诸臣见庄王宠任叔敖，心中不服，及见叔敖行事，井井有条，无不叹息曰：“楚国有幸，得此贤臣，子文其复起矣！”当初令尹子文，善治楚国，今得叔敖，如子文之再生也。

是时郑穆公兰薨，世子夷即位，是为灵公。公子宋与公子归生当国，尚依违于晋楚之间，未决所事。楚庄王与孙叔敖商议欲兴兵伐郑，忽闻郑灵公被公子归生所弑，庄王曰：“吾伐郑益有名矣！”

不知归生如何弑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公子宋尝鼯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

话说公子归生字子家，公子宋字子公，二人皆郑国贵戚之卿也。郑灵公夷元年，公子宋与归生相约早起，将入见灵公。公子宋之食指，忽然翕翕自动。何谓食指？第一指曰拇指，第三指曰中指，第四指曰无名指，第五指曰小指。惟第二指，大凡取食必用着他，故曰食指。公子宋将食指跳动之状，与归生观看。归生异之。公子宋曰：“无他。我每常若跳动，是日必尝异味。前使晋食石花鱼，后使楚一食天鹅，一食合欢橘，指皆预动，无次不验。不知今日尝何味耶？”将入朝门，内侍传命，唤宰夫甚急。公子宋问之曰：“汝唤宰夫何事？”内侍曰：“有郑客从汉江来，得一大鼯，重二百余斤，献于主公，主公受而赏之。今缚于堂下，使我召宰夫割烹，欲以享诸大夫也。”公子宋曰：“异味在此，吾食指岂虚动耶？”既入朝，见堂柱缚鼯甚大，二人相视而笑，谒见之际，余笑尚在。灵公问曰：“卿二人今日何得有喜容？”公子归生对曰：“宋与臣入朝时，其食指忽动，言‘每常如此，必得异味而尝之。’今见堂下有巨鼯，度主公烹食，必将波及诸臣，食指有验，所以笑耳！”灵公戏之曰：“验与不验，权尚在寡人也！”二人既退，归生谓宋曰：“异味虽有，倘君不召子，如何？”宋曰：“既享众，能独遗我乎？”至日晡，内侍果遍召诸大夫。公子宋欣

然而入，见归生笑曰：“吾固知君之不得不召我也。”已而，诸臣毕集，灵公命布席叙坐，谓曰：“鼋乃水族佳味，寡人不敢独享，愿诸卿共之。”诸臣合词谢曰：“主公一食不忘，臣等何以为报！”坐定，宰夫告鼋味已调，乃先献灵公。公尝而美之。命人赐鼋羹一鼎，象箸一双，自下席派起，至于上席。恰到第一第二席，止剩得一鼎，宰夫禀道：“羹已尽矣，只有一鼎，请命赐与何人？”灵公曰：“赐予家。”宰夫将羹致归生之前。灵公大笑曰：“寡人命遍赐诸卿，而偏缺子公，是子公数不当食鼋也！食指何尝验耶？”原来灵公故意吩咐庖人，缺此一鼎，欲使宋之食指不验，以为笑端。却不知公子宋已在归生面前说了满话，今日百官俱得赐食，已独不与，羞变成怒，径趋至灵公面前，以指探其鼎，取鼋肉一块啖之，曰：“臣已得尝矣！食指何尝不验也？”言毕，直趋而出。灵公亦怒，投箸曰：“宋不逊，乃欺寡人！岂以郑无尺寸之刃，不能斩其头耶？”归生等俱下席俯伏曰：“宋恃肺腑之爱，欲均沾君惠，聊以为戏。何敢行无礼于君乎？愿君恕之！”灵公恨恨不已，君臣皆不乐而散。归生即趋至公子宋之家，告以君怒之意，“明日可入朝谢罪。”公子宋曰：“吾闻‘慢人者，人亦慢之。’君先慢我，乃不自责而责我耶？”归生曰：“虽然如此，君臣之间，不可不谢。”

次日，二人一同入朝。公子宋随班行礼，全无齧觫伏罪之语。倒是归生心上不安，奏曰：“宋惧主公责其染指之失，特来告罪。战兢不能措辞，望主公宽容之！”灵公曰：“寡人恐得罪子公，子公岂惧寡人耶？”拂衣而起。公子宋出朝，邀归生至家，密语曰：“主公怒我甚矣！恐见诛，不如先作难，事成可以免死。”归生掩耳曰：“六畜岁久，犹不忍杀之。况一国之君，敢轻言弑逆乎？”公子宋曰：“吾戏言，子勿泄也。”

归生辞去。公子宋探知归生与灵公之弟公子去疾相厚，数有往来，乃扬言于朝曰：“子家与子良早夜相聚，不知所谋何事，恐不利于社稷也。”归生急牵宋之臂，至于静处，谓曰：“是何言与？”公子宋曰：“子不与我协谋，吾必使子先我一日而死！”归生素性懦弱，不能决断，闻宋之言，大惧曰：“汝意欲何如？”公子宋曰：“主上无道之端，已见于分毫。若行大事，吾与子共扶子良为君，以亲昵于晋，郑国可保数年之安矣。”归生想了一回，徐答曰：“任子所为，吾不汝泄也。”公子宋乃阴聚家众，乘灵公秋祭斋宿，用重赂结其左右，夜半潜入斋宫，以土囊压灵公而杀之，托言“中魇暴死”。归生知其事而不敢言。按孔子作春秋，书：“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。”释公子宋而罪归生，以其身为执政，惧谮从逆，所谓“任重者，责亦重”也。圣人书法，垂戒人臣，可不畏哉！

次日，归生与公子宋共议，欲奉公子去疾为君。去疾大惊，辞曰：“先君尚有八子，若立贤，则去疾无德可称，若立长，则有公子坚在。去疾有死，不敢越也。”于是逆公子坚即位，是为襄公。总计穆公共有子十三人：灵公夷被弑，襄公坚嗣立，以下尚有十一子，曰公子去疾字子良，曰公子喜字子罕，曰公子騑字子驪，曰公子发字子国，曰公子嘉字子孔，曰公子偃字子游，曰公子舒字子印，又有公子丰，公子羽，公子然，公子志。襄公忌诸弟党盛，恐他日生变，私与公子去疾商议，欲独留去疾，而尽逐其诸弟。去疾曰：“先君梦兰而生，卜曰：‘是必昌姬氏之宗。’夫兄弟为公族，譬如枝叶盛茂，本是以荣，若剪枝去叶，本根俱露，枯槁可立而待矣。君能容之，固所愿也。若不能容，吾将同行，岂忍独留于此，异日何面目见先君于地下乎？”襄公感悟。乃拜其弟十一人皆为大夫，并知郑政。公子宋遣使求成于晋，以求安其国。此周定王二年事也。

明年，为郑襄公元年，楚庄王使公子婴齐为将，率师伐郑，问曰：“何故弑君？”晋使荀林父救之，楚遂移兵伐陈。郑襄公从晋成公盟于黑壤。

周定五三年，晋上卿赵盾卒。郤缺代为中军元帅，闻陈与楚平，乃言于成公，使荀林父从成公率宋、卫、郑、曹四国伐陈。晋成公于中途病薨，乃班师。立世子孺为君，是为景公。是年，楚庄王亲统大军，复伐郑师于柳棼。晋郤缺率师救之，袭败楚师。郑人皆喜，公子去疾，独有忧色。襄公怪而问之。去疾对曰：“晋之败楚，偶也。楚将泄怒于郑，晋可长恃乎？行见楚兵之在郊矣！”明年，楚庄王复伐郑，屯兵于颍水之北。适公子归生病卒，公子去疾，追治尝鼯之事，杀公子宋，暴其尸于朝，斫子家之棺，而逐其族，遣使谢楚王曰：“寡人有逆臣归生与宋，今俱伏诛。寡君愿因陈侯而受敌于上国。”庄王许之。遂欲合陈郑同盟于辰陵之地，遣使约会陈侯。使者自陈还，言：“陈侯为大夫夏徵舒所弑，国内大乱。”有诗为证：

周室东迁世乱离，纷纷篡弑岁无虚；
妖星入斗征三国，又报陈侯遇夏舒。

话说陈灵公讳平国，乃陈共公朔之子，在周顷王六年嗣位。为人轻佻惰慢，绝无威仪，且又耽于酒色，逐于游戏，国家政务，全然不理。宠着两位大夫，一个姓孔名宁，一个姓仪名行父，都是酒色队里打锣鼓的。一君二臣，志同气合，语言戏褻，各无顾忌。其时朝中有个贤臣，姓泄名冶，是个忠良正直之辈，遇事敢言，陈侯君臣，甚畏惮之。又有个大夫夏御叔，其父公子少西，乃是陈定公之子，少西字子夏，故御叔以夏为字，又曰少西氏，世为陈国司马之官，食采于株林。御叔娶郑穆公之

女为妻，谓之夏姬。那夏姬生得蛾眉凤眼，杏脸桃腮，有骊姬息妫之容貌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。见者无不消魂丧魄，颠之倒之。更有一桩奇事，十五岁时，梦见一伟丈夫，星冠羽服，自称上界天仙，与之交合，教以吸精导气之法。与人交接，曲尽其欢，就中采阳补阴，却老还少，名为“素女采战之术”。在国未嫁，先与郑灵公庶兄公子蛮兄妹私通，不勾三年，子蛮夭死。后嫁于夏御叔为内子，生下一男，名曰徵舒。徵舒字子南，年十二岁上，御叔病亡。夏姬因有外交，留徵舒于城内，从师习学，自家退居株林。孔宁仪行父，向与御叔同朝相善，曾窥见夏姬之色，各有窥诱之意。夏姬有侍女荷华，伶俐风骚，惯与主母做脚搅主顾。孔宁一日与徵舒射猎郊外，因送徵舒至于株林，留宿其家。孔宁费一片心机，先勾搭上了荷华，赠以簪珥，求荐于主母，遂得入马，窃穿其锦裆以出，夸示于仪行父。行父慕之，亦以厚币交结荷华，求其通款。夏姬平日窥见仪行父，身材长大，鼻准丰隆，也有其心。遂遣荷华约他私会。仪行父广求助战奇药，以媚夏姬，夏姬爱之，倍于孔宁。仪行父谓夏姬曰：“孔大夫有锦裆之赐，今既蒙垂盼，亦欲乞一物为表记，以见均爱。”夏姬笑曰：“锦裆彼自窃去，非妾所赠也。”因附耳曰：“虽在同床，岂无厚薄？”乃自解所穿碧罗襦为赠。仪行父大悦。自此行父往来甚密，孔宁不免稍疏矣。有古诗为证：

郑风何其淫？桓武化已渺。
士女竞私奔，里巷失昏晓。
仲子墙欲窥，子充性偏狡。
东门忆蒺藜，野外生蔓草。
褰裳望匪遥，驾车去何杳？

青衿萦我心，琼琚破人老。
风雨鸡鸣时，相会密以巧。
扬水流束薪，谗言莫相搅！
习气多感人，安能自美好？

仪行父为孔宁将锦裆骄了他，今得了碧罗襦，亦夸示于孔宁。孔宁私叩荷华，知夏姬与仪行父相密，心怀妒忌，无计拆他，想出一条计策来：那陈侯性贪淫乐，久闻夏姬美色，屡次言之，相慕颇切，恨不到手，不如引他一同入马，陈侯必然感我。况陈侯有个暗疾，医书上名曰‘狐臭’，亦名‘腋气’，夏姬定不喜欢。我去做个贴身帮闲，落得捉空调情，讨些便宜。少不得仪大夫稀疏一二分，出了我这点捻酸的恶气。好计，好计！”遂独见灵公，闲话间，说及夏姬之美，天下绝无！灵公曰：“寡人亦久闻其名，但年齿已及四旬，恐三月桃花，未免改色矣！”孔宁曰：“夏姬熟晓房中之术，容颜转嫩，常如十七八岁好女子模样。且交接之妙，大异寻常，主公一试，自当魂消也。”灵公不觉欲火上炎，面颊发赤，向孔宁曰：“卿何策使寡人与夏姬一会？寡人誓不相负！”孔宁奏曰：“夏氏一向居株林，其地竹木繁盛，可以游玩。主公明早，只说要幸株林，夏氏必然设享相迎。夏姬有婢，名曰荷华，颇知情事，臣当以主公之意达之，万无不谐之理。”灵公笑曰：“此事全仗爱卿作成。”

次日传旨驾车，微服出游株林，只教大夫孔宁相随。孔宁先送信于夏姬，教他治具相候。又露其意于荷华，使之转达。那边夏姬，也是个不怕事的主顾，凡事预备停当。灵公一心贪着夏姬，把游幸当个名色，正是：“窃玉偷香真有意，观山玩水本无心。”略蹬一时，就转到夏家。夏姬具礼服出迎，入于

厅坐，拜谒致词曰：“妾男徵舒，出就外傅，不知主公驾临，有失迎接。”其声如新莺巧啭，历历可听。灵公视其貌，真天人也！六宫妃嫔，罕有其匹。灵公曰：“寡人偶尔闲游，轻造尊府，幸勿惊讶。”夏姬敛衽对曰：“主公玉趾下临，敝庐增色。贱妾备有蔬酒，未敢献上。”灵公曰：“既费庖厨，不须礼席，闻尊府园亭幽雅，愿入观之，主人盛饌，就彼相扰可也。”夏姬对曰：“自亡夫即世，荒圃久废扫除，恐慢大驾，贱妾预先告罪！”夏姬应对有序，灵公心中愈加爱重，命夏姬：“换去礼服，引寡人园中一游。”夏姬卸下礼服，露出一身淡妆，如月下梨花，雪中梅蕊，别是一般雅致。夏姬前导，至于后园。虽然地段不宽，却有乔松秀柏，奇石名葩，池沼一方，花亭几座。中间高轩一区，朱栏绣幕，甚是开爽，此乃宴客之所。左右俱有厢房。轩后曲房数层，回廊周折，直通内寝。园中立有马厰，乃是养马去处。园西空地一片，留为射圃。灵公观看了一回，轩中筵席已具，夏姬执盏定席。灵公赐坐于旁，夏姬谦让不敢。灵公曰：“主人岂可不坐？”乃命孔宁坐右，夏姬坐左：“今日略去君臣之分，图个尽欢。”饮酒中间，灵公目不转睛，夏姬亦流波送盼。灵公酒兴带了痴情，又有孔大夫从旁打和事鼓，酒落快肠，不觉其多。日落西山，左右进烛，洗盏更酌，灵公大醉，倒于席上，鼾鼾睡去。孔宁私谓夏姬曰：“主公久慕容色，今日此来，立心与你求欢，不可违拗。”夏姬微笑不答。孔宁便宜行事，出外安顿随驾人众，就便宿歇。夏姬整备锦衾绣枕，假意送入轩中，自己香汤沐浴，以备召幸，止留荷华侍驾。少顷，灵公睡醒，张目问：“是何人？”荷华跪而应曰：“贱婢乃荷华也。奉主母之命，伏侍千岁爷爷。”因取酸梅醒酒汤以进。灵公曰：“此汤何人所造？”荷华答曰：“婢所煎也。”灵公曰：“汝能造梅汤，能为寡人作媒乎？”

荷华佯为不知，对曰：“贱婢虽不惯为媒，亦颇知效奔走，但不知千岁爷属意何人？”灵公曰：“寡人为汝主母，神魂俱乱矣！汝能成就吾事，当厚赐汝。”荷华对曰：“主母残体，恐不足当贵人，倘蒙不弃，贱婢即当引入。”灵公大喜，即命荷华掌灯引导，曲曲弯弯，直入内室。夏姬明灯独坐，如有所待。忽闻脚步之声，方欲启问，灵公已入户内。荷华便将银灯携出，灵公更不攀话，拥夏姬入帷，解衣共寝。肌肤柔腻，着体欲融，欢会之时，宛如处女。灵公怪而问之。夏姬对曰：“妾有内视之法，虽产子之后，不过三日，充实如故。”灵公叹曰：“寡人虽遇天上神仙，亦只如此矣！”论起灵公淫具，本不及孔仪二大夫，况带有暗疾，没讨好处。因他是一国之君，妇人家未免带三分势利，不敢嗔嫌，枕席上虚意奉承，灵公遂以为不世之奇遇矣。睡至鸡鸣，夏姬促灵公起身，灵公曰：“寡人得交爱卿，回视六宫，有如粪土。但不知爱卿心下有分毫及寡人否？”夏姬疑灵公已知孔仪二人往来之事，乃对曰：“贱妾实不相欺，自丧先夫，不能自制，未免失身他人。今既获侍君侯，从兹当永谢外交，敢复有二心，以取罪戾！”灵公欣然曰：“爱卿平日所交，试为寡人悉数之，不必隐讳。”夏姬对曰：“孔仪二大夫，因抚遗孤，遂及于乱，他实未有也。”灵公笑曰：“怪道孔宁说卿交接之妙，大异寻常，若非亲试，何以知之？”夏姬对曰：“贱妾得罪在先，望乞宽宥！”灵公曰：“孔宁有荐贤之美，寡人方怀感激，卿其勿疑。但愿与卿常常相见，此情不绝，其任卿所为，不汝禁也。”夏姬对曰：“主公能源源而来，何难常常而见乎？”须臾，灵公起身，夏姬抽自己贴体汗衫，与灵公穿上，曰：“主公见此衫，如见贱妾矣！”荷华取灯，由旧路送归轩下。天明后，厅事上已备早膳，孔宁率从人驾车伺候。夏姬请灵公登堂，起居问安，庖人进饌。众人

俱有酒食犒劳。食毕，孔宁为灵公御车回朝。百官知陈侯野宿，是日俱集朝门伺候。灵公传令：“免朝。”径入宫门去了。仪行父扯住孔宁，盘问主公夜来宿处。孔宁不能讳，只得直言。仪行父知是孔宁所荐，顿足曰：“如此好人情，如何让你独做？”孔宁曰：“主公十分得意，第二次你做人情便了。”二人大笑而散。

次日，灵公早朝，礼毕，百官俱散，召孔宁至前，谢其荐举夏姬之事。又召仪行父问曰：“如此乐事，何不早报寡人？你二人却占先头，是何道理？”孔宁仪行父齐曰：“臣等并无此事。”灵公曰：“是美人亲口所言，卿等不必讳矣。”孔宁对曰：“譬如君有味，臣先尝之；父有味，子先尝之。若尝而不美，不敢进于君也。”灵公笑曰：“不然。譬如熊掌，就让寡人先尝也不妨。”孔仪二人俱笑。灵公又曰：“汝二人虽曾入马，他偏有表记送我。”乃扯衬衣示之曰：“此乃美人所赠，你二人可有么？”孔宁曰：“臣亦有之。”灵公曰：“赠卿何物？”孔宁撩衣，见其锦裆，曰：“此姬所赠。不但臣有，行父亦有之。”灵公问行父：“卿又是何物？”行父解开碧罗襦，与灵公观看。灵公大笑曰：“我等三人，随身俱有质证，异日同往株林，可作连床大会矣！”一君二臣，正在朝堂戏谑。把这话传出朝门，恼了一位正直之臣，咬牙切齿，大叫道：“朝廷法纪之地，却如此胡乱，陈国之亡，屈指可待矣！”遂整衣端简，复身闯入朝门进谏。

不知那位官员是谁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

却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二大夫，俱穿了夏姬所赠褻衣，在朝堂上戏谑。大夫泄冶闻之，乃整襟端笏，复身趋入朝门。孔仪二人，素惮泄冶正直，今日不宣自至，必有规谏，遂先辞灵公而出。灵公抽身欲起御座，泄冶腾步上前，牵住其衣，跪而奏曰：“臣闻‘君臣主敬，男女主别。’今主公无《周南》之化，使国中有失节之妇；而又君臣宣淫，互相标榜，朝堂之上，秽语难闻，廉耻尽丧，体统俱失。君臣之敬，男女之别，沦灭已极！夫不敬则慢，不别则乱，慢而且乱，亡国之道也。君必改之！”灵公自觉汗颜，以袖掩面曰：“卿勿多言，寡人行且悔之矣！”泄冶辞出朝门，孔仪二人尚在门外打探，见泄冶怒气冲冲出来，闪入人丛中避之。泄冶早已看见，将二人唤出，责之曰：“君有善，臣宜宣之，君有不善，臣宜掩之。今子自为不善，以诱其君，而复宣扬其事，使士民公然见闻，何以为训？宁不羞耶？”二人不能措对，唯唯谢教。泄冶去了，孔仪二人，求见灵公，述泄冶责备其君之语，“主公自今更勿为株林之游矣！”灵公曰：“卿二人还往否？”孔仪二人对曰：“彼以臣谏君，与臣等无与。臣等可往，君不可往。”灵公奋然曰：“寡人宁得罪于泄冶，安肯舍此乐地乎？”孔仪二人复奏曰：“主公若再往，恐难当泄冶絮聒。如何？”灵公曰：

“二卿有何策，能止泄冶勿言？”孔宁曰：“若要泄冶勿言，除非使他开口不得。”灵公笑曰：“彼自有口，寡人安能禁之使不开乎？”仪行父曰：“宁之言，臣能知之。夫人死则口闭，主公何不传旨，杀了泄冶，则终身之乐无穷矣！”灵公曰：“寡人不能也。”孔宁曰：“臣使人刺之何如？”灵公点首曰：“由卿自为。”二人辞出朝门，做一处商议。将重贖买出刺客，伏于要路，候泄冶入朝，突起杀之。国人皆认为陈侯所使，不知为孔仪二人之谋也。史臣有赞云：

陈丧明德，君臣宣淫；
纓袞服，大廷株林。
壮哉泄冶，独矢直音！
身死名高，龙血比心。

自泄冶死后，君臣益无忌惮，三人不时同往株林，一二次还是私偷，以后习以为常，公然不避。国人作《株林》之诗以讥之。诗曰：

胡为乎株林？从夏南！匪适株林；从夏南！

徵舒字子南，诗人忠厚，故不曰夏姬，而曰夏南，言从南而来也。

陈侯本是个没恂S A的人，孔仪二人，一味奉承帮衬，不顾廉耻，更兼夏姬善于调停，打成和局，弄做了一妇三夫，同欢同乐，不以为怪。徵舒渐渐长大知事，见其母之所为，心如刀刺，只是干碍陈侯，无可奈何。每闻陈侯欲到株林，往往托故避出，落得眼中清静。那一班淫乐的男女，亦以徵舒不在为

方便。光阴似箭，徵舒年一十八岁，生得长躯伟干，多力善射。灵公欲悦夏姬之意，使嗣父职为司马，执掌兵权。徵舒谢恩毕，回株林拜见其母夏姬。夏姬曰：“此陈侯恩典，汝当恪供乃职，为国分忧，不必以家事分念。”徵舒辞了母亲，入朝理事。

忽一日，陈灵公与孔仪二人，复游株林，宿于夏氏。徵舒因感嗣爵之恩，特地回家设享，款待灵公。夏姬因其子在坐，不敢出陪。酒酣之后，君臣复相嘲谑，手舞足蹈。徵舒厌恶其状，退入屏后，潜听其言。灵公谓仪行父曰：“徵舒躯干魁伟，有些像你，莫不是你生的？”仪行父笑曰：“徵舒两目炯炯，极像主公，还是主公所生。”孔宁从旁插嘴曰：“主公与仪大夫年纪小，生他不出，他的爹极多，是个杂种，便是夏夫人自家也记不起了！”三人拍掌大笑。徵舒不听犹可，听见之时，不觉羞恶之心，勃然难遏。正是：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”暗将夏姬锁于内室，却从便门溜出，吩咐随行军众：“把府第团团围住，不许走了陈侯及孔仪二人。”军众得令，发一声喊，围了夏府。徵舒戎装披挂，手执利刃，引着得力家丁数人，从大门杀进。口中大叫：“快拿淫贼！”陈灵公口中还在那里不三不四，耍笑弄酒。却是孔宁听见了，说道：“主公不好了！徵舒此席，不是好意。如今引兵杀来，要拿淫贼。快跑罢！”仪行父曰：“前门围断，须走后门。”三人常在夏家穿房入户，路道都是识熟的。陈侯还指望跑入内室，求救于夏姬，见中门锁断，慌上加慌，急向后园奔走。徵舒随后赶来。陈侯记得东边马厩，有短墙可越，遂望马厩而奔。徵舒叫道：“昏君休走！”攀起弓来，飏的一箭，却射不中。陈侯奔入马厩，意欲藏躲，却被群马惊嘶起来，即忙退身而出。徵舒刚刚赶近，又复一箭，正中当心。可怜陈侯平国，做了一十五年诸侯，今日死于马厩之下！孔宁仪行父先见陈侯向东走，知徵舒必然追赶，

遂望西边奔入射圃。徵舒果然只赶陈侯。孔仪二人，遂从狗窦中钻出，不到家中，赤身奔入楚国去了。

徵舒既射杀了陈侯，拥兵入城，只说陈侯酒后暴疾身亡，遗命立世子午为君，是为成公。成公心恨徵舒，力不能制，隐忍不言。徵舒亦惧诸侯之讨，乃强逼陈侯往朝于晋，以结其好。

再说楚国使臣，奉命约陈侯赴盟辰陵，未到陈国，闻乱而返。恰好孔宁仪行父二人逃到，见了庄王，瞒过君臣淫乱之情，只说：“夏徵舒造反，弑了陈侯平国。”与使臣之言相合。庄王遂集群臣商议。却说楚国一位公族大夫，屈氏名巫，字子灵，乃屈荡之子。此人仪容秀美，文武全材，只有一件毛病，贪淫好色，专讲彭祖房中之术。数年前，曾出使陈国，遇夏姬出游，窥见其貌，且闻其善于采炼，却老还少，心甚慕之。及闻徵舒弑逆，欲借此端，掳取夏姬，力劝庄王兴师伐陈。令尹孙叔敖亦言：“陈罪宜讨。”庄王之意遂决。时周定王九年，陈成公午之元年也。楚庄王先传一檄，至于陈国，檄上写道：

楚王示尔：少西氏弑其君，神人共愤。尔国不能讨，寡人将为尔讨之。罪有专归，其余臣民，静听无扰！

陈国见了檄文，人人归咎徵舒，巴不能勾假手于楚，遂不为御敌之计。

楚庄王亲引三军，带领公子婴齐、公子侧、屈巫一班大将，云卷风驰，直造陈都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所至安慰居民，秋毫无犯。夏徵舒知人心怨己，潜奔株林。时陈成公尚在晋国未归。大夫轅颇，与诸臣商议：“楚王为我讨罪，诛止徵舒。不如执徵舒献于楚军，遣使求和，保全社稷，此为上策。”群臣皆以为然。轅颇乃命其子侨如，统兵往株林，擒拿徵舒。侨如未行，

楚兵已至城下。陈国久无政令，况陈侯不在国，百姓做主，开门迎楚。楚庄王整队而入。诸将将轅颇等拥至庄王面前，庄王问：“徵舒何在？”轅颇对曰：“在株林。”庄王问曰：“谁非臣子，如何容此逆贼，不加诛讨？”轅颇对曰：“非不欲讨，力不加也。”庄王即命轅颇为向导，自引大军，往株林进发，却留公子婴齐一军，屯紖城中。再说徵舒正欲收拾家财，奉了母亲夏姬，逃奔郑国。只争一刻，楚兵围住株林，将徵舒拿住。庄王命囚于后车，问：“何以不见夏姬？”使将士搜其家，于园中得之。荷华逃去，不知所适。夏姬向庄王再拜言曰：“不幸国乱家亡，贱妾妇人，命悬大王之手。倘赐矜宥，愿充婢役！”夏姬颜色妍丽，语复详雅，庄王一见，心志迷惑，谓诸将曰：“楚国后宫虽多，如夏姬者绝少，寡人意欲纳之，以备妃嫔，诸卿以为何如？”屈巫谏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吾主用兵于陈，讨其罪也。若纳夏姬，是贪其色也。讨罪为义，贪色为淫。以义始而以淫终，伯主举动，不当如此。”庄王曰：“子灵之言甚正，寡人不敢纳矣。只是此妇世间尤物，若再经寡人之眼，必然不能自制。”叫军士凿开后垣，纵其所之。时将军公子侧在旁，亦贪夏姬美貌，见庄王已不收用，跪而请曰：“臣中年无妻，乞我王赐臣为室。”屈巫又奏曰：“吾王不可许也。”公子侧怒曰：“子灵不容我娶夏姬，是何缘故？”屈巫曰：“此妇乃天地间不祥之物，据吾所知者言之：天子蚩，杀御叔，弑陈侯，戮夏南，出孔仪，丧陈国，不祥莫大焉！天下多美妇人，何必取此淫物，以貽后悔？”庄王曰：“如子灵所言，寡人亦畏之矣！”公子侧曰：“既如此，我亦娶不得。只是一件，你说主公娶不得，我亦娶不得，难道你娶了不成？”屈巫连声曰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庄王曰：“物无所主，人必争之。闻连尹襄老，近日丧偶，赐为继室可也。”时襄老引兵从征，在于

后队。庄王召至，以夏姬赐之，夫妇谢恩而出。公子侧倒也罢了。只是屈巫谏止庄王，打断公子侧，本欲留与自家；见庄王赐与襄老，暗暗叫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又暗想道：“这个老儿，如何当得起那归人？少不得一年半载，仍做寡妇，到其间再作区处。”这是屈巫意中之事，口里却不曾说出。庄王居株林一宿，仍至陈国；公子婴齐迎接入城。庄王传令将徵舒囚出栗门，车裂以殉，如齐襄公处高渠弥之刑。史臣有诗云：

陈主荒淫虽自取，徵舒弑逆亦违条；
庄王吊伐如时雨，洒上诸侯望羽旄。

庄王号令徵舒已毕，将陈国版图查明，灭陈以为楚县。拜公子婴齐为陈公，使守其地。陈大夫辕颇等，悉带回郢都。南方属国，闻楚王灭陈而归，俱来朝贺，各处县公，自不必说。独有大夫申叔时，使齐未归。其时齐惠公薨，世子无野即位，是为顷公。齐楚一向交好，故庄王遣申叔时，往行吊旧贺新之礼。这一差还在未伐陈以前。及庄王归楚三日之后，申叔方才回转，复命而退，并无庆贺之言。庄王使内侍传语责之曰：“夏徵舒无道，弑其君，寡人讨其罪而戮之，版图收于国中，义声闻于天下。诸侯县公，无不称贺，汝独无一言，岂以寡人讨陈之举为非耶？”申叔时随使者求见楚王，请面毕其辞；庄王许之。申叔时曰：“王闻‘蹊田夺牛’之说乎？”庄王曰：“未闻也。”申叔时曰：“今有人牵牛取径于他人之田者，践其禾稼，田主怒夺其牛。此狱若在王前，何以断之？”庄王曰：“牵牛践田，所伤未多也。夺其牛，太甚矣！寡人若断此狱，薄责牵牛者，而还其牛。子以为当否？”申叔时曰：“王何明于断狱，而昧于断陈也？夫徵舒有罪，止于弑君，未至亡国也

；王讨其罪足矣。又取其国，此与牵牛何异？又何贺乎？”庄王顿足曰：“善哉此言！寡人未之闻也！”申叔时曰：“王既以臣言为善，何不效反牛之事？”庄王立召陈大夫辕颇，问：“陈君何在？”颇答曰：“向往晋国，今不知何在。”言讫，不觉泪下。庄王惨然曰：“吾当复封汝国，汝可迎陈君而立之。世世附楚，勿依违南北，有负寡人之德。”又召孔宁仪行父吩咐：“放汝归国，共辅陈君！”辕颇明知孔仪二人是个祸根，不敢在楚王面前说明，只是含糊一同拜谢而行。将出楚境，正遇陈侯午自晋而归，闻其国已灭，亦欲如楚，面见楚王。辕颇乃述楚王之美意，君臣并驾至陈。守将公子婴齐，已接得楚王之命，召还本国，遂将版图交割还陈，自归楚国去了。此乃楚庄王第一件好处。髯翁有诗云：

县陈谁料复封陈？跖舜还从一念新；
南楚义声驰四海，须知贤主赖贤臣。

孔宁归国，未一月，白日见夏徵舒来索命，因得狂疾，自赴池中而死。死之后，仪行父梦见陈灵公孔宁与徵舒三人，来拘他到帝廷对狱，梦中大惊，自此亦得暴疾卒。此乃淫人之报也！

再说公子婴齐既返楚国，入见庄王，犹自称陈公婴齐。庄王曰：“寡人已复陈国矣，当别图所以偿卿也。”婴齐遂请申吕之田，庄王将许之。屈巫奏曰：“此北方之赋，国家所恃以御晋寇者，不可以充赏。”庄王乃止。及申叔时告老，庄王封屈巫为申公，屈巫并不推辞。婴齐由是与屈巫有隙，周定王十年，楚庄王之十七年也。

庄王以陈虽南附，郑犹从晋，未肯服楚，乃与诸大夫计议。

令尹孙叔敖曰：“我伐郑，晋救必至，非大军不可。”庄王曰：“寡人意正如此。”乃悉起三军两广之众，浩浩荡荡，杀奔荥阳而来，连尹襄老为前部。临发时，健将唐狡请曰：“郑小国，不足烦大军，狡愿自率部下百人，前行一日，为三军开路。”襄老庄其志，许之。唐狡所至力战，当者辄败，兵不留行，每夕扫除营地，以待大军。庄王率诸将直抵郑郊，未曾有一兵之阻，一日之稽。庄王怪其神速，谓襄老曰：“不意卿老而益壮，勇于前进如此！”襄老对曰：“非臣之力，乃副将唐狡力战所致也。”庄王即召唐狡，欲厚赏之。唐狡对曰：“臣受君王之赐已厚，今日聊以报效，敢复叨赏乎？”庄王讶曰：“寡人未尝识卿，何处受寡人之赐？”唐狡对曰：“绝纓会上，牵美人之袂者，即臣也。蒙君王不杀之恩，故舍命相报。”庄王叹息曰：“嗟乎！使寡人当时明烛治罪，安得此人之死力哉？”命军正纪其首功，俟平郑之后，将重用之。唐狡谓人曰：“吾得死罪于君，君隐而不诛，是以报之。然既已明言，不敢以罪人徼后日之赏。”即夜遁去，不知所往。庄王闻之，叹曰：“真烈士矣！”大军攻破郊关，直抵城下。庄王传令，四面筑长围攻之，凡十有七日，昼夜不息。郑襄公恃晋之救，不即行成。军士死伤者甚众。城东北角崩陷数十丈，楚兵将登，庄王闻城内哭声震地，心中不忍，麾军退十里。公子婴齐进曰：“城陷正可乘势，何以退师？”庄王曰：“郑知吾威，未知吾德，姑退以示德。视其从违，以为进退可也。”郑襄公闻楚师退，疑晋救已至，乃驱百姓修筑城垣，男女皆上城巡守。庄王知郑无乞降之意，复进兵围之。郑坚守三月，力不能支。楚将乐伯率众自皇门先登，劈开城门。庄王下令，不许掳掠，三军肃然。行至逵路，郑襄公肉袒牵羊，以迎楚师，辞曰：“孤不德，不能服事大国，使君王怀怒，以降师于敝邑，孤知罪矣！存亡死

生，一惟君王命。若惠顾先人之好，不遽翦灭，延其宗祀，使得比于附庸，君王之惠也！”公子婴齐进曰：“郑力穷而降，赦之复叛，不如灭之。”庄王曰：“申公若在，又将以蹊田夺牛见诮矣！”即麾军退三十里。郑襄公亲至楚军，谢罪请盟，留其弟公子去疾为质。

庄王班师北行，次于邲，谍报：“晋国拜荀林父为大将，先谷为副，出车六百乘，前来救郑，已过黄河。”庄王问于诸将曰：“晋师将至，归乎？抑战乎？”令尹孙叔敖对曰：“郑之未成，战晋宜也；已得郑矣，又寻仇于晋，焉用之？不如全师而归，万无一失。”嬖人伍参奏曰：“令尹之言非也。郑谓我力不及，是以从晋；若晋来而避之，真我不及矣。且晋知郑之从楚，必以兵临郑，晋以救来，我亦以救往，不亦可乎？”孙叔敖曰：“昔岁入陈，今岁入郑，楚兵已劳敝矣。若战而不捷，虽食参之肉，岂足赎罪？”伍参曰：“若战而捷，令尹为无谋矣；如其不捷，参之肉将为晋军所食，何能及楚人之口？”庄王乃遍问诸将，各授以笔，使书其掌，主战者写“战”字，主退者写“退”字。诸将写讫，庄王使开掌验之。惟中军元帅虞邱，及连尹襄老、裨将蔡鸠居、彭名四人，掌中写“退”字，其他公子婴齐、公子侧、公子谷臣、屈荡、潘党、乐伯，养繇基、许伯、熊负羁、许偃……等二十余人，俱“战”字。庄王曰：“虞邱老臣之见，与令尹合，言‘退’者是矣。”乃传令南辕反旆，来日饮马于河而归。

伍参夜求见庄王曰：“君王何畏于晋，而弃郑以畀之也？”庄王曰：“寡人未尝弃郑也。”伍参曰：“楚兵顿郑城下九十日，而仅得郑成。今晋来而楚去，使晋得以救郑为功而收郑，楚自此不复有郑矣，非弃郑而何？”庄王曰：“令尹言战晋未必捷，是以去之。”伍参曰：“臣已料之审矣。荀林父新将中

军，威信未孚于众。其佐先谷，先轸之孙，先且居之子，恃其世勋，且刚愎不仁，非用命之将也。栾、赵之辈，皆累世名将，各行其意，号令不一。晋师虽多，败之易耳。且王以一国之主，而避晋之诸臣，将遗笑于天下，况能有郑乎？”庄王愕然曰：“寡人虽不能军，何至出晋诸臣之下？寡人从子战矣！”即夜使人告令尹孙叔敖，将乘辕一齐改为北向，进至管城，以待晋师。

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

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

话说晋景公即位三年，闻楚王亲自伐郑，谋欲救之。乃拜荀林父为中军元帅，先谷副之；士会为上军元帅，郤克副之；赵朔为下军元帅，栾书副之。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，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，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，韩厥为司马。更有部将魏锜、赵旃、荀罍、逢伯、鲍癸等数十员，起兵车共六百乘，以夏六月自绛州进发。到黄河口，前哨探得郑城被楚久困，待救不至，已出降于楚，楚兵亦将北归矣。荀林父召诸将商议行止。士会曰：“救之不及，战楚无名；不如班师，以俟再举。”林父善之，遂命诸将班师。中军一员上将，挺身而出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晋能伯诸侯者，以其能扶倾救难故也。今郑待救不至，不得已而降楚，我若挫楚，郑必归晋。今弃郑而逃楚，小国何恃之有？晋不复能伯诸侯矣！元帅必欲班师，小将情愿自率本部前进。”荀林父视之，乃中军副将先谷，字彘子。林父曰：“楚王亲在军中，兵强将广，汝偏师独济，如以肉投馁虎，何益于事？”先谷咆哮大叫曰：“我若不往，使人谓堂堂晋国，没一个敢战之人，岂不可耻？此行虽死于阵前，犹不失志气。”说罢，竟出营门，遇赵同赵括兄弟，告以：“元帅畏楚班师，我将独济。”同、括曰：“大丈夫正当如此。我弟兄愿率本部相从。”三人不秉将令，引军济河。荀首不见了赵同，军士报

道：“已随先将军去迎楚军矣。”荀首大惊，告于司马韩厥。韩厥特造中军，来见荀林父，曰：“元帅不闻彘子之济河乎？如遇楚师，必败。子总中军，而彘子丧师，咎专在子。将若之何？”林父悚然问计。韩厥曰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如三军俱进。如其捷，子有功矣。万一不捷，六人均分其责，不犹愈于专罪乎？”林父下拜曰：“子言是也。”遂传令三军并济，立营于敖鄆二山之间。先谷喜曰：“固知元帅不能违吾之言也。”

话分两头。且说郑襄公探知晋兵众盛，恐一旦战胜，将讨郑从楚之罪，乃集群臣计议。大夫皇戌进曰：“臣请为君使于晋军，劝之战楚。晋胜则从晋，楚胜则从楚，择强而事，何患焉？”郑伯善其谋，遂使皇戌往晋军中，致郑伯之命曰：“寡君待上国之救，如望时雨，以社稷之将危，偷安于楚，聊以救亡，非敢背晋也。楚师胜郑而骄，且久出疲敝，晋若击之，敝邑愿为后继。”先谷曰：“败楚服郑，在此一举矣。”栾书曰：“郑人反复，其言未可信也。”赵同赵括曰：“属国助战，此机不可失。彘子之言是也。”遂不由林父之命，同先谷竟与皇戌定战楚之约。谁知郑襄公又别遣使往楚军中，亦劝楚王与晋交战，是两边挑斗，坐观成败的意思。孙叔敖虑晋兵之盛，言于楚王曰：“晋人无决战之意，不如请成，请而不获，然后交兵，则曲在晋矣。”庄王以为然。使蔡鸠居往晋请罢战修和。荀林父喜曰：“此两国之福也！”先谷对蔡鸠居骂曰：“汝夺我属国，又以和局缓我，便是我元帅肯和，我先谷决不肯，务要杀得你片甲不回，方见我先谷手段！快去报与楚君，教他早早逃走，饶他性命！”蔡鸠居被骂一场，抱头而窜。将出营门，又遇赵同赵括兄弟，以剑指之曰：“汝若再来，先教你吃我一剑！”鸠居出了晋营，又遇晋将赵旃，弯弓向之，说道：“你是我箭头之肉，少不得早晚擒到！烦你传话，只教你蛮王仔细

！” 鸠居回转本寨，奏知庄王。庄王大怒，问众将：“谁人敢去挑战？” 大将乐伯应声而出曰：“臣愿往！” 乐伯乘单车，许伯为御，摄叔为车右。许伯驱车如风，径逼晋垒。乐伯故意代御执辔，使许伯下车饰马正鞅，以示闲暇。有游兵十余人过之，乐伯不慌不忙，一箭发去，射倒一人；摄叔跳下车，又只手生擒一人，飞身上车，余兵发声喊都走。许伯仍为御，望本营而驰。晋军知楚将挑战杀人，分为三路追赶将来。鲍癸居中，左有逢宁，右有逢盖。乐伯大喝曰：“吾左射马，右射人，射错了，就算我输！” 乃将雕弓挽满，左一箭，右一箭，忙忙射去，有分有寸，不差一些。左边连射倒三四匹马，马倒，车遂不能行动。右边逢盖面门亦中一箭，军士被箭伤者甚多。左右二路追兵，俱不能进。只有鲍癸紧紧随后，看看赶着。乐伯只存下一箭了。搭上弓靶，欲射鲍癸，想道：“我这箭若不中，必遭来将之手。” 正转念间，车驰马骤之际，赶出一头麋来，在乐伯面前经过。乐伯心下转变，一箭望麋射去，刚刚的直贯麋心。乃使摄叔下车取麋，以献鲍癸曰：“愿充从者之膳。” 鲍癸见乐伯矢无虚发，心中正在惊惧，因其献麋，遂假意叹曰：“楚将有礼，我不可犯也！” 麾左右回车。乐伯徐行而返。有诗为证：

单车挑战骋豪雄，车似雷轰马似龙。
神箭将军谁不怕？追军缩首去如风。

晋将魏锜知鲍癸放走了乐伯，心中大怒曰：“楚来挑战，晋国独无一人敢出军前，恐被楚人所笑也。小将亦愿以单车，探楚之强弱。” 赵旃曰：“小将愿同魏将军走遭。” 林父曰：“楚来求和，然后挑战。子若至楚军，也将和议开谈，方是答

礼。”魏锜答曰：“小将便去请和。”赵旃先送魏锜登车，谓魏锜曰：“将军报鸠居之使，我报乐伯，各任其事可也。”

却说上军元帅士会，闻赵、魏二将讨差往楚，慌忙来见荀林父，欲止其行。比到中军，二将已去矣。士会私谓林父曰：“魏锜赵旃，自恃先世之功，不得重用，每怀怨望之心。况血气方刚，不知进退，此行必触楚怒。倘楚兵猝然乘我，何以御之？”时副将郤克亦来言：“楚意难测，不可不备。”先谷大叫曰：“旦晚厮杀，何以备为！”荀林父不能决。士会退谓郤克曰：“荀伯木偶耳！我等宜自为计。”乃使郤克约会上军大夫巩朔韩穿，各率本部兵，分作三处，伏于敖山之前。中军大夫赵婴齐，亦虑晋师之败，预遣人具舟于黄河之口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魏锜一心忌荀林父为将，欲败其名，在林父面前只说请和，到楚军中，竟自请战而还。楚将潘党知蔡鸠居出使晋营，受了晋将辱骂，今日魏锜到此，正好报仇。忙趋入中军，魏锜已自出营去了，乃策马追之。魏锜行及大泽，见追将甚紧，方欲对敌；忽见泽中有麋六头，因想起楚将战麋之事，弯起弓来，也射倒一麋，使御者献于潘党曰：“前承乐将军赐鲜，敬以相报。”潘党笑曰：“彼欲我描旧样耳！我若追之，显得我楚人无礼。”亦命御者回车而返。魏锜还营，诡说：“楚王不准讲和，定要交锋，决一胜负。”荀林父问：“赵旃何在？”魏锜曰：“我先行，彼在后，未曾相值。”林父曰：“楚既不准和，赵将军必然吃亏。”乃使荀莹率輶车二十乘，步卒千五百人，往迎赵旃。

却说赵旃夜至楚军，布席于军门之外，车中取酒，坐而饮之。命随从二十余人，效楚语，四下巡绰，得其军号，混入营中。有兵士觉其伪，盘诘之；其人拔刀伤兵士。营中乱嚷起来，举火搜贼，被获一十余人。其余逃出，见赵旃尚安坐席上，扶

之起，登车，觅御人，已没于楚军矣。天色渐明，赵旃亲自执辔鞭马，马饿不能驰。楚庄王闻营中有贼遁去，自驾戎辂，引兵追赶，其行甚速。赵旃恐为所及，弃其车，奔入万松林内，为楚将屈荡所见，亦下车逐之。赵旃将甲裳挂于小小松树之上，轻身走脱。屈荡取甲裳并车马，以献庄王。方欲回辂，望见单车风驰而至，视之，乃潘党也。党指北向车坐，谓楚王曰：“晋师大至矣！”这车坐却是荀林父所遣輶车，迎接赵旃者。潘党远远望见，误认以为大军，未免轻事重报，吓得庄王面如土色。忽听得南方鼓角喧天，为首一员大臣，领着一队车马飞到。这员大臣是谁？乃是令尹孙叔敖。庄王心下稍安，问：“相国何以知晋军之至，而来救寡人？”孙叔敖对曰：“臣不知也。但恐君王轻进，误入晋军，臣先来救驾，随后三军俱至矣。”庄王北向再看时，见尘头不高，曰：“非大军也。”孙叔敖对曰：“《兵法》有云：‘宁可我迫人，莫使人迫我。’诸将既已到齐，吾王可传令，只顾杀向前去。若挫其中军，余二军皆不能存紿矣。”

庄王果然传令：使公子婴齐同副将蔡鸠居，以左军攻晋上军；公子侧同副将工尹齐，以右军攻晋下军；自引中军两广之众，直捣荀林父大营。庄王亲自援桴击鼓。众军一齐擂鼓，鼓声如雷，车驰马骤，步卒随着车马，飞奔前行。晋军全没准备。荀林父闻鼓声，才欲探听，楚军漫山遍野，已布满于营外，真是出其不意了。林父仓忙无计，传令并力混战。楚兵人人耀武，个个扬威，分明似海啸山崩，天摧地塌。晋兵如久梦乍回，大醉方醒，还不知东西南北。“没心人遇有心人”，怎生抵敌得过？一时鱼奔鸟散，被楚兵砍瓜切菜，乱杀一回，杀得四分五裂，七零八碎。荀瑩乘着輶车，迎不着赵旃，却撞着楚将熊负羁，两下交锋。楚兵大至，寡不敌众，步卒奔散，荀瑩所乘左

骖，中箭先倒，遂为熊负羈所擒。

再说晋将逢伯，引其二子逢宁逢盖，共载一小车，正在逃奔。恰好赵旃脱身走到，两趾俱裂，看见前面有乘车者，大叫：“车中何人？望乞挈带！”逢伯认得是赵旃声音，吩咐二子：“速速驰去，勿得反顾。”二子不解其父之意，回头看之，赵旃即呼曰：“逢君可载我！”二子谓父曰：“赵叟在后相呼。”逢伯大怒曰：“汝既见赵叟，合当让载也！”叱二子下车，以辔授赵旃，使登车同载而去。逢宁逢盖失车，遂死于乱军之中。荀林父同韩厥，从后营登车，引着败残军卒，取路山右，沿河而走，弃下车马器仗无算。先谷自后赶上，额中一箭，鲜血淋漓，扯战袍裹之。林父指曰：“敢战者亦如是乎？”行至河口，赵括亦到，诉称其兄赵婴齐，私下预备船只，先自济河：“不通我们得知，是何道理？”林父曰：“死生之际，何暇相闻也？”赵括恨恨不已，自此与婴齐有隙。林父曰：“我兵不能复战矣！目前之计，济河为急。”乃命先谷往河下招集船只。那船俱四散安泊，一时不能取齐。正扰攘之际，沿河无数人马，纷纷来到。林父视之，乃是下军正副将赵朔栾书，被楚将公子侧袭败，驱率残兵，亦取此路而来。两军一齐在岸，那一个不要渡河的？船数一发少了。南向一望，尘头又起，林父恐楚兵乘胜穷追，乃击鼓出令曰：“先济河者有赏！”两军夺舟，自相争杀。及至船上人满了，后来者攀附不绝，连船覆水，又坏了三十余艘。先谷在舟中喝令军士：“但有攀舷扯桨的，用刀乱砍其手。”各船俱效之。手指砍落舟中，如飞花片片，数掬不尽，皆投河中。岸上哭声震响，山谷俱应，天昏地惨，日色无光。史臣有诗云：

舟翻巨浪连帆倒，人逐洪波带血流。

可怜数万山西卒，半丧黄河作水囚！

后面尘头又起，乃是荀首、赵同、魏犇、逢伯、鲍癸……一班败将，陆续逃至。荀首已登舟，不见其子荀罃，使人于岸呼之。有小军看见荀罃被楚所获，报知荀首。荀首曰：“吾子既失，吾不可以空返。”乃重复上岸，整车欲行。荀林父阻之曰：“罃已陷楚，往亦无益。”荀首曰：“得他人之子，犹可换回吾子也。”魏犇素与荀罃相厚，亦愿同行。荀首甚喜。聚起荀氏家兵，尚有数百人。更兼他平昔恤民爱士，大得军心，故下军之众，在岸者无不乐从，即已在舟中者，闻说下军荀大夫欲入楚军寻小将军，亦皆上岸相从，愿效死力。此时一股锐气，比着全军初下寨时，反觉强旺。荀首在晋，亦算是数一数二的射手，多带良箭，撞入楚军。遇着老将连尹襄老，正在掠取遗车弃仗，不意晋兵猝至，不作整备，被荀首一箭射去，恰穿其颊，倒于车上。公子谷臣看见襄老中箭，驰车来救。魏犇就迎住厮杀。荀首从旁觑定，又复一箭，中其右腕。谷臣负痛拔箭，被魏犇乘势将谷臣活捉过来，并载襄老之尸，荀首曰：“有此二物，可以赎吾子矣！楚师强甚，不可当也。”乃策马急驰。比及楚军知觉，欲追之，已无及矣。

且说公子婴齐来攻上军。士会预料有事，探信最早，先已结阵，且战且走。婴齐追及敖山之下，忽闻炮声大震，一军杀出，当头一员大将在车中高叫：“玁狁在此，等候多时矣！”婴齐倒吃了一惊。玁狁接住婴齐厮杀，约斗二十余合，不敢恋战，保着士会，徐徐而走。婴齐不舍，再复追来，前面炮声又起，韩穿起兵来到。偏将蔡鸠居出车迎敌，方欲交锋，山凹里炮声又震，旗旆如云，大将郤克引兵又至。婴齐见埋伏甚众，恐堕晋计，鸣金退师。士会点查将士，并不曾伤折一个人。遂

依敖山之险，结成七个小寨，连络如七星，楚不敢逼。直到楚兵尽退，方才整旆而还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荀首兵转河口，林父大兵尚未济尽，心甚惊惶，却喜得赵婴齐渡过北岸，打发空船南来接应。时天已昏黑，楚军已至邲城。伍参请速追晋师。庄王曰：“楚自城濮失利，贻羞社稷，此一战可雪前耻矣。晋楚终当讲和，何必多杀？”乃下令安营。晋军乘夜济河，纷纷扰扰，直乱到天明方止。史臣论荀林父智不能料敌，才不能御将，不进不退，以至此败，遂使中原伯气，尽归于楚，岂不伤哉！有诗云：

阃外元戎无地天，如何裨将敢挠权？
舟中掬指真堪痛，纵渡黄河也靦然！

郑襄公知楚师得胜，亲自至邲城劳军。迎楚王至于衡雍，僭居王宫，大设筵席庆贺。潘党请收晋尸，筑为“京观”，以彰武功于万世。庄王曰：“晋非有罪可讨，寡人幸而胜之，何武功之足称耶？”命军士随在掩埋遗骨，为文祭祀河神，奏凯而还。论功行赏，嘉伍参之谋，用为大夫。伍举、伍奢、伍尚、伍员即其后也。令尹孙叔敖叹曰：“胜晋大功，出自嬖人，吾当愧死矣！”遂郁郁成疾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荀林父引败兵还见景公，景公欲斩林父。群臣力保曰：“林父先朝大臣，虽有丧师之罪，皆是先谷故违军令，所以致败。主公但斩先谷，以戒将来足矣。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，秦留孟明而襄公惧。望主公赦林父之罪，使图后效。”景公从其言，遂斩先谷，复林父原职。命六卿治兵练将，为异日报仇之举。此周定王十年事也。

定王十二年春三月，楚令尹孙叔敖病笃，嘱其子孙安曰：

“吾有遗表一通，死后为我达于楚王。楚王若封汝官爵，汝不可受。汝碌碌庸才，非经济之具，不可滥厕冠裳也。若封汝以大邑，汝当固辞。辞之不得，则可以寝邱为请。此地瘠薄，非人所欲，庶几可延后世之禄耳。”言毕遂卒。孙安取遗表呈上，楚庄王启而读之，表曰：

臣以罪废之余，蒙君王拔之相位，数年以来，愧乏大功，有负重任。今赖君王之灵，获死牖下，臣之幸矣！臣止一子，不肖，不足以玷冠裳。臣之从子蕞凭，颇有才能，可任一职。晋号世伯，虽偶败绩，不可轻视。民苦战斗已久，惟息兵安民为上。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愿王察之！

庄王读罢，叹曰：“孙叔死不忘国，寡人无福，天夺我良臣也！”即命驾往视其殓，抚棺痛哭，从行者莫不垂泪。次日，以公子婴齐为令尹。召蕞凭为箴尹，是蕞氏。庄王欲以孙安为工正，安守遗命，力辞不拜，退耕于野。

庄王所宠优人孟侏儒，谓之优孟，身不满五尺，平日以滑稽调笑，取欢左右。一日出郊，见孙安砍下柴薪，自负而归。优孟迎而问曰：“公子何自劳苦负薪？”孙安曰：“父为相数年，一钱不入私门，死后家无余财，吾安得不负薪乎？”优孟叹曰：“公子勉之，五行且召子矣！”乃制孙叔敖衣冠剑履一具，并习其生前言动，摹拟三日，无一不肖，宛如叔敖之再生也。值庄王宴于宫中，召群优为戏。优孟先使他优扮为楚王，为思慕叔敖之状，自己扮叔敖登场。楚王一见，大惊曰：“孙叔无恙乎？寡人思卿至切，可仍来辅相寡人也。”优孟对曰：“臣非真叔敖，偶似之耳。”楚王曰：“寡人思叔敖不得见，见似叔敖者，亦足少慰寡人之思，卿勿辞，可即就相位。”优

孟对曰：“王果用臣，于臣甚愿。但家有老妻，颇能通达世情，容归与老妻商议，方敢奉诏。”乃下场，复上曰：“臣适与老妻议之，老妻劝臣勿就。”楚王问曰：“何故？”优孟对曰：“老妻有村歌劝臣，臣请歌之！”遂歌曰：

贪吏不可为而可为，廉吏可为而不可为。贪吏不可为者，污且卑；而可为者，子孙乘坚而策肥。廉吏可为者，高且洁；而不可为者，子孙衣单而食缺。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，生前私殖无分毫，一朝身没家凌替，子孙丐食栖蓬蒿。劝君勿学孙叔敖，君王不念前功劳！

庄王在席上见优孟问答，宛似叔敖，心中已是凄然；及闻优孟歌毕，不觉潸然泪下曰：“孙叔之功，寡人不敢忘也！”即命优孟往召孙安。孙安敝衣草屨而至，拜见庄王。庄王曰：“子穷困至此乎？”优孟从旁答曰：“不穷困，不见前令尹之贤。”庄王曰：“孙安不愿就职，当封以万家之邑。”安固辞。庄王曰：“寡人主意已定，卿不可却。”孙安奏曰：“君王倘念先臣尺寸之劳，给臣衣食，愿得封寝邱，臣愿足矣。”庄王曰：“寝邱瘠恶之土，卿何利焉？”孙安曰：“先臣有遗命，非此不敢受也。”庄王乃从之。后人以寝邱非善地，无人争夺，遂为孙氏世守。此乃孙叔敖先见之明。史臣有诗单道优孟之事。诗曰：

清官遑计子孙贫，身死褒崇赖主君；
不是侏儒能讽谏，庄王安肯念先臣？

却说晋臣荀林父，闻孙叔敖新故，知楚兵不能骤出。乃请

师伐郑，大掠郑郊，扬兵而还。诸将请遂围郑，林父曰：“围之未可遽克，万一楚救忽至，是求敌也，姑使郑人惧而自谋耳。”郑襄公果大惧，遣使谋之于楚，且以其弟公子张，换公子去疾回郑，共理国事。庄王曰：“郑苟有信，岂在质乎？”乃悉遣之，因大集群臣计议。

不知所议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

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

话说楚庄王大集群臣，计议却晋之事。公子侧进曰：“楚所善无如齐，而事晋之坚，无过于宋。若我兴师伐宋，晋方救宋不暇，敢与我争郑乎？”庄王曰：“子策虽善，然未有隙也。自先君败宋于泓，伤其君股，宋能忍之，及厥貉之会，宋君亲受服役。其后昭公见弑，子鲍嗣立，今十八年矣，伐之当奉何名？”公子婴齐对曰：“是不难。齐君屡次来聘，尚未一答。今宜遣使报聘于齐，竟自过宋，令勿假道，且以探之。若彼不较，是惧我也，君之会盟，必不拒矣。如以无礼之故，辱我使臣，我借此为辞，何患无名哉？”庄王曰：“何人可使？”婴齐对曰：“申无畏曾从厥貉之会，此人可使也。”

庄王乃命无畏如齐修聘。无畏奏曰：“聘齐必经宋国，须有假道文书送验，方可过关。”庄王曰：“汝畏阴绝使臣耶？”无畏答曰：“向者厥貉之会，诸君田于孟诸，宋君违令，臣执其仆而戮之，宋恨臣必深；此行若无假道文书，必然杀臣。”庄王曰：“文书上与汝改名曰申舟，不用无畏旧名可矣。”无畏犹不肯行，曰：“名可改，面不可改。”庄王怒曰：“若怒杀子，我当兴兵破灭其国，为子报仇！”无畏乃不敢复辞。

明日，率其子申犀，谒见庄王曰：“臣以死殉国，分也；但愿王善视此子。”庄王曰：“此寡人之事，子勿多虑。”申

舟领了出使礼物，拜辞出城。子犀送至郊外，申舟吩咐曰：“汝父此行，必死于宋。汝必请于君王，为我报仇，切记吾言！”父子洒泪而别。

不一日，行至睢阳，关吏知是楚国使臣，要索假道文验。申舟答言：“奉楚王之命，但有聘齐文书，却没有假道文书。”关吏遂将申舟留住，飞报宋文公。时华元为政，奏于文公曰：“楚，吾世仇也。今遣使公然过宋，不循假道之礼，欺我甚矣！请杀之！”宋公曰：“杀楚使，楚必伐我，奈何？”华元对曰：“欺我之耻，甚于受伐，况欺我，势必伐我，均之受伐，且雪吾耻。”乃使人执申舟至宋廷，华元一见，认得就是申无畏，怒上加怒，责之曰：“汝曾戮我先公之仆，今改名，欲逃死耶？”申舟自知必死，大骂宋鲍：“汝奸祖母，杀嫡侄，幸免天诛；又妄杀大国之使，楚兵一到，汝君臣为齑粉矣！”华元命先割其舌，而后杀之。将聘齐的文书礼物，焚弃于郊外。从人弃车而遁，回报庄王。庄王方进午膳，闻申舟见杀，投箸于席，奋袂而起。即拜司马公子侧为大将，申叔时副之，立刻整车，亲自伐宋，使申犀为军正，从征。按申舟以夏四月被杀，楚兵以秋九月即造宋境，可谓速之至矣！潜渊有诗云：

明知欺宋必遭屯，君命如天敢惜身？

投袂兴师风雨至，华元应悔杀行人。

楚兵将睢阳城围困，造楼车高与城等，四面攻城。华元率兵民巡守，一面遣大夫乐婴齐奔晋告急。晋景公欲发兵救之。谋臣伯宗谏曰：“林父以六百乘而败于邲城，此天助楚也，往救未必有功。”景公曰：“当今惟宋与晋亲，若不救，则失宋矣。”伯宗曰：“楚距宋二千里之遥，粮运不继，必不能久。”

今遣一使往宋，只说：“‘晋已起大军来救。’谕使坚守。不过数月，楚师将去。是我无敌楚之劳，而有救宋之功也。”景公然其言，问：“谁能与我使宋国者？”大夫解扬请行。景公曰：“非子虎不胜此任也。”

解扬微服行及宋郊，被楚之游兵盘诘获住，献于庄王。庄王认得是晋将解扬，问曰：“汝来何事？”解扬曰：“奉晋侯之命，来谕宋国，坚守待救。”楚庄王曰：“原来是晋使臣！尔前者北林之役，汝为我将蔿贾所擒，寡人不杀，放汝回国；今番又来自投罗网，有何理说？”解扬曰：“晋、楚仇敌，见杀分也，又何说乎？”庄王搜得身边文书，看毕，谓曰：“宋城破在旦夕矣，汝能反书中之言，说汝国中有事，‘急切不能相救，恐误你国之事，特遣我口传相报。’如此，则宋人绝望，必然出降，省得两国人民屠戮之惨。事成之日，当封你为县公，留仕楚国。”解扬低头不应。庄王曰：“不然，当斩汝矣！”解扬本欲不从，恐身死于楚军，无人达晋君之命，乃佯许曰：“诺。”庄王升解扬于楼车之上，使人从旁促之。扬遂呼宋人曰：“我晋国使臣解扬也。被楚军所获，使我诱汝出降。汝切不可！我主公亲率大军来救，不久必至矣。”庄王闻其言，命速牵下楼车，责之曰：“尔既许寡人，而又背之，尔自无信，非寡人之过也。”叱左右斩讫报来。解扬全无惧色，徐声答曰：“臣未尝无信也。臣若全信于楚，必然失信于晋，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，以取赂于外国，君以为信乎？不信乎？臣请就诛，以明楚国之信，在外不在内！”庄王叹曰：“忠臣不惧死。”子之谓矣！”纵之使归。

宋华元因解扬之告，缮守益坚。公子侧使军士筑土堙于外，如敌楼之状，亲自居之，以瞰城内，一举一动皆知。华元亦于城内筑土堙以向之。自秋九月围起，至明年之夏五月，彼此相

拒九个月头，睢阳城中，粮草俱尽，人多饿死。华元但以忠义激劝其下，百姓感泣，甚至易子为食，拾骸骨为爨，全无变志。庄王没奈何了。军吏禀道：“营中只有七日之粮矣！”庄王曰：“吾不意宋国难下如此！”乃亲自登车，阅视宋城，见守陴军士，甚是严整，叹了一口气，即召公子侧议班师。

申犀哭拜于马前曰：“臣父以死奉王之命，王乃失信于臣父乎？”庄王面有惭色。申叔时时为庄王执辔在车，乃献计曰：“宋之不降，度我不能久耳。若使军士筑室耕田，示以长久之计，宋必惧矣。”庄王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乃下令：军士沿城一带起建营房，即拆城外民居，并砍伐竹木为之。每军十名，留五名攻城，五名耕种，十日一更番，军士互相传说。华元闻之，谓宋文公曰：“楚王无去志矣！晋救不至，奈何？臣请入楚营，面见子反，劫之以和，或可侥幸成事也。”宋文公曰：“社稷存亡，在此一行，小心在意！”

华元探知公子侧在土堙敌楼上住宿，预得其左右姓名，及奉差守宿备细。捱至夜分，扮作谒者模样，悄地从城上缒下，直到土堙边。遇巡军击柝而来，华元问曰：“主帅在上乎？”巡军曰：“在。”又问曰：“已睡乎？”巡军曰：“连日辛苦，今夜大王赐酒一樽，饮之已就枕矣。”华元走上土堙，守堙军士阻之。华元曰：“我谒者庸僚也。大王有紧要机密事吩咐主帅。因适才赐酒，恐其醉卧，特遣我来当面叮嘱，立等回复。”军士认以为真，让华元登堙。堙内灯烛尚明，公子侧和衣睡倒。华元径上其床，轻轻的以手推之。公子侧醒来，要转动时，两袖被华元坐住了。急问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华元低声答曰：“元帅勿惊，吾乃宋国右师华元也。奉主公之命，特地夜至求和。元帅若见从，当世从盟好；若还不允，元与元帅之命，俱尽于今夜矣！”言毕，左手按住卧席，右手于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

首，灯光之下，晃上两晃。公子侧慌忙答曰：“有事大家商量，不须粗卤。”华元收了匕首，谢曰：“死罪勿怪！情势已急，不得从容也。”公子侧曰：“子国中如何光景？”华元曰：“易子而食，拾骨而爨，已十分狼狈矣。”公子侧惊曰：“宋之困敝，一至此乎？吾闻军事‘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’。子奈何以实情告我？”华元曰：“‘君子矜人之厄，小人利人之危。’元帅乃君子，非小人，元是以不敢匿情。”公子侧曰：“然则何以不降？”华元曰：“国有已困之形，人有不困之志。君民效死，与城俱碎，岂肯为城下之盟哉？倘蒙矜厄之仁，退师三十里，寡君愿以国从，誓无二志！”公子侧曰：“我不相欺，军中亦止有七日之粮矣。若过七日，城不下，亦将班师。筑室耕田之令，聊以相恐耳。明日我当奏知楚王，退军一舍；尔君臣亦不可失信。”华元曰：“元情愿以身为质，与元帅共立誓词，各无反悔。”二人设誓已毕，公子侧遂与华元结为兄弟，将令箭一枝付与华元，吩咐：“速行。”华元有了令箭，公然行走，直到城下，口中一个暗号，城上便放下兜子，将华元吊上城堙去了。华元连夜回复宋去，欢欢喜喜，专等明日退军消息。

次早天明，公子侧将夜来华元所言，告于庄王，言：“臣之一命，几丧于匕首。幸华元仁心，将国情实告于我，哀恳退师；臣已许之。乞我王降旨！”庄王曰：“宋困惫如此，寡人当取此而归。”公子侧顿首曰：“我军止有七日之粮，臣已告之矣。”庄王勃然怒曰：“子何为以实情输敌？”公子侧对曰：“区区弱宋，尚有不欺人之臣；岂堂堂大楚，而反无之？臣故不敢隐讳。”庄王颜色顿霁曰：“司马之言是也！”即降旨退军，屯于三十里之外。申犀见军令已出，不敢复阻，捶胸大哭。庄王使人安慰之曰：“子勿悲，终当成汝之孝。”楚军安

营已定，华元先到楚军，致宋公之命，请受盟约。公子侧随华元入城，与宋文公歃血为誓。宋公遣华元送申舟之棺于楚营，即留身为质。庄王班师归楚，厚葬申舟，举朝皆往送葬。葬毕，使申犀嗣为大夫。

华元在楚，因公子侧又结交公子婴齐，与婴齐相善。一日，聚会之间，论及时事，公子婴齐叹曰：“今晋、楚分争，日寻干戈，天下何时得太平耶？”华元曰：“以愚观之，晋、楚互为雌雄，不相上下，诚得一人合二国之成，各朝其属，息兵修好，生民免于涂炭，诚为世道之大幸！”婴齐曰：“此事子能任之乎？”华元曰：“元与晋将栾书相善，向年聘晋时，亦曾言及于此。奈无人从中联合耳。”明日，婴齐以华元之言，告于公子侧。侧曰：“二国尚未厌兵，此事殆未可轻议也。”华元留楚凡六年，至周定王十八年，宋文公鲍卒，子共公固立，华元请归奔丧，始返宋国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晋景公闻楚人围宋，经年不解，谓伯宗曰：“宋之城守倦矣。寡人不可失信于宋，当往救之。”正欲发兵，忽报：“潞国有密书送到。”按潞国，乃赤狄别种，隗姓，子爵，与黎国为邻。周平王时，潞君逐黎侯而有其地，于是赤狄益强。此时潞子名婴儿，娶晋景公之娣伯姬为夫人。婴儿微弱，其国相酆舒，专权用事。先时，狐射姑奔在彼国，他是晋国勋臣，识多才广，酆舒还怕他三分，不敢放恣。自射姑死后，酆舒益无忌惮，欲潞子绝晋之好，诬伯姬以罪，逼其君使缢杀之。又与潞子出猎郊外，醉后君臣打弹为戏，赌弹飞鸟。酆舒放弹，误伤潞子之目，投弓于地，笑曰：“弹得不准，臣当罚酒一卮！”潞子不堪其虐，力不能制，遂写密书送晋，求晋起兵来讨酆舒之罪。谋臣伯宗进曰：“若戮酆舒，兼并潞地，因及旁国，尽有狄土，则西南之疆益拓，而晋之兵赋益充，此机不可失也。

”景公亦怒潞子婴儿不能庇其妻，乃命荀林父为大将，魏颗副之，出车三百乘伐潞。

酆舒率兵拒于曲梁，战败奔卫。卫穆公速方与晋睦，囚酆舒以献于晋军。荀林父令缚至绛都，杀之。晋师长驱直入潞城，潞子婴儿迎于马首，林父数其诬杀伯姬之罪，并执以归。托言曰：“黎人思其君久矣。”乃访黎候之裔，割五百家，筑城以居之，名为复黎，实则灭潞也。婴儿痛其国亡，自刎而死。潞人哀之，为之立祠。今黎城南十五里，有潞祠山是也。

晋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，自率大军屯于稷山。林父先至稷山献捷，留副将魏颗，略定赤狄之地。还至辅氏之泽，忽见尘头蔽日，喊杀连天，晋兵不知为谁。前哨飞报：“秦国遣大将杜回起兵来到。”按秦康公薨于周匡王之四年，子共公稻立，因赵穿侵崇起衅，秦兵围焦无功，遂厚结酆舒，共图晋国。共公立四年薨，子桓公荣立。此时乃秦桓公之十一年，闻晋伐酆舒，方欲起兵来救；又闻晋已杀酆舒，执潞子，遂遣杜回引兵来争潞地。

那杜回是秦国有名的力士，生得牙张银凿，眼突金睛，拳似铜锤，脸如铁钵，虬须卷发，身長一丈有余。力举千钧，惯使一柄开山大斧，重一百二十斤。本白翟人氏。曾于青眉山，一日拳打五虎，皆剥其皮以归。秦桓公闻其勇，聘为车右将军。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贼寇万余，威名大振，遂为大将。

魏颗排开阵势，等待交锋。杜回却不用车马，手执大斧，领着惯战杀手三百人，大踏步直冲入阵来。下砍马足，上劈甲将，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般！晋兵从来未见此凶狠，遮拦不住，大败一阵。魏颗下令，紮住营垒，且莫出战。杜回领着一队刀斧手，在营外跳跃叫骂，一连三日，魏颗不敢出应。忽报本国兵有兵来到，其将乃颗弟魏锜也。锜曰：“主公恐赤狄之党，结

连秦国生变，特遣弟来帮助。”魏颗述秦将杜回，如此恁般，勇不可当，正欲遣人请兵。魏锜不信，曰：“彼草寇何能为？来日弟当见阵，管取胜之。”

至明日，杜回又来挑战，魏锜忿然欲出，魏颗止之，不听。当下领着新来甲士，驱车直进，秦兵却四散奔走，魏锜分车逐之。忽然呼哨一声，三百个杀手，复合为一，都跟着杜回，大刀阔斧，下砍马足，上劈甲将。北边步卒随车行转，辎车不便转折，被他左右前后，觑便就砍，魏锜大败。亏着魏颗引兵接应，回营去了。

是夜，魏颗在营中闷坐，左思右想，没有良策。坐至三更困倦，朦胧睡去，耳边似有人言“青草坡”三字，醒来不解其义；再睡，仍复如前。乃向魏锜言之。魏锜曰：“辅氏左去十里，有个大坡，名为青草坡，或者秦军合败于此地也。弟先引一军往彼埋伏，兄诱敌军至此，左右夹攻，可以取胜。”魏锜自去行埋伏之事。魏颗传令：“拔寨都起。”扬言：“且回黎城。”杜回果然来追，魏颗略斗数合，回车就走，渐渐引近青草坡来。一声炮响，魏锜伏兵俱起。魏颗复身转来，将杜回团团围住，两下夹攻。杜回全不畏惧，抡着一百二十斤的开山大斧，横劈竖劈，当者辄死，虽然众杀手颇有损伤，不能取胜。二魏督率众军，力战杜回不退。看看杀至青草坡中间，杜回忽然一步一跌，如油靴踏着层冰，立脚不住，军中发起喊来。魏颗举眼看时，遥见一老人，布袍芒履，似庄家之状，将青草一路挽结，以攀杜回之足。魏颗、魏锜双车碾到，二戟并举，把杜回搯倒在地，活捉过来。众杀手见主将被擒，四散逃奔，俱为晋兵追而获之，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。魏颗问杜回曰：“汝自逞英雄，何以见擒？”杜回曰：“吾双足似有物攀住，不能展动，乃天绝我命，非力不及也。”魏颗暗暗称奇。魏锜曰

：“彼既有绝力，留于军中，恐有他变。”魏颗曰：“吾意正虑及此。”即时将杜回斩首，解往稷山请功。

是夜，魏颗始得安睡，梦日间所见老人，前来致揖曰：“将军知杜回所以获乎？是老汉结草以御之，所以颠蹶被获耳。”魏颗大惊曰：“素不识叟面，乃蒙相助，何以奉酬？”老人曰：“我乃祖姬之父也。尔用先人之治命，善嫁吾女，老汉九泉之下，感子活女之命，特效微力，助将军成此军功。将军勉之，后当世世荣显，子孙贵为王侯，无忘吾言。”

原来魏颗之父魏犢，有一爱妾，名曰祖姬。犢每出征，必嘱魏颗曰：“吾若战死沙场，汝当为我选择良配，以嫁此女，勿令失所，吾死亦瞑目矣。”及魏犢病笃之时，又嘱颗曰：“此女吾所爱惜，必用以殉吾葬，使吾泉下有伴也。”言讫而卒。魏颗营葬其父，并不用祖姬为殉。魏犢曰：“不记父临终之嘱乎？”颗曰：“父平日吩咐必嫁此女，临终乃昏乱之言。孝子从治命，不从乱命。”葬事毕，遂择士人而嫁之。有此阴德，所以老人有结草之报。魏颗梦觉，述于魏犢曰：“吾当时曲体亲心，不杀此女，不意女父衔恩地下如此。”魏犢叹息不已。鬻仙有诗云：

结草何人亢杜回？梦中明说报恩来。

劝人广积阴功事，理顺心安福自该。

秦国败兵，回到雍州，知杜回战死，君臣丧气。晋景公嘉魏颗之功，封以令狐之地，复铸大钟，以纪其事，备载年月。后人因晋景公所铸，因名曰“景钟”。晋景公复遣士会领兵攻灭赤狄余种，共灭三国：曰甲氏，曰留吁，及留吁之属国曰潞辰。自是赤狄之土，尽归于晋。

时晋国岁饥，盗贼蜂起，荀林父访国中之能察盗者，得一人，乃郤氏之族，名雍。此人善于亿逆，尝游市井间，忽指一人为盗，使人拘而审之，果真盗也。林父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郤雍曰：“吾察其眉睫之间，见市中之物有贪色，见市中之人有愧色，闻吾之至，而有惧色，是以知之。”郤雍每日获盗数十人，市井悚惧，而盗贼愈多。大夫羊舌职谓林父曰：“元帅任郤雍以获盗也。盗未尽获，而郤雍之死期至矣。”林父惊问：“何故？”

不知羊舌职说出甚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

话说荀林父用郤雍治盗，羊舌职度郤雍必不得其死，林父请问其说。羊舌职对曰：“周谚有云：‘察见渊鱼者不祥，智料隐慝者有殃。’恃郤雍一人之察，不可以尽群盗，而合群盗之力，反可以制郤雍，不死何为？”未及三日，郤雍偶行郊外，群盗数十人，合而攻之，割其头以去。荀林父忧愤成疾而死。晋景公闻羊舌职之言，召而问曰：“子之料郤雍当矣！然弭盗何策？”羊舌职对曰：“夫以智御智，如用石夸压草，草必罅生。以暴禁暴，如用石击石，石必两碎。故弭盗之方，在乎化其心术，使知廉耻，非以多获为能也。君如择朝中之善人，显荣之于民上，彼不善者将自化，何盗之足患哉？”景公又问曰：“当今晋之善人，何者为最？卿试举之。”羊舌职曰：“无如士会。其为人，言依于信，行依于义，和而不谄，廉而不矫，直而不亢，威而不猛。君必用之。”及士会定赤狄而还，晋景公献狄俘于周，以士会之功，奏闻周定王。定王赐士会以黻冕之服，位为上卿。遂代林父之任，为中军元帅，且加太傅之职，改封于范，是为范氏之始。士会将缉盗科条，尽行除削，专以教化劝民为善。于是奸民皆逃奔秦国，无一盗贼，晋国大治。

景公复有图伯之意。谋臣伯宗进曰：“先君文公，始盟践土，列国景从。襄公之世，犹受盟新城，未敢贰也。自令狐失

信，始绝秦欢。及齐、宋弑逆，我不能讨，山东诸国，遂轻晋而附楚。至救郑无功，救宋不果，复失二国。晋之宇下，惟卫、曹寥寥三三国耳。夫齐、鲁天下之望，君欲复盟主之业，莫如亲齐、鲁。盍使人行聘于二国，以联属其情，而伺楚之间，可以得志。”晋景公以为然，乃遣上军无帅郤克，使鲁及齐，厚其礼币。

却说鲁宣公以齐惠公定位之故，奉事惟谨，朝聘俱有常期。至顷公无野嗣立，犹循旧规，未曾缺礼。郤客至鲁修聘，礼毕，辞欲往齐。鲁宣公亦当聘齐之期，乃使上卿季孙行父，同郤克一齐启行。方及齐郊，只见卫上卿孙良夫，曹大夫公子首，也为聘齐来到。四人相见，各道来由，不期而会，足见同志了。四位大夫下了客馆。次日朝见，各致主君之意。礼毕，齐顷公看见四位大夫容貌，暗暗称怪，道：“大夫请暂归公馆，即容设飧相待。”四位大夫，退出朝门。

顷公入宫，见其母萧太夫人，忍笑不住。太夫人乃萧君之女，嫁于齐惠公。自惠公薨后，萧夫人日夜悲泣。顷公事母至孝，每事求悦其意，即闾巷中有可笑之事，亦必形容称述，博其一启颜也。是日，顷公干笑，不言其故。萧太夫人问曰：“外面有何乐事，而欢笑如此？”顷公对曰：“外面别无乐事，乃见一怪事耳！今有晋、鲁、卫、曹四国，各遣大夫来聘。晋大夫郤克，是个瞎子，只有一只眼光着看人。鲁大夫季孙行父，是个秃子，没一根毛发。卫大夫孙良夫，是个跛子，两脚高低的。曹公子首，是个驼背，两眼观地。吾想生人抱疾，五形四体，不全者有之。但四人各占一病，又同时至于吾国，堂上聚着一班鬼怪，岂不可笑？”萧太夫人不信，曰：“吾欲一观之可乎？”顷公曰：“使臣至国，公宴后，例有私享。来日儿命设宴于后苑，诸大夫赴宴，必从崇台之下经过。母亲登于台上，

张帷而窃观之，有何难哉？”

话中略过公宴不题，单说私宴。萧太夫人已在崇台之上了。旧例：使臣来到，凡车马仆从，都是主国供应，以暂息客人之劳。顷公主意，专欲发其母之一笑，乃于国中密选眇者、秃者、跛者、驼者各一人，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车。郤克眇，即用眇者为御；行父秃，即用秃者为御；孙良夫跛，即用跛者为御；公子首驼，即用驼者为御。齐上卿国佐谏曰：“朝聘，国之大事。宾主主敬，敬以成礼，不可戏也。”顷公不听。车中两眇，两秃，双驼，双跛，行过台下，萧夫人启帷望见，不觉大笑，左右侍女，无不掩口，笑声直达于外。

郤克初见御者眇目，亦认为偶然，不以为怪。及闻台上有妇女嬉笑之声，心中大疑。草草数杯，即忙起身，回至馆舍，使人诘问：“台上何人？”“乃国母萧太夫人也。”须臾，鲁、卫、曹三国使臣，皆来告诉郤克，言：“齐国故意使执鞭之人，戏弄我等，以供妇人观笑，是何道理？”郤克曰：“我等好意修聘，反被其辱；若不报此仇，非太夫也！”行父等三人齐声曰：“大夫若兴师伐齐，我等奏过寡君，当倾国相助。”郤克曰：“众大夫果有同心，便当歃血为盟。伐齐之日，有不竭力共事者，明神殛之！”四位大夫聚于一处，竟夜商量，直至天明，不辞齐侯。竟自登车，命御人星驰，各还本国而去。国佐叹曰：“齐患自此始矣！”史臣有诗云：

主宾相见敬为先，残疾何当配执鞭？
台上笑声犹未寂，四郊已报起烽烟。

是时鲁卿东门仲遂，叔孙得臣俱卒。季孙行父为正卿，执政当权。自聘齐被笑而归，誓欲报仇。闻郤克请兵于晋侯，因

与太傅士会主意不合，故晋侯未许，行父心下躁急，乃奏知宣公，使人往楚借兵。值楚庄王旅病薨，世子审即位，时年才十岁，是为共王。史臣有楚庄王赞云：

于赫庄王，干父之蛊；始不飞鸣，终能张楚。樊姬内助，孙叔外辅；戮舒播义，衄晋觐武。窥周围宋，威声如虎；蠹尔荆蛮，桓文为伍！

楚共王方有新丧，辞不出师。行父正在愤懑之际，有人自晋国来述：“郤克日夜言伐齐之利，不伐齐难以图伯，晋侯惑之。士会知郤克意不可回，乃告老，让之以政。今郤克为中军元帅，主晋国之事，不日兴师报齐矣。”行父大喜，乃使仲遂之子公孙归父行聘于晋，一来答郤克之礼，二来订伐齐之期。鲁宣公因仲遂得国，故宠任归父，异于群臣。时鲁孟孙、叔孙、季孙三家，子孙众盛，宣公每以为忧。知子孙必为三家所凌，乃于归父临行之日，握其手密嘱之曰：“三桓日盛，公室日卑，子所知也。公孙此行，盍便与晋君臣密诉其情，倘能借彼兵力，为我逐去三家，情愿岁输币帛，以报晋德，永不贰志。卿小心在意，不可泄漏！”

归父领命，赍重赂至晋，闻屠岸贾复以谀佞得宠于景公，官拜司寇。乃纳赂于岸贾，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。岸贾为得罪赵氏，立心结交栾、郤二族，往来甚密。乃以归父之言，告于栾书。书曰：“元帅方与季孙氏同仇，恐此谋未必协也。吾试探之。”栾书乘间言于郤克，克曰：“此人欲乱鲁国，不可听之。”遂写密书一封，遣人星夜至鲁，飞报季孙行父。行父大怒曰：“当年弑杀公子恶及公子视，皆是东门遂主谋，我欲图国家安靖，隐忍其事，为之庇护。今其子乃欲见逐，岂非养

虎留患耶？”乃以郤克密书，面致叔孙侨如看之。侨如曰：“主公不视朝，将一月矣。言有疾病，殆托词也。吾等同往问疾，而造主公榻前请罪，看他如何？”亦使人邀仲孙蔑。蔑辞曰：“君臣无对质是非之理，蔑不敢往。”乃拉司寇臧孙许同行。三人行至宫门，闻宣公病笃，不及请见，但致问候而返。

次日，宣公报薨矣。时周定王之十六年也。季孙行父等拥立世子黑肱，时年一十三岁，是为成公。成公年幼，凡事皆决于季氏。季孙行父集诸大夫于朝堂，议曰：“君幼国弱，非大明政刑不可。当初杀嫡立庶，专意媚齐，致失晋好，皆东门遂所为也。仲遂有误国大罪，宜追治之。”诸大夫皆唯唯听命。行父遂使司寇臧孙许，逐东门氏之族。公孙归父自晋归鲁，未及境，知宣公已薨，季氏方治其先人之罪，乃出奔于齐国，族人俱从之。后儒论仲遂躬行弑逆，援立宣公，身死未几，子孙被逐，作恶者亦何益哉？髯翁有诗叹云：

援宣富贵望千秋，谁料三桓作寇仇？
楹折“东门”乔木萎，独余青简恶名留。

鲁成公即位二年，齐顷公闻鲁与晋合谋伐齐，一面遣使结好于楚，以为齐缓急之助。一面整顿车徒，躬先伐鲁，由平阴进兵，直至龙邑。齐侯之嬖人卢蒲就魁轻进，为北门军士所获。顷公使人登车，呼城上人语之曰：“还我卢蒲将军，即当退师。”龙人不信，杀就魁，磔其尸于城楼之上。顷公大怒，令三军四面攻之，三日夜不息。城破，顷公将城北一角，不论军民，尽皆杀死，以泄就魁之恨。正欲深入，哨马探得卫国大将孙良夫，统兵将入齐境。顷公曰：“卫窥吾之虚，来犯吾界，合当反戈迎之。”乃留兵戍龙邑，班师而南。行至新筑界口，恰遇

卫兵前队副将石稷已到，两下各结营垒。石稷诣中军告于孙良夫曰：“吾受命侵齐，乘其虚也。今齐师已归，其君亲在，不可轻敌。不如退兵，让其归路，俟晋鲁合力并举，可以万全。”孙良夫曰：“本欲报齐君一笑之仇，今仇人在前，奈何避之？”遂不听石稷之谏。是夜，率中军往劫齐寨。齐人也虑卫军来袭，已有整備。良夫杀入营门，劫了空营。方欲回车，左有国佐，右有高固，两员大将，围裹将来。齐侯自率大军掩至，大叫：“跛夫！且留下头颅！”良夫死命相持，没抵当一头处，正在危急。却得宁相、向禽两队车马，前来接应，救出良夫北奔。卫军大败。齐侯招引二将从后追来，卫将石稷之兵亦至，迎着孙良夫叫道：“元帅只顾前行，吾当断后。”良夫引军急走，未及一里，只见前面尘头起处，车声如雷。良夫叹曰：“齐更有伏兵，吾命休矣！”车马看看近前，一员将在车中鞠躬言曰：“小将不知元帅交兵，救援迟误，伏乞恕罪！”良夫问曰：“子何人也？”那员将答曰：“某乃守新筑大夫，仲叔于奚是也。悉起本境之众，有百余乘在此，足以一战，元帅勿忧。”良夫方才放心，谓于奚曰：“石将军在后，子可助之。”仲叔于奚应声麾车而去。

再说齐兵遇石稷断后之兵，正欲交战，见北路车尘蔽天，探是仲叔于奚领兵来到。齐顷公身在卫地，恐兵力不继，遂鸣金收军，止掠取辎重而回。石稷和于奚亦不追赶。卫侯因于奚有救孙良夫之功，欲以邑赏之。于奚辞曰：“邑不愿受，得赐‘曲县’‘繁缨’，以光宠于缙绅之中，于愿足矣。”按《周礼》：天子之乐，四面皆县，谓之“宫县”；诸侯之乐，止县三面，独缺南方，谓之“曲县”，亦曰“轩县”；大夫则左右县耳。“繁缨”，乃诸侯所以饰马者。二件皆诸侯之制，大夫不敢僭用。于奚自恃其功，以此为请。卫侯笑而从之，后来孔

子修《春秋》，论此事，以为惟名器分别贵贱，不可假人。卫侯为失其赏矣！此是后话，表过不提。

却说孙良夫收拾败军，入新筑城中。歇息数日，诸将请示归期，良夫曰：“吾本欲报齐，反为所败，何面目归见吾主？便当乞师晋国，生缚齐君，方出我胸中之气！”乃留石稷等屯兵新筑，自己亲往晋国借兵。适值鲁司寇臧宣叔亦在晋请师。二人先通了郤克，然后谒见晋景公，内外同心，彼唱此和，不由晋景公不从。郤克虑齐之强，请车八百乘，晋侯许之。郤克将中军，解张为御，郑邱缓为车右。士燮将上军，栾书将下军，韩厥为司马。于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，师出绛州城，望东路进发。臧孙许先期归报，季孙行父同叔孙侨如帅师来会，同至新筑。孙良夫复约会曹公子首。各军俱于新筑取齐，摆成队伍，次第前行，连接三十余里，车声不绝。

齐顷公预先使人于鲁境上覘探，已知臧司寇乞得晋兵消息。顷公曰：“若待晋师入境，百姓震惊，当以兵逆之于境上。”乃大阅车徒，挑选五百乘，三日三夜，行五百余里，直到鞍地紮营。前哨报：“晋军已屯于靡笄山下。”顷公遣使请战，郤克许来日决战。大将高固请于顷公曰：“齐晋从未交兵，未知晋人之勇怯，臣请探之。”乃驾单车，径入晋垒挑战。有末将亦乘车自营门而出，高固取巨石掷之，正中其脑，倒于车上，御人惊走。高固腾身一跃，早跳在晋车之上，脚踹晋囚，手挽辔索，驰还齐垒，周围一转，大呼曰：“出卖余勇！”齐军皆笑。晋军中觉而逐之，已无及矣。高固谓顷公曰：“晋师虽众，能战者少，不足畏也。”

次日，齐顷公亲自披甲出阵，邴夏御车，逢丑父为车右。两家各结阵于鞍。国佐率右军以遏鲁，高固帅左军以遏卫、曹，两下相持，各不交锋，专候中军消息。齐侯自恃其勇，目无晋

人，身穿锦袍绣甲，乘着金舆，令军士俱控弓以俟，曰：“视吾马足到处，万矢俱发。”一声鼓响，驰车直冲入晋阵。箭如飞蝗，晋兵死者极多。解张手肘，连中二箭，血流下及车轮，犹自忍痛，勉强执辔。郤克正击鼓进军，亦被箭伤左胁，鏖血及屣，鼓声顿缓。解张曰：“师之耳目，在于中军之旗鼓，三军因之以为进退。伤未及死，不可不勉力趋战！”郑邱缓曰：“张侯之言是也！死生命耳！”郤客乃援袍连击，解张策马，冒矢而进。郑邱缓左手执笠，以卫郤克，右手奋戈杀敌。左右一齐击鼓，鼓声震天。晋军只道本阵已得胜，争先驰逐，势如排山倒海，齐军不能当，大败而奔。韩厥见郤克伤重，曰：“元帅且暂息，某当力追此贼！”言毕，招引本部驱车来赶，齐军纷纷四散。顷公绕华不注山而走。韩厥遥望金舆，尽力逐之。逢丑父顾邴夏曰：“将军急急出围，以取救兵，某当代将军执辔。”邴夏下车去了。晋兵到者益多，围华不注山三匝。逢丑父谓顷公曰：“事急矣！主公快将锦袍绣甲脱下，与臣穿之，假作主公。主公可穿臣之衣，执辔于旁，以误晋人之目。倘有不测，臣当以死代君，君可脱也。”顷公依其言。更换方毕，将及华泉，韩厥之车，已到马首。韩厥见锦袍绣甲，认是齐侯，遂手揽其绊马之索，再拜稽首曰：“寡君不能辞鲁、卫之请，使群臣询其罪于上国。臣厥忝在戎行，愿御君侯，以辱临于敝邑！”丑父诈称口渴不能答言，以瓢授齐侯曰：“丑父可为我取饮。”齐侯下车，假作华泉取饮，水至，又嫌其浊，更取清者。齐侯遂绕山左而遁，恰遇齐将郑周父御副车而至，曰：“邴夏已陷于晋军中矣！晋势浩大，惟此路兵稀，主公可急乘之！”乃以辔授齐侯，齐侯登车走脱。韩厥先遣人报入晋军曰：“已得齐侯矣！”郤克大喜。及韩厥以丑父献，郤克见之曰：“此非齐侯也！”郤克曾使齐，认得齐侯。韩厥却不认得，因

此被他设计赚去。韩厥怒问丑父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对曰：“某乃车右将军逢丑父。欲问吾君，方才往华泉取饮者就是。”郤克亦怒曰：“军法：‘欺三军者，罪应死！’汝冒认齐侯，以欺我军，尚望活耶？”叱左右：“缚丑父去斩！”丑父大呼曰：“晋军听吾一言，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。丑父免君于患，今且为戮矣！”郤克命解其缚，曰：“人尽忠于君，我杀之不祥。”使后车载之。潜渊居士有诗云：

绕山戈甲密如林，绣甲君王险被擒。
千尺华泉源不竭，不如丑父计谋深。

后人名华不注山为金舆山，正以齐侯金舆驻此而得名也。

顷公既脱归本营，念丑父活命之恩，复乘轻车驰入晋军，访求丑父，出而复入者三次。国佐、高固二将，闻中军已败，恐齐侯有失，各引军来救驾，见齐侯从晋军中出，大惊曰：“主公何轻千乘之尊，而自探虎穴耶？”顷公曰：“逢丑父代寡人陷于敌中，未知生死，寡人坐不安席，是以求之。”言未毕，哨马报：“晋兵分五路杀来了！”国佐奏曰：“军气已挫，主公不可久留于此。且回国中坚守，以待楚救之至可也。”齐侯从其言，遂引大军，回至临淄去了。

郤克引大军，及鲁、卫、曹三国之师，长驱直入，所过关隘，尽行烧毁，直抵国都，志在灭齐。

不知齐国如何应敌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

话说晋兵追齐侯，行四百五十里，至一地，名袁娄，安营下寨，打点攻城。齐顷公心慌，集诸臣问计。国佐进曰：“臣请以纪侯之甗及玉罄，行赂于晋，而请与晋平；鲁、卫二国，则以侵地还之。”顷公曰：“如卿所言，寡人之情已尽矣。再若不从，惟有战耳！”

国佐领命，捧着纪甗、玉罄二物，径造晋军。先见韩厥，致齐侯之意。韩厥曰：“鲁卫以齐之侵削无已，故寡君怜而拯之；寡君则何仇于齐乎？”国佐答曰：“佐愿言于寡君，返鲁、卫之侵地如何？”韩厥曰：“有中军主帅在，厥不敢专。”韩厥引国佐来见郤克，克盛怒以待之，国佐辞气俱恭。郤克曰：“汝国亡在旦夕，尚以巧言缓我耶？倘真心请平，只依我两件事。”国佐曰：“敢问何事？”郤克曰：“一来，要萧君同叔之女为质于晋；二来，必使齐封内垄亩尽改为东西行。万一齐异日背盟，杀汝质，伐汝国，车马从西至东，可直达也。”国佐勃然发怒曰：“元帅差矣！萧君之女非他，乃寡君之母，以齐、晋匹敌言之，犹晋君之母也。那有国母为质人国的道理？至于垄亩纵横，皆顺其地势之自然，若惟晋改易，与失国何异？元帅以此相难，想不允和议了。”郤克曰：“便不允汝和，汝奈我何？”国佐曰：“元帅勿欺齐太甚也！齐虽褊小，其赋

千乘；诸臣私赋，不下数百。今偶一挫衄，未及大亏。元帅必不允从，请收合残兵，与元帅决战于城下！一战不胜，尚可再战；再战不胜，尚可三战。若三战俱败，举齐国皆晋所有，何必质母、东亩为哉？佐从此辞矣！”委甌、磬于地，朝上一揖，昂然出营去了。

季孙行父与孙良夫在幕后闻其言，出谓郤克曰：“齐恨我深矣，必将致死于我。兵无常胜，不如从之。”郤克曰：“齐使已去，奈何？”行父曰：“可追而还也。”乃使良马驾车，追及十里之外，强拉国佐，复转至晋营。郤克使与季孙行父、孙良夫相见，乃曰：“克恐不胜其事，以获罪于寡君，故不敢轻诺。今鲁、卫大夫合辞以请，克不能违也，克听子矣。”国佐曰：“元帅已俯从敝邑之请，愿同盟为信。齐认朝晋，且返鲁、卫之侵地。晋认退师，秋毫无犯。各立誓书。”郤克命取牲血共歃，订盟而别。释放逢丑父复归于齐。齐顷公进逢丑父为上卿。晋、鲁、卫、曹之师，皆归本国。宋儒论此盟，请郤克恃胜而骄，出令不恭，致触国佐之怒，虽取成而还，殊不足以服齐人之心也。

晋师归献齐捷，景公嘉战鞍之功，郤克等皆益地。复作新上中下三军：以韩厥为新中军元帅，赵括佐之；巩朔为新上军元帅，韩穿佐之；荀雅为新下军元帅，赵旃佐之。爵皆为卿。自是晋有六军，复兴伯业。司寇屠岸贾见赵氏复盛，忌之益深。日夜搜赵氏之短，谐于景公。又厚结栾、郤二家，以为己援。此事且搁过一边，表白在后。

齐顷公耻其兵败，吊死问丧，恤民修政，志欲报仇。晋君臣恐齐侵伐，复失伯业，乃托言齐国恭顺可嘉，使各国仍还其所侵之地。自此诸侯以晋无信义，渐渐离心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陈夏姬嫁连尹襄老，未及一年，襄老从军于郟，夏姬

遂与其子黑要烝淫。及襄老战死，黑要恋夏姬之色，不往求尸，国人颇有议论。夏姬以为耻，欲借迎尸之名，谋归郑国。申公屈巫遂赂其左右，使传语于夏姬曰：“申公相慕甚切，若夫人朝归郑国，申公晚即来聘矣。”又使人谓郑襄公曰：“姬欲归宗国，盍往迎之？”郑襄公果然遣使来迎夏姬。楚庄王问于诸大夫曰：“郑人迎夏姬何意？”屈巫独对曰：“姬欲收葬襄老之尸，郑人任其事，以为可得，故使姬往迎之耳。”庄王曰：“尸在晋，郑安从得之？”屈巫对曰：“荀罃者，荀首之爱子也。罃为楚囚，首念其子甚切。今首新佐中军，而与郑大夫皇戌素相交厚，其必借郑皇戌居间，使讲解于楚，而以王子及襄老之尸，交易荀罃。郑君以邲之战，惧晋行讨，亦将借此以献媚于晋，此真情无疑矣。”话犹未华，夏姬入朝辞楚王，奏闻归郑之故。言下泪珠如雨，曰：“若不得尸，妾誓不返楚！”楚庄王怜而许之。

夏姬方行，屈巫遂致书于郑襄公，求聘夏姬为内子。襄公不知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前因，以屈巫方重用于楚，欲结为姻亲，乃受其聘币，楚人无知之者。屈巫复使人至晋，通信于荀首，教他将二尸易荀罃于楚，以实其言。荀首致书皇戌，求为居间说合。庄王欲得其子公子穀臣之尸，乃归荀罃于晋，晋亦以二尸畀楚。楚人信屈巫之言为实，不疑其有他故也。及晋师伐齐，齐顷公求救于楚，值楚新丧，未即发兵。后闻齐师大败，国佐已及晋盟，楚共王曰：“齐之从晋，为楚失救之故，非齐志也。寡人当为齐伐卫、鲁，以雪鞍耻。谁能为寡人达此意于齐侯者？”申公屈巫应声曰：“微臣愿往！”共王曰：“卿此去经由郑国，就便约郑师：以冬十月之望，在卫境取齐，即以此期告于齐侯。可也。”

屈巫领命归家，托言往新邑收赋，先将家属及财帛，装载

十余车，陆续出城。自己乘辎车在后，星驰往郑，致楚王师期之命。遂与夏姬在馆舍成亲，二人之乐可知矣！有诗为证：

佳人原是老妖精，到处偷情旧有名。
采战一双今作配，这回鏖战定输赢。

夏姬枕畔谓屈巫曰：“此事曾禀知楚王否？”屈巫将庄王及公子婴齐欲娶之事，诉说一遍：“下官为了夫人，费下许多心机，今日得谐鱼水，生愿足！下官不敢回楚，明日与夫人别寻安身之处，偕老百年，岂不稳便？”夏姬曰：“原来如此。夫君既不回楚，那使齐之命，如何消缴？”屈巫曰：“我不往齐国去了。方今与楚抗衡，莫如晋国，我与汝适晋，可也。”

次早，修下表章一通，付与从人，寄复楚王，遂与夏姬同奔晋国。

晋景公方以兵败于楚为耻，闻屈巫之来，喜曰：“此天以此人赐我也！”即日拜为大夫，赐邢地为之采邑。屈巫乃去屈姓，以巫为氏，名臣，至今人称为申公巫臣。巫臣自此安居于晋。

楚共王接得巫臣来表，拆而读之，略云：

蒙郑君以夏姬室臣，臣不肖，遂不能辞。恐君王见罪，暂寓晋国。使齐之事，望君王别遣良臣。死罪！死罪！

共王见表，大怒，召公子婴齐、公子侧使观之。公子侧对曰：“楚、晋世仇，今巫臣适晋，是反叛也，不可不讨。”公子婴齐复曰：“黑要烝母，是亦有罪，宜并讨之。”共王从共言，乃使公子婴齐领兵抄没巫臣之族，使公子侧领兵擒黑要而

斩之。两族家财，尽为二将分得享用。巫臣闻其家族被诛，乃遗书于二将，略云：

尔以贪谗事君，多杀不辜，余必使尔等疲于道路以死！

婴齐等秘其书，不使闻于楚王。

巫臣为晋画策，请通好于吴国，因以车战之法，教导吴人。留其子狐庸仕于吴为行人，使通晋、吴之信，往来不绝。自此吴势日强，兵力日盛，尽夺取楚东方之属国。寿梦遂僭爵为王。楚边境被其侵伐，无宁岁矣。后巫臣死，狐庸复屈姓，遂留仕吴，吴用为相国，任以国政。

冬十月，楚王拜公子婴齐为大将，同郑师伐卫，残破其郊。因移师侵鲁，屯于杨桥之地。仲孙蔑请赂之。乃括国中良匠及织女、针女各百人，献于楚军，请盟而退。晋亦遣使邀鲁侯同伐郑国，鲁成公复从之。周定王二十年，郑襄公坚薨，世子费嗣位，是为悼公。因与许国争田界，许君诉于楚，楚共王为许君理直，使人责郑。郑悼公怒，乃弃楚从晋。是年，郤克以箭伤失于调养，左臂遂损，乃告老；旋卒。栾书代为中军元帅。明年，楚公子婴齐帅师伐郑，栾书救之。

时晋景公以齐、郑俱服，颇有矜慢之心。宠用屠岸贾，游猎饮酒，复如灵公之日。赵同、赵括与其兄赵婴齐不睦，诬以淫乱之事，逐之奔齐，景公不能禁止。时梁山无故自崩，壅塞河流，三日不通。景公使太史卜之。屠岸贾行赂于太史，使以“刑罚不中”为言。景公曰：“寡人未常过用刑罚，何为不中？”屠岸贾奏曰：“所谓刑罚不中者，失入失出，皆不中也。赵盾弑灵公于桃园，载在史册，此不赦之罪，成公不加诛戮，且以国政任之。延及于今，逆臣子孙，布满朝中，何以惩戒后

人乎？且臣闻赵朔、原、屏等，自恃宗族众盛，将谋叛逆。楼婴欲行谏沮，被逐出奔。栾、郤二家，畏赵氏之势，隐忍不言。梁山之崩，天意欲主公声灵公之冤，正赵氏之罪耳。”景公自战邲时，已恶同、括专横，遂惑其言。问于韩厥，厥对曰：“桃园之事，与赵盾何与？况赵氏自成季以来，世有大勋于晋。主公奈何听细人之言，而疑功臣之后乎？”景公意未释然。复问于栾书、郤锜。二人先受岸贾之嘱，含糊其词，不肯替赵氏分辩。景公遂信岸贾之言，以为实然。乃书赵盾之罪于版，付岸贾曰：“汝好处分，勿惊国人！”

韩厥知岸贾之谋，夜往下宫，报知赵朔，使预先逃遁。朔曰：“吾父抗先君之诛，遂受恶名。今岸贾奉有君命，必欲见杀，朔何敢避？但吾妻见有身孕，已在临月，倘生女不必说了，天幸生男，尚可延赵氏之祀。此一点骨血，望将军委曲保全，朔虽死犹生矣。”韩厥泣曰：“厥受知于宣孟，以有今日，恩同父子。今日自愧力薄，不能断贼之头！所命之事，敢不力任？但贼臣蓄愤已久，一时发难，玉石俱焚，厥有力亦无用处。及今未发，何不将公主潜送公宫，脱此大难？后日公子长大，庶有报仇之日也。”朔曰：“谨受教！”二人洒泪而别。

赵朔私与庄姬约：“生女当名曰文，若生男当名曰武，文人无用，武可报仇。”独与门客程婴言之。庄姬从后门上温车，程婴护送，径入宫中，投其母成夫人去了。夫妻分别之苦，自不必说。

比及天明，岸贾自率甲士，围了下宫。将景公所书罪版，悬于大门，声言：“奉命讨逆。”遂将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旃各家老幼男女，尽行诛戮。旃子赵胜，时在邯郸，独免；后闻变，出奔于宋。当时杀得尸横堂户，血浸庭阶。简点人数，单单不见庄姬。岸贾曰：“公主不打紧，但闻怀妊将产，万一

生男，留下逆种，必生后患。”有人报说：“夜半有温车入宫。”岸贾曰：“此必庄姬也。”即时来奏晋侯，言：“逆臣一门，俱已诛绝，只有公主走入宫中。伏乞主裁！”景公曰：“吾姑乃母夫人所爱，不可问也。”岸贾又奏曰：“公主怀妊将产，万一生男，留下逆种，异日长大，必然报仇，复有桃园之事，主公不可不虑！”景公曰：“生男则除之。”岸贾乃日夜使人探伺庄姬生产消息。数日后，庄姬果然生下一男。成夫人吩咐宫中，假说生女。屠岸贾不信，欲使家中乳媪入宫验之。庄姬情慌，与其母成夫人商议，推说所生女已死。此时景公耽于淫乐，国事全托于岸贾，恣其所为。岸贾亦疑所生非女，且未死，乃亲率女仆，遍索宫中。庄姬乃将孤儿置于裤中，对天祝告曰：“天若灭绝赵宗，儿当啼；若赵氏还有一脉之延，儿则无声。”及女仆牵出庄姬，搜其宫，一无所见，裤中绝不闻啼号之声。岸贾当时虽然出宫去了，心中到底狐疑。或言：“孤儿已寄出宫门去了。”岸贾遂悬赏于门：“有人首告孤儿真信，与之千金；知情不言，与窝藏反贼一例，全家处斩。”又吩咐宫门上出入盘诘。

却说赵盾有两个心腹门客，一个是公孙杵臼，一个是程婴。先前闻屠岸贾围了下宫，公孙杵臼约程婴同赴其难。婴曰：“彼假托君命，布词讨贼，我等与之俱死，何益于赵氏？”杵臼曰：“明知无益。但恩主有难，不敢逃死耳！”婴曰：“姬氏有孕，若男也，吾与尔共奉之；不幸生女，死犹未晚。”及闻庄姬生女，杵臼泣曰：“天果绝赵乎！”程婴曰：“朱可信也，吾当察之。”乃厚赂宫人，使通信于庄姬。庄姬知程婴忠义，密书一“武”字递出。程婴私喜曰：“公主果生男矣！”及岸贾搜索宫中不得，程婴谓杵臼曰：“赵氏孤在宫中，索之不得，此天幸也！但可瞒过一时耳。后日事泄，屠贼之将搜索。必须

用计，偷出宫门，藏于远地，方保无虞。”杵臼沉吟了半日，问婴曰：“立孤与死难，二者孰难？”婴曰：“死易耳，立孤难也。”杵臼曰：“子任其难，我任其易，何如？”婴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杵臼曰：“诚得他人婴儿，诈称赵孤，吾抱往首阳山中，汝当出首，说孤儿藏处。屠贼得伪孤，则真孤可免矣。”程婴曰：“婴儿易得也。必须窃得真孤出宫，方可保全。”杵臼曰：“诸将中惟韩厥受赵氏恩最深，可以窃孤之事托之。”程婴曰：“吾新生一儿，与孤儿诞期相近，可以代之。然子既有藏孤之罪，必当并诛，子先我而死，我心何忍？”因泣下不止。杵臼怒曰：“此大事，亦美事，何以泣为？”婴乃收泪而去。夜半，抱其子付于杵臼之手。即往见韩厥，先以“武”字示之，然后言及杵臼之谋。韩厥曰：“姬氏方有疾，命我求医。汝若哄得屠贼亲往首阳山，吾自有出孤之计。”

程婴乃扬言于众曰：“屠司寇欲得赵孤乎，曷为索之宫中？”屠氏门客闻之，问曰：“汝知赵氏孤所在乎？”婴曰：“果与我千金，当告汝。”门客引见岸贾，岸贾叩其姓氏。对曰：“程氏名婴，与公孙杵臼同事赵氏。公主生下孤儿，即遣妇人抱出宫门，托吾两人藏匿。婴恐日后事露，有人出首，彼获千金之赏，我受全家之戮，是以告之。”岸贾曰：“孤在何处？”婴曰：“请屏左右，乃敢言。”岸贾即命左右退避。婴告曰：“在首阳山深处，急往可得，不久当奔秦国矣。然须大夫自往。他人多与赵氏有旧，勿轻托也。”岸贾曰：“汝但随吾往，实则重赏，虚则死罪。”婴曰：“吾亦自山中来此，腹馁甚，幸赐一饭。”岸贾与之酒食。婴食毕，又催岸贾速行。

岸贾自率家甲三千，使程婴前导，径往首阳山。纡回数里，路极幽僻，见临溪有草庄数间，柴门双掩。婴指曰：“此即杵臼、孤儿处也。”婴先叩门，杵臼出迎，见甲士甚众，为仓皇

走匿之状。婴喝曰：“汝勿走，司寇已知孤儿在此，亲自来取，速速献出，可也。”言未毕，甲士缚杵臼来见岸贾。岸贾问：“孤儿何在？”杵臼赖曰：“无有。”岸贾命搜其家，见壁室有锁甚固。甲士去锁，入其室，室颇暗。仿佛竹床之上，闻有小儿惊啼之声。抱之以出，锦绷绣襦，俨如贵家儿。杵臼一见，即欲夺之，被缚不得前。乃大骂曰：“小人哉，程婴也！昔下宫之难，我约汝同死，汝说：‘公主有孕，若死，谁作保孤之人！’今公主将孤儿付我二人，匿于此山，汝与我同谋做事，却又贪了千金之赏，私行出首。我死不足惜，何以报赵宣孟之恩乎？”千小人，万小人，骂一个不住。程婴羞惭满面，谓岸贾曰：“何不杀之？”岸贾喝令：“将公孙杵臼斩首！”自取孤儿掷之于地，一声啼哭，化为肉饼，哀哉！髯翁有诗云：

一线宫中赵氏危，宁将血胤代孤儿；
屠奸纵有弥天网，谁料公孙已售欺？

屠岸贾起身往首阳山擒捉孤儿，城中那一处不传遍，也有替屠家欢喜的，也有替赵家叹息的。那宫门盘诘，就怠慢了。韩厥却教心腹门客，假作草泽医人，入宫看病，将程婴所传“武”字，粘于药囊之上。庄姬看见，已会其意。诊脉已毕，讲几句胎前产后的套语，庄姬见左右宫人，俱是心腹，即以孤儿裹置药囊之中。那孩子啼哭起来，庄姬手抚药囊祝曰：“赵武，赵武！我一门百口冤仇，在你一点血泡身上，出宫之时，切莫啼哭！”吩咐已毕，孤儿啼声顿止，走出宫门，亦无人盘问。韩厥得了孤儿，如获至宝，藏于深室，使乳妇育之，虽家人亦无知其事者。

屠岸贾回府，将千金赏赐程婴。程婴辞不愿赏。岸贾曰：

“汝原为邀赏出首，如何又辞？”程婴曰：“小人为赵氏门客已久，今杀孤儿以自脱，已属非义，况敢利多金乎？倘念小人微劳，愿以此金收葬赵氏一门之尸，亦表小人门下之情于万一也。”岸贾大喜曰：“子真信义之士也！赵氏遗尸，听汝收取不禁。即以此金为汝营葬之资。”程婴乃拜而受之。尽收各家骸骨，棺木盛殓，分别葬于赵盾墓侧。事毕，复往谢岸贾。岸贾欲留用之，婴流涕言曰：“小人一时贪生怕死，作此不义之事，无面目复见晋人，从此将餬口远方矣。”程婴辞了岸贾，往见韩厥。厥将乳妇及孤儿交付程婴。婴抚为己子，携之潜入盂山藏匿。后人因名其山曰藏山，以藏孤得名也。

后三年，晋景公游于新田，见其土沃水甘，因迁其国，谓之新绛。以故都为故绛。百官朝贺，景公设宴于内宫，款待群臣。日色过晡，左右将治烛。忽然怪风一阵，卷入堂中，寒气逼人，在座者无不惊颤。须臾，风过，景公独见一蓬头大鬼，身长丈余，披发及地，自户外而入，攘臂大骂曰：“天乎！我子孙何罪，而汝杀之？我已诉闻于上帝，来取汝命！”言毕，将铜锤来打景公。景公大叫：“群臣救我！”拔佩剑欲斩其鬼，误劈自己之指，群臣不知为何，慌忙抢剑。景公口吐鲜血，闷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

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犇养叔献艺

话说晋景公被蓬头大鬼所击，口吐鲜血，闷倒在地。内侍扶入内寝，良久方醒。群臣皆不乐而散。景公遂病不能起。左右或言：“桑门大巫，能白日见鬼，盍往召之？”桑门大巫奉晋侯之召，甫入寝门，便言：“有鬼！”景公问：“鬼状何如？”大巫对曰：“蓬头披发，身長丈余，以手拍胸，其色甚怒。”景公曰：“巫言与寡人所见正合，言寡人枉杀其子孙，不知此何鬼也？”大巫曰：“先世有功之臣，其子孙被祸最惨者是也。”景公愕然曰：“得非赵氏之祖乎？屠岸贾在旁，即奏曰：“巫者乃赵盾门客，故借端为赵氏讼冤，吾君不可听信，”景公嘿然良久，又问曰：“鬼可禳否？”大巫曰：“怒甚，禳之无益。”景公曰：“然则寡人大限何如？”大巫曰：“小人冒死直言，恐君之病，不能尝新麦也。”屠岸贾曰：“麦熟只在月内，君虽病，精神犹旺，何至如此？若主公得尝新麦，汝当死罪！”不由景公发落，叱之使出。

大巫去后，景公病愈深，晋国医生入视，不识其症，不敢下药。

大夫魏犇之子魏相信于众曰：“吾闻秦有名医二人，高和高缓，得传授于扁鹊，能达阴阳之理，善攻内外之症，见为秦国太医。欲治主公之病，非此人不可。盍往请之？”众曰：“

秦乃吾之仇国，岂肯遣良医以救吾君哉？”魏相又曰：“恤患分灾，邻国之美事。某虽不才，愿掉三寸之舌，必得名医来晋。”众曰：“如此，则举朝皆拜子之赐矣！”

魏相即日束装，驰轺车，星夜往秦。秦桓公问其来意。魏相奏曰：“寡君不幸而沾狂病，闻上国有良医和、缓，有起死回生之术，臣特来敦请，以救寡君。”桓公曰：“晋国无理，屡败我兵，吾国虽有良医，岂救汝君哉？”魏相正色曰：“明公之言差矣！夫秦、晋，比邻之国，故我献公与尔穆公，结婚定好，世世相亲。尔穆公始纳惠公，复有韩原之来战；继纳文公，又有汜南之背盟。不终其好，皆尔为之。文公即世，穆公又过听孟明，欺我襄公之幼弱，师出崤山，袭我属国，自取败衄。我获三帅，赦而不诛，旋违誓言，夺我王官。灵、康之世，我一侵崇，尔即伐晋。及我景公问罪于齐，明公又遣杜回兴救齐之师。败不知惩，胜不知止，弃好寻仇，莫不由秦。明公试思：恶犯秦乎？秦犯晋乎？今寡君有负兹之忧，欲借针砭于高邻，诸臣皆曰：‘秦绝我甚，必不许。’臣曰：‘不然。秦君屡举不当，安知不悔于厥心？此行也，将假国手以修先君之旧好。’明公若不许，则诸臣之料秦者中矣！夫邻有恤患之谊，而明公废之；医有活人之心，而明公背之。窃为明公不取也。”秦桓公见魏相言辞慷慨，分割详明，不觉起敬曰：“大夫以正见责寡人，敢不听教？”即诏太医高缓往晋。魏相谢恩，遂与高缓同出雍州，星夜望新绛而来。有诗为证：

婚媾于今作寇仇，幸灾乐祸是良谋。
若非魏相澜翻舌，安得名医到绛州？

时晋景公病甚危笃，日夜望秦医不至。忽梦有二竖子，从

己鼻中跳出，一竖曰：“秦高缓乃当世之名医，彼若至，用药，我等必然被伤，何以避之？”又一竖子曰：“若躲在育之上，膏之下，彼能奈我何哉？”须臾，景公大叫心膈间疼痛，坐卧不安。少顷，魏相引高缓至，入宫诊脉毕，缓曰：“此病不可为矣！”景公曰：“何故？”缓对曰：“此病居育之上，膏之下，既不可以灸攻，又不可以针达；即使用药之力，亦不能及。此殆天命也。”景公叹曰：“所言正合吾梦，真良医矣。”厚其钱送之礼，遣归秦国。

时有小内侍江忠，伏侍景公辛苦，早间不觉失睡。梦见背负景公，飞腾于天上，醒来与左右言之。值屠岸贾入宫问疾，闻其梦，贺景公曰：“天者阳明，病者阴暗；飞腾天上，离暗就明，君之疾必渐平矣。”晋侯是日，亦自觉胸膈稍宽，闻言甚喜。忽报：“甸人来献新麦。”景公欲尝之，命饗人取其半，舂而屑之为粥。屠岸贾恨桑门大巫言赵氏之冤，乃秦曰：“前巫者言主公不能尝新麦，今其言不验矣，可召而示之。”景公从其言，召桑门大巫入宫，使岸贾责之曰：“新麦在此，犹患不能尝乎？”巫者曰：“尚未可知。”景公色变。岸贾曰：“小臣咒诅，当斩！”即命左右牵去。大巫叹曰：“吾因明于小术，以自祝其身，岂不悲哉！”左右献大巫之首，恰好饗人将麦粥来献，时日已中矣。景公方欲取尝，忽然腹胀欲泄，唤江忠：“负我登厕。”才放下厕，一阵心疼，立脚不住，坠入厕中。江忠顾不得污秽，抱他起来，气已绝矣。到底不曾尝新麦，屈杀了桑门大巫，皆屠岸贾之过也！上卿栾书，率百官奉世子州蒲举哀即位，是为厉公。众议江忠曾梦负公登天，后负公以出于厕，正应其梦，遂用江忠为殉葬焉。当时若不言其梦，无此祝矣。口舌害身，不可不慎也！因晋景公为厉鬼杀死，晋人多有言赵门冤枉之事者，只为栾、郤二家，都与屠岸贾交通相

善，只有一个韩厥，孤掌难鸣，是以不敢为赵氏伸冤。

时宋共公遣上卿华元，行吊于晋，兼贺新君。因与栾书商议，欲合晋、楚之成，免得南北交争，生民涂炭。栾书曰：“楚未可信也。”华元曰：“元善于子重，可以任之。”栾书乃使其幼子栾鍼咸，同华元至楚，先与公子婴齐相见。婴齐见栾鍼咸年青貌伟，问于华元，知是中军元帅之子，欲试其才，问曰：“上国用兵之法何如？”鍼咸对曰：“整。”又问：“更有何长？”鍼咸答曰：“暇。”婴齐曰：“人乱我整，人忙我暇，何战不胜？二字可谓简而尽矣！”由此倍加敬重。遂引见楚王，定议两国通和，守境安民，动干戈者，鬼神殛之！遂订期为盟。晋士燮，楚公子罢，共歃血于宋国西门之外。

楚司马公子侧，自以不曾与议，大怒曰：“南北之不相通久矣！子重欲擅合成之功，吾必败之。”探知巫臣纠合吴子寿梦，与晋、鲁、齐、宋、卫、郑各国大夫会于钟离，公子侧遂说楚王曰：“晋、吴通好，必有谋楚之情。宋、郑俱从，楚之宇下一空矣。”共王曰：“孤欲伐郑，奈西门之盟何？”公子侧曰：“宋、郑受盟于楚，非一日矣，惟不顾盟，是以附晋。今日之事，惟利则进，何以盟为？”共王乃命公子侧帅师伐郑，郑复背晋从楚。此周简王十年事也。

晋厉公大怒，集诸大夫计议伐郑。时栾书虽则为政，而三郤擅权。那三郤：乃郤锜、郤犇、郤至。锜为上军元帅，犇为上军副将，至为新军副将，犇子郤穀，至弟郤乞，并为大夫用事。伯宗为人，正直敢言，屡向厉公言：“郤氏族大势盛，宜分别贤愚，稍抑其权，以保全功臣之后。”厉公不听。三郤恨伯宗入骨，遂谮伯宗谤毁朝政。厉公信之，反杀伯宗。其子伯州犁奔楚，楚用为太宰，与之谋晋。厉公素性骄侈，兼好内外嬖幸甚多。外嬖胥童、夷羊五、长鱼矫、匠丽氏等一班少年，

皆拜为大夫。内嬖美姬爱婢，不计其数。日事淫乐，好谀恶直，政事不修，群臣解体。士燮见朝政日非，不欲伐郑。郤至曰：“不伐郑，何以求诸侯？”栾书曰：“今日失郑，鲁、宋亦将离心，温季之言是也。”楚降将苗贲皇亦劝伐郑，厉公从其言，独留荀罃居守，遂亲率大将栾书、士燮、郤锜、荀偃、韩厥、郤至、魏锜、栾钺咸等，出车六百乘，浩浩荡荡，杀奔郑国。一面使郤犇往鲁、卫各国，请兵助战。

郑成公闻晋兵势大，欲谋出降。大夫姚钩耳曰：“郑地褊小，间于两大，只宜择一强者而事之，岂可朝楚暮晋，而岁岁受兵乎？”郑成公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钩耳曰：“依臣之见，莫如求救于楚。楚至，吾与之夹攻，大破晋兵，可保数年之安也。”成公遂遣钩耳往楚求救。楚共王终以西门之盟为嫌，不欲起兵，问于令尹婴齐。婴齐对曰：“我实无信，以致晋师，又庇郑而与之争，勤民以逞，胜不可必，不如待之。”公子侧进曰：“郑人不忍背楚，是以告急。前不救齐，今又不救郑，是绝归附者之望也。臣虽不才，愿提一旅，保驾前往，务要再奏‘搦指’之功。”共王大悦，乃拜司马公子侧为中军元帅，令尹公子婴齐为左军，右尹公子壬夫将右军。自统亲军两广之众，望北进发，来救郑国。日行百里，其疾如风，早有哨马报之晋军。士燮私谓栾书曰：“君幼不知国事，吾伪为畏楚而避之，以徇君心，使知戒惧，犹可少安。”栾书曰：“畏避之名，书不敢居也。”士燮退而叹曰：“此行得败为幸，万一战胜，外宁必有内忧，吾甚惧之！”

时楚兵已过鄢陵，晋兵不能前进，留屯彭祖冈，两下各安营下寨。来日，是六月甲午大尽之日，名为晦日。晦不行兵，晋军不做准备。五鼓漏尽，天色犹未大明，忽然寨外喊声大振。守营军士忙忙来报：“楚军直逼本营，排下阵势。”栾书大惊

曰：“彼既压我军而阵，我军不能成列，交兵恐致不利。且坚守营垒，待从容设计以破之。”诸将纷纷议论，有言选锐突阵者，有言移兵退后者。时士燮之子名句，年才一十六岁，闻众议不决，乃突入中军，禀于栾书曰：“元帅患无战地乎？此易事也。”栾书曰：“子有何计？”名句曰：“传令牢把营门，军士于寨内暗暗将灶土尽皆削平，并用木板掩盖，不过半个时辰，结阵有余地矣。既成列于军中，决开营垒，以为战道，楚其奈我何哉？”栾书曰：“井灶乃军中急务，平灶塞井，何以为食？”名句曰：“先命各军预备干粮净水，足支一二日，俟布阵已定，分拨老弱于营后另作井灶就之。”士燮本不欲战，见其子进计，大怒，骂曰：“兵之胜负，关系天命。汝童子有何知识，敢在此摇唇鼓舌？”遂拔戈逐之。众将把士燮抱住，名句方能走脱。栾书笑曰：“此童子之智，胜于范孟也。”乃从名句之计，令各寨多造干粮，然后平灶掩井，摆列阵势。准备来日交兵。胡曾咏史诗云：

军中列阵本奇谋，士燮抽戈若寇仇；
岂是心机逊童子，老成忧国有深筹。

却说楚共王直逼晋营而阵，自谓出其不意，军中必然扰乱。却寂然不见动静，乃问于太宰伯州犁曰：“晋兵坚垒不动，子晋人也，必知其情。”州犁曰：“请王登辘车而望之。”楚王登辘车，使州犁立于其侧。王问曰：“晋兵驰骋，或左或右者何也？”州犁对曰：“召军吏也。”王曰：“今又群聚于中军矣。”州犁曰：“合而为谋也。”又望曰：“忽然张幕何故？”州犁曰：“虔告于先君也。”又望曰：“今又撤幕矣。”对曰：“将发军令也。”又望曰：“军中为何喧哗，飞尘不止？”

对曰：“彼因不得成列，将塞井平灶，为战地耳。”又望曰：“车皆驾马矣，将士升车矣。”对曰：“将结阵也。”又望曰：“升车者何以复下？”对曰：“将战而祷神也。”又望曰：“中军势似甚盛，其君在乎？”对曰：“栾、范之族，挟公而阵，不可轻敌也。”楚王尽知晋国之情，乃戒谕军中，打点来日交锋之事。楚之降将苗贲皇亦侍于晋侯之侧，献策曰：“自令尹孙叔之死，军政无常。两广精兵，久不选换，老不堪战者，多矣。且左右二帅，不相和睦。此一战，楚可败也。”髡翁有诗云：

楚用州犁本晋良，晋人用楚是贲皇。
人才难得须珍重，莫把谋臣借外邦。

是日，两军各坚垒相持，未战。楚将潘党于营后试射红心，连中三矢，众将哄然赞美。适值养繇基至，从将曰：“神箭手来矣？”潘党怒曰：“我的箭何为不如养叔？”养繇基曰：“汝但能射中红心，未足为奇；我之箭能百步穿杨！”众将问曰：“何为百步穿杨？”繇基曰：“曾有人将颜色认记杨树一叶，我于百步外射之，正穿此叶中心，故曰百步穿杨。”众将曰：“此间亦有杨树，可试射否？”繇基曰：“何为不可。”众将大喜曰：“今日乃得观养叔神箭也！”乃取墨涂记杨枝一叶，使繇基于百步外射之，其箭不见落下。众将往察之，箭为杨枝挂住，其镞正贯于叶心。潘党曰：“一箭偶中耳！若依我说，将三叶次第记认，你次第射中，方见高手。”繇基曰：“恐未必能，且试为之。”潘党于杨树上高低不等，涂记了三叶，写个“一”“二”“三”字。养繇基也认过了，退于百步之外，将三矢也记个“一”“二”“三”的号数，以次发之，依次而中，

不差毫厘。众将皆拱手曰：“养叔真神人也！”潘党虽然暗暗称奇，终不免自家要显所长，乃谓繇基曰：“养叔之射，可谓巧矣！然杀人还以力胜，吾之射能贯数层坚甲，亦当为诸君试之。”众将皆曰：“愿观。”潘党教随行组甲之士，脱下甲来，叠至五层。众将曰：“足矣。”潘党命更迭二层，共是七层。众将想道：“七层甲，差不多有一尺厚，如何射得过？”潘党教把那七层坚甲，绷于射鹄之上。也立在百步之外，挽起黑雕弓，拈着狼牙箭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，觑得端端正正，尽力发去。扑的一声，叫道：“着了！”只见箭上，不见箭落，众人上前看时，齐声喝采起来道：“好箭，好箭！”原来弓劲力深，这枝箭直透过七层坚甲，如钉钉物，穿的紧牢，摇也摇不动。潘党面有德色，叫军士将层甲连箭取下，欲以遍夸营中。养繇基且教：“莫动！吾亦试射一箭，未知何如？”众将曰：“也要看养叔神力。”繇基拈弓在手，欲射复止。众将曰：“养叔如何不射？”繇基曰：“只依样穿札，未为希罕，我有个送箭之法。”说罢，搭上箭，飏的射去，叫声：“正好！”这枝箭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，恰恰的将潘党那一枝箭，兜底送出布鹄那边去了。繇基这枝箭，依旧穿于层甲孔内。众将看时。无不吐舌。潘党方才心服，叹曰：“养叔妙手，吾不及也！”史传上载楚王猎于荆山，山上有通臂猿，善能接矢。楚兵围之数重，王命左右发矢，俱为猿所接。乃召养繇基。猿闻繇基之名，即便啼号。及繇基到，一发而中猿心。其为春秋第一射手，名不虚传矣。潜渊有诗云：

落乌贯虱名无偶，百步穿杨更罕有。
穿札将军未足奇，强中更有强中手。

众将曰：“晋、楚相持，吾王正在用人之际，两位将军，有此神箭，当奏闻吾王，美玉不可韞椟而藏。”乃命军士将箭穿层甲，抬到楚共王面前，养繇基和潘党一同过去。众将将两人先后赌射之事，细细禀知楚王：“我国有神箭如此，何愁晋兵百万？”楚王大怒曰：“将以谋胜，奈何以一箭侥幸耶？尔自恃如此，异日必以艺死！”尽收繇基之箭，不许复射。养繇基羞惭而退。

次日五鼓，两军中各鸣鼓进兵。晋上军元帅郤锜攻楚左军，与公子婴齐对敌。下军元帅韩厥攻楚右军，与公子壬夫对敌。栾书士燮各帅本部车马，中军护驾，与楚共王和公子侧对敌。这边晋厉公是郤穀为御，栾书咸为车右将军，郤至等引新军，为后队接应。那边楚共王出阵。上午本该乘右广，那右广却是养繇基为将，共王怪繇基恃射夸嘴，不用右广，反乘了左广。却是彭名御，屈荡为车右将军。郑成公引本国车马为后队接应。

却说厉公头带冲天凤翅盔，身披蟠龙红锦战袍，腰悬宝剑，手提方天大戟，乘着金叶包裹的戎辂。右有栾书，左有士燮，展开军门，杀奔楚阵来。谁知阵前却有一窝泥淖，黎明时候，未曾看得仔细，郤穀御车勇猛，刚刚把晋侯车轮陷于淖中，马不能。楚共王之子熊茷，他少年好勇，领着前队，望见晋侯车陷，驱车飞赶过来。那边栾书咸忙跳下车，立于泥淖之中，尽平生气力，双手将两轮扶起，车浮马动，一步步挣出泥淖来。那边熊茷将次赶到。这里栾书的军马亦到，大喝：“小将不得无礼！”熊茷见旗上有“中军元帅”字，知是大军，吃了一惊，回车便走，被栾书追上，活捉过来。楚军见熊茷有失，一齐来救。却得士燮引兵杀出，后队郤至等俱到，楚兵恐堕埋伏，收兵回营。晋兵亦不追赶，各自归寨。哨马探听楚左军持重，晋

上军不曾交战，下军战二十余合，互有杀伤。胜负未分，约定来日再战。栾书将熊茂献功，晋侯欲斩之。苗贲皇进曰：“楚王闻其子被擒，明日必来亲自出战，可囚熊茂于军前，往来诱之。”晋侯曰：“善。”一夜安息无话。

黎明，栾书命开营索战，大将魏锜告书曰：“吾夜来梦见天上一轮明月，遂弯弓射之，正中月心，射出月中一股金光，直泻下来。慌忙退步，下觉失脚，陷于营前泥淖之内，猛然惊觉。此何兆也？”栾书详之曰：“周之同姓为日，异姓为月。射月而中，必楚君矣。然泥淖乃泉壤之中，退入于泥，亦非吉兆。将军必慎之！”魏锜曰：“苟能破禁，虽死何恨！”栾书遂许魏锜打阵。楚将工尹襄出头。战不数合，晋兵推出囚车，在阵上往来。楚共王见其子熊茂被囚于阵，急得心生烟火，忙叫彭名鞭马上前，来抢囚车。魏望见，撇了尹襄，径追楚王，架起一枝箭，飏的射去，正中楚王的左眼。潘党力战，保得楚王回车。楚王负痛拔箭，其瞳子随镞而出，掷于地下。有小卒拾而献曰：“此龙睛，不可轻弃。”楚王乃纳于箭袋之中。晋兵见魏锜得利，一齐杀上。公子侧引兵抵死拒敌，救脱了楚共王。郤至围住了郑成公，赖御者将大旌藏于弓衣之内，成公亦走脱。明楚王怒甚，急唤神箭将军养繇基速来救驾。养繇基闻唤，慌忙驰到，身边并无一箭。楚王乃抽二矢付之曰：“射寡人乃绿袍虬髯者，将军为寡人报仇。将军绝艺，想不费多矢也。”繇基领箭，飞车赶入晋阵，正撞见绿袍虬髯者，知是魏锜。大骂：“匹夫有何本事，辄敢射伤吾主？”魏锜方欲答话，繇基发箭已到，正射中魏锜项下，伏于弓衣而死。栾书引军夺回其尸。繇基余下一矢，缴还楚王，奏曰：“仗大王威灵，已射杀绿袍虬髯将矣？”共王大喜，自解锦袍赐之，并赐狼牙箭百枝。军中称为“养一箭”，言不消第二箭也。有诗为证：

鞭马飞车虎下山，晋兵一见胆生寒；
万人丛里诛名将，一矢成功奏凯还。

却说晋兵追逐楚兵至紧，养繇基抽矢控弦，立于阵前，追者辄射杀之，晋兵乃不敢逼。楚将婴齐王夫闻楚王中箭，各来接应，混战一场，晋兵方退。栾书咸望见令尹旗号，知是公子婴齐之军，请于晋侯曰：“臣前奉使于楚，楚令尹子重问晋国用兵之法，臣以‘整暇’二字对。今混战未见其整，各退未见其暇。臣愿使行人持饮献之，以践昔日之言。”晋侯曰：“善。”栾书咸乃使行人执酒榼，造于婴齐之军，曰：“寡君乏人，命持矛车右，故不得亲犒从者，使某代进一觞。”婴齐悟昔曰：“‘整、暇’之言，乃叹曰：‘小将军可谓记事矣！’”受其榼，对使饮之，谓使者曰：“来日阵前，当面谢也。”行人归述其语。栾书咸曰：“楚君中矢，其师尚未肯退，奈何？”苗貳皇曰：“搜阅车乘，补益士卒，秣马厉兵，修阵固列，鸡鸣饱食，决一死战，何畏乎楚？”时郤犨、栾黶从鲁、卫请兵回转，言二国各起兵来助，已在二十里远近。楚谍探知，报闻楚王。楚王大惊曰：“晋兵已众，鲁、卫又来，如之奈何？”即使左右召中军元帅公子侧商议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

话说楚中军元帅公子侧平日好饮，一饮百觚不止，一醉竟日不醒。楚共王知其有此毛病，每出军，必戒使绝饮。今日晋、楚相持，有大事在身，涓滴不入于口。是日，楚王中箭回寨，含羞带怒。公子侧进曰：“两军各已疲劳，明日且暂休息一日，容臣从容熟计，务要与主公雪此大耻。”公子侧辞回中军，坐至半夜，计未得就。有小竖名穀阳，乃公子侧贴身宠用的。见主帅愁思劳苦，客中藏有三重美酒，暖一瓿以进。公子侧嗅之，愕然曰：“酒乎？”穀阳知主人欲饮，而畏左右传说，乃诡言曰：“非酒，乃椒汤耳。”公子侧会其意，一吸而尽，觉甘香快噪，妙不可言！问：“椒汤还有否？”穀阳曰：“还有。”穀阳只说椒汤，只顾满斟献上。公子侧枯肠久渴，口中只叫：“好椒汤！竖子爱我！”斟来便吞，正不知饮了多少，颓然大醉，倒于坐席之上。楚王闻晋令鸡鸣出战，且鲁、卫之兵又到，急遣内侍往召公子侧来，共商应敌之策。谁知公子侧沉沉冥冥，已入醉乡，呼之不应，扶之不起。但闻得一阵酒臭，知是害酒，回复楚王。楚王一连遣人十来次催并。公子侧越催得急，越睡得熟。小竖穀阳泣曰：“我本爱元帅而送酒，谁知反以害之！楚王知道，连我性命难保，不如逃之。”

时楚王见司马不到，没奈何，只得召令尹婴齐计议。婴齐

原与公子侧不合，乃奏曰：“臣逆知晋兵势盛，不可必胜，故初议不欲救郑，此来都出司马主张。今司马贪杯误事，臣亦无计可施。不如乘夜悄悄班师，可免挫败之辱。”楚王曰：“虽然如此，司马醉在中军，必为晋军所获，辱国非小。”乃召养繇基曰：“仗汝神箭，可拥护司马回国也。”当下暗传号令，拔寨都起，郑成公亲帅兵护送出境，只留养繇基断后。繇基思想道：“等待司马酒醒，不知何时？”即命左右便将公子侧扶起，用革带缚于车上，叱令逐队前行，自己率弓弩手三百人，缓缓而退。

黎明，晋军开营索战，直逼楚营，见是空幕，方知楚军已遁去矣。栾书欲追之，士燮力言不可。谍者报：“郑国各处严兵固守。”栾书度郑不可得，乃唱凯而还。鲁、卫之兵，亦散归本国。”

却说公子侧行五十里之程，方才酒醒。觉得身子绷急，大叫：“谁人缚我？”左右曰：“司马酒醉，养将军恐乘车不稳，所以如此。”乃急将革带解去。公子侧双眼尚然朦胧，问道：“如今车马往那里走？”左右曰：“是回去的路。”又问：“如何便回？”左右曰：“夜来楚王连召司马数次，司马醉不能起。楚王恐晋军来战，无人抵敌，已班师矣。”公子侧大哭曰：“竖子害杀我也！”急唤穀阳，已逃去不知所之矣。楚共王行二百里，不见动静，方才放心。恐公子侧惧罪自尽，乃遣使传命曰：“先大夫子玉之败，我先君不在军中；今日之战，罪在寡人，无与司马之事。”婴齐恐公子侧不死，别遣使谓公子侧曰：“先大夫子玉之败，司马所知也。纵吾王不忍加诛，司马何面目复临楚军之上乎？”公子侧叹曰：“令尹以大义见责，侧其敢贪生乎？”乃自缢而死。楚王叹息不已。此周简王十一年事。髯仙有诗言酒之误事。诗云：

眇目君王资老谋，英雄谁想困糟邱？

竖儿爱我翻成害，谗说能消万事愁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晋厉公胜楚回朝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骄侈愈甚。士燮逆料晋国必乱，郁郁成疾，不肯医治，使太祝祈神，只求早死。未几卒。子范勾嗣。时胥童巧佞便给，最得宠幸，厉公欲用为卿，奈卿无缺。胥童奏曰：“今三郤并执兵权，族大势重，举动自专，将来必有不轨之事，不如除之。若除郤氏之族，则位署多虚，但凭主公择爱而立之，谁敢不从？”厉公曰：“郤氏反状未明，诛之恐群臣不服。”胥童又奏曰：“鄢陵之战，郤至已围郑君，两下并车，私语多时，遂解围放郑君去了。其间必先有通楚事情。只须问楚公子熊茷，便知其实。”厉公即命胥童往召熊茷。

胥童谓熊茷曰：“公子欲归楚乎？”茷对曰：“思归之甚，恨不能耳！”胥童曰：“汝能依我一事，当送汝归。”熊茷曰：“惟命。”胥童遂附耳言：“若见晋侯，问起郤至之事，必须如此恁般登答。……”熊茷应允。胥童遂引至内朝来见。晋厉公屏去左右，问：“郤至曾与楚私通否？汝当实言，我放汝回国。”熊茷曰：“恕臣无罪，臣方敢言。”厉公曰：“正要你说实话，何罪之有？”熊茷曰：“郤氏与吾国子重，二人素相交善，屡有书信相通，言：‘君侯不信大臣，淫乐无度，百姓胥怨，非吾主也。人心更思襄公，襄公有孙名周，见在京师。他日南北交兵，幸而师败，吾当奉孙周以事楚。’独此事臣素知之，他未闻也。”按晋襄公之庶长子，名谈，自赵盾立灵公，谈避居于周，在单襄公门下。后谈生下一子，因是在周所生，故名曰周。当时灵公被弑，人心思慕文公，故迎立公子黑臀。

黑臀传欢，欢传至州蒲。至是，州蒲淫纵无子，人心复思慕襄公。故胥童教熊茂使引孙周，以摇动厉公之意。熊茂言之未已，胥童接口曰：“怪得前日鄢陵之战，郤犇与婴齐对阵，不发一矢，其交通之情可见矣。郤至明纵郑君，又何疑焉？主公若不信，何不遣郤至往周告捷，使人窥之，若果有私谋，必与孙周私下相会。”厉公曰：“此计甚当。”遂遣郤至献楚捷于周。

胥童阴使人告孙周曰：“晋国之政，半在郤氏，今温季来王都献捷，何不见之？他日公孙复还故国，也有个相知。”孙周以为然。郤至至周，公事已毕，孙周遂至公馆相拜。未免详叩本国之事，郤至一一告之，谈论半日而别。厉公使人探听回来，传说如此。熊茂所言，果然是实。遂有除郤氏之意，尚未发也。

一日，厉公与妇人饮酒，索鹿肉为饌甚急。使寺人孟张往市取鹿，市中适当缺乏。郤至自郊外载一鹿于车上，从市中而过。孟张并不分说，夺之以去。郤至大怒，弯弓搭箭，将孟张射死，复取其鹿。厉公闻之，怒曰：“季子太欺余也！”遂召胥童、夷羊五等一班嬖人共议，欲杀郤至。胥童曰：“杀郤至，则郤锜、郤犇必叛，不如并除之。”夷羊五曰：“公私甲士，约可八百人，以君命夜帅以往，乘其无备，可必胜也。”长鱼矫曰：“三郤家甲，倍于公宫，斗而不胜，累及君矣。方今郤至兼司寇之职，郤犇又兼士师，不如诈为狱讼，覲便刺之，汝等引兵接应可也。”厉公曰：“妙哉！我使力士清沸魑助汝。”

长鱼矫打听三郤是日在讲武堂议事，乃与清沸魑各以鸡血涂面，若争斗相杀者，各带利刀，扭结到讲武堂来，告诉曲直。郤犇不知是计，下坐问之。清沸魑假作稟话，捱到近身，抽刀刺犇，中其腰，扑地便倒。郤锜急拔佩刀来砍沸魑，却是长鱼矫接住，两个在堂下战将起来。郤至捉空趋出，升车而逃。沸

魑把郤犇再砍一刀，眼见得不活了，便来夹攻郤锜。锜虽是武装，争奈沸魑有千斤力气的人，长鱼矫且是年少手活，一个人怎战得他两个人过，亦被沸魑搦倒。长鱼矫见走了郤至，道：“不好了！”我追赶他去。”也是三郤合当同日并命，正走之间，遇着胥童、夷羊五引着八百甲士来到，口中齐叫：“晋侯有旨，只拿谋反郤氏，不得放走了！”郤至见不是头，回车转来，劈面撞见长鱼矫。一跃上车。郤至早已心慌，不及措手，被长鱼矫乱砍，便割了头。清沸魑把郤锜、郤犇都割了头，血淋淋的三颗首级，提入朝门。有诗为证：

无道君昏臣不良，纷纷嬖幸擅朝堂。
一朝过听馋人语，演武堂前起战场。

却说上军副将荀偃，闻本帅郤锜在演武堂遇贼，还不知何人。即时驾车入朝，欲奏闻讨贼。中军元帅栾书，不约而同，亦至朝门，正遇胥童引兵到来。书、偃不觉大怒，喝曰：“我只道何人为乱，原来是你鼠辈！禁地威严，甲士谁敢近前？还不散去！”胥童也不答话，即呼于众曰：“栾书、荀偃，与三郤同谋反叛，甲士与我一齐拿下，重重有赏！”甲士奋勇上前，围裹了书、偃二人，直拥至朝堂之上。厉公闻长鱼矫等干事回来，即时御殿。看见甲士纷纷，倒吃了一惊，问胥童曰：“罪人已诛，众军如何不散？”胥童奏曰：“拿得叛党书、偃，请主公裁决！”厉公曰：“此事与书、偃无与。”长鱼矫跪至晋侯膝前，密奏曰：“栾、郤同功一体之人，荀偃又是郤锜部将。三郤被诛，栾、荀二氏必不自安，不久将有为郤氏复仇之事。主公今日不杀二人，朝中不得太平。”厉公曰：“一朝而杀三卿，又波及他族，寡人不忍也！”乃恕书、偃无罪，还复原职。

书、偃谢恩回家。长鱼矫叹曰：“君不忍二人，二人将忍于君矣！”即时逃奔西戎去了。

厉公重赏甲士，将三郤尸首，号令朝门，三日，方听改葬。其郤氏之族，在朝为官者，姑免死罪，尽罢归田。以胥童为上军元帅，代郤锜之位，以夷羊五为新军元帅，代郤犇之位，清沸魑为新军副将，代郤至之位。楚公子熊茷释放回国。胥童既在卿列，栾书、荀偃羞与同事，每每称病不出。胥童恃晋侯之宠，不以为意。

一日，厉公同胥童出游于嬖臣匠丽氏之家。家在太阴山之南，离绛城二十余里，三宿不归。荀偃私谓栾书曰：“君之无道，子所知也。吾等称疾不朝，目下虽得苟安，他日胥童等见疑，复诬我等以怨望之名，恐三郤之祸，终不能免，不可不虑。”栾书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荀偃曰：“大臣之道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。今百万之众，在子掌握，若行不测之事，别立贤君，谁敢不从？”栾书曰：“事可必济乎？”荀偃曰：“龙之在渊，没人不可窥也；及其离渊就陆，童子得而制之。君游于匠丽氏，三宿不返，此亦离渊之龙矣，尚何疑哉？”栾书叹曰：“吾世代忠于晋家，今日为社稷存亡，出此不得已之计，后世必议我为弑逆，我亦不能辞矣！”乃商议忽称病愈，欲见晋侯议事。预使牙将程滑，将甲士三百人，伏于太阴山之左右。

二人到匠丽氏谒见厉公，奏言：“主公弃政出游，三日不归，臣民失望，臣等特来迎驾还朝。”厉公被强不过，只得起驾。胥童前导，书、偃后随。行至太阴山下，一声炮响，伏兵齐起。程滑先将胥童砍死。厉公大惊，从车上倒跌下来。书、偃吩咐甲士将厉公拿住。屯兵于太阴山下，囚厉公于军中。栾书曰：“范、韩二氏，将来恐有异言，宜假君命以召之。”荀偃曰：“善。”乃使飞车二乘，分召士句、韩厥二将。使者至

士句之家，士句问：“主公召我何事？”使者不能答。句曰：“事可疑矣。”即遣心腹左右，打听韩厥行否。韩厥先以病辞。句曰：“智者所见略同也。”栾书见句厥俱不至，问荀偃：“此事如何？”偃曰：“子已骑虎背，尚欲下耶？”栾书点头会意。是夜，命程滑献酖酒于厉公，公饮之而薨。即于军中殓殓，葬于翼城东门之外。士句、韩厥骤闻君薨，一齐出城奔丧，亦不问君死之故。

葬事既毕，栾书集诸大夫共议立君。荀偃曰：“三郤之死，胥童谤谓欲扶立孙周，此乃识也。灵公死于桃园，而襄遂绝后，天意有在，当往迎之。”群臣皆喜。栾书乃遣荀莹如京师，迎孙周为君。周是时十四岁矣，生得聪颖绝人，志略出众。见荀莹来迎，闻其备细，即日辞了单襄公，同荀莹归晋。行至地名清原，栾书、荀偃、士句、韩厥一班卿大夫，齐集迎接。孙周开言曰：“寡人羁旅他邦，且不指望还乡，岂望为君乎？但所贵为君者，以命令所自出也。若以名奉之，而不遵其令，不如无君矣。卿等肯用寡人之命，只在今日，如其为然，听卿等更事他人。孤不能拥空名于上，为州蒲之续也。”栾书等俱战栗再拜曰：“群臣愿得贤君而事，敢不从命！”既退，栾书谓诸臣曰：“新君非旧比也，当以小心事之。”

孙周进了绛城，朝于太庙，嗣晋侯之位，是为悼公。即位之次日，即面责夷羊五、清沸魑等逢君于恶之罪，命左右推出朝门斩之，其族俱逐出境外。又将厉公之死，坐罪程滑，磔之于市。吓得栾书终夜不寐。次日，即告老致政，荐韩厥以自代。未几，惊忧成疾而卒。悼公素闻韩厥之贤，拜为中军元帅，以代栾书之位。

韩厥托言谢恩，私奏于悼公曰：“臣等皆赖先世之功，得侍君左右。然先世之功，无有大于赵氏者。衰佐文公，盾佐襄

公，俱能输忠竭悃，取威定伯。不幸灵公失政，宠信奸臣屠岸贾，谋杀赵盾，出奔仅免。灵公遭兵变，被弑于桃园。景公嗣立，复宠屠岸贾。岸贾欺赵盾已死，假称赵氏弑逆，追治其罪，灭绝赵宗，臣民惯怨，至今不平。天幸赵氏有遗孤赵武尚在，主公今日赏功罚罪，大修晋政，既已正夷羊五等之罚，岂可不追录赵氏之功乎？”悼公曰：“比事寡人亦闻先人言之，今赵武何在？”韩厥对曰：“当时岸贾索赵氏孤儿甚急，赵之门客曰公孙杵臼、程婴，杵臼假抱遗孤，甘就诛戮，以脱赵武；程婴将武藏匿于孟山，今十五年矣。”悼公曰：“卿可为寡人召之。”韩厥奏曰：“岸贾尚在朝中，主公必须秘密其事。”悼公曰：“寡人知之矣。”韩厥辞出宫门，亲自驾车，往迎赵武于孟山。程婴为御，当初从故绛城而出，今日从新绛城而入，城郭俱非，感伤不已。韩厥引赵武入内宫，朝见悼公。悼公匿于宫中，诈称有疾。

明日，韩厥率百官入宫问安，屠岸贾亦在。悼公曰：“卿等知寡人之疾乎？只为功劳簿上有一件事不明，以此心中不快耳！”诸大夫叩首问曰：“不知功劳簿上，那一件不明？”悼公曰：“赵衰、赵盾，两世立功于国家，安忍绝其宗祀？”众人齐声应曰：“赵氏灭族，已在十五年前，今主公虽追念其功，无人可立。”悼公即呼赵武出来，遍拜诸将。诸将曰：“此位小郎君何人？”韩厥曰：“此所谓孤儿赵武也。向所诛赵孤，乃门客程婴之子耳。”屠岸贾此时魂不附体，如痴醉一般，拜伏于地上，不能措一词。悼公曰：“此事皆岸贾所为，今日不族岸贾，何以慰赵氏冤魂于地下？”叱左右：“将岸贾绑出斩首。”即命韩厥同赵武，邻兵围屠岸贾之宅，无少长皆杀之。赵武请岸贾之首，祭于赵朔之墓。国人无不称快。潜渊咏史诗曰：

岸贾当时灭赵氏，今朝赵氏灭屠家。
只争十五年前后，怨怨仇仇报不差！

晋悼公既诛岸贾，即召赵武于朝堂，加冠，拜为司寇，以代岸贾之职。以前田禄，悉给还之。又闻程婴之义，欲用为军正。婴曰：“始吾不死者，以赵氏孤未立也。今已复宫报仇矣，岂可自贪富贵，令公孙杵臼独死？吾将往报杵臼于地下！”遂自刎而亡。赵武抚其尸痛哭，请于晋侯，殓殓从厚，与公孙杵臼同葬于云中山，谓之“二义”冢。赵武服齐衰三年，以报其德。有诗为证：

阴谷深藏十五年，裤中儿报祖宗冤；
程婴杵臼称双义，一死何须问后先？

再说悼公既立赵武，遂召赵胜于宋，复以邯郸畀之。又大正群臣之位，贤者尊之，能者使之。录前功，赦小罪，百官济济，各称其职。且说几个有名的官员：韩厥为中军元帅，士匄副之；荀瑩为上军元帅，荀偃副之；栾黶为下军元帅，士魴副之；赵武为新军元帅，魏相副之；祁奚为中军尉，羊舌职副之；魏絳为中军司马；张老为候奄；韩无忌掌公族大夫；士渥浊为太傅；贾辛为司空；栾黶为亲军戎御；荀宾为车右将军；程郑为赞仆；鍼遏寇为舆尉；籍偃为舆司马。百官既具，大修国政：蠲逋薄敛，济乏省役，振废起滞，恤鰥惠寡，百姓大悦。宋、鲁诸国闻之，莫不来朝。惟有郑成公因楚王为他射损其目，感切于心，不肯事晋。

楚共王闻厉公被弑，喜形于色，正思为复仇之举。又闻新

君嗣位，赏善罚恶，用贤图治，朝廷清肃，内外归心，伯业将复兴，不觉喜变为愁。即召群臣商议，要去扰乱中原，使晋不能成伯。令尹婴齐束手无策。公子壬夫进曰：“中国惟宋爵尊国大，况其国介于晋、吴之间，今欲扰乱晋伯，必自宋始。今宋大夫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五人，与右师华元相恶，见今出奔在楚。若资以兵力，用之伐宋，取得宋邑，即以封之，此以敌攻敌之计。晋若不救，则失诸侯矣；若救宋，必攻鱼石，我坐而观其成败，亦一策也。”共王乃用其谋。即命壬夫为大将，用鱼石等为向导，统大军伐宋。

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

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

话说周简王十三年夏四月，楚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计，亲统大军，同郑成公伐宋。以鱼石等五大夫为向导，攻下彭城。使鱼石等据之，留下三百乘，屯戍其地。共王谓五大夫曰：“晋方通吴，与楚为难，而彭城乃吴、晋往来之径。今留重兵助汝，进战则可以割宋国之封，退守亦可以绝吴、晋之使。汝宜用心任事，勿负寡人之托！”共王归楚。

是冬，宋成公使大夫老佐帅师围彭城。鱼石统戍卒迎战，为老佐所败。楚今尹婴齐闻彭城被围，引兵来救。老佐恃勇轻敌，深入楚军，中箭而亡。婴齐遂进兵侵宋。宋成公大惧，使石师华元至晋告急。韩厥言于悼公曰：“昔文公之伯，自救宋始。兴衰之机，在此一举，不可以不勤也。”乃大发使，征兵于诸侯。悼公亲统大将韩厥、荀偃、栾黶等，先屯兵于台谷。婴齐闻晋兵大至，乃班师归楚。

周简王十四年，悼公帅宋、鲁、卫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八国之兵，进围彭城。宋大夫向戌使士卒登轊车，向城上四面呼曰：“鱼石等背君之贼，天理不容！今晋统二十万之众，蹂破孤城，寸草不留。汝等若知顺逆，何不擒逆贼来降？免使无辜被戮。”如此传呼数遍。彭城百姓闻之，皆知鱼石理亏，开门以纳晋师。时楚戍虽众，鱼石等不加忧恤，莫肯效力。晋悼

公入城，戍卒俱奔散。韩厥擒鱼石，栾黶、荀偃擒鱼府，宋向戌擒向为人、向带，鲁仲、孙蔑擒鳞朱，各解到晋悼公处献功。悼公命将五大夫斩首，安置其族于河东壶邱之地。遂移师问罪于郑。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郑，诸侯之师还救宋，因各散归。

是年，周简王崩，世子泄心即位，是为灵王。灵王自始生时，口上便有髭须，故周人谓之髭王。髭王元年夏，郑成公疾笃，谓上卿公子偃曰：“楚君以救郑之故，矢及于目，寡人未之敢忘。寡人死后，诸卿切勿背楚！”嘱罢，遂薨。公子駢等奉世子髡即位，是为僖公。

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大合诸侯于戚以谋之。鲁大夫仲孙蔑献计曰：“郑地之险，莫如虎牢，且楚、郑相通之要道也。诚筑城设关，留重兵以逼之，郑必从矣。”楚降将巫臣献计曰：“吴与楚一水相通，自臣往岁聘吴，约与攻楚，吴人屡次侵扰楚属，楚人苦之。今莫若更遣一介，导吴伐楚，楚东苦吴兵，安能北与我争郑乎？”晋悼公两从之。时齐灵公亦遣世子光，同上卿崔杼来会，听晋之命。悼公乃合九路诸侯兵力，大城虎牢，增置墩台。大国抽兵千人，小国五百三百，共守其地。郑僖公果然恐惧，始行成于晋。晋悼公乃还。

时中军尉祁奚年七十余矣，告老致政。悼公问曰：“孰可以代卿者？”奚对曰：“莫如解狐。”悼公曰：“闻解狐卿之仇也，何以举之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仇也。”悼公乃召解狐，未及拜官，狐已病死。悼公复问曰：“解狐之外，更有何人？”奚对曰：“其次莫如午。”悼公曰：“午非卿之子耶？”奚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悼公曰：“今中军尉副羊舌职亦死，卿为我并择其代。”奚对曰：“职有二子，曰赤，曰盼，二人皆贤，惟君所用。”悼公从其言，以祁午为中军尉，羊舌赤副之。诸大夫无不悦服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巫臣之子巫狐庸，奉晋侯命，如吴见吴王寿梦，请兵伐楚。寿梦许之，使世子诸樊为将，治兵于江口。早有谋人报入楚国。楚令尹婴齐奏曰：“吴师从未至楚，若一次入境，后将复来。不如先期伐之。”共王以为然。婴齐乃大阅舟师，简精卒二万人，由大江袭破鸠兹，遂欲顺流而下。骁将邓廖进曰：“长江水溜，进易退难。小将愿率一军前行，得利则进，失利亦不至于大败。元帅屯兵于郝山矶，相机观变，可以万全。”婴齐然其策，乃选组甲三百人，被练袍者三千人，皆气强力大，一可当十者，大小舟共百艘，一声炮响，船头望东进发。早有哨船探知鸠兹失事，来报世子诸樊。诸樊曰：“鸠兹既失，楚兵必乘胜东下，宜预备之。”乃使公子夷昧，帅舟师数十艘，于东西梁山诱敌；公子馀祭，伏兵于采石港。邓廖兵过郝山矶，望梁山有兵船，奋勇前进。夷昧略战，即佯败东走。邓廖追过采石矶，遇诸樊大军，方接战，未十余合，采石港中炮声大振，馀祭伏兵从后夹攻，前后矢发如雨点，邓廖面中三矢，犹拔箭力战。夷昧乘艨艟大舰至，舰上俱精选勇士，以大枪乱捣乱船，船多覆溺。邓廖力尽被执，不屈而死。余军得逃者，惟组甲八十，被练甲者三百人而已。婴齐惧罪，方欲掩败为功。谁知吴世子诸樊乘胜，反进兵袭楚，婴齐大败而回，鸠兹仍复归吴。婴齐羞愤成疾，未至郢都，遂卒。史臣有诗云：

乘车射御教吴人，从此东方起战尘。

组甲成擒名将死，当年错著族巫臣。

共王乃进右尹壬夫为令尹。壬夫赋性贪鄙，索赂于属国。陈成公不能堪，乃使辕侨如请服于晋。晋悼公大合诸侯于鸡泽，

再会诸侯于戚。吴子寿梦亦来会好，中国之势大振。楚共王怒失陈国，归罪于壬夫，杀之。用其弟公子贞字子囊者，代为令尹。大阅师徒，出车五百乘伐陈。时陈成公午已薨，世子弱嗣位，是为哀公。惧楚兵威，复归附于楚。

晋悼公闻之，大怒，欲起兵与楚争陈。忽报无终国君嘉父，遣大夫孟乐至晋，献虎豹之皮百个。奏言：“山戎诸国，自齐桓公征服，一向平靖。近因燕、秦微弱，山戎窥中国无伯，复肆侵掠。寡君闻晋君精明，将绍桓、文之业，因此宣晋威德，诸戎情愿受盟。因此寡君遣微臣奉闻，惟赐定夺。”悼公集诸将商议，皆曰：“戎、狄无亲，不如伐之。”昔者，齐桓公之伯，先定山戎，后征荆楚，正以豺狼之性，非兵威不能制也。”司马魏绛独曰：“不可。今诸侯初合，大业未定，若兴兵伐戎，楚兵必乘虚而生事，诸侯必叛晋而朝楚。夫夷狄，禽兽也。诸侯，兄弟也。今得禽兽而失兄弟，非策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戎可和乎？”魏绛对曰：“和戎之利有五：戎与晋邻，其地多旷，贱土贵华，我以货易土，可以广地，其利一也；侵掠既息，边民得安意耕种，其利二也；以德怀远，兵车不劳，其利三也；戎、狄事晋，四邻震动，诸侯畏服，其利四也；我无北顾之忧，得以专意于南方，其利五也。有此五利，君何不从？”悼公大悦，即命魏绛为和戎之使，同孟乐先至无终国，与国王嘉父商议停当。嘉父乃号召山戎诸国，并至无终，歃血定盟：“方今晋侯嗣伯，主盟中华，诸戎愿奉约束，捍卫北方，不侵不叛，各保宁宇。如有背盟，天地不佑！”诸戎受盟，各各欢喜，以土宜献魏绛，绛分毫不受。诸戎相顾曰：“上国使臣，廉洁如此！”倍加敬重。魏绛以盟约回报悼公，悼公大悦。

时楚令尹公子贞已得陈国，又移兵伐郑。因虎牢有重兵戍守，不走汜水一路，却由许国望颍水而来。郑僖公髡顽大惧，

集六卿共议。那六卿：公子騂，字子驪；公子发，字子国；公子嘉，字子孔。三位俱穆公之子，于僖公为叔祖辈。公孙辄，字子耳，乃公子去疾之子；公孙蚕，字子蟜，乃公子偃之子；公孙舍之，字子展，乃公子喜之子。三位俱穆公之孙，袭父爵为卿，于僖公为叔辈。这六卿都是尊行，素执郑政。僖公髡顽心高气傲，不甚加礼，以此君臣积不相能。上卿公子騂尤为凿枘。今日会议之际，僖公主意，欲坚定以待晋救。公子騂开言曰：“谚云‘远水岂能救近火？’不如从楚。”僖公曰：“从楚，则晋师又至，何以当之？”公子騂对曰：“晋与楚谁怜我者？我亦何择于二国？惟强者则事之。今后请以牺牲玉帛，待于境外，楚来则盟楚，晋来则盟晋。两雄并争，必有大屈。强弱既分，吾因择强者而庇民焉，不亦可乎？”僖公不从其计，曰：“如驂言，郑朝夕待盟，无宁岁矣！”欲遣使求援于晋。诸大夫惧违公子騂之意，莫肯往者。僖公发愤自行，是夜，宿于驿舍。公子騂使门客伏而刺之，托言暴疾。立其弟嘉为君，是为简公。使人报楚曰：“从晋皆髡顽之意，今髡顽已死，愿听盟罢兵！”楚公子贞受盟而退。

晋悼公闻郑复从楚，乃问于诸大夫曰：“今陈、郑俱叛，伐之何先？”荀偃对曰：“陈国小地偏，无益于成败之数。郑为中国之枢，自来图伯，必先服郑。宁失十陈，不可失一郑也。”韩厥曰：“子羽识见明决，能定郑者，必此人。臣力衰智耄，愿以中军斧钺让之。”悼公不许，厥坚请不已，乃从之。韩厥告老致政，荀偃遂代为中军元帅，统大军伐郑。兵至虎牢，郑人请盟，荀偃许之。比及晋师返旆，楚共王亲自伐郑，复取成而归。悼公大怒，问于诸大夫曰：“郑人反覆，兵至则从，兵撤复叛，今欲得其坚附，当用何策？”荀偃献计曰：“晋所以不能收郑者，以楚人争之甚力也。今欲收郑，必先敝楚，欲敝

楚，必用‘以逸待劳’之策。”悼公曰：“何谓‘以逸待劳’之策？”荀罃对曰：“兵不可以数动，数动则疲；诸侯不可以屡勤，屡勤则怨。内疲而外怨，以此御楚，臣未见其胜也。臣请举四军之众，分而为三，将各国亦分派配搭。每次只用一军，更番出入，楚进则我退，楚退则我复进，以我之一军，牵楚之全军。彼求战不得，求息又不得，我无暴骨之凶，彼有道涂之苦。我能亟往，彼不能亟来，如是而楚可疲，郑可固也。”悼公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即命荀罃治兵于曲梁，三分四军，定更番之制。荀罃登坛出令，坛上竖起一面杏黄色大旆，上写“中军元帅智”他本荀氏，为何却写“智”字？因荀罃、荀偃叔侄同为大将，军中一姓，嫌无分别。罃父荀首食采于智，偃父荀庚自晋作三行时，曾为中行将军，故又以智氏，中行氏别之。自此荀罃号为智罃，荀偃号为中行偃，军中耳目，就不乱了。这都是荀罃的法度。坛下分立三军：

第一军，上军元帅荀偃，副将韩起，鲁、曹、邾三国以兵从，中军副将范匄接应；

第二军，下军元帅栾黶，副将士魴，齐、滕、薛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上大夫魏颡拉应；

第三军，新军元帅赵武，副将魏相，宋、卫、邠三国以兵从，中军下大夫荀会接应。

荀罃传令：第一次上军出征，第二次下军出征，第三次新军出征。中军兵将，分配接应，周而复始。但取盟约归报，便算有功，更不许与楚兵交战。公子杨干，乃悼公之同母弟，年方一十九岁，新拜中军戎御之职，血气方刚，未经战阵。闻得治兵伐郑，磨拳擦掌，巴不得独当一队，立刻上前厮杀。不见

智罃点用，心中一股锐气，按捺不住，遂自请为先锋，愿效死力。智罃曰：“吾今日分军之计，只要速进速退，不以战胜为功。分派已定，小将军虽勇，无所用之。”杨干固请自效。荀罃曰：“既小将军坚请，权于荀大夫部下接应新军。”杨干又道：“新军派在第三次出征，等待不及，求拨在第一军部下。”智罃不从。杨干恃自家是晋侯弟弟，径将本部车卒，自成一队，列于中军副将范匄之后。司马魏绛奉将令整肃行伍，见杨干越次成列，即鸣鼓告于众曰：“杨干故违将令，乱了行伍之序，论军法本该斩首。念是晋侯亲弟，姑将仆御代戮，以肃军政。”即命军校擒其御车之人斩之，悬首坛下，军中肃然。杨干素骄傲自然，不知军法；见御人被戮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十分惧怕中，又带了三分羞，三分恼。当下驾车驰出军营，径奔晋悼公之前，器拜于地，诉说魏绛如此欺负人，无颜见诸将之面。悼公爱弟之心，不暇致详，遂拂然大怒曰：“魏绛辱寡人之弟，如辱寡人。必杀魏绛，不可纵也！”乃召中军尉副羊舌职往取魏绛。羊舌职入宫见悼公曰：“绛志节之士，有事不避难，有罪不避刑，军事已毕，必当自来谢罪，不须臣住。”

顷刻间，魏绛果至，右手仗剑，左手执书，将入朝待罪。至午门，闻悼公欲使人取己，遂以书付仆人，令其申奏，便欲伏剑而死。只见两位官员，喘吁吁的奔至，乃是下军副将士魴，主候大夫张老。见绛欲自刎，忙夺其剑曰：“某等闻司马入朝，必为杨公子之事，所以急趋而至，欲合词稟闻主公。不识司马为何轻生如此？”魏绛具说晋侯召羊舌大夫之意。二人曰：“此乃国家公事，司马奉法无私，何必自丧其身？不须令仆上书，某等愿代为启奏。”三人同至宫门，干魴张老先入，请见悼公，呈上魏绛之书。悼公启而览之，略云：

君不以臣为不肖，使承中军司马之乏。臣闻：“三军之命，系于元帅；元帅之权，在乎命令。”有令不遵，有命不用，此河曲之所以无功，邲城之所以致败也。臣戮不用命者，以尽司马之职。臣自知上触介弟，罪当万死！请伏剑于君侧，以明君侯亲亲之谊。

悼公读罢其书，急问士魴、张老曰：“魏绛安在？”魴等答曰：“绛惧罪欲自杀，臣等力止之，见在宫门待罪！”悼公悚然起席，不暇穿履，遂跣足步出宫门，执魏绛之手，曰：“寡人之言，兄弟之情也。子之所行，军旅之事也。寡人不能教训其弟，以犯军刑，过在寡人，于卿无与，卿速就职。”羊舌职在旁大声曰：“君已恕绛无罪，绛宜退！”魏绛乃叩谢不杀之恩。羊舌职与士魴、张老，同时稽首称贺曰：“君有奉法之臣如此，何患伯业不就？”四人辞悼公一齐出朝。悼公回宫，大骂杨干：“不知礼法，几陷寡人于过，杀吾爱将！”使内侍押往公族大夫韩无忌处，学礼三月，方许相见。杨干含羞郁郁而去。髯翁有诗云：

军法无亲敢乱行，中军司马面如霜；
悼公伯志方磨励，肯使忠臣剑下亡？

智罃定分军之令，方欲伐郑。廷臣传报：“宋国有文书到来。”悼公取览，乃是楚、郑二国相比，屡屡兴兵，侵掠宋境，以偃阳为东道，以此告急。上军元帅荀偃请曰：“楚得陈郑而复侵宋，意在与晋争伯也。偃阳为楚伐宋之道，若兴师先向偃阳，可一而下。前彭城之围，宋向戌有功，因封之以为附庸，使断楚道，亦一策也。”智罃曰：“偃阳虽小，其城甚固，若

围而不下，必为诸侯所笑。”中军副将士句曰：“彭城之役，我方伐郑，楚则侵宋以救之。虎牢之役，我方平郑，楚又侵宋以报之。今欲得郑，非先为固宋之谋不可。偃言是也。”荀偃曰：“二子能料偃阳必可灭乎？”荀偃、士偃同声应曰：“都在小将二人身上。如若不能成功，甘当军令！”悼公曰：“伯游倡之，伯瑕助之，何忧事济乎？”乃发第一军往攻偃阳，鲁、曹、邾三国皆以兵从。偃阳大夫嬖斑献计曰：“鲁师营于北门，我伪启门出战，其师必入攻；俟其半入，下悬门以截之。鲁败，则曹、邾必惧，而晋之锐气亦挫矣。”偃阳子用其计。

却说鲁将孟孙蔑率其部将叔梁纥、秦蕘父、狄虬弥等攻北门，只见悬门不闭，蕘父同虬弥恃勇先进，叔梁纥继之。忽闻城上豁喇一声，将悬门当着叔梁纥头顶上放将下来。纥即投戈于地，举双手把悬门轻轻托起。后军就鸣金起来。蕘父虬弥二将，恐后队有变，急忙回身。城内鼓角大振，嬖斑引着大队人车，尾后追逐。望见一大汉，手托悬门，以出军将。嬖斑大骇，想道：“这悬门自上放下，不是千斤力气，怎抬得住？若闯出去，反被他将门放下，可不利害！”且自停车观望。叔梁纥待晋军退尽，大叫道：“鲁国有名上将叔梁纥在此！有人要出城的，趁我不曾放手，快些出去！”城中无人敢应。嬖斑弯弓搭箭，方欲射之。叔梁纥把双手一掀，就势撒开，那悬门便落了闸口。纥回至本营，谓蕘父虬弥曰：“二位将军之命，悬于我之两腕也。”蕘父曰：“若非鸣金，吾等已杀入偃阳城，成其大功矣。”虬弥曰：“只看明日，我要独攻偃阳，显得鲁人本事。”

至次日，孟孙蔑整队向城上搦战，每百人为一队，狄虬弥曰：“我不要人帮助，只单身自当一队足矣。”乃取大车轮一个，以坚甲蒙之，紧紧束缚，左手执以为橰；右握大戟，跳跃

如飞。偃阳城上，望见鲁将施逞勇力，乃悬布于城下，叫曰：“我引汝登城，谁人敢登，方见真勇。”言犹未已，鲁军队中一将出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此将乃秦董父也。即以手牵布，左右更换，须臾盘至城堞。偃阳人以刀割断其布，董父从半空中蹋将下来。偃阳城高数仞，若是别人，这一跌，纵然不死，也是重伤。董父全然不觉。城上布又垂下，问道：“再敢登么？”董父又应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手借布力，腾身复上。又被偃阳人断布扑地，又一大跌。才爬起来，城上布又垂下，问道：“还敢不敢？”董父声愈厉，答曰：“不敢不算好汉！”挽布如前。偃阳人看见董父再坠再登，全无畏惧，倒着了忙。急割布时，已被董父捞着一人，望城下一摔，跌个半熟。董父亦随布坠下，反向城上叫道：“你还敢悬布否？”城上应曰：“已知将军神勇，不敢复悬矣。”董父遂取断布三截，遍示诸队，众人无不吐舌。孟孙蔑叹曰：“诗云：‘有力如虎。’此三将足当之矣！”坛斑见鲁将凶猛，一个赛一个，遂不敢出战，吩咐军民竭力固守。

各军自夏四月丙寅日围城，至五月庚寅，凡二十四日，攻者已倦，应者有余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军中惊恐不安。荀偃、士匄虑水患生变，同至中军来禀智罃，欲求班师。

不知智罃肯听从否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

话说晋及诸侯之兵，围子偃阳城二十四日，攻打不下。忽然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。荀偃、士匄二将，虑军心有变，同至中军，来禀智罃曰：“本意谓城小易克。今围久不下，天降大雨，又时当夏令，水潦将发。泡水在西，薛水在东，淳水在东北，三水皆与泗水相通。万一连雨不止，三水横溢，恐班师不便。不如暂归，以俟再举。”智罃大怒，取所凭之几，向二将掷之，骂曰：“老夫可曾说来，‘城小而固，未易下也。’竖子自任可灭，在晋侯面前，一力承当。牵帅老夫，至于此地！攻围许久，不见尺寸之效，偶然天雨，便欲班师。来由得你，去由不得你！今限汝七日之内，定要攻下偃阳。若还无功，照军令状斩首！速去！勿再来见！”二将吓得面如土色，喏喏连声而退。谓本部军将曰：“元帅立下严限，七日不能破城，必取吾等之首。今我亦与尔等立限，六日不能破城，先斩汝等，然后自刭，以申军法。”众将皆面面相觑。偃、匄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！吾二人当亲冒矢石，昼夜攻之，有进无限。”约会鲁、曹、邾三国，一齐并力。时水势稍退，偃、匄乘轎车，身先士卒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全然不避。自庚寅日攻起，至甲午日，城中矢石俱尽。荀偃附堞先登，士匄继之，各国军将，亦乘势蚁附而上。坛斑巷战而死。智罃入城，偃阳君率群臣迎降于马首。

智罃尽收其族，留于中军。计攻城至城破之日，才五日耳。若非智罃发怒，此举无功矣。髯翁有诗云：

仗钺登坛无地天，偏裨何事敢侵权？
一人投机三军惧，不怕隆城铁石坚。

时悼公恐偃阳难下，复挑选精兵二千人，前来助战。行至楚邱，闻智罃已成大功，遂遣使至宋，以偃阳之地封宋向戌。向戌同宋平公亲至楚邱，来见晋侯。向戌辞不受封，悼公乃归地于宋公。宋、卫二君，各设享款待晋侯。智罃述鲁三将之勇，悼公各赐车服，乃归。悼公以偃阳子助楚，废为庶人，选其族人之贤者，以主妣姓之祀，居于霍城。其秋，荀会卒，悼公以魏绛能执法，使为新军副将。以张老为司马。

是冬，第二军伐郑，屯于牛首，复添虎牢之戍。适郑人尉止作乱，杀公子騂、公子发、公孙辄于西宫之朝。騂之子公孙夏，字子西；发之子公孙侨，字子产，各帅家甲攻贼，贼败走北宫。公孙蚤亦率众来助，遂尽诛尉止之党，立公子嘉为上卿。栾黶请曰：“郑方有乱，必不能战，急攻之，可拔也。”智罃曰：“乘乱不义。”命缓其攻。公子嘉使人行成，智罃许之。比及楚公子贞来救郑，则晋师已尽退矣。郑复与楚盟。《传》称：“晋悼公三驾服楚。”此乃“三驾”之一。周灵王九年事也。

明年夏，晋悼公以郑人未服，复以第三军伐郑。宋向戌之兵，先至东门，卫上卿孙林父帅师同郑人屯于北鄙，晋新军元帅赵武等，营于西郊之外，荀罃帅大军自北林而西，扬兵于郑之南门，约会各路军马，同日围郑。郑君臣大惧，又遣使行成。荀罃又许之，乃退师于宋地。郑简公亲至亳城之北，大犒诸军，

与荀瑩等歃血为盟，晋宋各军方散。此乃“三驾”之二。楚共王大怒，使公子贞往秦借兵，约共伐郑。时秦景公之妹，嫁为楚王夫人，两国有姻好。乃使大将嬴詹帅车三百乘助战。共王亲帅大军，望荥阳进发，曰：“此番不灭郑，誓不班师！”

却说郑简公自亳城北盟晋而归，逆知楚军旦暮必至，大集群臣计议。诸大夫皆曰：“方今晋势强盛，楚不如也。但晋兵来甚缓，去甚速，两国未尝见个雌雄，所以交争不息。若晋肯致死于我，楚力不逮，必将避之，从此可专事于晋矣。”公孙舍之献策曰：“欲晋致死于我，莫如怒之。欲激晋之怒，莫如伐宋。宋与晋最睦，我朝伐宋，晋夕伐我。晋能骤来，楚必不能，我乃得有词于楚也。”诸大夫皆曰：“此计甚善！”正计议间，谍人探得楚国借兵于秦的消息来报。公孙舍之喜曰：“此天使我事晋也！”众人不解其意。舍之曰：“秦、楚交伐，郑必重困。乘其未入境，当往迎之，因导之使同伐宋国。一则免楚之患，二则激晋之来，岂非一举两得？”郑简公从其谋，即命公孙舍之乘单车星夜南驰。渡了颍水，行不一舍，正遇楚军，公孙舍之下车，拜伏于马首之前。楚共王厉色问曰：“郑反覆无信，寡人正来问罪，汝来却是何意？”舍之奏曰：“寡君怀大王之德，畏大王之威，所愿终身宇下，岂敢离遏？无奈晋人暴虐，与宋合兵，侵扰无已。寡君惧社稷颠覆，不能事君，姑与之和，以退其师。晋师既退，仍是大王贡献之邑也。恐大王未鉴敝邑之诚，特遣下臣奉迎，布其心腹。大王若能问罪于宋，寡君愿执鞭为前部，稍效犬马，以明誓不相背之意。”共王回嗔作喜曰：“汝君若从寡人伐宋，寡人又何说乎？”舍之又奏曰：“下臣束装之日，寡君已悉索敝赋，俟大王于东鄙，不敢后也。”共王曰：“虽然如此，但秦庶长约在荥阳城下相会，须与同事，方可。”舍之复奏曰：“雍州辽远，必越晋过

周，方能至郑。大王遣一介之使，犹可及止。以大王之威，楚兵之劲，何必借助于西戎哉？”共王悦其言，果使人辞谢秦师，遂同公孙舍之东行。及有莘之野，郑简公帅师来会，遂同伐宋国，大掠而还。

宋平公遣向戌如晋，诉告楚、郑连兵之事。悼公果然大怒，即日便欲兴师。此番又轮该第一军出征了。智罃进曰：“楚之借师于秦者，正以连年奔走道路，不胜其劳也。我一岁而再伐，楚其能复来乎？此番得郑必矣。当示以强盛之形，坚其归志。”悼公曰：“善。”乃大合宋、鲁、卫、齐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各国，一齐至郑，观兵于郑之东门。一路俘获甚众。此师乃“三驾”之三也。郑简公谓公孙舍之曰：“子欲激晋之怒，使之速来，今果至矣，为之奈何？”舍之对曰：“臣请一面求成于晋，一面使人求救于楚。楚兵若能亟来，必当交战，吾择其胜者而从之。若楚不能至，吾受晋盟，因以重赂结晋，晋必庇我，又何楚之足患乎？”简公以为然。乃使大夫伯骈行成于晋；使公孙良霄太宰石è如楚告曰：“晋师又至郑矣，从者十一国，兵势其盛，郑亡已在旦夕。君王若能以兵威慑晋，孤之愿也。不然，孤惧社稷不保，不得不即安于晋，惟君王怜之，恕之！”楚共王大怒，召公子贞问计。公子贞曰：“我兵乍归，喘息未定，岂能复发？姑让郑于晋，后取之，何患无日！”共王余怒未平，乃囚良霄、石è于军府，不放归国。髯仙有诗云：

楚、晋争锋结世仇，晋兵迭至楚兵休。
行人何罪遭拘执？始信分军是善谋。

时晋军营于萧鱼，伯骈来至晋军，悼公召人，厉声问曰：

“汝以行成哄我，已非一次矣。今番莫非又是缓兵之计？”伯骈叩首曰：“寡君已别遣行人先告绝于楚，取有二心乎？”悼公曰：“寡人以诚信待汝，汝若再怀反覆，将犯诸侯之公恶，岂独寡人！汝且回去，与汝君商议详确，再来回话。”伯骈又奏曰：“寡君薰沐而遣下臣，实欲委国于君侯，君侯勿疑。”悼公曰：“汝意既决，交盟可也。”乃命新军元帅赵武，同伯骈入城，与郑简公歃血订盟。简公亦遣公孙舍之随赵武出城，与悼公要约。是冬十二月，郑简公亲入晋军，与诸侯同会，因请受歃。悼公曰：“交盟已在前矣，君若有信，鬼神鉴之，何必再歃？”乃传令：“将一路俘获郑人，悉解其缚，放归本国。禁诸军不得犯郑国分毫，如有违者，治以军法！虎牢戍兵，尽行撤去，使郑人自为守望。”诸侯皆谏曰：“郑未可恃也。倘更有反覆，重复设戍，难矣。”悼公曰：“久劳苦诸国将士，恨无了期。今当与郑更始，委以腹心，寡人不负郑，郑其负寡人乎？”乃谓郑简公曰：“寡人知尔苦兵，欲相与休息。今后从晋从楚，出于尔心，寡人不强。”简公感激流涕曰：“伯君以至诚待人，虽禽兽可格，况某犹人类，敢忘覆庇？再有异志，鬼神必殛！”简公辞去。明日使公孙舍之献赂为谢：乐师三人，女乐十六人，歌钟三十二枚，铸磬相副，针指女工三十人，輶车、广车共十五乘，他兵车复百乘，甲兵具备。悼公受之。以女乐八人，歌钟十二，赐魏绛曰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、狄，以正诸华。诸侯亲附，如乐之和，愿与子同此乐也。”又以兵车三分之一赐智罃，曰：“子教寡人分军敝楚，今郑人获成，皆子之功。”绛、罃二将，皆顿首辞曰：“此皆仗君之灵与诸侯之劳，臣等何力之有？”悼公曰：“微二卿，寡人不能至此。卿勿固却。”乃皆拜受。于是十二国车马同日班师。悼公复遣使行聘各国，谢其向来用师之劳，诸侯皆悦。自此郑国专心归

晋，不敢萌二三之念矣。史臣有诗云：

郑人反覆似猱狙，晋伯偏将诈力锄。
二十四年归宇下，方知忠信胜兵戈。

时秦景公伐晋以救郑，败晋师于栢，闻郑已降晋，乃还。

明年为周灵王十一年，吴子寿梦病笃，召其四子诸樊、馀祭、夷昧、季札至床前，谓曰：“汝兄弟四人，惟札最贤，若立之，必能昌大吴国。我一向欲立为世子，奈札固辞不肯。我死之后，诸樊传馀祭，馀祭传夷昧，夷昧传季札，传弟不传孙。务使季札为君，社稷有幸。违吾命者，即为不孝，上天不佑！”言讫而绝。诸樊让国于季札，曰：“此父志也。”季札曰：“弟辞世子之位于父生之日，肯受君位于父死之后乎？兄若再逝，弟当逃之他国矣。”诸樊不得已，乃宣明次传之约，以父命即位。晋悼公遣使吊贺。不在话下。

又明年为周灵王十二年，晋将智罃、士鲂、魏相，相继而卒。悼公复治兵于绵山，欲使士匄将中军，匄辞曰：“伯游长。”乃使中行荀偃代智罃之任，士匄为副。又欲使韩起将上军，起曰：“臣不如赵武之贤。”乃使赵武代荀偃之任，韩起为副。栾黶将下军如故，魏绛为副。其新军尚无帅。悼公曰：“宁可虚位以待人，不可以人而滥位。”乃使其军吏率官属卒乘，以附于下军。诸大夫皆曰：“君之慎于名器如此。”乃各修其职，弗敢懈怠。晋国大治，复兴文、襄之业。未几，废新军，并入三军，以守侯国之礼。

是年秋九月，楚共王审薨，世子昭立，是为康王。吴王诸樊，命大将公子党帅师伐楚。楚将养繇基迎敌，射杀公子党，吴师败还。诸樊遣使告败于晋，悼公合诸侯于向以谋之。晋大

夫羊舌肸进曰：“吴伐楚之丧，自取其败，不足恤也。秦、晋邻国，世有姻好，今附楚救郑，败我师于栢，此宜先报。若伐秦有功，则楚势益孤矣。”悼公以为然。使荀偃率三军之众，同鲁、宋、齐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十二国大夫伐秦。晋悼公待于境上。秦景公闻晋师将至，使人以毒药数囊，沉于泾水之上流。鲁大夫叔孙豹，同莒师先济，军士饮水中毒，多有死者。各军遂不肯济。郑大夫公子蟜谓卫大夫北宫括曰：“既已从人，敢观望乎？”公子蟜帅郑师渡泾，北宫括继之。于是诸侯之师皆进，营于栢林。谍报：“秦军相去不远。”荀偃令各军：“鸡鸣驾车，视我马首所向而行！”下军元帅栾黶，素不服中行偃，及闻令，怒曰：“军旅之事，当集众谋，即使偃能独断，亦宜明示进退，乌有使三军之众，视其马首者？我亦下军之帅也，我马首欲东。”遂帅本部东归。副将魏绛曰：“吾职在从帅，不敢俟中行伯矣。”亦随栾黶班师。早有人报知中行偃。偃曰：“出令不明，吾实有过。令既不行，何望成功？”乃命诸侯之师，各归本国，晋师亦还。时栾黶成为下军戎右，独不肯归，谓范句之子范鞅曰：“今日这役，本为报秦，若无功而返，是益耻也。吾兄弟二人，并在军中，岂可一时皆返？子能与我同赴秦师乎？”范鞅曰：“子以国耻为念，鞅敢不从！”乃各引本部驰入秦军。

却说秦景公引大将嬴詹及公子无地，帅车四百乘，离栢林五十里安营，正遣人探听晋兵进止。忽见东角尘头起处，一彪车马飞来，急使公子无地率军迎敌。栾黶咸奋勇上前，范鞅助之，连刺杀甲将十余人。秦军披靡欲走，望其后军无继，复鸣鼓合兵围之。范鞅曰：“秦兵势大，不可当也！”栾黶咸不听。嬴詹大军又到，栾黶咸复手杀数人，身中七箭，力尽而死。范鞅脱甲，乘单车疾驰得免，栾黶见范鞅独归，问曰：“吾弟何

在？”鞅曰：“已没于秦军矣！”廪大怒，拔戈直刺范鞅。鞅不敢相抗，走入中军。廪随后赶到，鞅避去。其父范鞅迎谓曰：“贤婿何怒之甚也？”廪妻栾祁，乃范句之女，故以婿呼之。廪怒气勃勃，不能制，大声答曰：“汝子诱吾弟同入秦师，吾弟战死，而汝子生还，是汝子杀吾弟也。汝必逐鞅，犹可恕，不然，我必杀鞅，以偿吾弟之命！”范句曰：“此事老夫不知也，今当逐之。”范鞅闻其语，遂从幕后出奔秦国。秦景公问其来意，范鞅叙述始末。景公大喜，待以客卿之礼。一日，问曰：“晋君何如人？”对曰：“贤君也，知人而善任。”又问：“晋大夫谁最贤？”对曰：“赵武有文德，魏绛勇而不乱，羊舌肸习于《春秋》，张老笃信有智，祁午临事镇定，臣父句能识大体，皆一时之选。其他公卿，亦皆习于令典，克守其官，鞅未敢轻议也。”景公又曰：“然则晋大夫中，何人先亡？”鞅对曰：“栾氏将先亡。”景公曰：“岂非以汰侈故乎？”范鞅曰：“栾廪虽汰侈，犹可及身，其子盈必不免。”景公曰：“何故？”鞅对曰：“栾武子恤民爱士，人心所归，故虽有弑君之恶，而国中不以为非，戴其德也。思召公者，爱及甘棠，况其子乎？廪若死，盈之善未能及人，而武之德已远，修廪之怨者，必此时矣。”景公叹曰：“卿可谓知存亡之故者也！”乃因范鞅而通于范句，使庶长武聘晋，以修旧好，并请复范鞅之位。悼公从之，范鞅归晋。悼公以鞅及栾盈并为公族大夫，且谕栾廪勿得修怨。自此秦、晋通和，终春秋之世，不相加兵。有诗为证：

西邻东道世婚姻，一旦寻仇斗日新。
玉帛既通兵革偃，从来好事是和亲。

是年，栾黶卒，子栾盈代为下军副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卫献公名衎，自周简王十年，代父定公即位。因居丧不戚，其嫡母定姜，逆知其不能守位，屡屡规谏，献公不听。及在位，日益放纵，所亲者无非谗谄面谀之人，所喜者不过鼓乐田猎之事。自定公之世，有同母弟公子黑肩，怙宠专政。黑肩之子公孙剽，嗣父爵为大夫，颇有权略。上卿孙林父，亚卿宁殖，见献公无道，皆与剽结交。林父又暗结晋国为外援，将国中器币宝货，尽迁于戚，使妻子居之。献公疑其有叛心，一来形迹未著，二来畏其强家，所以含忍不发。

忽一日，献公约孙、宁二卿共午食。二卿皆朝服待命于门，自朝至午，不见使命来召，宫中亦无一人出来，二卿心疑。看看日斜，二卿饥困已甚，乃叩宫门请见。守阍内侍答曰：“主公在后圃演射，二位大夫若要相见，可自往也。”孙、宁二人心中大怒，乃忍饥径造后圃，望见献公方带皮冠，与射师公孙丁较射。献公见孙、宁二人近前，不脱皮冠，挂弓于臂而见之，问：“二卿今日来此何事？”孙、宁二人齐声答曰：“蒙主公约共午食，臣等伺候至今，腹且馁矣。恐违君命，是以来此。”献公曰：“寡人贪射，偶尔忘之。二卿且退，俟改日再约可也。”言罢，适有鸿雁飞鸣而过，献公谓公孙丁曰：“与尔赌射此鸿。”孙、宁二人，含羞而退。林父曰：“主公耽于游戏，狎近群小，全无敬礼大臣之意。我等将来必不免于祸，如何？”宁殖曰：“君无道，止自祸耳，安能祸人？”林父曰：“我意欲奉公子剽为君，子以为何如？”宁殖曰：“此举甚当，你我相机而动便了。”言罢各别。

林父回家，饭毕，连夜径往戚邑，密唤家臣庾公差、尹公佗等，整顿家甲，为谋叛之计。遣其长子孙蒯，往见献公，探其口气。孙蒯至卫，见献公于内朝，假说：“臣父林父，偶染

风疾，权且在河上调理，望主公宽宥。”献公笑曰：“尔父之疾，想因过饿所致，寡人今不敢复饿子。”命内侍取酒相待，唤乐工歌诗侑酒。太师请问：“歌何诗？”献公曰：“《巧言》之卒章，颇切时事，何不歌之？”太师奏曰：“此诗语意不佳，恐非欢宴所宜。”师曹喝曰：“主公要歌便歌，何必多言！”原来师曹善于鼓琴，献公使教其嬖妾，嬖妾不率教，师曹鞭之十下，妾泣怨于献公，献公当嬖妾之前，鞭师曹三百，师曹怀恨在心，今日明知此诗不佳，故意欲歌之，以激孙蒯之怒。遂长声而歌曰：

彼何人斯，居河之麋？无拳无勇，职为乱阶。

献公的主意，因孙林父居于河上，有叛乱之形，故借歌以惧之。孙蒯闻歌，坐不安席，须臾辞去。献公曰：“适师遭所歌，子与尔父述之。尔父虽在河上，动息寡人必知，好生谨慎，将息病体。”孙蒯叩头，连声“不敢”而退。

回戚，述于林父。林父曰：“主公忌我甚矣！我不可坐而待死。大夫蘧伯玉，卫之贤者，若得彼同事，无不济矣。”乃私至卫，往见蘧瑗曰：“主公暴虐，子所知也。恐有亡国之事，将若之何？”瑗对曰：“人臣事君，可谏则谏，不可谏则去之，他非瑗所知矣。”林父度瑗不可动，遂别去。瑗即日逃奔鲁国。

林父聚徒众于邱宫，将攻献公。献公惧，遣使至邱宫，与林父讲和，林父杀之。献公使视宁殖，已戒车将应林父矣。乃召北宫括，括推病不出。公孙丁曰：“事急矣！速出奔，尚可求复。”献公乃集宫甲约二百余人，为一队，公孙丁挟弓矢相从，启东门而出，欲奔齐国。孙蒯、孙嘉兄弟二人，引兵追及于河泽，大杀一阵，二百余名宫甲，尽皆逃散，存者仅十数人。

而已。赖得公孙丁善射，矢无虚发，近者辄中箭而死，保着献公，且战且走。二孙不敢穷追而返。才回不上三里，只见庾公差、尹公佗二将，引兵而至，言：“奉相国之命，务取卫侯回报。”孙蒯、孙嘉曰：“有一善箭者相随，将军可谨防之！”庾公差曰：“得非吾师公孙丁乎？”原来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，公差又学射于公孙丁，三人是一线传授，彼此皆知其能。尹公佗曰：“卫侯前去不远，姑且追之。”约驰十五里，赶着了献公。因御人被伤，公孙丁在车执辔，回首一望，远远的便认得是庾公差了，谓献公曰：“来者是臣之弟子，弟子无害师之事，主公勿忧。”乃停车待之。庾公差既到，谓尹公佗曰：“此真吾师也。”乃下车拜见。公孙丁举手答之，麾之使去。庾公差登车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各为其主。我若射，则为背师，若不射，则又为背主，我如今有两全之道。”乃抽矢叩轮，去其镞，扬声曰：“吾师勿惊！”连发四矢，前中轼，后中轸，左右中两旁，单单空着君臣二人，分明显个本事，卖个人情的意思。庾公差射毕，叫声：“师傅保重！”喝教回车。公孙丁亦引辔而去。尹公佗先遇献公，本欲逞艺，因庾公差是他业师，不敢自专。回至中途，渐渐懊悔起来，谓庾公差曰：“子有师弟之分，所以用情，弟子已隔一层，师恩为轻，主命为重。若无功而返，何以复吾恩主？”庾公差曰：“吾师神箭，不下养繇基，尔非其敌，枉送性命！”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，当下复身来追卫侯。不知结末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

话说尹公佗不信庾公之言，复身来追卫侯，驰二十余里，方才赶着。公孙丁问其来意，尹公佗曰：“吾师庾公，与汝有师弟之恩。我乃庾公弟子，未尝受业于子，如路人耳。岂可徇私情于路人，而废公义于君父乎？”公孙丁曰：“汝曾学艺于庾公，可想庾公之艺从何而来？为人岂可忘本！快快回转，免伤和气。”尹公佗不听，将弓拽满，望公孙丁便射。公孙丁不慌不忙，将辔授与献公，候箭到时，用手一绰，轻轻接住。就将来箭搭上弓弦，回射尹公佗。尹公佗急躲避时，扑的一声，箭已贯其左臂。尹公佗负痛，弃弓而走。公孙丁再复一箭，结果了尹公性命。吓得随行军士，弃车逃窜。献公曰：“若非吾子神箭，寡人一命休矣。”公孙丁仍复执辔奔驰。又十余里，只见后面车声震动，飞也似赶来。献公曰：“再有追兵，何以自脱？”正在慌急之际，后车看看相近，视之，乃同母之弟公子鱄冒死起来从驾。献公方才放心，遂做一路奔至齐国。齐灵公馆之于莱城。宋儒有诗谓献公不敬大臣，自取奔亡。诗曰：

尊如天地赫如神，何事人臣敢逐臣？
自是君纲先缺陷，上梁不正下梁蹲。

孙林父既逐献公，遂与宁殖合谋，迎公子剽为君，是为殇公。使人告难于晋。晋悼公问于中行偃曰：“卫人出一君复立一君，非正也。当何以处之？”偃对曰：“卫衍无道，诸侯莫不闻。今臣民自愿立剽，我勿与知，可也。”悼公从之。齐灵公闻晋侯不讨孙、宁逐君之罪，乃叹曰：“晋侯之志情矣！我不乘此时图伯，更待何时？”乃帅师伐鲁北鄙，围郕，大掠而还。时周灵王之十四年也。

原来齐灵公初娶鲁女颜姬为夫人，无子，其媵嬖姬，生子曰光，灵公先立为太子。又有嬖妾戎子，亦无子，其娣仲子生子曰牙，戎子抱牙为己子，他姬生公子杵臼，无宠，戎子恃爱，要得立牙为太子，灵公许之。仲子谏曰：“光之立也久矣，又数会诸侯，今无故而废之，国人不服，后必有悔！”灵公曰：“废立在我，谁敢不服？”遂使太子光率兵守即墨。光去后，即传旨废之。更立牙为太子，使上卿高厚为太傅，寺人夙沙卫强而有智，以为少傅。鲁襄公闻齐太子光之废，遣使来请其罪。灵公不能答。反虑鲁国将来助光争国，所以与鲁为仇，首先加兵，欲以兵威胁鲁，然后杀光。此乃灵公无道之极也！鲁使人告急于晋，因悼公抱病，不能救鲁。

是冬，晋悼公薨，群臣奉世子彪即位，是为平公。鲁又使叔孙豹吊贺，且告齐患。荀偃曰：“俟来春当会诸侯，若齐不赴会，讨之未晚。”周灵王十五年，晋平公元年，大合诸侯于溴梁。齐灵公不至，使大夫高厚代。荀偃大怒，欲执高厚，高厚逃归。复兴师伐鲁北鄙，围防，杀守臣臧坚。叔孙豹再至晋国求救。平公乃命大将中行偃合诸侯之兵，大举伐齐。

中行偃点军方回，是夜得一梦，梦见黄衣使者，执一卷文书，来拘偃对证。偃随之行，至一大殿宇，上有王者冕旒端坐。使者命偃跪于丹墀之下。覩同跪者，乃是晋厉公、栾书、程滑、

胥童、长鱼矫、三郤一班人众。偃心下暗暗惊异。闻胥童等与三郤争辩良久，不甚分明。须臾狱卒引去，止留厉公、栾书、中行偃、程滑四人。厉公诉被弑始末。栾书辩曰：“下手者，程滑也。”程滑曰：“主谋皆出书、偃，滑不过奉命而已，安得独归罪于我？”殿上王者降旨曰：“此时栾书执政，宜坐首恶，五年之内，子孙绝灭。”厉公忿然曰：“此事亦由逆偃助力，安得无罪？”即起身抽戈击偃之首。梦中觉首坠于前，偃以手捧其首，跪而戴之，走出殿门，遇梗阳巫者灵皋，皋谓曰：“子首何歪也？”代为正之。觉痛极而醒，深以为异。

次日入朝，果遇见灵皋于途，乃命之登车，将夜来所梦，细述一遍。灵皋曰：“冤家已至，不死何为？”偃问曰：“今欲有事东方，犹可及乎？”皋对曰：“东方恶气太重，伐之必克，主虽死，犹可及也。”偃曰：“能克齐，虽死可矣！”乃帅师济河，会诸侯于鲁济之地。晋、宋、鲁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共十二路车马，一同往齐国进发。齐灵公使上卿高厚辅太子牙守国，自帅崔杼、庆封、析归父、殖绰、郭最、寺人夙沙卫等，引着大军，屯于平阴之城。城南有防，防有门，使析归父于防门之外，深掘壕堑，横广一里，选精兵把守，以遏敌师。寺人夙沙卫进曰：“十二国人心不一，乘其初至，当出奇击之。败其一军，则余军俱丧气矣。如不欲战，莫如择险要而守之，区区防门之堑，未可恃也。”齐灵公曰：“有此深堑，彼军安能飞渡耶？”

却说中行偃闻齐师掘堑而守，笑曰：“齐畏我矣！必不能战，当以计破之。”乃传令使鲁、卫之兵，自须句取路，使邾、莒之兵，自城阳取路，俱由琅玕而入。我等大兵，从平阴攻进，约定在临淄城下相会。四国领计去了。使司马张君臣，凡山泽险要之处，俱虚张旗帜，布满山谷，又束草为人，蒙以衣

甲，立于空车之上，将断木缚于车辕，车行木动，扬尘蔽天，力士挽大旆引车，往来于山谷之间，以为疑兵。荀偃、士匄率宋郑之兵居中，赵武、韩起率上军，同滕薛之兵在右，魏绛、栾盈率下军，同曹、杞、小邾之兵在左，分作三路，命车中各载木石，步卒每人携土一囊。行至防门，三路炮声相应，各将车中木石，抛于堑中，加以土囊数万，把壕堑顷刻填平，大刀阔斧，杀将进去。齐兵不能当抵，杀伤大半。析归父几为晋兵所获，仅以身免。逃入平阴城中，告诉灵公，言：“晋兵三路填堑而进，势大难敌。”灵公始有惧色，乃登巫山以望敌军。见到处山泽险要之地，都有旗帜飘扬，车马驰骤，大惊曰：“诸侯之师，何其众也！且暂避之。”问诸将：“谁人敢为后殿？”夙沙卫曰：“小臣愿引一军断后，力保主公无虞。”灵公大喜。忽有二将并出奏曰：“堂堂齐国，岂无一勇力之士？而使寺人殿其师，岂不为诸侯笑乎？臣二人情愿让夙沙卫先行。”二将者，乃殖绰、郭最也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灵公曰：“将军为殿，寡人无后顾之忧矣。”夙沙卫见齐侯不用，羞惭满面而退，只得随齐侯先走。约行二十余里，至石门山，乃是险隘去处，两边俱是大石，只中间一条路径。夙沙卫怀恨殖绰、最二人，欲败其功，候齐军过尽，将随行马三十余匹，杀之以塞其路，又将大车数乘，联络如城，横截山口。

再说殖绰、最二将，领兵断后，缓缓而退。将及石门隘口，见死马纵横，又有大车拦截，不便驰驱，乃相顾曰：“此必夙沙卫衔恨于心，故意为此。”急教军士搬运死马，疏通路径。因前有车阻，逐一匹要退后抬出，撒于空处，不知费了多少工夫。军士虽多，其奈路隘，有力无用。背后尘头起处，晋驍将州绰一军早到。殖绰方欲回车迎敌。州绰一箭飞来，恰射中殖绰的左肩。郭最弯弓来救，殖绰摇手止之。州绰见殖绰如此光

景，亦不动手。殖绰不慌不忙，拔箭而问曰：“来将何人？能射殖绰之肩，也算好汉了！愿通姓名。”对曰：“吾乃晋国名将州绰也。”殖绰曰：“小将非别，齐国名将殖绰的便是。将军岂不闻人语云：‘莫相谗，怕二绰？’我与将军以勇力齐名，好汉惜好汉，何忍自相戕贼乎？”州绰曰：“汝言虽当，但各为其主，不得不然。将军若肯束身归顺，小将力保将军不死。”殖绰曰：“得无相欺否？”州绰曰：“将军如不见信，请为立誓！若不能保全将军之命，愿与俱死。”殖绰曰：“郭最性命，今亦交付将军。”言罢，二人双双就缚。随行士卒，尽皆投降。史臣有诗云：

绰、最赳赳二虎臣，相逢狭路志难伸；

覆军擒将因私怨，辱国依然是寺人。

州绰将绰、最二将解至中军献功，且称其骁勇可用。中行偃命暂囚于中军，候班师定夺。大军从平阴进发，所过城郭，并不攻掠，径抵临淄外郭之下。鲁、卫、邾、莒兵俱到。范鞅先攻雍门。雍门多芦荻，以火焚之。州绰焚申池之竹木。各军一齐俱火攻，将四郭尽行焚毁。直逼临淄城下，四面围住，喊声震地，矢及城楼。城中百姓慌乱。灵公十分恐惧，暗令左右驾车，欲开东门出走。高厚知之，疾忙上前，抽佩剑断其辔索，涕泣而谏曰：“诸军虽锐，然深入岂无后虞？不久将归矣。主公一去，都城不可守也。愿更留十日，如力竭势亏，走犹未晚。”灵公乃止。高厚督率军民，协力固守。

却说各兵围齐，至第六日，忽有郑国飞报来到，乃是大夫公孙舍之与公孙夏连名缄封，内中有机密至紧之事。郑简公发而视之，略云：

臣舍之，臣夏，奉命与子孔守国。不意子孔有谋叛之心，私自送款于楚，欲招引楚兵伐郑，己为内应。今楚兵已次鱼陵，旦夕将至。事在危急，幸星夜返旆，以救社稷！

郑简公大惧，即持书至晋军中，送与晋平公看了。平公召中行偃议之。偃对曰：“我兵不攻不战，竟走临淄，指望乘此锐气，一鼓而下。今齐守未亏，郑国又有楚警，若郑国有失，咎在于晋，不如且归，为救郑之计。此番虽不曾破齐，料齐侯已丧胆，不敢复侵犯鲁国矣。”平公是其言，乃解围而去。郑简公辞晋先归。

诸侯行至祝阿，平公以楚师为忧，与诸侯饮酒，不乐。师旷曰：“臣请以声卜之。”乃吹律歌《南风》，又歌《北风》。《北风》和平可听，《南风》声不扬，且多肃杀之声，旷奏曰：“《南风》不竞，其声近死，不惟无功，且将自祸。不出三日，当有好音至矣。”师旷：字子野，乃晋国第一聪明之士。从幼好音乐，苦其不专，乃吸曰：“技之不精，由于多心；心之不一，由于多视。”乃以艾叶薰瞎其目，专意音乐。遂能察气候之盈虚，明阴阳之消长，天时人事，审验无差，风角鸟鸣，吉凶如见。为晋太师掌乐之官，平时为晋侯所深信，故行军必以相随。至是闻其言，乃驻军以待之，使人前途远探。未三日，探者同郑大夫公孙蠃来回报，言：“楚师已去。”晋平公讶问其详，公孙蠃对曰：“楚自子庚代子囊为令尹，欲报先世之仇，谋伐郑国。公子嘉阴与楚通，许楚兵到日，诈称迎敌，以兵出城相会。赖公孙舍之、公孙夏二人，预知子嘉之谋，敛甲守城，严讥出入。子嘉不敢出会楚师。子庚涉颍水，不见内应消息，乃屯兵于鱼齿山下。值大雨雪，数日不止，营中水深尺余，军

人皆择高阜处躲雨，寒甚，死者过半，士卒怨詈，子庚只得班师而回矣。寡君讨子嘉之罪，已行诛戮，恐烦军师，特遣下臣蚤连夜奔告。”平公大喜曰：“子野真圣于音者矣。乃将楚伐郑无功，遍告诸侯，各回本国。史臣有诗赞师旷云：

歌罢《南风》又《北风》，便知两国吉和凶。
音当精处通天地，师旷从来是瞽宗。

时周灵王十七年，冬十二月事也。比及晋师济河，已有十八年之春矣。

中行偃行至中途，忽然头上生一疮疽，痛不可忍，乃逗于于著雍之地。延至二月，其疮溃烂，目睛俱脱而死。坠首之梦，与梗阳巫者之言，至是俱验矣。殖绰、郭最乘偃之变，破械而出，逃回齐国去了。范匄同偃之子吴，迎丧以归。晋侯使吴嗣为大夫，以范匄为中军元帅，以吴为副将，仍以荀为氏，称荀吴。

是年夏五月，齐灵公有疾，大夫崔杼与庆封商议，使人用温车，迎故太子光于即墨。庆封帅家甲，夜叩太傅高厚之门，高厚出迎，执而杀之。太子光同崔杼入宫，光杀戎子，又杀公子牙。灵公闻变大惊，呕血数升，登时气绝。光即位，是为庄公。寺人夙沙卫率其家属奔高唐，齐庄公使庆封帅师追之，夙沙卫据高唐以叛。齐庄公亲引大军围而攻之，月余不下。高唐人工倭，有勇力，沙卫用之以守东门。工倭知沙卫不能成事，乃于城上射下羽书，书中约夜半于东北角伺候大军登城。庄公犹未准信。殖绰、郭最请曰：“彼既相约，必有内应。小将二人愿往，当生擒奄狗，以雪石门山阻隘之恨！”庄公曰：“汝小心前往，寡人自来接应。”绰、最引军至东北角，候至夜半，

城上忽放长绳下来，约有数处。绰、最各附绳而上，军士陆续登城。工倭引着殖绰，竟来拿夙沙卫。郭最便去砍开城门，放齐兵入城。城中大乱，互相杀伤，约有一个更次方定。齐庄公入城，工倭同殖绰绑缚夙沙卫解到。庄公大骂：“奄狗！寡人何负于汝，汝却辅少夺长？今公子牙何在！汝既为少傅，何不相辅于地下？”夙沙卫垂首无言。庄公命牵出斩之，以其肉为醢，遍赐从行诸臣。即用工倭守高唐，班师而退。

时晋上卿范匄，以前番围齐，未获取成，乃请于平公，复率大军侵齐。才济黄河，闻齐灵公凶信，乃曰：“齐新有丧，伐之不仁！”即时班师。早有人报知齐国。大夫晏婴进曰：“晋不伐我丧，施仁于我，我背之不义，不如请成，免两国干戈之苦。”那晏婴，字平仲，身不满五尺，乃是齐国第一贤智之士。庄公亦以国家粗定，恐晋师复至，乃从婴之言，使人如晋谢罪，请盟。晋平公大合诸侯于澶渊，范匄为相，与齐庄公歃血为盟，结好而散。自此年余无事。

却说下军副将栾盈，乃栾黶之子。黶乃范匄之婿，匄女嫁黶，谓之栾祁。栾氏自栾宾、栾成、栾枝、栾盾、栾书、栾黶，至于栾盈，顶针七代卿相，贵盛无比。晋朝文武，半出其门，半属姻党。魏氏有魏舒，智氏有智起，中行氏有中行喜，羊舌氏有叔虎，籍氏有籍偃，箕氏有箕遗，皆与栾盈声势相倚，结为死党。更兼盈自少谦恭下士，散财结客，故死士多归之。如州绰、邢蒯、黄渊、箕遗，都是他部下骁将。更有力士督戎，力举千多钧，手握二戟，刺无不中，是他随身心腹，寸步不离的。又有家臣辛俞、州宾等，奔走效劳者不计其数。

栾黶死时，其夫人栾祁，才及四旬，不能守寡。因州宾屡次入府禀事，栾祁在屏后窥之，见其少俊，遂密遣侍儿道意，因与私通。栾祁尽将室中器币，赠与州宾。盈从晋侯伐齐，州

宾公然宿于府中，不复避忌。盈归，闻知其事，尚碍母亲面皮，乃把他事，鞭治内外守门之吏，严稽家臣出入。栾祁一来老羞变怒，二则淫心难绝，三则恐其子害了州宾性命。因父范匄生辰，以拜寿为名，来至范府，乘间诉其父曰：“盈将为乱，奈何？”范匄询其详，栾祁曰：“盈尝言‘弑杀吾兄，吾父逐之，复纵之归国，不诛已幸，反加宠位。今父子专国，范氏日盛，栾氏将衰，吾宁死，与范氏誓不两立！’日夜与智起、羊舌虎等，聚谋密室，欲尽去诸大夫，而立其私党。恐我泄其消息，严敕守门之吏，不许与外家相通。今日勉强来此，异日恐不得相见！吾以父子恩深，不敢不言。”时范鞅在旁，助之曰：“儿亦闻之，今果然矣。彼党羽至盛，不可不防也。”一子一女，声口相同，不由范匄不信。乃密奏于平公，请逐栾氏。

平公私问于大夫阳毕。阳毕素恶栾黶而睦于范氏，乃对曰：“栾书实弑厉公；黶世其凶德，以及于盈，百姓昵于栾氏久矣。若除栾氏，以明弑逆之罪，而立君之威，此国家数世之福也。”平公曰：“栾书援立先君，盈罪未著，除之无名，奈何？”阳毕对曰：“书之援立先君，以掩罪也。先君忘国仇而徇私德，君又纵之，滋害将大。若以盈恶未著，宜翦除其党，赦盈而遣之。彼若求逞，诛之有名；若逃死于他方，亦君之惠也。”平公以为然，召范匄入宫，共议其事。范匄曰：“盈未去而翦其党，是速之为乱也。君不如使盈往筑著邑之城，盈去，其党无主，乃可图矣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乃遣栾盈往城著邑。

盈临行，其党箕遗谏曰：“栾氏多怨，主所知也。赵氏以下宫之难怨栾氏，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，范氏以范鞅之逐怨栾氏，智朔殒死，智盈尚少，而听于中行，程郑嬖于公，栾氏之势孤矣。城著非国之急事，何必使子？子盍辞之，以观君意之若何，而为之备。”栾盈曰：“君命，不可辞也。盈如有

罪，其敢逃死？如其无罪，国人将怜我，孰能害之？”乃命督戎为御，出了绛州，望著邑而去。

盈去三日，平公御朝，谓诸大夫曰：“栾书昔有弑逆之罪，未正刑诛。今其子孙在朝，寡人耻之！将若之何？”诸大夫同声应曰：“宜逐子。”乃宣布栾书罪状，悬于国门，遣大夫阳毕，将兵往逐栾盈。其宗族在国中者，尽行逐出，收其栾邑。栾乐、栾魋率其宗人，同州绰、邢蒯，俱出了绛城，竟往奔栾盈去了。叔虎拉了箕遗、黄渊随后出城，城门已闭，传闻将搜治栾氏之党，乃商议各聚家丁，欲乘夜为乱，斩东门而出。赵氏有门客章铿，居与叔虎家相邻，闻其谋，报知赵武。赵武转报范匄。匄使其子范鞅，率甲士三百，围叔虎之第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

话说箕遗正在叔虎家中，只等黄渊到来，夜半时候，一齐发作。却被范鞅领兵围住府第，外面家丁，不敢聚集，远远观望，亦多有散去者。叔虎乘梯向墙外问曰：“小将军引兵至此，何故？”范鞅曰：“汝平日党于栾盈，今又谋斩关出应，罪同叛逆，吾奉晋侯之命，特来取汝。”叔虎曰：“我并无此事，是何人所说？”范鞅即呼章铿上前，使证之。叔虎力大，扳起一块墙石，望章铿当头打去，打个正着，把顶门都打开了。范鞅大怒，教军士放火攻门。叔虎慌急了，向箕遗说：“我等宁可死里逃生，不可坐以待缚。”遂提戟当先，箕遗仗剑在后，发声喊，冒火杀出。范鞅在火光中，认得二人，教军士一齐放箭。此时火势熏灼，已难躲避，怎当得箭如飞蝗，二人纵有冲天本事，亦无用处，双双被箭射倒。军士将挠钩搭出，已自半死，绑缚车中。救灭了火。只听得车声 郭 郭 磊 磊，火炬烛天而至，乃是中军副将荀吴，率本部兵前来接应。中途正遇黄渊，亦被擒获。范、荀合兵一处，将叔虎、箕遗、黄渊，解到中军元帅范句处。范句曰：“栾党尚多，只擒此三人，尚未除患，当悉拘之！”乃复分路搜捕。絳州城中，闹了一夜。直至天明，范鞅拘到智起、籍偃、州宾等，荀吴拘到中行喜、辛俞及叔虎之兄羊舌赤，弟羊舌肸，都囚于朝门之外，俟候晋

平公出朝，启奏定夺。

单说羊舌赤，字伯华；羊舌肸字叔问，与叔虎虽同是羊舌肸之子，叔虎是庶母所生。当初叔虎之母，原是羊舌夫人房中之婢，甚有美色，其夫欲之，夫人不遣侍寝。时伯华、叔向俱已年长，谏其母勿妒。夫人笑曰：“吾岂妒妇哉！吾闻有甚美者，必有甚恶。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。恐其生龙蛇，为汝等之祸，是以不遣耳。”叔向等顺父之意，固请于母，乃遣之。一宿而有孕，生叔虎。及长成，美如其母，而勇力过人。栾盈自幼与之同卧起，相爱宛如夫妇。他是栾党中第一个相厚的，所以兄弟并行囚禁。

大夫乐王鲋，字叔鱼，其时方嬖幸于平公。平日慕羊舌赤、叔向兄弟之贤，意欲纳交而不得。至是，闻二人被囚，特到朝门，正遇羊舌肸，揖而慰之曰：“子勿忧，吾见主公，必当力为子请。”羊舌肸嘿然不应。乐王鲋有惭色。羊舌赤闻之，责其弟曰：“吾兄弟毕命于此，羊舌氏绝矣！乐大夫有宠于君，言无不从，倘借其片语，天幸赦宥，不绝先人之宗，汝奈何不应，以失要人之意。”羊舌肸笑曰：“死生，命也。若天意降佑，必由祁老大夫，叔鱼何能为哉？”羊舌赤曰：“以叔鱼之朝夕君侧，汝曰‘不能’；以祁老大夫之致政闲居，而汝曰‘必由之’。吾不知其解也！”羊舌肸曰：“叔鱼，行媚者也。君可亦可，君否亦否。祁老大夫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亲，岂独遗羊舌氏乎？”

少顷，晋平公临朝，范句以所获栾党姓名奏闻。平公亦疑羊舌氏兄弟三人皆在其数，问于乐王鲋曰：“叔虎之谋，赤与肸实与闻否？”乐王鲋心愧叔向，乃应曰：“至亲莫如兄弟，岂有不知？”平公乃下诸人于狱，使司寇议罪。时祁奚已告老，退居于祁。其子祁午与羊舌赤同僚相善，星夜使人报信于父，

求其以书达范句，为赤求宽。奚闻信，大惊曰：“赤与盼，皆晋国贤臣，有此奇冤，我当亲往救之。”乃乘车连夜入都，未及与祁午相会，便叩门来见范句。句曰：“大夫老矣，冒风露而降之，必有所谕。”祁奚曰：“老夫为晋社稷存亡而来，非为别事。”范句大惊，问曰：“不知何事关系社稷，有烦老大夫如此用心？”祁奚曰：“贤人，社稷之卫也。羊舌职有劳于晋室，其子赤、盼，能嗣其美。一庶子不肖，遂聚而歼之，岂不可惜！昔郤芮为逆，郤缺升朝。父子之罪，不相及也，况兄弟乎？子以私怨，多杀无辜，使玉石俱焚，晋之社稷危矣。”范句蹴然离席曰：“老大夫所言甚当。但君怒未解，句与老大夫同诣君所言之。”于是并车入朝，求见平公，奏言：“赤、盼与叔虎，贤不肖不同，必不与闻栾氏之事。且羊舌之劳，不可废也。”平公大悟，宣赦，赦出赤、盼二人，便复原职。智起、中行喜、籍偃、州宾、辛俞皆斥为庶人。惟叔虎与箕遗、黄渊处斩。赤、盼人蒙赦，入朝谢恩，事毕，羊舌赤谓其弟曰：“当往祁老大夫处一谢。”兮曰：“彼为社稷，非为我也，何谢焉？”竟登车归第。

羊舌赤心中不安，自往祁午处，请见祁奚。午曰：“老父见过晋君，即时回祁去矣，未尝少留须臾也。”羊舌赤叹曰：“彼固施不望报者，吾自愧不及盼之高见也！”髯翁有诗云：

尺寸微劳亦望酬，拜恩私室岂知羞？
必如奚盼才公道，笑杀纷纷货赂求。

州宾复与栾祁往来，范句闻之，使力士刺杀州宾于家。

却说守曲沃大夫胥午，昔年曾为栾书门客。栾盈行过曲沃，胥午迎款，极其殷勤。栾盈言及城著，胥午许以曲沃之徒助之。

留连三日，栾乐等报信已至，言：“阳毕领兵将到。”督戎曰：“晋兵若至，便与交战，未必便输与他。”州绰、邢蒯曰：“专为此事，恐恩主手下乏人，吾二人特来相助。”栾盈曰：“吾未尝得罪于君，特为怨家所陷耳。若与拒战，彼有辞矣。不如逃之，以俟君之见察。”胥午亦言拒战之不可。即时收拾车乘，盈与午洒泪而别，出奔于楚。比及阳毕兵到著邑，邑人言：“盈未曾到此，在曲沃已出奔了。”阳毕班师而归，一路宣布栾氏之罪。百姓皆知栾氏功臣，且栾盈为人，好施爱士，无不叹惜其冤者。

范句言于平公，严禁栾氏故臣，不许从栾盈，从者必死！家臣辛俞初闻栾盈在楚，乃收拾家财数车出城，欲往从之。被守门吏盘住，执辛俞以献于平公。平公曰：“寡人有禁，汝何犯之？”辛俞再拜言曰：“臣愚甚，不知君所以禁从栾氏者，诚何说也？”平公曰：“从栾氏者无君，是以禁之。”辛俞曰：“诚禁无君，则臣知免于死矣。臣闻之：‘三世仕其家，则君之，再世，则主之。事君以死，事主以勤。’臣自祖若父，以无大援于国，世隶于栾氏，食其禄，今三世矣。栾氏固臣之君也。臣惟不敢无君，是以欲从栾氏，又何禁乎？且盈虽得罪，君逐之而不诛，得无念其先世犬马之劳，赐以生全乎？今羁旅他方，器用不肯，衣食不给，或一朝填于沟壑，君之仁德，无乃不终？臣之此去，尽臣之义，成君之仁，且使国人闻之曰：‘君虽危难，不可弃也。’于是禁无君者，大矣。”平公悦其言曰：“子姑留事寡人，寡人将以栾氏之禄禄子。”辛俞曰：“臣固言之矣：‘栾氏，臣之君也。’舍一君，又事一君，其何以禁无君者？必欲见留，臣请死！”平公曰：“子往矣！寡人姑听子，以遂子之志。”辛俞再拜稽首，仍领了数车輜重，昂然出绛州城而去。史臣有诗称辛俞之忠。诗曰：

翻云覆雨世情轻，霜雪方知松柏荣。
三世为臣当效死，肯将晋主换栾盈？

却说栾盈栖楚境上数月，欲往郢都见楚王，忽转念曰：“吾祖父宣力国家，与楚世仇，倘不相容，奈何？”欲改适齐，而资斧空乏，却得辛俞驱輜重来到，得济其用。遂修整车从，望齐国进发。此周灵王二十一年事也。

再说齐庄公为人，好勇喜胜，不屑居人之下，虽然受命澶渊，终以平阴之败为耻。尝欲广求勇力之士，自为一队，亲率之以横行天下。由是于卿大夫士之外，别立“勇爵”，禄比大夫，必须力举千斤，射穿七札者，方与其选。先得殖绰、郭最，次又得贾举、邴师、公孙傲、封具、铎甫、襄尹、倭堙等，共是九人。庄公日日召至宫中，相与驰射击刺，以为笑乐。

一日，庄公视朝，近臣报道：“今有晋大夫栾盈被逐，来奔齐国。”庄公喜曰：“寡人正思报晋之怨，今其世来奔，寡人之志遂矣。”欲遣人往迎之。大夫晏婴出奏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小所以事大者，信也。吾新与晋盟，今乃纳其逐臣，倘晋人来责，何以对之？”庄公大笑曰：“卿言差矣！齐、晋匹敌，岂分小大？昔之受盟，聊以纾一时之急耳。寡人岂终事晋，如鲁、卫、曹、邾者耶？”遂不听晏婴之言，使人迎栾盈入朝。盈谒见稽首，哭诉其见逐之繇。庄公曰：“卿勿忧，寡人助卿一臂，必使卿复还晋国。”栾盈再拜称谢。庄公赐以大馆，设宴相款。州绰、邢蒯侍于栾盈之傍，庄公见其身大貌伟，问其姓名，二人以实告。庄公曰：“向日平阴之役，擒我殖绰、郭最者非尔耶？”绰、蒯叩首谢罪。庄公曰：“寡人慕尔久矣！”命赐酒食。因谓盈曰：“寡人有求于卿，卿不可辞。”盈对曰

：“苟可以应君命者，即发肤无所爱。”庄公曰：“寡人无他求，欲暂乞二勇士为伴耳。”栾盈不敢拒，只得应允，快快登车，叹曰：“幸彼未见督戎，不然，亦为所夺矣！”

庄公得州绰、刑蒯，列于“勇爵”之末，二人心中不服。一日，与殖绰、郭最同侍于庄公之侧，二人假意佯惊，指绰、最曰：“此吾国之囚，何得在此？”郭最应曰：“吾等昔为龟狗所误，须不比你跟人逃窜也。”州绰怒曰：“汝乃我口中之虱，尚敢跳动耶？”殖绰亦怒曰：“汝今日在我国中，也是我盘中之肉矣。”刑蒯曰：“既然汝等不能相容，即当复归吾主。”郭最曰：“堂堂齐国，难道少了你两人不成！”四人语硬面赤，各以手抚佩剑，渐有相并之意。庄公用好言劝解，取酒劳之。谓州绰、刑蒯曰：“寡人固知二卿不屑居齐人之下也。”乃更“勇爵”之名为“龙”“虎”二爵，分为左右。右班“龙爵”，州绰、刑蒯为首，又选得齐人卢蒲癸王何。使列其下。左班“虎爵”，则以殖绰、郭最为首，贾举等七人，依旧次序。众人与其列者，皆以为荣，惟州、邢、殖、郭四人，到底心下各不和顺。时崔杼、庆封以援立庄公之功，位皆上卿，同执国政。庄公常造其第，饮酒作乐，或时舞剑射棚，无复君臣之隔。

单说崔杼之前妻，生下二子，曰成，曰疆，数岁而妻死。再娶东郭氏，乃是东郭偃之妹，先嫁与棠公为妻，谓之棠姜。生一子，名曰棠无咎。那棠姜有美色，崔杼因往吊棠公之丧，窥见姿容，央东郭偃说合，娶为继室。亦生一子，曰明。崔杼因宠爱继室，遂用东郭偃、棠无咎为家臣，以幼子崔明托子。谓棠姜曰：“俟明长成，当立为适子。”此一段话，且搁过一边。

且说齐庄公一日饮于崔杼之室，崔杼使棠姜捧酒，庄公悦其色，乃厚赂东郭偃，使之通意，乘间与之私合。来往多遍，

崔杼渐渐知觉，盘问棠姜。棠姜曰：“诚有之。彼挟国君之势以临我，非一妇人所敢拒也了。”杼曰：“然则汝何不言？”棠姜曰：“妾自知有罪，不敢言耳。”崔杼嘿然久之，曰：“此事与汝无干。”自此有谋弑庄公之意。

周灵王二十二年，呈王诸樊求婚于晋，晋平公以女嫁之。齐庄公谋于崔杼曰：“寡人许纳栾盈，未得其便。闻曲沃守臣，乃栾盈之厚交，今欲以送媵为名，顺便纳栾盈于曲沃，使之袭晋。此事如何？”崔杼衔恨齐侯，私心计较，正欲齐侯结怨于晋，待晋侯以兵来讨，然后委罪于君，弑之以为媚晋之计。今日庄公谋纳栾盈，正中其计。乃对曰：“曲沃人虽为栾氏，恐未能害晋。主公必然亲率一军，为之后继。若盈自曲沃而入，主公扬言伐卫，由濮阳自南而北，两路夹攻，晋必不支。”庄公深以为然。以其谋告于栾盈，栾盈甚喜。家臣辛俞谏曰：“俞之从主，以尽忠也；亦愿主之忠于晋君也！”盈曰：“晋君不以我为臣，奈何？”辛俞曰：“昔纣囚文王于羑里，文王三分天下，以服事殷。晋君不念栾氏之勋，黜逐吾主，餬口于外，谁不怜之？一为不忠，何所容于天地之间耶？”栾盈不听。辛俞泣曰：“吾主此行，必不免！俞当以死相送！”乃拔佩刀自刎而死。史臣有赞云：

盈出则从，盈叛则死，公不背君，私不背主。卓哉辛俞，晋之义士！齐庄公遂以宗女姜氏为媵，遣大夫析归父，送之于晋。多用温车，载栾盈及其宗族，欲送至曲沃。州绰、邢蒯请从。庄公恐其归晋，乃使殖绰、郭最代之，嘱曰：“事栾将军，犹事寡人也。”行过曲沃，盈等遂易服入城。夜叩大夫胥午之门，午惊异，启门而出，见栾盈，大惊曰：“小恩主安得到此？”盈曰：“愿得密室言之。”午乃迎盈入于深室之中。

盈执胥午之手，欲言不言，不觉泪下。午曰：“小恩主有事，且共商议，不须悲泣。”盈乃收泪告曰：“吾以范、赵诸大夫所陷，宗祀不守。今齐侯怜其非罪，致我于此，齐兵且踵至矣。子若能兴曲沃之甲，相与袭绛，齐兵攻其外，我等攻其内，绛可入也。然后取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！因奉晋侯以和于齐。栾氏复兴，在此一举！”午曰：“晋势方强，范、赵、智、荀诸家又睦，恐不能侥幸，徒以自贼，奈何？”盈曰：“吾有力士督戎，一人可当一军，且殖绰、郭最，齐国之雄；栾乐、栾魋，强力善射；晋虽强，不足惧也。昔我佐魏绛于下军，其孙舒每有请托，我无不周旋，彼感吾意，每思图报，若更得魏氏为内助，此事可八九矣。万一举事不成，虽死无恨！”午曰：“俟来日探人心何如，乃可行也。”盈等遂藏于深室。

至次日，胥午托言梦共太子，祭于其祠，以馐余飧其官属，伏栾盈于壁后。三觴乐作，胥午命止之，曰：“共太子之冤，吾等忍闻乐乎？”众皆嗟叹。胥午曰：“臣子，一例也。今栾氏世有大功，同朝譖而逐之，亦何异共太子乎？”众皆曰：“此事通国皆不平，不知孺子犹能返国否？”胥午曰：“假如孺子今日在此，汝等何以处之？”众皆曰：“若得孺子为主，愿为尽力，虽死无悔！”坐中多有泣下者。胥午曰：“诸君勿悲，栾孺子见在此。”栾盈从屏后趋出，向众人便拜，众人俱拜。盈乃自述还晋之意：“若得重到绛州城中，死亦瞑目！”众人俱踊跃愿从。是日，畅饮而散。

次日，栾盈写密信一封，托曲沃贾人，送至绛州魏舒处。舒亦以范、赵所行太过，得此密信，即写回书，言：“某裹甲以待，只等曲沃兵到，即便相迎。”栾盈大喜。胥午搜括曲沃之甲，共二百二十乘，栾盈率之。栾之族人能战者皆从，老弱

俱留曲沃。督戎为先锋，殖绰、栾乐在右，郭最、栾魴在左，黄昏起行，来袭绛都。自曲沃至绛，止隔六十余里，一夜便到。坏郭而入，直抵南门，绛人犹然不知，正是“疾雷不及掩耳”，刚刚掩上城门，守御一无所设，不消一个时辰，被督戎攻破，招引栾兵入城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时范匄在家，朝饔方彻，忽然乐王魴喘吁而至，报言：“栾氏已入南门。”范匄大惊，急呼其子范鞅敛甲拒敌。乐王魴曰：“事急矣！奉主公走固宫，犹可坚守。”故宫者，晋文公为吕卻焚宫之难，乃于公宫之东隅，别筑此宫，以备不测，广宽十里有余，内有宫室台观，积粟甚多，轮选国中壮甲三千人守之，外掘沟堑，墙高数仞，极其坚固，故曰固宫。范匄忧国中有内应。魴曰：“诸大夫皆栾怨家，可虑惟魏氏耳。若速以君命召之，犹可得也。”范匄以为然。乃使范鞅以君命召魏舒，一面催促仆人驾车。乐王魴又曰：“事不可知，宜晦其迹。”时平公有外家之丧，范匄与乐王魴，俱衷甲加墨纁，以经蒙其首，诈为妇人，直入宫中，奏知平公，即御公以入于固宫。

却说魏舒家在城北隅，范鞅乘轺车，疾驱而往，但见车徒已列门外，舒戎装在车，南向将往迎栾盈矣。范鞅下车，急趋而进曰：“栾氏为逆，主公已在固宫，鞅之父与诸大臣，皆聚于君所，使鞅来迎吾子。”魏舒未及答语，范鞅踊身一跳，早已登车，右手把剑，左手牵魏舒之带，唬得魏舒不敢做声。范鞅喝令：“速行！”舆人请问：“何往？”范鞅厉声曰：“东行往固宫！”于是车徒转向东行，径到固宫。

未知后事何如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

却说范句虽遣其子范鞅，往迎魏舒，未知逆顺如何，心中委决不下。亲自登城而望，见一簇车徒，自西北方疾驱而至，其子与魏舒同在一车之上，喜曰：“栾氏孤矣！”即开宫门纳之。魏舒与范句相见，兀自颜色不定。句执其手曰：“外人不谅，颇言将军有私于栾氏，句固知将军之不然也。若能共灭栾氏者，当以曲沃相劳。”舒此时已落范氏牢笼之内，只得唯唯惟命，遂同谒平公，共商议应敌之计。须臾，赵武、荀吴、智朔、韩无忌、韩起、祁午、羊舌赤、羊舌肸、张孟遯诸臣，陆续而至，皆带有车徒，军势益盛。固宫止有前后两门，俱有重关。范句使赵、荀两家之军，协守南关二重；韩无忌兄弟，协守北关二重；祁午诸人，周围巡徼。句与鞅父子，不离平公左右。

栾盈已入绛城，不见魏舒来迎，心内怀疑。乃屯于市口，使人哨探，回报：“晋侯已住固宫，百官皆从，魏氏亦去矣。”栾盈大怒曰：“舒欺我，若相见，当手刃之！”即抚督戎之背曰：“用心往攻固宫，富贵与子共也！”督戎曰：“戎愿分兵一半，独攻南关；恩主率诸将攻北关，且看谁人先入。”此时殖绰、郭最，虽则与盈同事，然州绰、刑蒯却是栾盈带往齐国去的，齐侯作兴了他，绰、最每受其奚落，俗语云“怪树怪丫

叉”，绰、最与州、邢二将有些心病，原原本本，未免迁怒到栾盈身上。况栾盈口口声声只夸督戎之勇，并无俯仰绰、最之意，绰、最怎肯把热气去呵他冷面，也有坐观成败的意思，不肯十分出力。栾盈所靠，只是督戎一人。当下督戎手提双戟，乘车经往固宫，要取南关。在关外阅看形势，一驰一骤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分明似一位黑煞神下降。晋军素闻其勇名，见之无不胆落。赵武啧啧叹美不已。武部下有两员骁将，叫做解雍、解肃，兄弟二人，皆使长枪，军中有名。闻主将叹美，心中不服曰：“督戎虽勇，非有三头六臂，某弟兄不揣，欲引一枝兵下关，定要活捉那厮献功！”赵武曰：“汝须仔细，不可轻敌。”

二将装束齐整，飞车出关，隔堑大叫：“来将是督将军否？可惜你如此英勇，却跟随叛臣。早早归顺，犹可反祸为福。”督戎闻叫大怒，喝教军士填堑而渡。军士方负土运石，督戎性急，将双戟按地，尽力一跃，早跳过堑北。二解倒吃了一惊，挺枪来战督戎。督戎舞戟相迎，全无惧怯。解雍的驾马，早被督戎一戟打去，折了背脊，车不能动。连解肃的驾马，嘶鸣起来，也不行走。二解欺他单身，跳下车来步战。督戎两板大戟，一左一右，使得呼呼的响。解肃一枪刺来，督戎一戟拉去；戟势去重，磅的一声，那枝枪磔为两段。解肃撇了枪杆便走。解雍也着了忙，手中迟慢，被督戎一戟刺倒。便去追赶解肃。解肃善走，径奔北关，缒城而上。督戎赶不着，退转来要结果解雍，已被军将救入关去了。督戎气忿忿的，独立挺戟而立，叫道：“有本事的，多着几个出来，一总厮杀，省得费了工夫！”关上无人敢应。督戎守了一会，仍回本营，吩咐军士，打点明日攻关。

是夜，解雍伤重而死，赵武痛惜不已。解肃曰：“明日小

将再决一战，誓报兄仇，虽死不恨！”荀吴曰：“我部下有老将牟登，他有二子，牟刚、牟劲，俱有千斤之力，见在晋侯麾下侍卫。今夜使牟登唤来，明日同解将军出战，三人战一个，难道又输与他？”赵武曰：“如此甚好！”荀吴自去吩咐牟登去了。

次早，牟刚、牟劲俱到。赵武看之，果然身材魁伟，气象狰狞，慰劳了一番，命解肃一同下关。那边督戎，早把坑堑填平，直逼关下搦战。这里三员猛将，开关而出。督戎大叫：“不怕死的都来！”三将并不打话，一枝长枪，两柄大刀，一齐都奔督戎。督戎全无惧怯。杀得性起，跳下车来，将双戟飞舞，尽着气力，落戟去处，便有千钧之重。牟劲车轴，被督戎打折，只得也跳下车来，着了督戎一戟，打得稀烂。牟刚大怒，拼命上前，怎奈戟风如箭，没处进步。老将牟登，喝叫：“且歇！”关上鸣起金来。牟登亲自出关，接应牟刚、解肃进去。督戎教军士攻关，关上矢石如雨，军士多有伤损，惟督戎不动分毫，真勇将也。

赵武与荀吴连败二阵，遣人告急于范句。范句曰：“一督戎胜他不得，安能平栾氏乎？”是夜秉烛而坐，闷闷不已。有一隶人侍侧，叩首而问曰：“元帅心怀郁郁，莫非忧督戎否？”范句视其人，姓斐名豹，原是屠岸贾手下骁将斐成之子，因坐屠党，没官为奴，在中军服役。范句奇其言，问曰：“尔若有计除得督戎，当有重赏。”斐豹曰：“小人名在丹书，枉有冲天之志，无处讨个出身。元帅若于丹书人除去豹名，小人当杀督戎，以报厚德。”范句曰：“尔若杀了督戎，吾当请于晋侯，将丹书尽行焚弃，收尔为中军牙将。”斐豹曰：“元帅不可失信。”范句曰：“若失信，有如红日！但不知用车徒多少？”斐豹曰：“督戎向在绛城，与小人相识，时常角力赌胜。其人

恃勇性躁，专好独斗，若以车徒往，不能胜也。小人情愿单身上关，自有擒督戎之计。”范句曰：“汝莫非去而不返？”斐豹曰：“小人有老母，今年七十八岁，又有幼子娇妻，岂肯罪上加罪，作此不忠不孝之事？如有此等，亦如红日！”范句大喜，劳以酒食，赏兕甲一副。

次日，斐豹穿甲于内，外加练袍，札缚停当。头带韦弁，足穿麻屨，腰藏利刃，手中提一铜锤，重五十二斤，来辞范句曰：“小人此去，杀得督戎，奏凯而回。不然，亦死于督戎之手，决不两存。”范句曰：“我当亲往，看汝用力。”即时命驾车，使斐豹乘，同至南关。赵武、荀吴接见，诉以“督戎如此英雄，连折二将。”范句曰：“今日斐豹单身赴敌，只看晋侯福分。”言犹未已，关下督戎大呼搦战。斐豹在关上呼曰：“督君还认得斐大否？”豹行大，故自称斐大，乃昔年彼此所呼也。督戎曰：“斐大，汝今还敢来赌一死生么？”斐豹曰：“他人怕你，我斐豹不怕你！你把兵车退后，我与你两人，只在地下赌斗，双手对双手，兵器对兵器，不是你死我活，就是我死你活，也落得个英名传后。”督戎曰：“此论正合吾意。”遂将军士约退。这里关门开外，单单放一个斐豹出来。两个就在关下交战，约二十余合，未分胜败。斐豹诈言道：“我一时急急，可暂住手。”督戎那里肯放。斐豹先瞧见西边空处，有一带短墙，捉个空隙就走。督戎随后赶来，大喝：“走向那里去？”范句等在关上，看见督戎往追斐豹，慌捏一把汗。准知斐豹却是用计，奔近短墙，扑的跳将进去。督戎见斐豹进墙去了，亦逾墙而入。只道斐豹在前面，却不知斐豹隐身在一棵大树之下，专等督戎进墙，出其不意，提起五十二斤的铜锤，自后击之，正中其脑。脑浆迸裂，扑地便倒，兀自把右脚飞起，将斐豹胸前兕甲碾去一片。斐豹争拔出腰间利刃，剁下首级，

复跳墙而出。关上望见斐豹手中，提有血淋淋的人头，已知得胜，大开关门。解肃、牟刚引兵杀出，栾军大败，一半杀了，一半投降，逃去者十无一二。范栾仰天沥酒曰：“此晋侯之福也！”即酌酒亲赐斐豹，就带他往见晋侯。晋侯赏以兵车一乘，注功绩第一。潜渊先生有诗云：

督戎神力世间无，敌手谁知出隶夫。
始信用人须破格，笑他肉食似雕瓠！

再说栾盈引大队车马，攻打北关，连接督戎捷报，盈谓其下曰：“吾若有两督戎，何患固宫不破耶？”殖绰践郭最之足，郭最以目答之，各低头不语。惟有栾乐、栾魴，思欲建功，不避矢石。韩无忌、韩起，因前关屡败，不敢轻出，只是严守。言：“督戎被杀，全军俱没。”

到第三日，栾盈得败军之报，言：“督戎被杀，全军俱没。”吓得手足无措，方请殖绰、郭最商议。绰、最笑曰：“督戎且失利，况我曹乎”栾盈垂泪不已。栾乐曰：“我等死生，决于今夜，当今将士毕聚北门，于三更之后，悉登轝车，放火烧关，或可入也。”栾盈从其计。

晋侯喜督戎之死，置酒庆贺，韩无忌、韩起俱来献觞上寿，饮至二更方散。才回北关，点视方毕，忽然车声轰起，栾氏军马大集，轝车高与关齐，火箭飞蝗般射来，延烧关门。火势凶猛，关内军士，存礼不牢，栾乐当先，栾魴继之，乘势遂占了外关。韩无忌等退守内关，遣人飞报中军求救。范句命魏舒往面关，替回荀吴一枝军马，往北关帮助二韩。遂回晋侯登台北望，见栾兵屯于外关，寂然无声，范句曰：“此必有计。”传令内关用心防御。守至黄昏，栾兵复登轝车，仍用火器攻门。

这里预备下皮帐，帐用牛皮为之，以水浸透，撑开遮蔽，火不能入。乱了一夜，两下暂息。范句曰：“贼已逼近，倘久而不退，齐复乘之，国必殆矣。”遂命其子范鞅，率斐豹引一枝军，从南关转至北门，从外而攻，刻定时辰，约会二韩守关；荀吴率牟刚引一枝兵，从内关杀出外关，腹背夹攻，教他两下不能相顾。使赵武、魏舒，移兵屯于关外，以防南逸。调度已毕，奉晋侯登台观战。范鞅临行，请于句曰：“鞅年少望轻，愿假以中军旗鼓。”句许之。鞅仗剑登军，建旆而行。方出南关，谓其下曰：“今日之战，有进无退！若兵败，吾先自刭，必不令诸君独死！”众皆踊跃。

却说荀吴奉范句将令，使将士饱食结束，专等时候。只见栾兵纷纷扰扰，俱退出外关，心知外兵已到，一声鼓响，关门大开，牟刚在前，荀吴在后，甲士步卒，一齐杀出。栾盈亦虑晋军内外夹攻，使栾魴用铁叶车，塞外门之口，分兵守之。荀吴之兵，不能出外。范鞅兵到，栾乐见大旆，惊曰：“元帅亲至乎？”使人察之，回报曰：“小将军范鞅也。”乐曰：“不足虑矣！”乃张弓挟矢，立于车中，顾左右曰：“多带绳索，射倒者则牵之。”驰入晋军，左射右射，发无不中。其弟栾荣同在车中，谓曰：“矢可惜也！多射无名。”乐乃不射。少顷，望见一车远远而来，车中一将，韦弁练袍，形容古怪。栾荣指曰：“此人名斐豹，即杀我督将军者，可以射之。”栾乐曰：“俟近百步，汝当为我喝采！”言未毕，又一车从旁经过，栾乐认得，车中乃是小将军范鞅，想道，“若射得范鞅，却不胜如斐豹”？乃驱车逐范鞅而射之。栾乐之箭，从来百发百中，偏是这一箭射个落空。范鞅回顾，见是栾乐，大骂：“反贼！死在头上，尚敢射我？”栾乐便教回车退走。他不是怕惧范鞅，因射他不着，欲回车诱他赶来，觑得亲切，好端的放箭。谁知

殖绰、郭最亦在军中，忌栾乐善射，惟恐其成功，一见他退走，遂大呼曰：“栾氏败矣！”御人闻呼，又错认别枝兵败了，举头四望，辔乱马逸。路上有大槐根，车轮误触之而覆，把栾乐跌将出来。恰恰的斐豹赶到，用长戟钩之，断其手肘。可怜栾乐是栾族第一个战将，今日死于槐根之侧，岂非天哉！髯翁有诗云：

猿臂将军射不空，偏教一矢误英雄。
老天已绝栾家祀，肯许军中建大功？

栾荣先跳下来，不敢来救栾乐，急逃而免。殖绰、郭最难回齐国，郭最奔秦，殖绰奔卫。

栾盈闻栾乐之死，放声大哭，军士无不哀涕。栾魋守不住门口，收兵保护栾盈，望南而奔。荀吴与范鞅合兵，从后追来，盈魋同曲沃之众，抵死拒敌，大杀一场，晋兵才退。盈、魋亦身带重伤，行至南门，又遇魏舒引兵拦住。栾盈垂泪告曰：“魏伯独不忆下军共事之日乎？盈知必死，然不应死于魏伯之手也！”魏舒意中不忍，使车徒分列左右，让栾盈一路。栾盈、栾魋引着残兵，急急奔回曲沃去了。须臾，赵武军到，问魏舒曰：“栾孺子已过，何不追之？”魏舒曰：“彼如釜中之鱼，瓮中之鳖，自有庖人动手。舒念先人僚谊，诚不忍操刀也！”赵武心中惻然，亦不行追赶。

范句闻栾盈已去，知魏舒做人情，置之不言。乃谓范鞅曰：“从盈者，皆曲沃之甲，此去必还曲沃。彼爪牙已尽，汝率一军围之，不忧不下也。”荀吴亦愿同往，范句许之。二将帅车三百乘，围栾盈于曲沃。范句奉晋平公复回公宫，取丹书焚之，因斐豹得脱隶籍者二十余家。范句遂收斐豹为牙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齐庄公自打发栾盈转身，便大选车徒，以王孙挥为大将，申鲜虞副之，州绰、邢蒯为先锋，晏婴为合后，贾举、邴师等随身扈卫，择吉出师。先侵卫地，卫人傲守，不敢出战。齐兵也不攻城，遂望帝邱而北，直犯晋界，围朝歌，三日取之。庄公登朝阳山犒军。遂分军为二队：王孙挥同诸将为前队，从左取路孟门隘；庄公自率“龙”“虎”二爵为后队，从右取路共山；俱于太行山取齐。一路杀掠，自不必说。刑蒯露宿共山之下，为毒蛇所螫，腹肿而死。庄公甚惜之。不一日，两军俱至太行，庄公登山以望二绛，正议袭绛之事。闻栾盈败走曲沃，晋侯悉起大军将至，庄公曰：“吾志不遂矣！”遂观兵于少水而还。守邯郸大夫赵胜，起本邑之兵追之。庄公只道大军来到，前队又已先发，仓皇奔走，只留晏婴断后。懿兵败，被赵胜斩之。

范鞅、荀吴，围曲沃月余。盈等屡败不胜，城中死者过半，力尽不能守，城遂破。胥午伏剑而死。栾盈、栾荣俱被执。盈曰：“吾悔不用辛俞之言，乃至于此！”荀吴欲囚栾盈，解至绛城。范鞅曰：“主公优柔不断，万一乞哀而免之，是纵仇也。”乃夜使人缢杀之，并杀栾荣，尽诛灭栾氏之族。惟栾魋缒城而遁，出奔宋国去了。鞅等班师回秦，平公命以栾氏之事，播告于诸侯。诸侯多遣人来称贺。史臣有赞云：

宾傅桓叔，枝佐文君，传质及书。世为国桢。廛一汰侈，遂坠厥勋；盈虽好士，适殒其身。保家有道，以诫子孙。

于是范鞅告老，赵武代之为政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齐庄公以伐晋未竟其功，雄心不死，还至齐境，不肯入，曰：“平阴之役，莒人欲自其乡袭齐，此仇亦不可不报也

！乃留屯于境上，大搜车乘。州绰、贾举等，各赐坚车五乘，名为“五乘之宾”。贾举称临淄人华周、杞梁之勇，庄公即使人召之。周、梁二人来见，庄公赐以一车，使之同乘，随军立功。华周退而不食，谓杞梁曰：“君之立‘五乘之宾’，以勇故也。君之召我二人，亦以勇故也。彼一人而五乘，我二人而一乘，此非用我，乃辱我耳！盍辞之他往乎？杞梁曰：“梁家有老母，当禀命而行之。杞梁归，告其母。母曰：“汝生而无义，死而无名，虽在‘五乘之宾’，人孰不笑汝！汝勉之，君命不可逃也。”杞梁以母之语述于华周。华周曰：“妇人不忘君命，吾敢忘乎？遂与杞梁共车，侍于庄公。

庄公休兵数日，传令留王孙挥统大军，屯紮境上，单用“五乘之宾”及选锐三千，衔枚卧鼓，往袭莒国。华周、杞梁自请为前队。庄公问曰：“汝用甲乘几何？”华周、杞梁曰：“臣等二人，只身谒君，亦愿只身前往。君所赐一车，已足吾乘矣。”庄公欲试其勇，笑而许之。华周、杞梁约更番为御，临行曰：“更得一人戎右，可当一队矣。”有小卒挺身而出曰：“小人愿随二位将军一行，不知肯提挈否？”华周曰：“汝何姓名？”小卒对曰：“某乃本国人隰侯重也。慕二位将军之义勇，是以乐从。”三人遂同一乘，建一旗一鼓，风驰而去。先到莒郊，露宿一夜。

次早，莒黎比公知齐师将到，亲率甲士三百人巡郊，遇华周、杞梁之车，方欲盘问。周、梁目大呼曰：“我二人，乃齐将也，谁敢与我决斗？”黎比公吃了一惊，察其单车无继，使甲士重重围之。周、梁谓隰侯重曰：“汝为我击鼓勿休！”乃各挺长戟，跳下车来，左右冲突，遇者辄死，三百甲士，被杀伤了一半。黎比公曰：“寡人已知二将军之勇矣！不须死战，愿分莒国与将军共之！”周、梁同声对曰：“去国归敌，非忠

也；受命而弃之，非信也。深入多杀者，为将之事，若莒国之利，非臣所知！”言毕，奋戟复战。黎比公不能当，大败而走。

齐庄公大队已到，闻知二将独战得胜，使人召之还，曰：“寡人已知二将军之勇矣！不必更战，愿分齐国，与将军共之！”周、梁同声对曰：“君立‘五乘之宾’，而吾不与焉，是少吾勇也。又以利啖我，是污吾行也。深入多杀者，为将之事，若齐国之利，非臣所知！”乃揖去使者，弃车步行，直逼且于门。黎比公令人于狭道掘沟炙炭，炭火腾焰，不能进步。隰侯重曰：“吾闻古之士，能立名于后世者，惟捐生也。吾能使子逾沟。”乃仗楯自伏于炭上，令二子乘之而进。华周、杞梁既逾沟，回顾隰侯重，已焦灼矣。乃向之而号。杞梁收泪，华周哭犹未止。杞梁曰：“汝畏死耶？何器之久也？”华周曰：“我岂怕死者战？此人之勇，与我同也，乃能先我而死，是以哀之！”黎比公见二将已越火沟，急召善射者百人，伏于门之左右，俟其近，即攒射之。华周、杞梁直前夺门，百矢俱发，二将冒矢突战，复杀二十七人。守城军士，环立城上，皆注矢下射。杞梁重伤先死。华周身中数十箭，力尽被执，气犹未绝，黎比公载归城中。有诗为证：

争羨赳赳五乘宾，形如熊虎力千钧。

谁知陷阵捐躯者，却是单车殉义人！

却说齐庄公得使者回信，知周、梁有必死之心，遂引大队前进。至且于门，闻三人俱已战死，大怒，便欲攻城。黎比公遣使至齐军中谢曰：“寡君徒见单车，不知为大国所遣，是以误犯。且大国死者三人，敝邑被杀者已百余人矣。彼自求死，非敝邑敢于加兵也。寡君畏君之威，特命下臣百拜谢罪，愿岁

岁朝齐，不敢有贰。庄公怒气方盛，不准行成。黎比公复遣使相求，欲送还周，并归杞梁之尸，且以金帛犒军。庄公犹未许。忽传王孙挥有急报至，言：“晋侯与宋、鲁、卫、郑各国之君，会于夷仪，谋伐齐国。请主公作速班师。”庄公得此急信，乃许莒成。莒黎比公大出金帛为献，以温车载华周，以辇载杞梁之尸，送归齐军，惟隰侯重尸在炭中，已化为灰烬，不能收拾。

庄公即日班师，命将杞梁殡于齐郊之外。庄公方入郊，适遇杞梁之妻孟姜，来迎夫尸。庄公停车，使之吊之。孟姜对使者再拜曰：“梁若有罪，敢辱君吊？若其无罪，犹有先人之敝庐在。郊非吊所，下妾敢辞！”庄公大惭曰：“寡人之过也！”乃为位于杞梁之家而吊焉。孟姜奉夫棺，将窆于城外。乃露宿三日，抚棺大恸，涕泪俱尽，继之以血。齐城忽然崩陷数尺，由哀恸迫切，精诚之所感也。后世传秦人范杞梁差筑长城而死，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，闻夫死痛哭，城为之崩。盖即齐将杞梁之事，而误传之耳。华周归齐，伤重，未几亦死。其妻哀恸，倍于常人。按《孟子》称：“华周、杞梁之妻，善器其夫而变国俗。”正谓此也。史臣有诗云：

忠勇千秋想杞梁，颓城悲恸亦非常。

至今齐国成风俗，嫠妇哀哀学孟姜。

按此乃周灵王二十二年之事。是年大水，谷水与洛水斗，黄河俱泛滥，平地水深尺余。晋侯伐齐之议遂中止。

却说齐右卿崔杼恶庄公之淫乱，巴不得晋师来伐，欲行大事，已与左卿庆封商议事成之日，平分齐国，乃闻水阻，心中郁郁。庄公有近侍贾竖，尝以小事，受鞭一百，崔杼知其衔怨，乃以重赂结之，凡庄公一动一息，俱令相报。

毕竟崔杼做出甚事来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衎宁喜擅政

话说周灵王二十三年，夏五月，莒黎比公因许齐侯岁岁来朝，是月，亲自至临淄朝齐。庄公大喜，设飧于北郭，款待黎比公。崔氏府第，正在北郭。崔杼有心拿庄公破绽，诈称寒疾不能起身，诸大夫皆侍宴，惟杼不往，密使心腹叩信于贾竖。竖密报云：“主公只等席散，便来问相国之病。”崔杼笑曰：“君岂忧吾病哉？正以吾病为利，欲行无耻之事耳。”乃谓其妻棠姜曰：“我今日欲除此无道昏君！汝若从吾之计，吾不扬汝之丑，当立汝子为适嗣；如不从吾言，先斩汝母子之首。”棠姜曰：“妇人，从夫者也。子有命，焉敢不依？”崔杼乃使棠无咎，伏甲士百人于内室之左右，使崔成、崔疆伏甲于门之内；使东郭偃伏甲于门之外。分拨已定，约以鸣钟为号。再使人送密信于贾竖：“君若来时，须要如此恁般。……”

且说庄公爱棠姜之色，心心念念，寝食不忘，只因崔杼防范稍密，不便数数来往。是日，见崔杼辞病不至，正中其怀，神魂已落在棠姜身上。燕享之仪，了事而已。事毕，趋驾往崔问疾。阍者谬对曰：“病甚重，方服药而卧。”庄公曰：“卧于何处？”对曰：“卧于外寝。”庄公大喜，竟入内室。时州绰、贾举、公孙傲、倭堙四人从行。贾竖曰：“君之行事，子所知也。盍待于外，无混入以惊相国。”州绰等信以为然，遂

俱止于门外。惟贾举不肯出，曰：“留一人何害？”乃独止堂中。贾竖闭中门而入。阖者复掩大门，拴而锁之。庄公至内室，棠姜艳妆出迎。未交一言，有侍婢来告：“相国口燥，欲索蜜汤。”棠姜曰：“妾往取蜜即至也。”棠姜同侍婢自侧户冉冉而去。庄公倚槛待之，望而不至；乃歌曰：

室之幽兮，美所游兮。室之邃兮，美所会兮。不见美兮，忧心胡底兮！

歌方毕，闻廊下有刀戟之声。庄公讶曰：“此处安得有兵？”呼贾竖不应。须臾间，左右甲士俱起。庄公大惊，情知有变，急趋后户，户已闭。庄公力大，破户而出，得一楼登之。棠无咎引甲士围楼，声声只叫：“奉相国之命，来拿淫贼！”庄公倚槛谕之曰：“我，尔君也；幸舍我去！”无咎曰：“相国有命，不敢自专。”庄公曰：“相国何在？愿与立盟，誓不相害！”无咎曰：“相国病不能来也。”庄公曰：“寡人知罪矣！容至太庙中自尽，以谢相国，何如？”无咎又曰：“我等但知拿奸淫之人，不知有君。君既知罪，即请自裁，毋徒取辱。”庄公不得已，从楼牖中跃出，登花台，欲逾墙走。无咎引弓射之，中其左股，从墙上倒坠下来。甲士一齐俱上，刺杀庄公。

无咎即使人鸣钟数声。时近黄昏，贾举在堂中侧耳而听，忽见贾竖启门，携烛而出曰：“室中有贼，主公召尔。尔先入，我当报州将军等。”贾举曰：“与我烛。”贾竖授烛，丢手坠地，烛灭。举仗剑摸索，才入中门，遇绊索蹶地。崔疆从门旁突出，击而杀之。

州绰等在门外，不知门内之事。东郭偃伪为结好，邀至旁舍中，秉烛具酒肉，且劝使释剑乐饮，亦遍饮从者。忽闻宅内

鸣钟，东郭偃曰：“主公饮酒矣。”州绰曰：“不忌相国乎？”偃曰：“相国病甚，谁忌之？”有顷，钟再鸣，偃起曰：“吾当入视。”偃去，甲士悉起。州绰等急简兵器，先被东郭偃使人盗去了。州绰大怒，视门前有升车石，礲以投入。倭堙适趋过，误中堙，折其一足，惧而走。公孙傲拔系马柱而舞，甲士多伤。众人以火炬攻之，须发尽燎。时大门忽启，崔成、崔疆复率甲自内而出，公孙傲以手拉崔成，折其臂，崔疆以长戈刺傲，立死，并杀倭堙。州绰夺甲士之戟，复来寻斗，东郭偃大呼：“昏君奸淫无道，已受诛戮，不干众人之事，何不留身以事新主？”州绰乃投戟于地曰：“吾以羁旅亡命，受齐侯知己之寓，今日不能出力，反害倭堙，殆天意也！惟当舍一命以报君宠，岂肯苟活，为齐、晋两国所笑乎？”即以头触石垣三四，石破，头亦裂。邴师闻庄公之死，自刭于朝门之外。封具缢于家。铎父与襄伊相约，往哭庄公之尸。中路闻贾举等俱死，遂皆自杀。髯翁有诗云：

似虎如龙勇绝伦，因怀君宠命轻尘。
私恩只许私恩报，殉难何曾有大臣。

时王何约卢蒲癸同死，癸曰：“无益也，不如逃之，以俟后图。幸有一人复国，必当相引。”王何曰：“请立誓！”誓成，王何遂出奔莒国。卢蒲癸将行，谓其弟卢蒲癸曰：“君子之勇爵，以自卫也。与君同死，何益于君？我去，子必求事崔庆而归我，我因以为君报仇，如此，则虽死不虚矣！”癸许之。癸乃出奔晋国。卢蒲癸遂求事庆封，庆封用为家臣。申鲜虞出奔楚，后仕楚为右尹。

时齐国诸大夫闻崔氏作乱，皆闭门待信，无敢至者。惟晏婴直造崔氏，入其室，枕庄公之股，放声大哭，既起，又踊跃三度，然后趋出。棠无咎曰：“必杀晏婴，方免众谤。”崔杼曰：“此人有贤名，杀之，恐失人心。”晏婴遂归，告于陈须无曰：“盍议立君乎？”须无曰：“守有高、国，权有崔、庆，须无何能为？”婴退，须无曰：“乱贼在朝，不可与共事也。”驾而奔宋。晏婴复往见高止、国夏，皆言：“崔氏将至，且庆氏在，非吾所能张主也。”婴乃叹息而去。

未几，庆封使其子庆舍，搜捕庄公余党，杀逐殆尽。以车迎崔杼入朝，然后使召高、国，共议立君之事。高、国让于崔、庆，庆封复让于崔杼。崔杼曰：“灵公之子杵臼，年已长，其母为鲁大夫叔孙侨如之女，立之，可结鲁好。”众人皆唯唯。于是迎公子杵臼为君，是为景公。时景公年幼，崔杼自立为右相，立庆封为左相。盟群臣于太公之庙，刑牲歃血，誓其众曰：“诸君有不与崔、庆同心者，有如日！”庆封继之，高、国亦从其誓。轮及晏婴，婴仰天叹曰：“诸君能忠于君，利于社稷，而婴不与同心者，有如上帝！”崔、庆俱色变。高、国曰：“二相今日之举，正忠君、利社稷之事也。”崔、庆乃悦。时莒黎比公尚在齐国，崔、庆奉景公与黎比公之盟。黎比公乃归莒。

崔杼命棠无咎敛州绰、贾举等之尸，与庄公同葬于北郭，减其礼数，不用兵甲，曰：“恐其逞勇于地下也。”命太史伯以疟疾书庄公之死，太史伯不从，书于简曰：“夏五月乙亥，崔杼弑其君光。”杼见之大怒，杀太史。太史有弟三人，曰仲、叔、季。仲复书如前，杼又杀之；叔亦如之，杼复杀之；季又书，杼执其简谓季曰：“汝三兄皆死，汝独不爱性命乎？若更

其语，当免汝。”季对曰：“据事直书，史氏之职也。失职而生，不如死？昔赵穿弑晋灵公，太史董狐，以赵盾位为正卿，不能讨贼，书曰：‘赵盾弑其君夷皋。’盾不为怪，知史职不可废也。某即不书者，天下必有书之者。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，而徒贻识者之笑，某是以不爱其死，惟相国裁之！”崔杼叹曰：“吾惧社稷之陨，不得已而为此。虽直书，不必谅我。”乃掷简还季。季捧简而出，将至史馆，遇南史氏方来，季问其故。南史氏曰：“闻汝兄弟俱死，恐遂没夏五月乙亥之事，吾是以执简而来也。”季以所书简示之，南史氏乃辞去。髯翁读史至此，有赞云：

朝纲纽解，乱臣接迹；斧钺不加，诛之以笔。不畏身死，而冒溺职；南史同心，有遂无格。皎日青天，奸雄夺魄。彼哉谀语，差此史册！

崔杼愧太史之笔，乃委罪贾竖而杀之。

是月，晋平公以水势既退，复大合诸侯于夷仪，将为伐齐之举。崔杼使左相庆封以庄公之死，告于晋师，言：“群臣惧大国之诛，社稷不保，已代大国行讨矣。新君杵臼，出自鲁姬，愿改事上国，勿替旧好。所攘朝歌之地，仍归上国，更以宗器若干，乐器若干为献。”诸侯亦皆有赂。平公大悦，班师而归。诸侯皆散。自此晋、齐复合。时殖绰在卫，闻州绰、刑蒯皆死，复归齐国。卫献公衍出奔在齐，素闻其勇，使公孙丁以厚币招之；绰遂留事献公。此事搁过一边。

是年，吴王诸樊伐楚，过巢，攻其门。巢将牛臣隐身于短墙而射之，诸樊中矢而死。群臣守寿梦临终之戒，立其弟余祭为王。余祭曰：“吾兄非死于巢也，以先王之言，国当次及，

欲速死以传季弟，故轻生耳。”乃夜禱于天，亦求速死。左右曰：“人所欲者，寿也。王乃自祈早死，不亦违于人情乎？”余祭曰：“昔我先人太王，废长立幼，竟成大业。今吾兄弟四人，以次相承，若俱考终命，札且老矣。吾是以求速也。”此段话且搁过一边。

却说卫大夫孙林父、宁殖既逐其君衎，奉其弟剽为君。后宁殖病笃，召其子宁喜谓曰：“宁氏自庄、武以来，世笃忠贞。出君之事，孙子为之，非吾意也。而人皆称曰：‘孙、宁’。吾恨无以自明，即死，无颜见祖父于地下！子能使故君复位，盖吾之愆，方是吾子。不然，吾不享汝于祀矣。”喜泣拜曰：“敢不勉图！”殖死，喜嗣为左相，自是日以复国为念。奈殇公剽屡会诸侯，四境无故；上卿孙林父又是献公衎的嫡仇，无间可乘。

周灵王二十四年，卫献公裘夷仪据之，使公孙丁私入帝邱城，谓宁喜曰：“子能反父之意，复纳寡人，卫国之政，尽归于子，寡人但主祭祀而已。”宁喜正有遣嘱在心，今得此信，且有委政之言，不胜之喜。又思：“卫候一时求复，故以甜言相哄，倘归而悔之，奈何？公子鱄贤而有信，若得他为证明，他日定不相负。”乃为复书，密付来使，书中大约言：“此乃国家大事，臣喜一人，岂能独力承当？子鲜乃国人所信，必得他到此面订，方有商量。”子鲜者，公子鱄之字也。献公谓公子鱄曰：“寡人复国，全由宁氏，吾弟必须为我一行。”子鱄口虽答应，全无去意。献公屡屡促之，鱄对曰：“天下无无政之君。君曰‘政由宁氏’，异日必悔之。是使鱄失信于宁氏也，鱄所以不敢奉命。”献公曰：“寡人今窜身一隅，犹无政也。倘先人之祀，延及子孙，寡人之愿足矣，岂敢食言，以累吾弟。”鱄对曰：“君意既决，鱄何敢避事，以败君之大功。”乃

私人帝邱城，来见宁喜，复申献公之约。宁喜曰：“子鲜若能任其言，喜敢不任其事！”鱄向天誓曰：“鱄若负此言，不能食卫之粟。”喜曰：“子鲜子誓，重于泰山矣。”公子鱄回复献公去了。

宁喜以殖之遗命，告于蘧瑗。瑗掩耳而走曰：“瑗不与闻君之出，又敢与闻其入乎？遂去卫适鲁。喜复告于大夫石恶、北宫遗，二人皆赞成之。喜乃告于右宰谷，谷连声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新君之立，十二年矣，未有失德。今谋复故君，必废新君，父子得罪于两世，天下谁能容之？”喜曰：“吾受先人遗命，此事断不可已。”右宰谷曰：“吾请往见故君，观其为人视往日如何，而后商之。”喜曰：“善。”右宰谷乃潜往夷仪，求见献公。献公方濯足，闻谷至，不及穿履，徒跣而出，喜形于面，谓谷曰：“子从左相处来，必有好音矣。”谷对曰：“臣以便道奉侯，喜不知也。”献公曰：“子第为寡人致左相，速速为寡人图成其事。左相纵不思复寡人，独不思得卫政乎？”谷对曰：“所乐为君者，以政在也。政去，何以为君？”献公曰：“不然。所谓君者，受尊号，享荣名；美衣玉食，崇阶华宫；乘高车，驾上驷；府库充盈，使令满前；入有嫔御姬侍之奉，出有田猎毕弋之娱；岂必劳心政务，然后为乐哉？谷嘿然而退。复见公子鱄，谷述献公之言，鱄曰：“君淹恤日久，苦极望甘，故为此言。夫所谓君者，敬礼大臣，录用贤能，节财而用之，恤民而使之，作事必宽，出言必信，然后能享荣名，而受尊号，此皆吾君之所熟闻也。”右宰谷归，谓宁喜曰：“吾见故君，其言粪土耳！无改于旧。”喜曰：“曾见于鲜否？”谷曰：“子鲜之言合道，然非君所能行也。”喜曰：“吾恃子鲜矣。吾有先臣之遗命，虽知其无改，安能已乎？”谷曰：“必欲举事，请俟其间。”

时孙林父年老，同其庶长子孙蒯居戚，留二子孙嘉、孙襄在朝。周灵王二十五年，春二月，孙嘉奉殇公之命，出使聘齐，惟孙襄居守。适献公又遗公孙丁来讨信，右宰谷谓宁喜曰：“子欲行事，此其时矣。父兄不在，襄可取也，得襄，则子叔无能为矣。”喜曰：“子言正合吾意。”遂阴集家甲，使右宰谷同公孙丁帅之，以伐孙襄。孙氏府第壮丽，亚于公宫，墙垣坚厚，家甲千人，有家将雍鉏、褚带二人，轮班值日巡警。

是日，褚带当班，右宰谷兵到，褚带闭门登楼问故。谷曰：“欲见舍人，有事商议。”褚带曰：“议事何须用兵？”欲引弓射之。谷急退，帅卒攻门。孙襄亲至门上，督视把守。褚带使善射者，更番迭进，将弓持满，临楼牖而立，近者辄射之，死者数人。雍鉏闻府第有事，亦起军丁来接应。两下混乱，互有杀伤。右宰谷度不能取胜，引兵而回。孙襄命开门，亲自驰良马追赶，遇右宰谷，以长铙挽其车。右宰谷大呼：“公孙为我速射！”公孙丁认得是孙襄，弯弓搭箭，一发正中其胸，却得雍、褚二将军齐上，救回去了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孙氏无成宁氏昌，天教一矢中孙襄。

安排兔窟千年富，谁料寒灰发火光！

右宰谷转去，回复宁喜，说：“孙家如此难攻，若非公孙神箭，射中孙襄，追兵还不肯退。”宁喜曰：“一次攻他不下，第二次越难攻了。既然箭中其主，军心必乱，今夜吾自往攻之。如再无攻，即当出奔，以避其祸。我与孙氏，已无两立之势矣。”一面整顿车仗，先将妻子送出效外，恐一时兵败，脱身不及。一面遣人打听孙家动静。约莫黄昏时候，打探者回报：“孙氏府第内有号哭之声，门上人出入，状甚仓皇。”宁喜曰：“此

必孙襄伤重而亡也。”言未毕，北宫遗忽至，言：“孙襄已死，其家无主，可速攻之。”时漏下已三更，宁喜自行披挂，同北宫遗、右宰谷、公孙丁等，悉起家众，重至孙氏之门。雍鉏、褚带方临尸哭泣，闻报宁家兵又到，急忙披挂，已被攻入大门，鉏等急闭中门，奈孙氏家甲，先自逃散，无人协定，亦被攻破。雍鉏后墙而遁，奔往戚邑去了；褚带为乱军所杀。

其时天已大明，宁喜灭孙襄之家，断襄之首，携至公宫，来见殇公，言：“孙氏专政日久，有叛逆之情，某已勒兵往讨，得孙襄之首矣。”殇公曰：“孙氏果谋叛，奈何不令寡人闻之？既无寡人在目，又来见寡人何事？”宁喜起立，抚剑言曰：“君乃孙氏所立，非先君之命，群臣百姓，复思故君，请君避位，以成尧、舜之德。”殇公怒曰：“汝擅杀世臣，废置任意，真乃叛逆之臣也！寡人南面为君，已十三载，宁死不能受辱！”即操戈以逐宁喜。喜趋出宫门。殇公举目一看，只见刀枪济济，戈甲森森，宁家之兵，布满宫外，慌忙退步。宁喜一声指麾，甲士齐上，将殇公拘住。世子角闻变，仗剑来救，被公孙丁赶上，一戟刺死。宁喜传令，囚殇公于太庙，逼使饮鸩而亡。此周灵王二十五年，春二月，辛卯日事也。宁喜使人迎其妻子，复归府第。乃集群臣于朝堂，议迎立故君。各官皆到，惟有太叔仪乃是卫成公之子，卫交公之孙，年六十余，独称病不至。人问其故，仪曰：“新旧皆君也。国家不幸有此事，老臣何忍与闻乎？”

宁喜迁殇公之宫眷于外，扫除宫室，即备法驾，遣石宰谷、北宫遗同公孙丁，往夷仪迎接献公。献公星夜驱驰，三日而至。大夫公孙免余，直至境外相见。献公感其远迎之意，执其手曰：“不图今日复为君臣。”自此免余有宠。诸大夫皆迎于境内，献公自车揖之。既谒庙临朝，百官拜贺，太叔仪尚称病不朝。

献公使人责之曰：“太叔不欲寡人返国乎？何为拒寡人？”仪顿首对曰：“昔君之出，臣不能从，臣罪一也；君之在外，臣不能怀贰心，以通内外之言，罪二也；及君求入，臣又不能与闻大事，罪三也。君以三罪责臣，臣敢逃死！”即命驾车，欲谋出奔。献公亲往留之。仪见献公，垂泪不止，请为殇公成丧，献公许之，然后出就班列。

献公使宁喜独相卫国，凡事一听专决，加食邑三千室。北宫遗、右宰谷、石恶、公孙免余等，俱增秩禄。公孙丁、殖绰有从亡之劳，公孙无地、公孙臣，其父有死难之节，俱进爵大夫。其他太叔仪、齐恶、孔羈、褚师申等，俱如旧。召蘧瑗于鲁，复其位。

却说孙嘉聘齐而回，中道闻变，径归戚邑。林父如献公必不干休，乃以戚邑附晋，诉说宁喜弑君之恶，求晋侯做主。恐卫侯不日遣兵伐戚，乞赐发兵，协力守御。晋平公以三百人助之。孙林父使晋兵专戍茅氏之地。孙蒯谏曰：“戍兵单薄，恐不能拒卫人，奈何？林父笑曰：“三百人不足为吾轻重，故委之东鄙。若卫人袭杀晋戍，必然激晋之怒，不愁晋人不助我也。孙蒯曰：“大人高见，儿万不及。”宁喜闻林父请兵，晋仅发三百人，喜曰：“晋若真助林父，岂但以三百人塞责哉？”乃使殖绰将选卒千人，往袭茅氏。

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

话说殖绰帅选卒千人，去袭晋戍，三百人不勾一扫，遂屯兵于茅氏，遣人如卫报捷。林父闻卫兵已入东鄙，遣孙蒯同雍鉏引兵救之。探知晋戍俱已杀尽，又知殖绰是齐国有名的勇将，不敢上前拒敌，全军而返，回复林父。林父大怒曰：“恶鬼尚能为厉，况人乎？一个殖绰不能与他对阵，倘卫兵大至，何以御之？汝可再往，如若无功，休见我面！”孙蒯闷闷而出，与雍鉏商议，雍鉏曰：“殖绰勇敌万夫，必难取胜，除非用诱敌之计方可。”孙蒯曰：“茅氏之西，有地名圉村，四周树木茂盛，中间一村人家。村中有小小土山，我使人于山下掘成陷坑，以草覆之，汝先引百人与战，诱至村口，我屯兵于山上，极口詈骂，彼怒，必上山来擒我，中吾计矣。”雍鉏如其言，帅一百人驰往茅氏，如探敌之状，一遇殖绰之兵，佯为畏惧，回头便走。殖绰恃勇，欺雍鉏兵少，不传令开营，单带随身军甲数十人，乘轻车追去。雍鉏弯弯曲曲，引至圉村，却不进村，径打斜往树林中去了。殖绰也疑心林中有伏，便教停车。只见土山之上，又屯着一簇步卒，约有二百人数，簇拥着一员将。那员将小小身材，金盔绣甲，叫着殖绰的姓名，骂道：“你是齐邦退下来的歪货！栾家用不着的弃物！今挨身在我卫国吃饭，不知羞耻，还敢出头！岂不晓得我孙氏是八代世臣，敢来触犯

！全然不识高低，禽兽不如 ！”殖绰闻之大怒。卫兵中有人认得的，指道：“这便是孙相国的长子，叫做孙蒯。”殖绰曰：“擒得孙蒯，便是半个孙林父了。”那土山平稳，颇不甚高。殖绰喝教：“驱车！”车驰马骤，刚刚到山坡之下，那车势去得凶猛，踏着陷坑，马就牵车下去，把殖绰掀下坑中。孙蒯恐他勇力难制，预备弓驾，一等陷下，攒箭射之。可怜好一员猛将，今日死于庸人之手！正是：“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多在阵前亡。”有诗为证：

神勇将军孰敢当？无名孙蒯已奔忙。

只因一激成奇绩，始信男儿当自强。

孙蒯用挠钩搭起殖绰之尸，割了首级，杀散卫军，回报孙林父。林父曰：“晋若责我不救戍卒，我有罪矣。不如隐其胜而以败告。”乃使雍鉏如晋告败。

晋平公闻卫杀其戍卒，大怒，命正卿赵武，合诸大夫于澶渊，将加兵于卫。卫献公同宁喜如晋，而诉孙林父之罪，平公执而囚之。齐大夫晏婴，言于齐景公曰：“晋侯为孙林父而执卫侯，国之强臣，皆将得志矣。君盍如晋请之，寓莱之德，不可弃也。”景公曰：“善。”乃遣使约会郑简公一同至晋，为卫求解。晋平公虽感其来意，然有林父先入之言，尚未肯统口。晏平仲私谓羊舌肸曰：“晋为诸侯之长，恤患补阙，扶弱抑强，乃盟主之职也。林父始逐其君，既不能讨，今又为臣而执君，为君者不亦难乎？昔文公误听元咺之言，执卫成公归于京师，周天子恶其不顺，文公愧而释之。夫归于京师，而犹不可，况以诸侯囚诸侯乎？诸君子不谏，是党臣而抑君，其名不可居也。婴惧晋之失伯，敢为子私言之。”肸乃言于赵武，固请于平公，

乃释卫侯归国。尚未肯释宁喜。右宰谷劝献公饰女乐十二人，进于晋，以赎喜。晋侯悦，并释喜。喜归，愈有德色，每事专决，全不禀命。诸大夫议事者，竟在宁氏私第请命，献公拱手安坐而已。

时宋左师向戌，与晋赵武相善，亦与楚令尹屈建相善。向戌聘于楚，言及昔日华元欲为晋、楚合成之事。屈建曰：“此事甚善，只为诸侯各自分党，所以和议迄于无成。若使晋、楚属国互相朝聘，欢好如同一家，干戈可永息矣。”向戌以为然。乃倡议晋、楚二君，相会于宋，面定弭后交见之约。楚自共王至今，屡为吴国侵扰，边境不宁，故屈建欲好晋以专事于吴。而赵武亦因楚兵屡次伐郑，指望和议一成，可享数年安息之福。两边皆欣然乐从，遂遣使往各属国订期。晋使至于卫国，宁喜不通知献公，径自委石恶赴会。

献公闻之，大怒，诉于公孙免余。免余曰：“臣请以礼责之。”免余即往见宁喜，言：“会盟大事，岂可使君不与闻？”宁喜赧然曰：“子鲜有约言矣，吾岂犹臣也乎哉？”免余回报献公曰：“喜无礼甚矣！何不杀之？”献公曰：“若非宁氏，安有今日？约言实出自寡人，不可悔也。”免余曰：“臣受主公特达之知，无以为报，请自以家属攻宁氏，事成则利归于君，不成则害独臣当之。”献公曰：“卿斟酌而行，勿累寡人了也。”免余乃往见其宗弟公孙无地、公孙臣曰：“相国之专，子所知也。主公犹执硠硠之信，隐忍不言，异日养成其势，祸且倚于孙氏矣。奈何？”无地与臣同辞而对曰：“何不杀之？”免余曰：“吾言于君，君不从也。若吾等伪为作乱，幸而成，君之福；不成，不过出奔耳。”无地曰：“吾弟兄愿为先驱。”免余请歃血为信。

时周灵王二十六年，宁喜方治春宴。无地谓免余曰：“宁

氏治春宴，必不备，吾请先尝之，子为之继。”免余曰：“盍卜之？”无地曰：“事在必行，何卜之有？”无地与臣悉起家众以攻宁氏。宁氏门内，设有伏机，伏机者，掘地为深窟，上铺木板，别以木为机关，触其机，则势从下发，板启而入陷，日间去机，夜则设之。是日因春宴，家属皆于堂中观优，无守门者，乃设机以代巡警。天地不知，误解其机，陷于窟中。宁氏大惊，争出捕贼，获无地。公孙臣挥戈来救。宁氏人众，臣战败被杀。宁喜问无地曰：“子之此来，何人主使？”无地瞋目大骂曰：“汝恃功专恣，为臣不忠，吾兄弟特为社稷诛尔。事之不成，命也！岂由人主使耶？”宁喜怒，缚无地于庭柱，鞭之至死，然后斩之。右宰谷闻宁喜得贼，夜乘车来问。宁氏方启门，免余帅兵适至，乘之而入。先斩右宰谷于门。宁氏堂中大乱，宁喜惊忙中，遽问：“作贼者何人？”免余曰：“举国之人皆在，何问姓名乎？”喜惧而走，免余夺剑逐之，绕堂柱三周，喜身中两剑，死于柱下。免余尽灭宁氏之家，还报献公。

献公命取宁喜及右宰谷之尸，陈之于朝。公子鱄闻之，徒跣入朝，抚宁喜之尸，哭曰：“非君失信，我实欺子。子死，我何面目立卫之朝乎？”呼天长号者三，遂趋出，即以牛车载其妻小，出奔晋国。献公使人留之，鱄不从。行及河上，献公复使大夫齐恶驰驿追及之，齐恶致卫侯之意，必要子鱄回国。子鱄专曰：“要我还卫，除是宁喜复生方可！”齐恶犹强之不已，子鱄取活雉一只，当齐恶前，拔佩刀刳落雉头，誓曰：“鱄及妻子，今后再覆卫地，食卫粟，有如此雉！”齐恶知不可强，只得自回。子鱄遂奔晋国，隐于邯郸，与家人织屨易粟而食，终身不言一“卫”字。史臣有诗云：

他乡不似故乡亲，织屨萧然竟食贫。

只为约言金石重，违心恐负九泉人。

齐恶回复献公，献公感叹不已，乃命收殓二尸而葬之。欲立免余为正卿，免余曰：“臣望轻，不如太叔。”乃使太叔仪为政，自此卫国稍安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宋左师向戌，倡为弭兵之会，面议交见之事。晋正卿赵武，楚令尹屈建，俱至宋地，各国大夫陆续俱至。晋之属国鲁、卫、郑，从晋营于左；楚之属国蔡、陈、许，从楚营于右。以车为城，各据一偏。宋是地主，自不必说。议定：照朝聘常期，楚之属朝聘于晋，晋之属亦朝聘于楚。其贡献礼物，各省其半，两边分用。其大国齐、秦，算做敌体与国，不在属国之数，各不相见。晋属小国，如：邾、莒、滕、薛、楚属小国，如：顿、胡、沈、麇，有力者自行朝聘，无力者从附庸一例，附于邻近之国。遂于宋西门之外，歃血订盟。楚屈建暗暗传令，衷甲将事，意欲劫盟，袭杀赵武，伯州犁固谏乃止。赵武闻楚衷甲，以问羊舌肸，预预备对敌之计。羊舌肸曰：“本为此盟，以弭兵也。若楚用兵，彼先失信于诸侯，诸侯其谁服之！子守信而已，何患焉。”及将盟，楚屈建又欲先歃，使向戌传言于晋。向戌造晋军，不敢出口，其从人代述之。赵武曰：“昔我先君文公，受王命于践土，绥服四国，长有诸夏。楚安得先于晋？”向戌还述于屈建。建曰：“若论王命，则楚亦尝受命于惠王矣。所以交见者，谓楚、晋匹敌也。晋主盟已久，此番合当让楚。若仍先晋，便是楚弱于晋了，何云敌国？”向戌复至晋营言之。赵武犹未肯从，羊舌肸谓赵武曰：“主盟以德不以势，若其有德，歃虽后，诸侯戴之。如其无德，歃虽先，诸侯叛之。且合诸侯以弭兵为名，夫弭兵，天下之利也，争歃则必用兵，用兵则必失信，是失所以利天下之意矣。子姑

让楚。”赵武乃许楚先歃，定盟而散。时卫石恶与盟，闻宁喜被杀，不敢归卫，遂从赵武留于晋国。自是晋、楚无事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齐右相崔杼，自弑庄公，立景公，威震齐国。左相庆封性嗜酒，好田猎，常不在国中。崔杼独秉朝政，专恣益甚，庆封心中阴怀嫉忌。崔杼原许棠姜立崔明为嗣，因怜长子崔成损臂，不忍出口。崔成窥其意，请让嗣于明，愿得崔邑养老。崔杼许之。东郭偃与棠无咎不肯，曰：“崔，宗邑也，必以授宗子。”崔杼谓崔成曰：“吾本欲以崔予汝，偃与无咎不听，奈何？”崔成诉于其弟崔疆。崔疆曰：“内子之位，且让之矣，一邑尚吝不予乎？吾父在，东郭等尚然把持；父死，吾弟兄求为奴仆不能矣。崔成曰：“姑俟左相为我请之。”成、疆二人求见庆封，告诉其事。庆封曰：“汝父惟偃与无咎之谋是从，我虽进言，必不听也。异日恐为汝父之害，何不除之？”成、疆曰：“某等亦有此心，但力薄，恐不能济事。”庆封曰：“容更商之。成、疆去，庆封召卢蒲癸述二子之言。卢蒲癸曰：“崔氏之乱，庆氏之利也。”庆封大悟。过数日，成、疆又至，复言东郭偃、棠无咎之恶。庆封曰：“汝若能举事，吾当以甲助子。”乃赠之精甲百具，兵器如数。成、疆大喜，夜半率家众披甲执兵，散伏于崔氏之近侧。东郭偃、棠无咎每日必朝崔氏，候其入门，甲士突起，将东郭偃、棠无咎攒戟刺死。

崔杼闻变，大怒，急呼人使驾车，舆仆逃匿皆尽，惟圉人在厩。乃使圉人驾马，一小竖为御，往见庆封，哭诉以家难。庆封佯为不知，诮曰：“崔、庆虽为二氏，实一体也。孺子敢无上至此！子如欲讨，吾当效力。”崔杼信以为诚，乃谢曰：“倘得除此二逆！以安崔宗，我使明也拜子为父。”庆封乃悉起家甲，召卢蒲癸使率之，吩咐：“如此如此。……”卢蒲癸受

命而往。崔成、崔疆，见卢蒲嫫兵至，欲闭门自守。卢蒲嫫诱之曰：“吾奉左相之命而来，所以利子，非害子也。”成谓疆曰：“得非欲除孽弟明乎？”疆曰：“容有之。”乃启门纳卢蒲嫫。嫫入门，甲士俱入。成、疆阻遏不住，乃问嫫曰：“右相之命何如？”嫫曰：“左相受汝父之诉，吾奉命来取汝头耳！”喝令甲士：“还不动手！”成、疆未及答言，头已落地。卢蒲嫫纵甲士抄掠其家，车马服器，取之无遗，又毁其门户。棠姜惊骇，自缢于房。惟崔明先在外，不及于难。

卢蒲嫫悬成、疆之首于车，回复崔杼。杼见二尸，且愤且悲，问嫫曰：“得无震惊内室否？”嫫曰：“夫人方高卧未起。”杼有喜色，谓庆封曰：“吾欲归，奈小坚不善执轡，幸借一御者。”卢蒲嫫曰：“某请为相国御。”崔杼向庆封再三称谢，登车而别。行室府第，只见重门大开，并无一人行动。比入中堂，直望内室，窗户门闩，空空如也。棠姜悬梁，尚未解索。崔杼惊得魂不附体，欲问卢蒲嫫，已不辞而去矣。遍觅崔明不得，放声大哭曰：“吾今为庆封所卖，吾无家矣，何以生为？”亦自缢而死。杼之得祸，不说惨乎？髯翁有诗曰：

昔日同心起逆戎，今朝相轧便相攻。

莫言崔杼家门惨，几个奸雄得善终！

崔明半夜，潜至府第，盗崔杼与棠姜之尸，纳于一柩之中，车载以出，掘开祖墓之穴，下其柩，仍加掩覆，惟圉人一同做事，此外无知者。事毕，崔明出奔鲁国。庆封秦景公曰：“崔杼实弑先君，不敢不讨也。”景公唯唯而已。庆封遂独相景公。以公命召陈须无复归齐国。须无告老，其子陈无宇代之。此周灵王二十六年事也。

时吴、楚屡次相攻，楚康王治舟师以伐吴，吴有备，楚师无功而还。吴王余祭，方立二年，好勇轻生，怒楚见伐，使相国屈狐庸，诱楚之属国舒鸠叛楚。楚令尹屈建帅师伐舒鸠，养繇基自请为先锋。屈建曰：“将军老矣！舒鸠蕞尔国，不忧不胜，无相烦也。”养繇基曰：“楚伐舒鸠，吴必救之。某屡拒吴兵，熟知军情，愿随一行，虽死不敢！”屈建见他说个“死”字，心中恻然。基又曰：“某受先王知遇，尝欲以身报国，恨无其地。今须发俱改，脱一旦病死牖下，乃令尹负某矣。”屈建见其意已决，遂允其请，使大夫息桓助之。

养繇基行至离城，吴王之弟夷昧同相国屈狐庸，率兵来救。息桓欲俟大军，养繇基曰：“吴人善水，今弃舟从陆，且射御非其长，乘其初至未定，当急击之。”遂执弓贯矢，身先士卒，所射辄死，吴师稍却。基追之，遇狐庸于车，骂曰：“叛国之贼！敢以面目见我耶？”欲射狐庸。狐庸引车而退，其疾如风，基骇曰：“吴人亦善御耶？恨不早射也。”说犹未毕，只见四面铁叶车围裹将来，把基困于垓心。乘车将士，皆江南射手，万矢齐发，养繇基死于乱箭之下。楚共王曾言其恃艺必死，验于此矣。息桓收拾败军，回报屈建。建叹曰：“养叔之死，乃自取也！”乃伏精兵于栖山，使别将子疆以私属诱吴交锋，才十余合遂走，狐庸意其有伏不追。夷昧登高望之，不见楚军，曰：“楚已遁矣！”遂空壁逐之。至栖山之下，子疆回战，伏兵尽起，将夷昧围住，冲突不出。却得狐庸兵到，杀退楚兵，救出夷昧。吴师败归。屈建遂灭舒鸠。

明年，楚康王复欲伐吴，乞师于秦，秦景公使弟公子卬咸帅兵助之。吴盛兵以守江口，楚不能入，以郑久服事晋，遂还师侵郑。楚大夫穿封戌，擒郑将皇颡于阵。公子围欲夺之，穿封戌不与。围反诉于康王，言：“已擒皇颡，为穿封戌所夺。”

未几，穿封戌解皇颡献功，亦诉其事。康王不能决，使太宰伯州犁断之。犁奏曰：“郑囚乃大夫，非细人也，问囚自能言之。”乃立囚于庭下，伯州犁立于右，公子围与穿封戌立于左，犁拱手向上曰：“此位是王子围，寡君之介弟也。”复拱手向下曰：“此位为穿封戌，乃方城外之县尹也。谁实擒汝？可实言之！”皇颡已悟犁之意，有心要奉承王子围，伪张目视围，对曰：“颡遇此位王子不胜，遂被获。”穿封戌大怒，遂于架上抽戈欲杀公子围，围惊走，戌遂之不及。伯州犁追上，劝解而还。言于康王，两分其功，复自置酒，与围、戌二人讲和。今人论狗私曲庇之事，辄云：“上下其手。”盖本伯州犁之事也。后人诗叹云：

斩擒功绩辨虚真，私用机门媚贵臣。
幕府计功多类此，肯持公道是何人！

却说吴之邻国名越，子爵，乃夏王禹之后裔，自无余始封，自夏历周，凡三十余世，至于允常。允常勤于为治，越始强盛，吴忌之。余祭立四年，始用兵伐越，获其宗人，刖其足，使为阍，守“余皇”大舟。余祭观舟，醉卧，宗人解余祭之佩刀，刺杀余祭。从人始觉，其杀宗人。余祭弟夷昧，以次嗣立，以国政任季札。札请戢兵安民，通好上国，夷昧从之。乃使札首聘鲁国，求观五代及列国之乐，札一一评品，辄当其情，鲁人以为知音，次聘齐，与晏婴相善。次聘郑，与公孙侨相善。及卫，与蘧瑗相善。遂适晋，与赵武、韩起，魏舒相善。所善皆一时贤臣，札之贤亦可知矣。

要知后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会诸侯

话说周灵王长子名晋，字子乔，聪明天纵，好吹笙，作凤凰鸣。立为太子。年十七，偶游伊洛，归而死。灵王甚痛之。有人报道：“太子于缑岭上，跨白鹤吹笙，寄语土人曰：‘好谢天子，吾从浮丘公住嵩山，甚乐也！不必怀念。’”浮丘公，古仙人也。灵王使人发其冢，惟空棺耳，乃知其仙去矣。至灵王二十七年，梦太子晋控鹤来迎，既觉，犹闻笙声在户外。灵王曰：“儿来迎我，我当去矣。”遗命传位次子贵，无疾而崩。贵即位，是为景王。是年，楚康王亦薨。令尹屈建与群臣共议，立其母弟麇为王。未几，屈建亦卒，公子围代为令尹。此事叙明，且搁过一边。

再说齐相国庆封，既专国政，益荒淫自纵。一日，饮于卢蒲癸之家，卢蒲癸使其妻出而献酒，封见而悦之，遂与之通。因以国政交付于其子庆舍，迁其妻妾财币于卢蒲癸之家。封与癸妻同宿，癸亦与封之妻妾相通，两不禁忌。有时两家妻小，合做一处，饮酒欢谑，醉后罗唆，左右皆掩口，封与癸不以为意。癸请召其兄卢蒲癸于鲁，庆封从之。癸既归齐，封使事其子庆舍。舍膂力兼人，癸亦有勇，且善谏，故庆舍爱之，以其女庆姜妻癸。翁婿相称，宠信弥笃。癸一心只要报庄公之仇，无同心者，乃因射猎，极口夸王何之勇。庆舍问：“王何今在

何处？”癸曰：“在莒国。”庆舍使召之。王何归齐，庆舍亦爱之。自崔、庆造乱之后，恐人暗算，每出入，必使亲近壮士执戈，先后防卫，遂以为例。庆舍因宠信卢蒲癸、王何，即用二人执戈，余人不敢近前。

旧规：公家供卿大夫每日之膳，例用双鸡。时景公性爱食鸡跖，一食数千，公卿家效之，皆以鸡为食中之上品，鸡价腾贵，御厨以旧额不能供应，往庆氏请益。卢蒲癸欲扬庆氏之短，劝庆舍勿益，谓御厨曰：“供膳任尔，何必鸡也？”御厨乃以鹄代之。仆辈疑鹄非膳品，又窃食其肉。

是日，大夫高彊，字子尾；栾灶，字子雅，侍食于景公。见食品无鸡，但鹄骨耳，大怒曰：“庆氏为政，刻减公膳，而慢我至此！”不食而出。高彊欲往责庆封，栾灶劝止之。早有人告知庆封，庆封谓卢蒲癸曰：“子尾子雅怒我矣！将若之何？”卢蒲癸曰：“怒则杀之，何惧焉！”卢蒲癸告其兄癸。癸与王何谋曰：“高、栾二家，与庆氏有隙，可借助也。”何乃夜见高彊，诡言庆氏谋攻高、栾二家。高彊大怒曰：“庆封实与崔杼同弑庄公。今崔氏已灭，惟庆氏在，吾等当为先君报仇。”王何曰：“此何之志也！大夫谋其处，何与卢蒲氏谋其内，事蔑不济矣。”高彊阴与栾灶商议，伺间而发。陈无宇、鲍国、晏婴等，无不知之，但恶庆氏之专横，莫肯言者。卢蒲癸与王何卜攻庆氏，卜者献繇词曰：

虎离穴，彪见血。

癸以龟兆问于庆舍曰：“有欲攻仇家者，卜得其兆，请问吉凶？”庆舍视兆曰：“必克。虎与彪，父子也；离而见血，何不克焉？所仇者何人？”癸曰：“乡里之平人耳。”庆舍更

不疑惑。

秋八月，庆封率其族人庆嗣、庆遗，往东莱田猎，亦使陈无宇同往。无宇别其父须无，须无谓曰：“庆氏祸将及矣！同行恐与其难，何不辞之？”无宇对曰：“辞则生疑，故不敢。若诡以他故召我，可图归也。”遂从庆封出猎。去讫，卢蒲癸喜曰：“卜人所谓‘虎离穴’者，此其验矣。”将乘尝祭举事。陈须无知之。恐其子与于庆封之难，诈称其妻有病，使人召无宇归家。无宇求庆封卜之，暗中禱告，却通陈庆氏吉凶。庆封曰：“此乃‘灭身’之卦，下克其上，卑克其尊，恐老夫人之病，未得痊也。”无宇捧龟，涕泣不止，庆封怜之，乃遣归。庆嗣见无宇登车，问：“何往？”曰：“母病不得不归。”言毕而驰。庆嗣谓庆封曰：“无宇言母病，殆诈也。国中恐有他变，夫子当速归！”庆封曰：“吾儿在彼何虑？”无宇既济河，乃发梁凿舟，以绝庆封之归路，封不知也。

时八月初旬将尽矣。卢蒲癸部署家甲，忽忽有战斗之色。其妻庆姜谓癸曰：“子有事而不谋于我，必不捷矣！”癸笑曰：“汝妇人也，安能为我谋哉？”庆姜曰：“子不闻有智妇人胜于男子乎？武王有乱臣十人，邑姜与焉。何为不可谋也？”癸曰：“昔郑大夫雍纠，以郑君之密谋，泄于其妻雍姬，卒致身死君逐，为世大戒。吾甚惧之！”庆姜曰：“妇人以夫为天，夫唱则妇随之，况重以君命乎？雍姬惑于母言，以害其夫，此闺阈之螫贼，何足道哉？”癸曰：“假如汝居雍姬之地，当若何？”庆姜曰：“能谋，则共之；即不能，亦不敢泄。”癸曰：“今齐侯苦庆氏之专，与栾、高二大夫谋逐汝族，吾是以备之。汝勿泄也。”庆姜曰：“相国方出猎，时可乘矣。”癸曰：“欲俟尝祭之日。”庆姜曰：“夫子刚愎自任，耽于酒色，怠于公事，无以激之，或不出，奈何？妾请往止其行，彼之出

乃决矣。”癸曰：“吾以性命托子，子勿效雍姬也。”庆姜往告庆舍曰：“闻子雅子尾将以尝祭之隙，行不利于夫子，夫子不可出也！”庆舍怒曰：“二子者，譬如禽兽，吾寝处之！谁敢为难？艰有之，吾亦何惧！”庆姜归报卢蒲癸，预作准备。

至期，齐景公行尝祭于太庙，诸大夫皆从，庆舍莅事，庆绳主献爵，庆氏以家甲环守庙宫。卢蒲癸、王何执寝戈，立于庆舍之左右，寸步不离。陈、鲍二家，有圉人善为优戏，故意使在鱼里街上搬演。庆氏有马，惊而逸走，军士逐而得之，乃尽繫其马，解甲释兵，共往观优。栾、高、陈、鲍四族家丁，俱集于庙门之外，卢蒲癸托言小便，出外约会停当，密围太庙。癸复入，立于庆舍之后，倒持其戟，以示高蜚。蜚会意，使从人以闾击门扉三声，甲士蜂拥而入。庆舍惊起，尚未离坐，卢蒲癸从背后刺之，刃入于胁；王何以戈击其左肩，肩折。庆舍目视王何曰：“为乱者乃汝曹乎？”以右手取俎壶投王何，何立死。卢蒲癸呼甲士先擒庆绳杀之。庆舍伤重，负痛不能忍，只手抱庙柱摇撼之，庙脊俱为震动，大叫一声而绝。景公见光景利害，大惊，欲走避。晏婴密奏曰：“群臣为君故，欲诛庆氏以安社稷，无他虑也。”景公言才心定，脱了祭服，登车，入于内宫。卢蒲癸为首，同四姓之甲，尽灭庆氏之党。各姓分守城门，以拒庆封，防守严密，水泄不通。

却说庆封田猎而回，至于中途，遇庆舍逃出家丁，前来告乱。庆封闻其子被杀，大怒，遂还攻西门。城中守御严紧，不能攻克，卒徒渐渐逃散。庆封惧，遂出奔鲁国。齐景公使人让鲁，不当收留作叛之臣。鲁人将执庆封以畀齐人，庆封闻而惧，复奔吴国。吴王夷昧，以朱方居之，厚其禄入，视齐加富，使伺察楚国动静。鲁大夫子服何闻之。谓叔孙豹曰：“庆封又富于吴，殆天福淫人乎？”叔孙豹曰：“善人富，谓之赏；淫

人富，谓之殃。’庆氏之殃至矣，又何福焉。”

庆封既奔，于是高彘、栾灶为政，乃宣崔、庆之罪于国中，陈庆舍之尸于朝以殉，求崔杼之柩不得，悬赏购之：“有能知柩处来献者，赐以崔氏之拱璧。”崔之圉人贪其璧，遂出首。于是发崔氏古墓，得其柩，斫之，见二尸，景公欲并陈之。晏婴曰：“戮及妇人，非礼也。”乃独陈崔杼之尸于市，国人聚观，犹能认识，曰：“此真崔子矣！”诸大夫分崔、庆之邑，以庆封家财，俱在卢蒲癸之室，责癸以淫乱之罪，放之于北燕，卢蒲癸亦从之。二氏家财，悉为众人所有。惟陈无宇一无所取。庆氏之庄，有木材百余车，众议纳之陈氏。无宇悉以施之国人。由是国人咸颂陈氏之德。此周景王初年事也。

其明年，栾灶卒，子栾施嗣为大夫，与高彘同执国政。高彘忌高厚之子高止，以二高并立为嫌，乃逐高止。止亦奔北燕。止之子高竖，据卢邑以叛，景公使大夫闾邱婴帅师围卢。高竖曰：“吾非叛，惧高氏之不祀也。”闾邱婴许为高氏立后，高竖遂出奔晋国。闾邱婴复命于景公。景公乃立高黶，以守高傒之祀。高彘怒曰：“本遣闾邱，欲除高氏。去一人，立一人，何择焉？”乃潜杀闾邱婴。诸公子子山、子商、子周等，皆为不平，纷纷讥议。高彘怒，以他事悉逐之，国中侧目。未几，高彘卒，子高疆嗣为大夫。高疆年幼，未立为卿，大权恶归于栾施矣。此段话且搁过一边。

是时，晋、楚通和，列国安息。郑大夫良霄，字伯有，乃公子去疾之孙，公孙辄之子，时为上卿执政。性汰侈，嗜酒，每饮辄通宵。饮时恶见他人，恶闻他事，乃窟地为室，置饮具及钟鼓于中，为长夜之饮。家臣来朝者，皆不得见。日中乘醉入朝，言于郑简公，欲遣公孙黑往楚修聘。公孙黑方与公孙楚争娶徐吾犯之妹，不欲远行，来见良霄求免。阍人辞曰：“主

公已进窟室，不敢报也。”公孙黑大怒，遂悉起家甲，乘夜同印段围其第，纵火焚之。良霄已醉，众人扶之上车，奔雍梁。良霄方醒，闻公孙黑攻已，大怒。居数日，家臣渐次俱到，述国中之事，言：“各族结盟，以拒良氏，惟国氏、罕氏不与盟。”霄喜曰：“二氏助我矣！”乃还攻郑之北门。公孙黑使其侄驷带，同印段率勇士拒之。良霄战败，逃于屠羊之肆，为兵众所杀，家臣尽死。公孙侨闻良霄死，亟趋雍梁，抚良霄之尸而哭之曰：“兄弟相攻，天乎，何不幸也！”尽敛家臣之尸，与良霄同葬于斗城之村。公孙黑怒曰：“子产乃党良氏耶？”欲攻之。上卿罕虎止之曰：“子产加礼于死者，况生者乎？礼，国之干也，杀有礼，不祥！”黑乃不攻。郑简公使罕虎为政，罕虎曰：“臣不如子产。”乃使公孙侨为政。时周景王之三年也。

公孙侨既执郑政，乃使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，尚忠俭，抑泰侈。公孙黑乱政，数其罪而杀之。又铸《刑书》以威民，立乡校以闻过。国人乃歌诗曰：

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。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？

一日，郑人出北门，恍惚间遇见良霄，身穿介冑，提戈而行；曰：“带与段害我，我必杀之！”其人归，述于他人，遂患病。于是国中风吹草动，便以为良霄来矣！男女皆奔走若狂。如避戈矛。未几，驷带病卒。又数日，印段亦死。国人大惧，昼夜不宁。公孙侨言于郑君，以良霄之子良止为大夫，主良氏之祀，并立公子嘉之子公孙泄，于是国中讹言顿息。行人游吉，字子羽，问于侨曰：“立后而讹言顿息，是何故也？”侨曰：

“凡凶人恶死，其魂魄不散，皆能为厉。若有所归依，则不复然矣。吾方祀，为之归也。”游吉曰：“若然，立良氏可矣，何以并立公孙泄？岂虑子孔亦为厉乎？”侨曰：“良霄有罪，不应立后；若因为厉而立之，国人皆惑于鬼神之说，不可以为训。吾托言于存七穆之绝祀，良、孔二氏并立，所以除民之惑也。”游吉乃叹服。

再说周景王二年，蔡景公为其世子般娶楚女芊氏为室。景公私通于氏。世子般怒曰：“父不父，则子不子矣！”乃伪为出猎，与心腹内侍数人，潜伏于内室。景公只道其子不在，遂入东宫，径造芊氏之室。世子般率内侍突出，砍杀景公，以暴疾讞于诸侯，遂自立为君，是为灵公。史臣论般以子弑父，千古大变。然景公淫于子妇，自取悖逆，亦不能无罪也。有诗叹云：

新台丑行污青史，蔡景如何复蹈之？
逆刃忽从宫内起，因思急子可怜儿！

蔡世子般虽以暴疾讞于诸侯，然弑逆之迹，终不能掩。自本国传扬出来，各国谁不晓得。但是时盟主偷情，不能行诛讨之法耳！

其年秋，宋宫中夜失火，夫人乃鲁女伯姬也。左右见火至，禀夫人避火。伯姬曰：“妇人之义，傅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火势虽迫，岂可废义？”比及傅母来时，伯姬已焚死矣。国人皆为叹息。时晋平公以宋有合成之功，怜其被火，乃大合诸侯于澶渊，各出财币以助宋。宋儒胡安定论此事，以为不讨蔡世子弑父之罪，而谋恤宋灾，轻重失其等矣。此平公所以失霸也。

周景王四年，晋、楚以宋之盟，故将复会于虢。时楚公子

围代屈建为令尹。围乃共王之庶子，年齿最长，为人桀骜不恭，耻居人下，恃其才器，阴畜不臣之志，欺熊麋微弱，事多专决。忌大夫薳掩之忠直，诬以谋叛，杀之而并其室。交结大夫薳罢、伍举为腹心，日谋篡逆。尝因出田郊外，擅用楚王旌旗，行至芋邑，芋尹申无字数其僭分，收其旌旗于库，围稍戢。至是，将赴虢之会，围请先行聘于郑，欲娶丰氏之女。临行，谓楚王熊麋曰：“楚已称王位，在诸侯之上。凡使臣乞得用诸侯之礼，庶使列国知楚之尊。”熊麋许之。

公子围遂僭用国君之仪，衣服器用，拟于侯伯，用二人执戈前导。将及郑郊，郊人疑为楚王，惊报国中。郑君臣俱大骇，星夜葡萄出迎，及相见，乃公子围也。公孙侨恶之，恐其一入国中，或生他变，乃使行人游吉辞以城中舍馆颓坏，未及修葺，乃馆于城外。公子围使伍举入城，议婚丰氏，郑伯许之。既行聘，筐篚甚盛。临娶时，公子围忽萌袭郑之意，欲借迎女为名，盛饰车乘，乘机行事。公孙侨曰：“围之心不可测，必去众而后可。”游吉曰：“吉请再往辞之。”于是游吉往见公子围曰：“闻令尹将用众迎，敝邑褊小，不足以容从者，请除地于城外，以听迎妇之命。”公子围曰：“君辱赐寡大夫围，赐以丰氏之婚，若迎于野外，何以成礼？”游吉曰：“礼，军容不入国，况婚姻乎？令尹若必用众，以壮观瞻，请去兵备。”伍举密言于围曰：“郑人知备我矣，不如去兵。”乃使士卒悉弃弓矢，垂囊而入。迎丰氏于馆舍，遂赴会所。

晋赵武及宋、鲁、齐、卫、陈、蔡、郑、许各国大夫，俱已先在。公子围使人言于晋曰：“楚晋有盟在前，今此翻寻好，不必再立誓书，重复歃血。但将盟宋旧约，表白一番，令诸君勿忘足矣。”祁午谓赵武曰：“围之此言，恐晋争先也。前番让楚先晋，今番晋合先楚，若读旧书，楚常先矣。子以为何如

？”赵武曰：“围之在会，缉蒲为王营，威仪与楚王无二。其志不惟外亢，将有内谋，不如姑且听之，以骄其志。”祁午曰：“虽然，前番子木衷甲赴会，幸而不发，今围更有甚焉，吾子宜为之备。”赵武曰：“所以寻好者，寻弭兵之约也。武知有守信而已，不知其他。”既登坛，公子围请读旧书，加于牲上。赵武唯唯。既毕事，公子围遽归。诸大夫皆知围之将为楚君也。史臣有诗云：

任教贵倨称公子，何事威仪效楚王？
列国尽知成跋扈，郑敖燕雀尚怡堂。

赵武心中，终以读旧书先楚为耻，恐人议论，将守信之语，向各国大夫再三分割，说了又说。及还过郑，鲁大夫叔孙豹同行，武复言之。豹曰：“相君谓弭兵之约，可终守乎？”武曰：“呈等偷食，朝夕图安，何暇问久远？”豹退，谓郑大夫罕虎曰：“赵孟将死矣！其语偷，不为远计，且年未五十，而谆谆焉如八九十岁老人，其能久乎？”未几，赵武卒，韩起代之为政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楚公子围归国，值熊麋抱病在宫。围入宫问疾，托言有密事启奏，遣开嫔侍，解冠纓加熊麋之颈，须臾而死。麋有二子，曰幕，曰平复，闻变，挺剑来杀公子围，勇力不敌，俱为围所杀。麋弟右尹熊比，字子干；宫厩尹熊黑肱，字子晰，闻楚王父子被杀，惧祸，比出奔晋，黑肱出奔郑。公子围讬于诸侯曰：“寡君麋不禄即世，寡大夫围应为后。”伍举更其辞曰：“共王之子围为长。”围于是嗣即王位，改名熊虔，是为灵王。以薳罢为令尹，郑丹为右尹，伍举为左尹，斗成然为郊尹。太宰伯州犁有公事在郑，楚王虑其不服，使人杀之。因葬

楚王麇于郟，谓之郟敖，以薳启疆代为太宰。立长子禄为世子。灵王既得志，愈加骄恣，有独霸中原之意。使伍举求诸侯于晋；又以丰氏女族微，不堪为夫人，并求婚于晋侯。晋平公新丧赵武，惧楚之强，不敢违抗，一一听之。

周景王六年，为楚灵王之二年，冬十二月，郑简公、许悼公如楚，楚灵王留之，以待伍举之报。伍举还楚复命，言：“晋侯二事俱诺。”灵王大悦，遣使大征会于诸侯，约以明年春三月为会于申。郑简公请先往申地，以待诸侯。灵王许之。至次年之春，诸国赴会者，接踵不绝。惟鲁、卫托故不至，宋遣大夫向戌代行。其他蔡、陈、徐、滕、顿、胡、沈、小邾等国君，俱亲身赴会。

楚灵王大率兵车，来至申地，诸侯俱来相见。右尹伍举进曰：“臣闻欲图霸者，必先得诸侯；欲得诸侯者，必先慎礼。今吾王始求诸侯于晋，宋向戌，郑公孙侨，皆大夫之良，号为知礼者，不可不慎也。”灵王曰：“古者合诸侯之礼何如？”伍举曰：“夏启有钧台之享，商汤有景亳之命，周武有孟津之誓，成王有岐阳之搜，康王有酆宫之朝，穆王有涂山之会，齐桓公有召陵之师，晋文公有践土之盟，此六王二公所以合诸侯者，莫不有礼，惟君所择。”灵王曰：“寡人欲霸诸侯，当用齐桓公召陵之礼，但不知其礼如何？”伍举对曰：“夫六王二公之礼，臣闻其名，实未之习也。以所闻齐桓公伐楚，退师召陵，楚使先大夫屈完如齐师，桓公大际八国车乘，以众强夸示屈完，然后合诸侯与屈完盟会。今诸侯新服，吾王亦惟示以众强之势，使其怖畏，然后征会讨贰，不敢不从矣。”灵王曰：“寡人欲用兵诸侯，效桓公伐楚之事，谁当先者？”伍举对曰：“齐庆封弑其君，逃于吴国，呈不讨其罪，又加宠焉，处以朱方之地，聚族而居，富于其旧，齐人愤怒。夫吴，我之仇也。

若用兵伐吴，以诛庆封为名，则一举而两得矣。”灵王曰：“善。”

于是盛陈车乘，以威胁诸侯，即申地为会盟，以徐君是吴姬所出，疑其附吴，系之三日，徐子愿为伐吴向导，乃释之。使大夫屈申，率诸侯之师伐吴，围朱方，执齐庆封，尽灭其族。屈申闻吴人有备，遂班师，以庆封献功。灵王欲戮庆封，以徇于诸侯。伍举谏曰：“臣闻‘无瑕者，可以戮人。’若戮庆封，恐其反唇而稽也。”灵王不听，乃负庆封以斧钺，绑示军前，以刀按其颈，迫使自言其罪曰：“各国大夫听者：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，弱其孤，以盟其大夫。”庆封遂大声叫曰：“各国大夫听者：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，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，以盟诸侯。”观者皆掩口而笑。灵王大惭，使速杀之。胡曾先生咏史诗云：

乱贼还将乱贼诛，虽然势屈肯心输？
楚虔空白夸天讨，不及庄王戮夏舒。

灵王自申归楚，怪屈申从朱方班师，不肯深入，疑其有贰心于吴，杀之。以屈生代为大夫。薳罢如晋，迎夫人姬氏以归，薳罢遂为令尹。

是年冬，吴王夷昧帅师伐楚，入棘、栎、麻，以报朱方之役。楚灵王大怒，复起诸侯之师伐吴。越君允常恨吴侵掠，亦使大夫常寿过帅师来会。楚将薳启疆为先锋，引舟师先至鹊岸，为吴人所败。楚灵王自引大兵，至于罗汭。吴王夷昧，使其宗弟蹇繇犒师。灵王怒而执之，将杀其血，以衅军鼓。先使人问曰：“汝来时曾卜吉凶否？”蹇繇对曰：“卜之甚吉！”使者曰：“君王将取汝血，以衅军鼓，何吉之有？”蹇繇对曰：“

吴所卜，乃社稷之事，岂为一人吉凶哉？寡君之遣繇犒师，盖以察王怒之疾徐，而为守御之缓急。君若欢焉，好迎使臣，使敝邑忘于戒备，亡无日矣。若以使臣衅鼓，敝邑知君之震怒，而修其武备，于以御楚有余矣。吉孰大焉！”灵王曰：“此贤士也！”乃赦之归。

楚兵至吴界，吴设守甚严，不能攻入而还。灵王乃叹曰：“向乃枉杀屈申矣！”灵王既归，耻其无功，乃大兴土木，欲以物力制度，夸示诸侯。筑一宫名曰章华，广袤四十里，中筑高台，以望四方，台高三十仞，曰章华台，亦名三休台。以其高峻，凡登台必三次休息，始陟其颠也。其中宫室亭榭，极其壮丽，环以民居。凡有罪而逃亡者，皆召使归国，以实其宫。宫成，遣使征召四方诸侯，同来落成。

不知诸侯几位到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贺虬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

话说楚灵王有一癖性，偏好细腰，不问男女，凡腰围粗大者，一见便如眼中的钉。既成章华之宫，选美人腰细者居之，以此又名曰细腰宫。宫人求媚于王，减食忍饿，以求腰细，甚有饿死而不悔者。国人化之，皆以腰粗为丑，不敢饱食。虽百官入朝，皆用软带紧束其腰，以免王之憎恶。灵王恋细腰之宫，日夕酣饮其中，管弦之声，昼夜不绝。

一日，登台作乐，正在欢宴之际，忽闻台下喧闹之声。须臾，潘子臣拥一位官员至前，灵王视之，乃芋尹申无宇也。灵王惊问其故。潘子臣奏曰：“无宇不由王命，闯入王宫，擅执守卒，无礼之甚。责在于臣，故拘使来见，惟我王详夺！”灵王问申无宇曰：“汝所执何人？”申无宇对曰：“臣之阍人也。托使守阍，乃逾墙盗臣酒器，事觉逃窜，访之岁余不得。今窜入王宫，谬充守卒，臣是以执之。”灵王曰：“既为寡人守宫，可以赦之。”申无宇对曰：“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。自王以下，公、卿、大夫、士、皂、舆、僚、仆、台，递相臣服，以上制下，以下事上，上下相维，国以不乱。臣有阍人，而臣不能行其法，使借王宫以自庇，苟得所庇，盗贼公行，又谁禁之！臣宁死不敢奉命。”灵王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遂命以阍人畀无宇，免其擅执之罪。无宇谢恩而出。

越数日，大夫蘧启疆邀请鲁昭公至，楚灵王大喜。启疆奏言：“鲁侯初不肯行，臣以鲁先君成公与先大夫婴齐盟蜀之好，再三叙述，胁以攻伐之事，方始惧而束装。鲁侯习于礼仪，愿我王留心，勿貽鲁笑。”灵王问曰：“鲁侯之貌如何？”启疆曰：“白面长身，须垂尺余，威仪甚可观也。”灵王乃密传一令，精选国中长躯长髯，出色大汉十人，伟其衣冠，使习礼三日，命伪宾相，然后接见鲁侯。鲁侯乍见，错愕不已。遂同游章华之宫，鲁侯见土木壮丽，夸奖之声不绝。灵王曰：“上国亦有此宫室之美乎？”鲁侯鞠躬对曰：“敝邑褊小，安敢望上国万分之一？”灵王面有骄色。遂陟章华之台。怎见得台高？有诗为证：

高台半出云，望望高不极。
草木无参差，山河同一色。

台势高峻逶迤，盘数层而上，每层俱有明廊曲槛。预选楚中美童，年二十以内者，装束鲜丽，略如妇人，手捧雕盘玉斝，唱郢歌劝酒，金石丝竹，纷然响和。既升绝顶，乐声嘹亮，俱在天际，觥筹交错，粉香相逐，飘飘乎如入神仙洞府，迷魂夺魄，不自知其在人间矣。大醉而别，灵王赠鲁侯以“大屈”之弓。“大屈”者，弓名，乃楚库所藏之宝弓也。

次日，灵王心中不舍此弓，有追悔之意，与蘧启疆言之。启疆曰：“臣能使鲁侯以弓还归于楚。”启疆乃造公馆，见鲁侯，佯为不知，问曰：“寡君昨宴好之际，以何物遗君？”鲁侯出弓示之。启疆见弓，即再拜称贺。鲁侯曰：“一弓何足为贺？”启疆曰：“此弓名闻天下，齐、晋与越三国，皆遣人相求，寡君嫌有厚薄，未敢轻许。今特传之于君。彼三国者，将

望鲁而求之。鲁其备御三邻，慎守此宝。敢不贺乎？”鲁侯蹴然曰：“寡人不知弓之为宝，若此，何敢登受？”乃遣使还弓于楚，遂辞归。伍举闻之，叹曰：“吾王其不终乎！以落成召诸侯，诸侯无有至者，仅一鲁侯辱临，而一弓之不忍，甘于失信。夫不能舍己，必将取人，取人必多怨，亡无日矣。”此周景王十年事也。

却说晋平公闻楚以章华之宫，号召诸侯，乃谓诸大夫曰：“楚，蛮夷之国，犹能以宫室之美，夸示诸侯，岂晋而反不如耶？”大夫羊舌肸进曰：“伯者之服诸侯，闻以德，不闻以宫室。章华之筑，楚失德也，君奈何效之！”平公不听，乃于曲沃汾水之傍，起造宫室，略仿章华之制，广大不及，而精美过之，名曰虬祁之宫。亦遣使布告诸侯。髡翁有诗叹云：

章华筑怨万民愁，不道虬祁复效尤。
堪笑伯君无远计，却将土木召诸侯！

列国闻落成之命，莫不窃笑其为者，然虽如此，却不敢不遣使来贺。惟郑简公因前赴楚灵王之会，未曾朝晋，卫灵公元新嗣位，未见晋侯，所以二国之君，亲自至晋。二国中又是卫君先到。

单表卫灵公行至濮水之上，天晚宿于驿舍，夜半不能成寝，耳中如闻鼓琴之声，乃披衣起坐，倚枕而听之。其音甚微，而泠泠可辨，从来乐工所未奏，真新声也。试问左右，皆曰：“弗闻。”灵公素好音乐，有太师名涓，善制新声，能为四时之曲，灵公爱之，出入必使相从。乃使左右召师涓。师涓至，曲犹未终。灵公曰：“子试听之，其状颇似鬼神。”师涓静听，良久声止。师涓曰：“臣能识其略矣。更须一宿，臣能写之。”

灵公乃复留一宿，夜半，其声复发。师涓援琴而习之，尽得其妙。

既至晋，朝贺礼毕，平公设宴于麇祁之台。酒酣，平公曰：“素闻卫有师涓者，善为新声，今偕来否？”灵公起对曰：“现在台下。”平公曰：“试为寡人召之。”灵公召师涓登台。平公亦召师旷，相者扶至。二人于阶下叩首参谒。平公赐师旷坐，即令师涓坐于旷之傍。平公问师涓曰：“近日有何新声？”师涓奏曰：“途中适有所闻，愿得琴而鼓之。”平公命左右设几，取古桐之琴，置于师涓之前。涓先将七弦调和，然后拂指而弹。才奏数声，平公称善。曲未及半，师旷遽以手按琴曰：“且止。此亡国之音，不可奏也。”平公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师旷奏曰：“殷末时，乐师名延者，与纣为靡靡之乐，纣听之而忘倦，即此声也。及武王伐纣，师延抱琴东走，自投于濮水之中。有好音者过此，其声辄自水中而出。涓之途中所闻，其必在濮水之上矣。”卫灵公暗暗惊异。平公又问曰：“此前代之乐，奏之何伤？”师旷曰：“纣因淫乐，以亡其国，此不祥之音，故不可奏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所好者，新声也。涓其为寡人终之。”师涓重整弦声，备写抑扬之态，如诉如泣。平公大悦，问师旷曰：“此曲名为何调？”师旷曰：“此所谓《清商》也。”平公曰：“《清商》固最悲乎？”师旷曰：“《清商》虽悲，不如《清徵》。”平公曰：“《清徵》可得而闻乎？”师旷曰：“不可。古之听《清徵》者，皆有德义之君也。今君德薄，不当听此曲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酷嗜新声，子其无辞。”

师旷不得已，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鹤一群，自南方来，渐集于宫门之栋，数之得八双。再奏之，其鹤飞鸣，序立于台之阶下，左右各八。三奏之，鹤延颈而鸣，舒翼而舞，音中宫

商，声达霄汉。平公鼓掌大悦，满坐生欢，台上台下，观者莫不踊跃称奇。平公命取白玉卮，满斟醇酿，亲赐师旷，旷接而饮之。平公叹曰：“音至《清徵》，无以加矣！”师旷曰：“更不如《清角》。”平公大惊曰：“更有加于《清徵》者乎？何不并使寡人听之？”师旷曰：“《清角》更不比《清徵》，臣不敢奏也。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，驾象车而御蛟龙，毕方并辖，蚩尤居前，风伯清尘，雨师洒道，虎狼前驱，鬼神后随，腾蛇伏地，凤凰覆上，大合鬼神，作为《清角》。自后君德日薄，不足以服鬼神，神人隔绝。若奏此声，鬼神毕集，有祸无福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老矣！诚一听《清角》，虽死不恨。”师旷因辞。平公起立，迫之再三。师旷不得已，复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云从西方而起，再奏之，狂风骤发，裂帘幕，摧俎豆，屋瓦乱飞，廊柱俱拔。顷之，疾雷一声，大雨如注，台下水深数尺，台中无不沾湿。从者惊散，平公恐惧，与灵公伏于廊室之间。良久，风息雨止，从者渐集，扶携两君下台而去。

是夜，平公受惊，遂得心悸之病。梦中见一物，色黄，大如车轮，蹒跚而至，径入寝门。察之，其状如鳖，前二足，后一足，所至水涌。平公大叫一声曰：“怪事！”忽然惊醒，怔忡不止。及旦，百官至寝门问安。平公以梦中所见告之。群臣皆莫能解。须臾，驿使报：“郑君为朝贺，已到馆驿。”平公遣羊舌肸往劳。羊舌肸喜曰：“君梦可明矣。”众问其故，羊舌肸曰：“吾闻郑大夫子产，博学多闻，郑伯相礼，必用此人，吾当问之。”

肸至馆驿致饬，兼道晋君之意，病中不能相见。时卫灵公亦以同时受惊，有微恙告归。郑简公亦遂辞归，独留公孙侨候疾。羊舌肸问曰：“寡君梦见有物如鳖，黄身，三足，入于寝门，此何崇也？”公孙侨曰：“以侨所闻，鳖三足者，其名曰

‘能’。昔禹父曰鯀，治水无功，舜摄尧政，乃殛鯀于东海之羽山，截其一足，其神化为‘黄能’，入于羽渊。禹即帝位，郊祀其神。三代以来，祀典不缺。今周室将衰，政即帝位，郊祀其神。三代以来，祀典不缺。今周室将衰，政在盟主，宜佐天子，以祀百神。君或者未之祀乎？”羊舌肸以其言告于平公。平公命大夫韩起，祀鯀如郊礼。平公病稍定，叹曰：“子产真博物君子也！”以莒国所贡方鼎赐之。公孙侨将归郑，私谓羊舌肸曰：“君不恤民隐，而效楚人之侈，心已僻矣，疾更作，将不可为。吾所对，乃权词以宽其意也。”

其时有人早起，过魏榆地方，闻山下有若数人相聚之声，议论晋事。近前视之，惟顽石十余块，并无一人。既行过，声复如前。急回顾之，声自石出。其人大惊，述于土人。土人曰：“吾等闻石言数日矣。以其事怪，未敢言也。”此语传闻于绛州。平公召师旷问曰：“石何以能言？”旷对曰：“石不能言，乃鬼神凭之耳。夫鬼神以民为依，怨气聚于民，则鬼神不安，鬼神不安，则妖兴。今君崇饰宫室，以竭民之财力，石言其在是乎？”平公嘿然。师旷退，谓羊舌肸曰：“神怒民怨，君不久矣！侈心之兴，实起于楚，虽楚君之祸，可计日而俟也。”月余，平公病复作，竟成不起。自筑廌祁宫至薨日，不及三年，又皆在病困之中，枉害百姓，不得安享，岂不可笑。史臣有诗云：

崇台广厦奏新声，竭尽民脂怨黷盈。
物怪神妖催命去，廌祁空自费经营！

平公薨后，群臣奉世子夷嗣位，是为昭公。此是后话。
再说齐大夫高疆，自其父蚤逐高止，谮杀闾邱婴，举朝皆

为不平，及疆嗣为大夫，年少嗜酒，栾施亦嗜酒，相得甚欢，与陈无宇、鲍国踪迹少疏，四族遂分为二党。栾、高二人每聚饮，醉后辄言陈鲍两家长短。陈、鲍闻之，渐生疑忌。忽一日，高疆因醉中鞭扑小竖，栾施复助之。小竖怀恨，乃乘夜奔告陈无宇，言：“栾、高欲聚家众，来袭陈、鲍二家，期在明日矣。”复奔告鲍国，鲍国信之，忙令小竖往约陈无宇，共攻栾、高。无宇授甲于家众，即时登车，欲诣鲍国之家。途中遇见高疆，亦乘车而来。疆已半醉，在车中与无宇拱手，问：“率甲何往？”无宇谩应曰：“往讨一叛奴耳！”亦问：“子良何往？”疆对曰：“吾将饮于栾氏也。”既别，无宇令舆人速骋，须臾，遂及鲍门。只见车徒济济，戈甲森森，鲍国亦贯甲持弓，方欲升车矣。二人合做一处商量。无宇述子良之言：“将饮于栾氏，未知的否，可使人探之。”鲍国遣使往栾氏覘视，回报：“栾、高二位大夫，皆解衣去冠，蹲踞而赛饮。”鲍国曰：小竖方语妄矣。”无宇曰：“竖言虽不实，然子良于途中见我率甲，问我何往，我谩应以将讨叛奴。”今无所致讨，彼心必疑，倘先谋逐我，悔无及矣。不如乘其饮酒，不做准备，先往袭之。”鲍国曰：“善。”

两家甲士同时起行，无宇当先，鲍国押后，杀向栾家，将前后府门团团围住。栾施方持巨觥欲吸，闻陈、鲍二家兵到，不觉觥坠于地。高疆虽醉，尚有三分主意，谓栾施曰：“亟聚家徒，授甲入朝，奉主公以伐陈、鲍，无不克矣。”栾施乃悉聚家众。高疆当先，栾施在后，从后门突出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径奔公宫。陈无宇、鲍国恐其挟齐侯为重，紧紧追来。高氏族入闻变，亦聚众来救。景公在宫中，闻四族率甲相攻，正不知事从何起，急命阖者紧闭虎门，以宫甲守之。使内待召晏婴入宫。栾施高疆攻虎门不能入，屯于门之右；陈鲍之甲，屯于门

之左，两下相持。

须臾，晏婴端冕委弁，驾车而至。四家皆使人招之，婴皆不顾，谓使者曰：“婴惟君命是从，不敢自私。”阖者启门，晏婴入见。景公曰：“四族相攻，兵及寝门，何以待之？”晏婴奏曰：“栾、高怙累世之宠，专行无忌，已非一日。高止之逐，闾邱之死，国人胥怨，今又伐寝门，罪诚不宥。但陈、鲍不候君命，擅兴兵甲、亦不为无罪也。惟君裁之！”景公曰：“栾、高之罪，重于陈、鲍，宜去之。谁堪使者？”晏婴对曰：“大夫王黑可使也。”景公传命，使王黑以公徒助陈、鲍攻栾、高，栾、高兵败，退于大衢。国人恶栾高者，皆攘臂助战。高疆酒犹未醒，不能力战。栾施先奔东门，高疆从之。王黑同陈、鲍追及，又战于东门。栾、高之众，渐渐奔散，乃夺门而出，遂奔鲁国。陈、鲍逐两家妻子，而分其家财。

晏婴谓陈无宇曰：“子擅命以逐世臣，又专其利，人将议子。何不以所分得者，悉归诸公，子无所利，人必以让德称子，所得多矣。”无宇曰：“多谢指教！无宇敢不从命。”于是将所分食邑及家财，尽登簿籍，献于景公。景公大悦。景公之母夫人曰孟姬，无宇又私有所献。孟姬言于景公曰：“陈无宇诛翦强家，以振公室，利归于公，其让德不可没也。何不以高唐之邑赐之？”景公从其言，陈氏始富。陈无宇有心要要做好人，言：“群公子向被高蜚所逐，实出无辜，宜召而复之。”景公以为然。无宇以公命召子山、子商、子周等，凡幄幕器用，及从人之衣屨，皆自出家财，私下完备，遣人分头往迎。诸公子得归故国，已自欢喜，及见器物毕具，知是陈无宇所赐，感激无已。无宇又大施恩惠于公室，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，悉以私禄分给之。又访求国中之贫约孤寡者，私与之粟。凡有借贷，以大量出，以小量入。贫不能偿者，即焚其券。国中无不颂陈

氏之德，愿为效死而无地也。史臣论：陈氏厚施于民，乃异日移国之渐，亦由君不施德，故臣下得借私恩小惠，以结百姓之心耳。有诗云：

威福君权敢上侵，辄将私惠结民心。
请看陈氏移齐计，只为当时感德深。

景公用晏婴为相国，婴见民心悉归陈氏，私与景公言之，劝景公宽刑薄敛，兴发补助，施泽于民，以挽留人心。景公不能从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楚灵王成章华之宫，诸侯落成者甚少，闻晋筑鹿祁宫，诸侯皆贺，大有不平之意，召伍举商议，欲兴师以侵中原。伍举曰：“王以德义召诸侯，而诸侯不至，是其罪也。以土木召诸侯，而责其不至，何以服人？必欲用兵以威中华，必择有罪者征之。方为有名。”灵王曰：“今之有罪者何国？”伍举奏曰：“蔡世子般弑其君父，于今九年矣。王初合诸侯，蔡君来会，是以隐忍不诛。然弑逆之贼，虽子孙犹当伏法，况其身乎？蔡近于楚，若讨蔡而兼其地，则义利两得矣。”说犹未了，近臣报：“陈国有讣音到，言陈侯溺已薨。公子留嗣位。”伍举曰：“陈世子偃师，名在诸侯之策；今立公子留，置偃师于何地？以臣度之，陈国必有变矣。”

毕竟陈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

话说陈哀公，名溺，其元妃郑姬，生子偃师，已立为世子矣。次妃，生公子留；三妃，生公子胜。次妃善媚得宠，既生留，哀公极其宠爱，但以偃师已立，废之无名。乃以其弟司徒公子招，为留太傅，公子过为少傅，嘱付招、过：“异日偃师当传位于子留。”

周景王十一年，陈哀公病废在床，久不视朝。公子招谓公子过曰：“公孙吴且长矣，若偃师嗣位，必复立吴为世子，安能及留？是负君之托也。今君病废已久，事在吾等掌握，及君未死，假以君命，杀偃师而立留，可以无悔。”公子过以为然，乃与大夫陈孔免商议。孔免曰：“世子每日必入宫问疾三次，朝夕在君左右，命不可假也。不若伏甲于宫巷，俟其出入，乘便刺之，一夫之力耳。”过遂与招定计，以其事托孔免，许以立留之日，益封大邑。孔免自去阴召心腹力士，混于守门人役数内，阖人又认做世子亲随，并不疑虑。世子偃师问安毕，夜出宫门，力士灭其火，刺杀之。宫门大乱。须臾，公子招同公子过到，佯作惊骇之状，一面使人搜贼，一面倡言：“陈侯病笃，宜立次子留为君。”陈哀公闻变，愤恚自缢而死。史臣有诗云：

嫡长宜君国本安，如何宠庶起争端？
古今多少偏心父，请把陈哀仔细看！

司徒招奉公子留主丧即位，遣大夫于徵师以病薨赴告于楚。时伍举侍于灵王之侧，闻陈已立公子留为君，不知世子偃师下落，方在疑惑。忽报：“陈侯第三子公子胜同侄儿公孙吴求见。”灵王召之，问其来意。二人哭拜于地。公子胜开言：“嫡兄世子偃师，被司徒招与公子过设谋枉杀，致父亲自缢而死。擅立公子留为君，我等恐其见害，待来相投。”灵王诘问于徵师。徵师初犹抵赖，却被公子胜指实，无言可答。灵王怒曰：“汝即招、过之党也！”喝教刀斧手，将徵师绑下斩讫。伍举奏曰：“王已诛逆臣之使，宜奉公孙吴以讨招、过之罪，名正言顺，谁敢不服？既定陈国，次及于蔡，先君庄王之绩，不足道也。”灵王大悦。乃出令兴师伐陈。公子留闻于徵师见杀，惧祸，不愿为君，出奔郑国去了。或劝司徒招：“何不同奔？”招曰：“楚师若至，我自有计退之。”

却说楚灵王大兵至陈。陈人皆怜偃师之死，见公孙吴在军中，无不踊跃，咸箪食壶浆，以迎楚师。司徒招事急，使人请公子过议事。过来，坐定，问曰：“司徒云‘有计退楚’，计将安出？”招曰：“退楚只须一物，欲问汝借。”过又问：“何物？”招曰：“借汝头耳！”过大惊，方欲起身。招左右鞭捶乱下，将过击倒，即拔剑斩其首，亲自持赴楚军，稽首诉曰：“杀世子立留，皆公子过之所为。招今仗大王之威，斩过以献，惟君赦臣不敏之罪！”灵王听其言词卑逊，心中已自欢喜。招又膝行而前，行近王座，密奏曰：“昔庄王定陈之乱，已县陈矣，后复封之，遂丧其功。今公子留惧罪出奔，陈国无主，愿大王收为郡县，勿为他姓所有也。”灵王大喜曰：“汝言正

合吾意。汝且归国，为寡人辟除宫室，以候寡人之巡幸。”司徒招叩谢而去。公子胜闻灵王放招还国，复来哭诉，言：“造谋俱出于招，其临时行事，则过使大夫孔奂为之。今乃委罪于过，冀以自解，先君、先太子目不瞑于地下矣。”言罢，痛哭不已，一军为之感动。灵王慰之曰：“公子勿悲，寡人自有处分。”

次日，司徒招备法驾仪从，来迎楚王入城。灵王坐于朝堂，陈国百官俱来参谒。灵王唤陈孔奂至前，责之曰：“戕贼世子，皆汝行凶，不诛何以儆众！”叱左右将孔奂斩讫。与公子过二首，共悬于国门。复谓司徒招曰：“寡人本欲相宽，奈公论不容何？今赦汝一命，便可移家远窜东海。”招仓皇不敢措辩，只得拜辞。灵王使人押往越国安置去讫。公子胜率领公孙吴，拜谢付贼之恩。灵王谓公孙吴曰：“本欲立汝，以延胡公之祀。但招、过之党尚多，怨汝必深，恐为汝害，汝姑从寡人归楚。”乃命毁陈之宗庙，改陈国为县。以穿封戌争郑囚皇颡事，不为谄媚，使守陈地，谓之陈公。陈人大失望。髯翁有诗叹云：

本兴义旅诛残贼，却爱山河立县封。

记得蹊田夺牛语，恨无忠谏似申公！

灵王携公孙吴以归，休兵一载，然后伐蔡。伍举献谋曰：“蔡般怙恶已久，忘其罪矣。若往讨，彼反有词，不如诱而杀之。”灵王从其计。乃托言巡方，驻军于申地，使人致币于蔡，请灵公至申地相会。使人呈上国书，蔡侯启而读之。略云：

寡人愿望君侯之颜色，请君侯辱临于申。不腆之仪，预以犒从者。

蔡侯将戎车起行。大夫公孙归生谏曰：“楚王为人，贪而无信。今使人之来，币重而言卑，殆诱我也。君不可往！”蔡侯曰：“蔡之地不能当楚之一县，召而不往，彼若加兵，谁能抗之？”归生曰：“然则请立世子而后行。”蔡侯从之，立其子有为世子，使归生辅之监国。即日命驾至申，谒见灵王。灵王曰：“自此地一别，于今八年矣，且喜君丰姿如旧。”蔡侯对曰：“般荷上国辱收盟籍，以君王之灵，镇抚敝邑，感恩非浅，闻君王拓地商墟，方欲驰贺，使命下临，敢不趋承。”灵王即于申地行宫，设宴款待蔡侯大陈歌舞，宾主痛饮甚乐。复迁席于他寝，使伍举劳从者于外馆。蔡侯欢饮，不觉酩酊大醉。壁衣中伏有甲士，灵王掷杯为号，甲士突起，缚蔡侯于席上。蔡侯醉中，尚不知也。灵王使人宣言于众曰：“蔡般弑其君父，寡人代天行讨。从者无罪，降者有赏，愿归者听。”原来蔡侯待下，极有恩礼，从行诸臣，无一人肯降者。灵王一声号令，楚军围裹将来，俱被擒获。蔡侯方才酒醒，知身被束缚，张目视灵王曰：“般得何罪？”灵王曰：“汝亲弑其父，悖逆天理，今日死犹晚矣。”蔡侯叹曰：“吾悔不用归生之言也！”灵王命将蔡侯磔死，从死者共七十人，舆、隶最贱者，俱诛不赦。大书蔡侯般弑逆之罪于版，宣布国中。遂命公子弃疾，统领大军，长驱入蔡。宋儒论蔡般罪固当诛，然诱而杀之，非法也。髯翁有诗云：

蔡般无父亦无君，鸣鼓方能正大伦。
莫怪诱诛非法典，楚灵原是弑君人。

却说蔡世子有，自其父发驾之后，旦晚使谍者探听。忽报

蔡侯被杀，楚兵不日临蔡，世子有即时纠集兵众，授兵登埤。楚兵至，围之数重。公孙归生曰：“蔡虽久附于楚，然晋、楚合成，归生实与载书。不若遣人求救于晋，倘惠顾前盟，或者肯来相授。”世子有从其计，寡国人能使晋者。蔡洧之父蔡略，从蔡侯于申，在被杀七十人之中。洧欲报父讎，应寡而出。领了国书，乘夜缒城北走，直达晋国，来见晋昭公，哭诉其事。昭公集群臣问之。荀吴奏曰：“晋为盟主，诸侯依赖以为安。既不救陈，又不救蔡，盟主之业堕矣。”昭公曰：“楚虐暴横，吾兵力不逮，奏何？”韩起对曰：“虽知不逮，可坐视乎？何不合诸侯以谋之？”

昭公乃命韩起约诸国会于厥憖。宋、齐、鲁、卫、郑、曹，各遣大夫至会所听命。韩起言及救蔡之事，各国大夫人人伸舌，个个摇首，没一个肯担当主张的。韩起曰：“诸君畏楚如此，将听其蚕食乎？倘楚兵由陈、蔡渐及诸国，寡君亦不敢与闻矣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莫有应者。时宋国右师华亥在会，韩起独谓华亥曰：“盟宋之役，汝家先右师实倡其谋，约定南北弭兵；有先用兵者，各国共伐之。今楚首先败约，加兵陈、蔡、汝袖手不发一言，非楚无信，乃尔国之欺谩也。”华亥赧赧对曰：“下国何敢欺谩，得罪主盟？但蛮夷不顾信义，下国无知之何耳。今各国久弛武备，一旦用兵，胜负未卜。不若遵弭兵之约，遣一使为蔡请宥，楚必无辞。”韩起见各国大夫俱有惧楚之意，料救蔡一事，鼓舞不来，乃商议修书一封，遣大夫狐父，径至申城，来见楚灵王。蔡洧见各国不肯发兵救蔡，号泣而去。狐父到申城将书呈上，灵王拆书看之，略云：

日者，宋之盟，南北交见，本以弭兵为名。虢之会，再申旧约，鬼神临之。寡君率诸侯恪守成言，不敢一试干戈。今陈、

蔡有罪，上国赫然震怒，兴师往讨，义愤所激，聊以从权。罪人既诛，兵犹未解，上国其何说之辞？诸国大夫执政，皆走集敝邑，责寡君以拯溺解纷之义，寡君愧焉！犹惧以征发师徒，自干盟约，遣下臣起合诸大夫共此尺书，为蔡请命。倘上国惠顾前好，存蔡之宗庙，寡君及同盟，咸受君赐，岂惟蔡人。

书末，宋、齐各国大夫，俱署有名字。灵王览毕笑曰：“蔡城旦暮且下，汝以空言解围，以三尺童子待寡人耶？汝去回复汝君，陈、蔡乃孤家属国，与汝北方无与，不劳照管。”狐父再欲哀恳，灵王遽起身入内，亦无片纸回书。狐父怏怏而回。晋君臣虽则恨楚，无可奈何。正是：

有力无心空负力，有心无力枉劳心。
若还心力齐齐到，涸海移山孰敢禁！

蔡洧回至蔡国，被楚巡军所获，解到公子弃疾帐前。弃疾胁使投降，蔡洧不从，乃囚于后军。弃疾和晋救不至，攻城益力。归生曰：“事急矣！臣当拚一命，径往楚营，说之退兵。万一见听，免至生灵涂炭。”世子有曰：“城中调度，全赖大夫，安可舍孤而去？”归生对曰：“殿下若不相舍，臣子朝吴可使也。”世子召朝吴至，含泪遣之。

朝吴出城，往见弃疾，弃疾待之以礼。朝吴曰：“公子重兵加蔡，蔡知亡矣。然未知罪之在也。若以先君般失德，不蒙赦宥，则世子何罪？蔡之宗社何罪？幸公子怜而察之！”弃疾曰：“吾亦知蔡无灭亡之道，但受命攻城，若无功归报，必得罪矣。”朝吴曰：“吴更有一言，请屏左右。”弃疾曰：“汝第言之，吾左右无妨也。”朝吴曰：“楚王得国非正，公子宁

不知之？凡有人心，莫不怨愤！又内竭脂膏于土木，外竭筋骨于干戈，用民不恤，贪得无厌，昔岁灭陈，今复诱蔡。公子不念君讎，奉其驱使，怨黷方作，公子将分其半矣！公子贤明著誉，且有‘当璧’之祥，楚人皆欲得公子为君，诚反戈反向，诛其弑君虐民之罪，人心响应，谁能为公子抗者！孰与事无道之君，敛万民之怨乎？公子倘幸听遇计，吴愿率死亡之余，为公子先驱。”弃疾怒曰：“匹夫敢以巧言离间我君臣，本该斩首，姑寄汝头于颈上，传语世子，速速面缚出降，尚可保全余喘也。”叱左右牵朝吴出营。

原来当初楚共王有宠妾之子五人：长曰熊昭，即康王；次曰围，即灵王虔；三曰比，字子干；四曰黑肱，字子皙；末即公子弃疾也。共王欲于五子之中，立一人为世子，心中不决，乃大祀群神，奉璧密祷曰：“请神于五人中，择一贤而有福者，使主社稷。”乃以璧密埋于太室之庭中，暗记其处，使五子各端戒三日后，五更入庙，次第谒祖。视其拜当璧处者，即神所选立之人矣。康王先入，跨过埋璧，拜于其前。灵王拜时，手肘及于壁上。子干、子皙，去璧甚远。弃疾时年尚幼，使傅母抱之入拜，正当璧纽之上。共王心知神佑弃疾，宠爱益笃。因共王薨时，弃疾年尚未长，所以康王先立，然楚大夫闻埋璧之事者，无不知弃疾之当为楚王矣。今日朝吴说及“当璧”之祥，弃疾恐此语传扬，为灵王所忌，故佯怒而遣之。

朝吴还入城中，述弃疾之语。世子有曰：“国君死社稷，乃是正理。某虽未成丧嗣位，然既摄位守国，便当与此城相为存亡，岂可屈膝讎人，自同奴隶乎？”于是固守益力。自夏四月围起，直至冬十一月，公孙归生积劳成病，卧不能起，城中食尽，饿死者居半，守者疲困，不能御敌。楚师蚁附而上，城遂破。世子端坐城楼，束手受缚。弃疾入城，抚慰居民；将世

子有上了囚车，并蔡洧解到灵王处报捷。以朝吴有当璧之言，留之不遣。未几，归生死，朝吴遂留事弃疾。此周景王十四年事也。

时灵王驾已回郢，梦有神人来谒，自称九冈山之神，曰：“祭我，我使汝得天下。”既觉大喜，遂命驾至九冈山。适弃疾捷报到，即命取世子有弃作牺牲，杀以祭神。申无宇谏曰：“昔宋襄用鄫子于次睢之社，诸侯叛之。王不可蹈其覆辙！”灵王曰：“此逆般之子，罪人之后，安得比于诸侯？正当六畜用之耳。”申无宇退而叹曰：“王汰虐已甚，其不终乎！”遂告老归田去讫。

蔡洧见世子被杀，哀泣三日。灵王以为忠，乃释而用之。蔡洧之父，先为灵王所杀，阴怀复讎之志，说灵王曰：“诸侯所以事晋而不事楚者，以晋近而楚远也。今王奄有陈、蔡，与中华接壤，若高广其城，各赋千乘，以威示诸侯，四方谁不畏服？然后用兵吴、越，先服东南，次图西北，可以代周而为天子。”灵王悦其谗言，日渐宠用。于是重筑陈、蔡之城，倍加高广，即用弃疾为蔡公，以酬其灭蔡之功。又筑东西二不羹城，据楚之要害，自以天下莫强于楚，指顾可得天下。召太卜将守龟卜之，问：“寡人何日为王？”太卜曰：“君既已称王矣，尚何问？”灵王曰：“楚、周并立，非真王也。得天下者，方为真王耳。”太卜蒸龟，龟裂。太卜曰：“所占无成。”灵王掷龟于地，攘臂大呼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区区天下，不肯与我，生我熊虔何用？”蔡洧奏曰：“事在人为耳，彼朽骨者何知。”灵王乃悦。

诸侯畏楚之强，小国来朝，大国来聘，贡献之使，不绝于道。就中单表一人，乃齐国上大夫晏婴，字平仲，奉齐景公之命，修聘楚国。灵王谓群下曰：“晏平仲身不满五尺，而贤名

闻于诸侯。当今海内诸国，惟楚最盛，寡人欲耻辱晏婴，以张楚国之威，卿等有何妙计？”太宰薳启疆密奏曰：“晏平仲善于应对，一事不足以辱之，必须如此如此。……”灵王大说。薳启疆夜发卒徒于郢城东门之傍，另凿小窦，刚刚五尺，吩咐守门军士：“候齐国使臣到时，却将城门关闭，使之由窦而入。”不一时，晏婴身穿破裘，轻车羸马，来至东门。见城门不开，遂停车不行，使御者呼门。守者指小门示之曰：“大夫出入此窦，宽然有余，何用启门？”晏婴曰：“此狗门，非人所出入也！使狗国者，从狗门入；使人国者，还须从人门入。”使者以其言，飞报灵王。王曰：“吾欲戏之，反被其戏矣。”乃命开东门，延之入城。晏子观看郢都，城郭坚固，市井稠密，真乃地灵人杰，江南胜地也。怎见得？宋学士苏东坡有《咏荆门》诗为证：

游人出三峡，楚地尽平川。
北客随南广，吴樯开蜀船。
江侵平野断，风掩白沙旋。
欲问兴亡意，重城自古坚。

晏婴正在观览，忽见有车骑二乘，从大衢来，车上俱长躯长鬣，精选的出色大汉，盔甲鲜明，手握大弓长戟，状如天神，来迎晏子，欲以形晏子之短小。晏子曰：“今日为聘好而来，非为攻城，安用武士！”叱退一边，驱车直进。将入朝，朝门外有十余位官员，一个个峨冠博带，济济彬彬，列于两行。晏子知是楚国一班豪杰，慌忙下车。众官员向前逐一相见，权时分左右叙立，等候朝见。就中一后生，先开口问曰：“大夫莫非夷维晏平仲乎？”晏子视之，乃斗韦龟之子斗成然也，官拜

郊尹，晏子答曰：“然。大夫有何教益？”成然曰：“吾闻齐乃太公所封之国，兵甲敌于秦、楚，货财通于鲁、卫。何自桓公一霸之后，篡夺相仍，宋、晋交伐，今日朝晋暮楚，君臣奔走道路，殆无宁岁？夫以齐侯之志，岂下桓公；平仲之贤，不让管子。君臣合德，乃不思大展经纶，丕振旧业，以光先人之绪，而服事大国，自比臣仆，诚愚所不解也。”晏子扬声对曰：“夫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通机变者为英豪。夫自周纲失驭，五霸迭兴，齐、晋霸于中原，秦霸西戎，楚霸南蛮，虽曰人材代出，亦是气运使然。夫以晋文雄略，丧次被兵；秦穆强盛，子孙遂弱；庄王之后，楚亦每受晋、吴之侮；岂独齐哉？寡君知天运之盛衰，达时务之机变，所以养兵练将，待时而举。今日交聘，乃邻国往来之礼，载在王制，何谓臣仆？尔祖子文，为楚名臣，识时通变，倘子非其嫡裔耶？何言之悖也。”成然满面羞惭，缩颈而退。

须臾，左班中一士问曰：“平仲固自负识时通变之士，然崔、庆之难，齐臣自贾举以下，效节死义者无数，陈文子有马十乘，去面违之，子乃齐之世家，上不能计贼，下不能避位，中不能致死，何恋恋于名位耶？”晏子视之，乃楚上大夫阳句，字子瑕，乃穆王之曾孙也。晏子即对曰：“抱大节者，不拘小谅；有远虑者，岂固近谋？吾闻：‘君死社稷，臣当从之。’今先君庄公，非为社稷而死；其从死者，皆其私暱。婴虽不才，何敢厕身宠幸之列，以一死沽名哉？且人臣遇国家之难，能则图之，不能则去之。吾之不去，欲定新君，以保宗祀，非贪位也。使人人尽去，国事何赖？况君父之变，何国无之？子谓楚国诸公在朝列者，人人皆讨贼死难之士乎？”这一句语，暗指着楚熊虔弑君，诸臣反戴之为君，但知责人，不知责己。公孙瑕无言可答。

少顷，右班中又一人出曰：“平仲！汝去‘欲定新君，以保宗祀’，言太夸矣。崔、庆相图，栾、高、陈、鲍相并，汝依违观望其间，并不见出奇画策，无非因人成事。尽心报国者，止于此乎？”晏子视之，乃右尹郑丹，字子革。晏子笑曰：“子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崔、庆之盟，婴独不与。四族之难，婴在君所。宜刚宜柔，相机而动，主于保全君国，此岂旁观者所得而窥哉？”

左班中又一人出曰：“大丈夫匡时遇主，有大才略，必有大规模。以愚观平仲，未免为鄙吝之夫矣。”晏子视之，乃太宰蕞启疆也。晏子曰：“足下何以知婴鄙吝乎？”启疆曰：“大丈夫身仕明主，贵为相国，固当美服饰，盛车马，以彰君之宠锡。奈何敝裘羸马，出使外邦，岂不足于禄食耶？且吾闻平仲，少服狐裘，三十年不易。祭祀之礼，豚肩不能掩豆，非鄙吝而何？”晏子抚掌大笑曰：“足下之见，何其浅也！婴自居相位以来，父族皆衣裘，母族皆食肉，至于妻族，亦无冻馁。草莽之士。待婴而举火者，七十余家。吾家虽俭，而三族肥，身似吝，而群士足。以此彰君之宠锡，不亦大乎？”

言未毕，右班中又一人出，指晏子大笑曰：“吾闻成汤身长九尺，而作贤王；子桑力敌万夫，而为名将。古之明君达士，皆由状貌魁梧，雄勇冠世，乃能立功当时，垂名后代。今子身不满五尺，力不胜一鸡，徒事口舌，自以为能，宁不可耻！”晏子视之，乃公子真之孙囊瓦，字子常，见为楚王车右之职。婴乃微微而笑，对曰：“吾闻秤锤虽小，能压千斤；舟桨空长，终为水役。侨如身长而戮于鲁，南宫万绝力而戮于宁，足下身长力大，得无近之？婴自知无能，但有问则对，又何敢自逞其口舌耶？”囊瓦不能复对。忽报：“令尹蕞罢来到。”众人俱拱立候之。伍举遂揖晏子，入于朝门，谓诸大夫曰：“平仲乃

齐之贤士，诸君何得以口语相加？”

须臾，灵王升殿，伍举引晏子入见。灵王一见晏子，遽问曰：“齐国固无人耶？”晏子曰：“齐国中呵气成云，挥汗成雨，行者摩肩，立者并迹，何谓无人？”灵王曰：“然则何为使小人来聘吾国？”晏子曰：“敝邑出使有常典，贤者奉使贤国，不肖者奉使不肖国，大人则使大国，小人则使小国。臣小人，又最不肖，故以使楚。”楚王惭其言，然心中暗暗惊异。使事毕，适郊人献合欢橘至，灵王先以一枚赐婴，婴遂带皮而食。灵王鼓掌大笑曰：“齐人岂未尝橘耶？何为不剖？”晏子对曰：“臣闻‘受君赐者，瓜桃不削，橘柑不剖。’今蒙大王之赐，犹吾君也，大王未尝谕剖，敢不全食？”灵王不觉起敬，赐坐命酒。

少顷，武士三四人，缚一囚从殿下而过。灵王遽问：“囚何处人？”武士对曰：“齐国人。”灵王曰：“所犯何罪？”武士对曰：“坐盗。”灵王乃顾谓晏子曰：“齐人惯为盗耶？”晏子知其故意设弄，欲以嘲己，乃顿首曰：“臣闻‘江南有橘，移之江北，则化而为枳。’所以然者，地土不同也。今齐人生于齐，不为盗；至楚，则为盗，楚之地土使然，于齐何与焉？”灵王嘿然，良久，曰：“寡人本将辱子，今反为子所辱矣。”乃厚为之礼，遣归齐国。

齐景公嘉晏婴之功，尊为上相，赐以千金之裘，欲割地以益其封，晏子皆不受。又欲广晏子之宅，晏子亦力辞之。一日，景公幸晏子之家，见其妻，谓晏子曰：“此卿之内子耶？”婴对曰：“然。”景公笑曰：“嘻！老且丑矣！寡人有爱女，年少而美，愿以纳之于卿。”婴对曰：“人以少姣事人者，以他年老恶，可相托也。臣妻虽老且丑，然向已受其托矣，安忍倍之？”景公叹曰：“卿不倍其妻，况君父乎？”于是深信晏子

之忠，益隆委任。

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

话说周景王十二年，楚灵王既灭陈、蔡，又迁许、胡、沈、道、房、申六小国于荆山之地，百姓流离，道路嗟怨。灵王自谓天下可唾手而得，日夜宴息于章华之台，欲遣使至周，求其九鼎，以为楚国之镇。右尹郑丹曰：“今齐、晋尚强，吴、越未服，周虽畏楚，恐诸侯有后言也。”灵王愤然曰：“寡人几忘之。前会申之时，赦徐子之罪，同于伐吴，徐旋附吴，不为尽力。今寡人先伐徐，次及吴，自江以东，皆为楚属，则天下已定其半矣。”乃使薳罢同蔡洵奉世子禄居守，大阅车马，东行狩于州来，次于颍水之尾。使司马督率车三百乘伐徐，围其城。灵王大军屯于乾溪，以为声援。时周景王之十五年，楚灵王之十一年也。

冬月，值大雪，积深三尺有余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彤云蔽天风怒号，飞来雪片如鹅毛。
忽然群峰失青色，等闲平地生银涛。
千树寒巢僵鸟雀，红炉不暖重裘薄。
比际从军更可怜，铁衣冰凝悉难著。

灵王问左右：“向有秦国所献‘复陶裘’，‘翠羽被’，

可取来服之。”左右将裘被呈上。灵王服裘加被，头带皮冠，足穿豹舄执紫丝鞭，出帐前看雪。有右尹郑丹来见，灵王去冠被，舍鞭，与之立而语。灵王曰：“寒甚！”郑丹对曰：“王重裘豹舄，身居虎帐，犹且苦寒，况军士单褐露踝，顶兜穿甲，执兵于风雪之中，其苦何如？王何不返驾国都，召回伐徐之师；俟来春天气和暖，再图征进，岂不两便？”灵王曰：“卿言甚善！然吾自用兵以来，所向必克，司马旦晚必有捷音矣。”郑丹对曰：“徐与陈、蔡不同。陈、蔡近楚，久在宇下，而徐在楚东北三千余里，又附吴为重。王贪伐徐之功，使三军久顿于外，受劳冻之苦，万一国有内变，军士离心，窃为王危之。”灵王笑曰：“穿封戌在陈，弃疾在蔡，伍举与太子居守，是三楚也。寡人又何虑哉？”言未毕，左史倚相趋过王前，灵王指谓郑丹曰：“此博物之士也。凡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邱》，无不通晓，子革其善视之。”郑丹对曰：“王之言过矣。昔周穆王乘八骏之马，周行天下，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之诗，以谏止王心，穆王闻谏返国，得免于祸。臣曾以此诗问倚相，相不知也。本朝之事，尚然不知，安能及远乎？”灵王曰：“《祈招》之诗如何？能为寡人诵之否？”郑丹对曰：“臣能诵之。诗曰：‘祈招之愔愔，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形民之力，而无醉饱之心。’”灵王曰：“此诗何解？”郑丹对曰：“愔愔者，安和之貌。言祈父所掌甲兵，享安和之福，用能昭我王之德音，比于玉之坚，金之重。所以然者，由我王能恤民力，适可而止，去其醉饱过盈之心故也。”灵王知其讽已，默然无言。良久，曰：“卿且退，容寡人思之。”是夜，灵王意欲班师。忽谍报：“司马督屡败徐师，遂围徐。”灵王曰：“徐可灭也。”遂留乾溪。自冬逾春，日遂射猎为乐，方役百姓筑台建宫，不思返国。

时蔡大夫归生之子朝吴，臣事蔡公弃疾，日夜谋复蔡国，与其宰观从商议。观从曰：“楚王黥兵远出，久而不返，内虚外怨，此天亡之日也。失此机会，蔡不可复封矣。”朝吴曰：“欲复蔡，计将安出？”观从曰：“逆虔之立，三公子心皆不服，独力不及耳。诚假以蔡公之命，召子干、子晰，如此恁般，……楚可得也。得楚，则逆虔之巢穴已毁，不死何为？及嗣王之世，蔡必复矣。”朝吴从其谋，使观从假传蔡公之命，召子干于晋，召子晰于郑，言：“蔡公愿以陈蔡之师，纳二公子于楚，以拒逆虔。”子干、子晰大喜，齐至蔡郊，来会弃疾。观从先归报朝吴。朝吴出郊谓二公子曰：“蔡公实未有命，然可劫而取也。”子干、子晰有惧色。朝吴曰：“王佚游不返，国虚无备，而蔡洧念杀父之仇，以有事为幸。斗成然为郊尹，与蔡公相善，蔡公举事，必为内应。穿封戌虽封于陈，其意不亲附王，若蔡公召之，必来。以陈、蔡之众，袭空虚之楚，如探囊取物，公子勿虑不成也。”这几句话，说透利害，子干、子晰方才放心，曰：“愿终听教。”朝吴请盟，乃刑牲歃血，誓为先君郑赍报仇。口中说誓，虽则如此，誓书上却把蔡公装首，言欲与子干、子晰共袭逆虔。掘地为坎，用牲加书于上而埋之。事毕，遂以家众导子干、子晰袭入蔡城。

蔡公方朝餐，猝见二公子到，出自意外，大惊，欲起避。朝吴随至，直前执蔡公之袂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公将何往？”子干、子晰抱蔡公大哭，言：“逆虔无道，弑兄杀侄，又放逐我等，我二人此来，欲借汝兵力，报兄之仇，事成，当以王位属子。”弃疾仓皇无计，答曰：“且请从容商议。”朝吴曰：“二公子馁矣，有餐且共食。”子干、子晰食讫，朝吴使速行。遂宣言于众曰：“蔡公实召二公子，同举大事，已盟于郊，遣二公子先行入楚矣。”弃疾止之曰：“勿诬我！”朝吴曰：“

郊外坎牲载书，岂无有见之者？公勿讳，但速速成事，共取富贵，乃为上策。”朝吴乃复号于市曰：“楚王无道，灭我蔡国，今蔡公许复封我，汝等皆蔡百姓，岂忍宗祀沦亡？可共随蔡公赶上二公子。一同入楚。”蔡人闻呼，一时俱集，各执器械，集于蔡公之门。朝吴曰：“人心已齐，公宜急抚而用之，不然有变！”弃疾曰：“汝迫我上虎背耶？计将安出？”朝吴曰：“二公子尚在郊，宜急与之合，悉起蔡众。吾往说陈公，帅师从公。”弃疾从之。子干、子晰率其众与蔡公合。

朝吴使观从星夜至陈，欲见陈公。路中遇陈人夏啮，乃夏征舒之玄孙，与观从平素相识，告以复蔡之意。夏啮曰：“吾在陈公门下用事，亦思为复陈之计，今陈公病已不起，子不必往见。子先归蔡，吾当率陈人为一队。”观从回报蔡公。朝吴又作书密致蔡洧，使为内应。蔡公以家臣须务牟为先锋，史犂副之，使观从为向导，率精甲先行。恰好陈夏啮亦起陈众来到。夏啮曰：“穿封戌已死，吾以大义晓谕陈人，特来助义。”蔡公大喜，使朝吴率蔡人为右军，夏啮率陈人为左军，曰：“掩袭之事，不可迟也！”乃星夜望郢都进发。蔡洧闻蔡公兵到，先遣心腹出城送款。斗成然迎蔡公于郊外。令尹蕩罢方欲敛兵设守。蔡洧开门以纳蔡师，须务牟先入，呼曰：“蔡公攻杀楚王于乾溪，大军已临城矣？”国人恶灵王无道，皆愿蔡公为王，无肯拒敌者。蕩罢欲奉世子禄出奔，须务牟兵已围王宫，蕩罢不能入，回家自刎而死。哀哉！胡曾先生有诗云：

漫夸私党能扶主，谁料强都已酿奸。
若遇郢焚泉壤下，一般恶死有何颜？

蔡公大兵随后俱倒，攻入王宫，遇世子禄及公子罢敌，皆

杀之。蔡公扫除王宫，欲奉子干为王；子干辞。蔡公曰：“长幼不可废也。”子干乃即位，以子晰为令尹，蔡公为司马。朝吴私谓蔡公曰：“公首倡义举，奈何以王位让人耶？”蔡公曰：“灵王犹在乾溪，国未定也，且越二兄而自立，人将议我。”朝吴已会其意，乃献谋曰：“王卒暴露已久，必然思归，若遣人以利害招之，必然奔溃。大军继之，王可擒也。”蔡公以为然。乃使观从往乾溪，告其众曰：“蔡公已入楚，杀王二子，奉子干为王矣。今新王有令：‘先归者，复其田里；后归者，剿之；有相从者，罪及三族；或以饮食馈献，罪亦如之。’”军士闻之，一时散其大半。

灵王尚醉卧于乾溪之台，郑丹慌忙入报。灵王闻二子被杀，自床上投身于地，放声大哭。郑丹曰：“军心已离，王宜速反！”灵王拭泪言曰：“人之爱其子，亦如寡人否？”郑丹曰：“鸟兽犹知爱子，何况人也？”灵王叹曰：“寡人杀人子多矣！人杀吾子，何足怪！”少顷，哨马报：“新王遣蔡公为大将，同斗成然率陈、蔡二国之兵，杀奔乾溪来了。”灵王大怒曰：“寡人待成然不薄，安敢叛吾？宁一战而死，不可束手就缚！”遂拔寨都起，自夏口从汉水而上，至于襄州，欲以袭郢。士卒一路奔跳，灵王自拔剑杀数人，犹不能止，比到訾梁，从者才百人耳。灵王曰：“事不济矣？”乃解其冠服，悬于岸柳之上。郑丹曰：“王且至近郊，以察国人之向背何如？”灵王曰：“国人皆叛，何待察乎？”郑丹曰：“若不然，出奔他国，乞师以自救，亦可。”灵王曰：“诸侯谁爱我者？吾闻大福不再，徒自取辱。”郑丹见不从其计，恐自己获罪，即与倚相私奔归楚。

灵王不见了郑丹，手足无措，徘徊于鰲泽之间，从人尽散，只剩单身。腹中饥馁，欲往乡村觅食，又不识路径。村人也有

晓得是楚王的，因闻逃散的军士传说，新王法令甚严，那个不怕，各远远闪开。灵王一连三日，没有饮食下咽，饿倒在地，不能行动。单单只有两目睁开，看著路傍，专望一识面之人，经过此地，使是救星。忽遇一人前来，认得是旧时守门之吏，比时唤作涓人，名畴。灵王叫道：“畴，可救我！”涓人畴见是灵王呼唤，只得上前叩头。灵王曰：“寡人饿三日矣！汝为寡人觅一盂饭，尚延寡人呼吸之命。”畴曰：“百姓皆惧新王之令，臣何从得食？”灵王叹气一口，命畴近身而坐，以头枕其股，且安息片时。畴候灵王睡去，取土块为枕以代股，遂奔逃去讫。灵王醒来，唤畴不应，摸所枕，乃土块也。不觉呼天痛哭，有声无气。须臾，又有一人乘小车而至，认得灵王声音，下车视之，果是灵王。乃拜倒在地，问曰：“大王为何到此地位？”灵王流泪满面，问曰：“卿何人也？”其人奏曰：“臣姓申名亥，乃芋尹申无宇之子也。臣父两次得罪于吾王，王赦不诛。臣父往岁临终嘱臣曰：‘吾受王两次不杀之恩，他日王若有难，汝必舍命相从！’臣牢记在心，不敢有忘。近传闻郢都已破，子干自立，星夜奔至乾溪，不见吾王，一路追寻到此，不期天遣相逢。今遍地皆蔡公之党，王不可他适。臣家在棘村，离此不远，王可暂至臣家，再作商议。”乃以干糒跪进，灵王勉强下咽，稍能起立。申亥扶之上车，至于棘村。灵王平昔住的是章华之台，崇宫邃室，今日观看申亥农庄之家，竿门蓬户，低头而入，好生凄凉，泪流不止。申亥跪曰：“吾王请宽心。此处幽僻，无行人来往，暂住数日，打听国中事情，再作进退。”灵王悲不能语。申亥又跪进饮食，灵王只是啼哭，全不沾唇，亥乃使其亲生二女侍寝，以悦灵王之意。王衣不解带。一夜悲叹，至五更时分，不闻悲声。二女启门报其父曰：“王已自缢于寝所矣。”胡曾先生咏史诗曰：

茫茫衰草没章华，因笑灵王昔好奢。
台土未干箫管绝，可怜身死野人家。

申亥闻灵王之死，不胜悲恸，乃亲自殓殓，杀其二女以殉葬焉。后人论申亥感灵王之恩，葬之是矣，以二女殉，不亦过乎？有诗叹曰：

章华霸业已沉沦，二女何辜伴窀穸。
堪恨暴君身死后，余殃犹自及闺人。

时蔡公引着斗成然、朝吴、夏啮众将，追灵王于乾溪。半路遇着郑丹、倚相二人，述楚王如此恁般……“今侍卫俱散，独身求死，某不忍见，是以去之。”蔡公曰：“汝今何往？”二人曰：“欲还国中耳。”蔡公曰：“公等且住我军中，同访楚王下落，然后同归可也。”蔡公引大军寻访，及于訾梁，并无踪迹。有村人知是蔡公，以楚王冠服来献，言：“三日前，于岸柳上得之。”蔡公问曰：“汝知王生死否？”村人曰：“不知。”蔡公收其冠服，重赏之而去。蔡公更欲追寻，朝吴进曰：“楚王去其衣冠，势穷力敝，多分死于沟渠，不足再究。但子干在位，若发号施令，收拾民心，不可图矣。”蔡公曰：“然则若何？”朝吴曰：“楚王在外，国人未知下落，乘此人心未定之时，使数十小卒，假称败兵，绕城相呼，言：‘楚王大兵将到！’再令斗成然归报子干，如此如此。子干、子晰，皆懦弱无谋之辈，一闻此信，必惊惶自尽。明公徐徐整旅而归，稳坐宝位，高枕无忧，岂不美哉？”蔡公然之。乃遣观从引小卒百余人，诈作败兵，奔回郢都，绕城而走，呼曰：“蔡公兵

败被杀，楚王大兵，随后便至？”国人信以为实，莫不惊骇。须臾，斗成然至，所言相同。国人益信，皆上城了望。成然奔告子干，言：“楚王甚怒，来讨君擅立之罪，欲如蔡般、齐庆封故事。君须早自为计，免致受辱，臣亦逃命去矣。”言讫，奔狂而出。子干乃召子晰言之，子晰曰：“此朝吴误我也。”兄弟相抱而哭。宫外又传：“楚王兵已入城！”子晰先拔佩剑，刎其喉而死。子干慌迫，亦取剑自刎。宫中大乱，宦官宫女，相惊自杀者，横于宫掖，号哭之声不绝。斗成然引众复入，扫除尸首，率百官迎接蔡公。国人不知，尚疑来者是灵王；及入城，乃蔡公也，方悟前后报信，皆出蔡公之计。

蔡公既入城，即位，改名熊居，是为平王。昔年共王曾祷于神，当璧而拜者为君，至是果验矣。国人尚未知灵王已死，人情汹汹，尝中夜讹传王到，男女皆惊起，开门外探。平王患之，乃密与观众谋，使于汉水之傍，取死尸加以灵王冠服，从上流放至下流，诈云：“已得楚王尸首，殓于訾梁。”归报平王，平王使斗成然往营葬事，谥曰灵王。然后出榜安慰国人，人心始定。后三年，平王复访求灵王之尸，申亥以葬处告，乃迁葬焉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司马督等围徐，久而无功，惧为灵王所诛，不敢归，阴与徐通，列营相守。闻灵王兵溃被杀，乃解围班师。行至豫章，吴公子光，率师要击，败之，司马督与三百乘悉为吴所获。光乘胜取楚州来之邑，此皆灵王无道之所致也。

再说楚平王安集楚众，以公子之礼，葬子干、子晰。录功用贤，以斗成然为令尹。阳句，字子瑕，为左尹。念蘧掩伯州犁之冤死，乃以犁子却宛为右尹，掩弟蘧射蘧越俱为大夫。朝吴、夏啮、蔡洧俱拜下大夫之职。以公子魋敢战，使为司马。时伍举已卒，平王嘉其生前有直谏之美，封其子伍奢于连，号

曰连公。奢子尚亦封于棠，为棠宰，号曰棠君。其他遽启疆郑丹等一班旧臣，官职如故。欲官观从，从言其先人开卜：“愿为卜尹。”平王从之，群臣谢恩，朝吴与蔡洧独不谢，欲辞官而去。平王问之，二人奏曰：“未辅吾王兴师袭楚，欲复蔡国，今王大位已定，而蔡之宗祀，未沾血食，臣何面目立于王之朝乎？昔灵王以贪功兼并，致失人心，王反其所为，方能令人心悦服。欲反其所为，莫如复陈蔡之祀。”平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使人访求陈蔡之后，得陈世子偃师之子名吴，蔡世子有之子名庐，乃命太史择吉，封吴为陈侯，是为陈惠公，庐为蔡侯，是为蔡平公，归国奉宗祀。朝吴蔡洧随蔡平公归蔡，夏啮随陈惠公归陈。所率陈蔡之众，各从其主，厚加犒劳。前番灵王掳掠二国重器货宝，藏于楚库者，悉给还之。其所迁荆山六小国，悉令还归故土，秋毫无犯。各国君臣上下，欢声若雷，如枯木之再荣，朽骨之复活。此周景王十六年事也。髯翁有诗云；

枉竭民脂建二城，留将后主作人情。

早知故物仍还主，何苦当时受恶名。

平王长子名建，字子木，乃蔡国鄢阳封人之女所生，时年已长，乃立为世子，使连尹伍奢为太师。有楚人费无极，素事平王，善于贡谀，平王宠之，任为大夫。无极请事世子，乃以为少师。以奋扬为东宫司马。平王既即位，四境安谧，颇事声色之乐。吴取州来，王不能报。无极虽为世子少师，日在平王左右，从于淫乐。世子建恶其谄佞，颇疏远之。令尹斗成然恃功专恣，无极譖而杀之，以阳句为令尹。世子建每言成然之冤，无极心怀畏惧，由是阴与世子建有隙。无极又荐鄢将师于平王，使为右领，亦有宠。这段情节，且暂搁起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晋自筑廐祈宫之后，诸侯窥其志在苟安，皆有贰心。昭公新立，欲修复先人之业，闻齐侯遣晏婴如楚修

聘，亦使人征朝于齐。齐景公见晋、楚多事，亦有意乘间图伯，欲观晋昭公之为人，乃装束如晋，以勇士古冶子从行。方渡黄河，其左骖之马，乃景公所最爱者，即令圉人于从舟取至，系于船头，亲督圉人饲料。忽大雨骤至，波涛汹涌，舟船将覆。有大鼋舒头于水面，张开巨口，抢向船头，衔左骖之马，入于深渊。景公大惊。古冶子在侧，言曰：“君勿惧也，臣请为君索之。”乃解衣裸体，拔剑跃于水中，凌波踢浪而去。载沉载浮，顺流九里，望之无迹。景公叹曰：“冶子死矣！”少顷，风浪顿息，但见水面流红。古冶子左手挽骖马之尾，右手提血淋漓一颗鼋头，浴波而出。景公大骇曰：“真神勇也！先君徒设勇爵，焉有勇士如此哉！”遂厚赏之。

即至绛州，见了晋昭公，昭公设宴享之。晋国是荀吴相礼，齐国是晏婴相礼。酒酣，晋侯曰：“筵中无以为乐，请为君侯投壶赌酒。”景公曰：“善”。左右设壶进矢，齐侯拱手让晋侯先投。晋侯举矢在手，荀吴进辞曰：“有酒如淮，有肉如坻。寡君中此，为诸侯师。”晋侯投矢，果中中壶，将余矢弃掷于地。晋臣皆伏地称：“千岁！”齐侯意殊不悻，举矢亦效其语曰：“有酒如渑，有肉如陵。寡人中此，与君代兴。”扑的投去，恰在中壶，与晋矢相并，齐侯大笑，亦弃余矢。晏婴亦伏地呼：“千岁！”晋侯勃然变色。荀吴谓齐景公曰：“君失言矣！今日辱赐敝邑，正以寡君世主夏盟之故。君曰‘代兴’，是何言也？”晏婴代答曰：“盟无常主，惟有德者居焉。昔齐失霸业，晋方代之。若晋有德，谁敢不服？如其无德，吴、楚亦将迭进，岂惟敝邑！”羊舌肸曰：“晋已师诸侯矣，安用壶矢？此乃荀伯之失言也！”荀吴自知其误，嘿然不语。齐臣古冶子立于阶下，厉声曰：“日昃君劳，可辞席矣！”齐侯即逊谢而出，次日遂行。羊舌肸曰：“诸侯将有离心，不以威胁之，

必失霸业。”晋侯以为然。乃大阅甲兵之数，总计有四千乘，甲士三十万人。羊舌肸曰：“德虽不足，而众可用也。”于是先遣使如周，请王臣降临为重。因遍请诸侯，约以秋七月，俱集平邱相会。诸侯闻有王臣在会，无敢不赴者。

至期，晋昭公留韩起守国，率荀吴、魏舒、羊舌肸、羊毛鲋、籍谈、梁丙、张骼、智跖等，尽起四千乘之众，望濮水城进发。连络三十余营，遍卫地皆晋兵。周卿士刘献公挚先到。齐、宋、鲁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十二路诸侯毕集，见晋师众盛，人人皆有惧色。既会，羊舌肸捧盘盂进曰：“先臣赵武，误从弭兵之约，与楚通好。楚虐无信，自取陨灭。今寡君欲效践土故事，徼惠于天子，以镇抚诸夏。请诸君同歃为信！”诸侯皆俯首曰：“敢不听命！”惟齐景公不应。羊舌肸曰：“齐侯岂不愿盟耶？”景公曰：“诸侯不服，是以寻盟；若皆用命，何以盟为？”羊舌肸曰：“践土之盟，不服者何国？君若不从，寡君惟是甲车四千乘，愿请罪于城下。”说犹未毕，坛上鸣鼓，各营俱建起大旆。景公虑其见袭，乃改辞谢曰：“大国既以盟不可废，寡人敢自外耶？”于是晋侯先歃，齐、宋以下相继。刘献王臣，不使与盟，但监临其事而已。邾、莒以鲁国屡屡侵伐，诉于晋侯。晋侯辞鲁昭公于会，执其上卿季孙意如，闭之幕中。子孙惠伯私谓荀吴曰：“鲁地十倍邾、莒，晋若弃之，将改事齐、楚，于晋何益？且楚灭陈、蔡不救，而复弃兄弟之国乎？”荀吴然其言，以告韩起。起言于晋侯，乃纵意如奔归。自是诸侯益不直晋，晋不复能主盟矣。史臣有诗叹云：

侈心效楚筑！虬祁，列国离心复示威。
壶矢有灵侯统散，山河如故事全非！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

话说齐景公归自平邱，虽然惧晋兵威，一时受敌，已知其无远大之谋，遂有志复桓公之业。谓相国晏婴曰：“晋露西北，寡人露东南，何为不可？晏婴对曰：“晋劳民用兴筑，是以失诸侯。君欲图伯，莫如恤民。”景公曰：“恤民何如？”晏婴对曰：“省刑罚，则民不怨；薄赋敛，则民知恩。古先王春则省耕，补其不足，夏则省剑，助其不给。君何不法之？”景公乃除去烦刑，发仓禀以贷贫穷，国人感悦。于是征聘于东方诸侯。徐子不从，乃用田开疆为将，帅师伐之。大战于蒲隧，斩其将赢爽，获甲士五百余人。徐子大惧，遣使行成于齐。齐侯乃约郯子、莒子同徐子，结盟于蒲隧，徐以甲父之鼎赂之。晋君臣虽知，而不敢问。齐自是日强，与晋并露。

景公录田开疆平徐之功，复嘉古冶子斩鼋之功，仍立“五乘之宾”以旌之。田开疆复举荐公孙捷之勇。那公孙捷生得面如靛染，目睛突出，身長一丈，力举千钧。景公见而异之。遂与之俱猎于桐山。忽视山中赶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，那虎咆哮发喊，飞奔前来，径扑景公之马。景公大惊。只见公孙捷从车上跃下，不用刀枪，双拳直取猛虎，左手揪住项皮，右手挥拳，只一顿，将那只大虫打死，救了景公。景公嘉其勇，亦使与“五乘之宾”。公孙捷遂与田开疆、古冶子结为兄弟，自号“齐

邦三杰”。挟功持勇，口出大言，凌铄闾里，简慢公卿。在景公面前，尝以尔我相称，全无礼体。景公惜其才勇，亦姑容之。

时朝中有个佞臣，唤做梁邱据，专以先意逢迎，取悦于君。景公甚宏爱之。据内则献媚景公，以固其宠；外则结交三杰，以张其党。况其时陈无宇厚施得众，已伏移国之兆。那田开疆与陈氏是一族，异日声势相倚，为国家之患。晏婴深以为忧，每欲除下，但恐其君不听，反结了三人之怨。

忽一日，鲁昭公以不合于晋之故，欲结交于齐，亲自来朝。景公设宴相待。鲁国是叔孙婼相礼，齐国是晏婴相礼，三杰带剑，立于阶下，昂昂自若，目中无人。二君酒至半酣，晏子奏曰：“园中金桃已熟，可命荐新，为两君寿。”景公准奏，宣园吏取金桃来献。晏子奏曰：“金桃难得之物，臣当亲往监摘。”晏子领钥匙去讫。景公曰：“此桃自先公时，有东海人，以臣核来献，名曰‘万寿金桃’，出自海外度索山，亦名‘蟠桃’，植这三十余年，枝叶虽茂，花而不实。今岁结有数颗，寡人惜之，是以封锁园门。今日君侯降临，寡人不敢独享，特取来与贤君臣共之。”鲁昭公拱手称谢。

少顷，晏子引着园吏，将雕盘献上。盘中堆着六枚桃子，其大如碗，其赤如炭，香气扑鼻，真珍异之果也。景公问曰：“桃实止此数乎？”晏子曰：“尚有三四枚未熟，所以只摘得六枚。”景公命晏子行酒。晏子手捧玉爵，恭进鲁侯之前，左右献上金桃，晏子致词曰：“桃实如斗，天下罕有；两君食之，千秋同寿！”鲁侯饮酒毕，取桃一枚食之，甘美非常，夸奖不已。次及景公，亦饮酒一杯，取桃食讫。景公曰：“此桃非易得之物，叔孙大夫，贤名著于四方，今又有赞礼之功，宜食一桃。”叔孙婼跪奏曰：“臣之贤，万不及相国。相国内修国政，外服诸侯，其功不小。此桃宜赐相国食之，臣安敢僭？”景公

曰：“既叔孙大夫推让相国，可各赐酒一杯，桃一枚。”二臣跪而领之，谢恩而起。晏子奏曰：“盘中尚有二桃，主公可传令诸臣中，言其功深劳重者，当食此桃，以彰其贤。”景公曰：“此言甚善！”即命左右传谕，使阶下诸臣，有自信功深劳重，堪食此桃者，出班自奏，相国评功赐桃。

公孙捷挺身而出，立于筵上，而言曰：“昔从主公猎于桐山，力诛猛虎，其功若何？”晏子曰：“擎天保驾，功莫大焉！可赐酒一爵，食桃一枚，归于班部。”古冶子奋然便出曰：“诛虎未足为奇。吾曾斩妖鼉于黄河，使君危而复安，此功若何？”景公曰：“此时波涛汹涌，非将军斩绝妖鼉，必至覆溺，此盖世奇功也！饮酒食桃，又何疑哉？”晏子慌忙进酒赐桃。只见田开疆撩衣破步而出曰：“吾曾奉命伐徐，斩其名将，俘甲首五百余人，徐君恐惧，致赂乞盟。邾、莒畏威，一时皆集，奉吾君为盟主，此功可以食桃乎？”晏子奏曰：“开疆之功，比于二将，更自十倍。争奈无桃可赐，赐酒一杯，以待来年。”景公曰：“卿功最大，可惜言之太迟，以此无桃，掩其大功。”田开疆按剑而言曰：“斩鼉打虎，小可事耳！吾跋涉千里之外，血战成功，反不能食桃，受辱于两国君臣之间，为万代耻笑，何面目立于朝廷之上耶？”言讫，挥剑自刎而死。公孙捷大惊，亦拔剑而言曰：“我等微功而食桃，田君功大，反不能食。夫取桃不让，非廉也；视人之死而不能从，非勇也。”言讫，亦自刎。古冶子奋气大呼曰：“吾三人义均骨肉，誓同生死，二人已亡，吾独苟活，于心何安？”亦自刎而亡。景公急使人止之，已无及矣。

鲁昭公离席而起曰：“寡人闻三臣皆天下奇勇，可惜一朝俱尽矣。”景公闻言嘿然，变色不悦。晏婴从容进曰：“此皆吾国一勇之夫，虽有微劳，何足挂齿？”鲁侯曰：“上国如此

勇将，还有几人？”晏婴对曰：“筹策庙堂，威加万里，负将相之才者数十人；若血气之勇，不过备寡君鞭策之用而已，其生死何足为齐轻重哉！”景公意始释然。晏子更进觞于两君，欢饮而散。三杰墓在荡阴里。后汉诸葛孔明《梁父吟》，正咏其事：

步出齐东门，遥望荡阴里。
里中有三坟，累累正相似。
问是谁家冢？田疆古冶子。
力能排南山，文能绝地纪。
一朝中阴谋，二桃杀三士！
谁能为此者？相国齐晏子。

鲁昭公别后，景公召晏婴问曰：“卿于席间，张大其辞，虽然存了齐国一时体面，只恐三杰之后，难乎其继。如之奈何？”晏子对曰：“臣举一人，足兼三杰之用。”景公曰：“何人？”曰：“有田穰苴者，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，真大将之才也！”景公曰：“得非田开疆一宗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此人虽出田族，然庶孽微贱，不为田氏所礼，故屏居东海之滨。君欲选将，无过于此。”景公曰：“卿既知其贤，何不早闻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善仕者不但择君，兼欲择友。田疆、古冶辈血气之夫，穰苴岂屑与之比肩哉？”景公口虽唯唯，终以田、陈同族为嫌，踌躇不决。

忽一日，边吏报道：“晋国探知三杰俱亡，兴兵犯东阿之境；燕国亦乘机侵扰北鄙。”景公大惧。于是令晏子以缙帛诣东海之滨，聘穰苴入朝。苴敷陈兵法，深合景公之意，即日拜为将军，使帅车五百乘，北拒燕、晋之兵。穰苴请曰：“臣素

卑贱，君擢之闾里之中，骤然授以兵权，人心不服。愿得吾君宠臣一人，为国人素所尊重者，使为监军，臣之令乃可行也。”景公从其言，命嬖大夫庄贾，往监其军。苴与贾同时谢恩而出。至朝门之外，庄贾问穰苴出军之期，苴曰：“期在明日午时，某于军门专候同行，勿过日中也。”言毕别去。

至次日午前，穰苴先至军中，唤军吏立木为表，以察日影；因使人催促庄贾。贾年少，素骄贵，恃景公宠幸，看穰苴全不在眼。况且自为监军，只道权尊势重，缓急自由。是日，亲戚宾客，俱设酒饯行，贾留连欢饮，使者连催，坦然不以为意。穰苴候至日影移西，军吏已报未牌，不见庄贾来到，遂吩咐将木表放倒，倾去漏水，竟自登坛誓众，申明约束。号令方完，日已将晡。遥见庄贾高车驷马，徐驱而至，面带酒容。既到军门，乃从容下车，左右拥卫，踱上将台。穰苴端然危坐，并不起身，但问“监军何故后期？”庄贾拱手而对曰：“今日远行，蒙亲戚故旧携酒饯送，是以迟迟也。”穰苴曰：“夫为将者，受命之日，即忘其家；临军约束，则忘其亲；秉枹鼓，犯矢石，则忘其身。念敌国侵袭，边境骚动，吾君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以三军之众，托吾两人，冀旦夕立功，以救百姓倒悬之急，何暇与亲旧饮酒为乐哉？”庄贾尚含笑对曰：“幸未误行期，元帅不须过责。”穰苴拍案大怒曰：“汝倚仗君宠，怠慢军心，倘临敌如此，岂不误了大事！”即召军政司问曰：“军法期而后至，当得何罪？”军政司曰：“按法当斩！”庄贾闻一“斩”字，才有惧意，便要奔下将台。穰苴喝教手下，将庄贾捆绑，牵出辕门斩首。唬得庄贾滴酒全无，口中哀叫讨饶不已。左右从人，忙到齐侯处报信求救。连景公也吃一大惊，急叫梁邱据持节往谕，特免庄贾一死；吩咐乘辎车疾驱，诚恐缓不及事。

那时，庄贾之首，已号令辕门了。梁邱据尚然不知，手捧

符节，望军中驰去。穰苴喝令阻住，问军政司曰：“军中不得驰车，使者当得何罪？”答曰：“按法亦当斩！”梁邱据面如土色，战做一团，口称：“奉命而来，不干某事。”穰苴曰：“既有君命，难以加诛；然军法不可废也。”乃毁车斩驂，以代使者之死。梁邱据得了性命，抱头鼠窜而去。于是大小三军，莫不股栗。穰苴之兵，未出郊外，晋师闻风遁去。燕人亦渡河北归。苴追击之，斩首万余。燕人大败，纳赂请和。班师之日，景公亲劳于郊，拜为大司马，使掌兵权。史臣有诗云：

宠臣节使且罹刑，国法无私令必行，
安得穰苴今日起，大张敌忾慰苍生。

诸侯闻穰苴之名，无不畏服。景公内有晏婴，外有穰苴，国治兵强，四境无事，日惟田猎饮酒，略如桓公任管仲之时也。

一日，景公在宫中与姬妾饮酒，至夜，意犹未尽，忽思晏子，命左右将酒具移于其家。前驱往报晏子曰：“君至矣！”晏子玄端束带，执笏拱立于大门之外。景公尚未下车，晏子前迎，惊惶而问曰：“诸侯得无有故乎？国家得无有故乎？”景公曰：“无有。”晏子曰：“然则君何为非时而夜辱于臣家？”景公曰：“相国政务烦劳，今寡人有酒醴之味，金石之声，不敢独乐，愿与相国共享。”晏子对曰：“夫安国家，定诸侯，臣请谋之。若夫布荐席，除簋簠者，君左右自有其人，臣不敢与闻也。”景公命回车，移于司马穰苴之前，前驱报如前。司马穰苴冠纓披甲，操戟拱立于大门之外，前迎景公之车，鞠躬而问曰：“诸侯得无有兵乎？大臣得无有叛者乎？”景公曰：“无有。”穰苴曰：“然则昏夜辱于臣家者，何也？”景公曰：“寡人无他，念将军军务劳苦，寡人有酒醴之味，金石之乐，

思与将军共之耳。”穰苴对曰：“夫御寇敌，诛悖乱，臣请谋之。若夫布荐席，陈簠簋，君左右不乏，奈何及于介冑之士耶？”景公意兴索然。左右问曰：“将回宫乎？”景公曰：“可移于梁邱大夫之家。”前驱驰报，亦如前。景公车未及门，梁邱据左操琴，右挈竽，口中行歌而迎景公于巷口。景公不悦，于是解衣卸冠，与梁邱据欢呼于丝竹之间，鸡鸣而返。明日，晏婴穰苴同入朝谢罪，且谏景公不当夜饮于人臣之家。景公曰：“寡人无二卿，何以治吾国？无梁邱据，何以乐吾身？寡人不敢妨二卿之职，二卿亦勿与寡人之事也。”史臣有诗云：

双柱擎天将相功，小臣便辟岂相同？

景公得士能专任，赢得芳名播海东。

是时中原多故，晋不能谋，昭公立六年薨，世子去疾即位，是为顷公。顷公初年，韩起、羊舌肸俱卒。魏舒为政，荀跖、范鞅用事，以贪冒闻。祁氏家臣祁胜，通于印臧之室，祁盈执祁胜。胜行赂于荀跖。跖譖于顷公，反执祁盈。羊舌食我党于祁氏，为之杀祁胜。顷公怒，杀祁盈、食我，尽灭祁、羊舌二氏之族，国人冤之。其后，鲁昭公为强臣季孙意如所逐，荀跖复取货于意如，不纳昭公。于是齐景公合诸侯于鄆陵，以谋鲁难，天下俱高其义。齐景公之名，显于诸侯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周景王十九年，吴王夷昧在位四年，病笃，复申父兄之命，欲传位于季札。札辞曰：“吾不受位明矣！昔先君有命，札不敢从，富贵于我，如秋风之过耳，吾何爱焉？”遂逃归延陵。群臣奉夷昧之子州于为王，改名曰僚，是为王僚。诸攀之子名光，善于用兵，王僚用之为将。与楚战于长岸，杀楚司马公子魋，楚人惧，筑城于州来，以御吴。时费无极以谗佞得宠。

蔡平公庐，已立嫡子朱为世子，其庶子名东国，欲谋夺嫡，纳货于无极。无极先谮朝吴，逐之奔郑。及蔡平公薨，世子朱立。无极诈传楚王之命，使蔡人逐朱，立东国为君。平王问曰：“蔡人何以逐朱？”无极对曰：“朱将叛楚，蔡人不愿，是以逐之。”平王遂不问。无极又心忌太子建，欲离间其父子，而未有计。一日，奏平王曰：“太子年长矣，何不为之婚娶？欲求婚，莫如秦国。秦，强国也，而睦于楚；两强为婚，楚势益张矣。”平王从之，遂遣费无极往聘秦国，因为世子求婚。

秦哀公召群臣谋其可否。群臣皆言：“昔秦、晋世为婚姻，今晋好久绝，楚势方盛，不可不许。”秦哀公遂遣大夫报聘，以长妹孟嬴许婚。今俗家小说称为无祥公主者是也。公主之号，自汉代始有之，春秋时焉有此号哉？平王复命无极领金珠彩币，往秦迎娶。无极随使者入秦，呈上聘礼。哀公大悦，即诏公子蒲送孟嬴至楚，装资百辆，从媵之妾数十人。孟嬴拜辞其兄秦伯而行。

无极于途中，察知孟嬴有绝世之色；又见媵女内有一人，仪容颇端，私访其来历，乃是齐女，自幼随父宦秦，遂入宫中，为孟嬴侍妾。无极访得备细，因宿馆驿，密召齐女谓曰：“我相你有贵人之貌，有心要抬举你，做个太子正妃，汝能隐吾之计，管你将来富贵不尽。”齐女低首无言。无极先一日行，趋入宫中，回奏平王，言：“秦女已到，约有三舍之远。”平王问曰：“卿曾见否？其貌若何？”无极知平王是酒色之徒，正要夸张秦女之美，动其邪心，恰好平王有此一问，正中其计。遂奏早：“臣阅女子多矣，未见有如孟嬴之美者。不但楚国后宫，无有其对，便是相传古来绝色，如妲己、骊姬，徒有其名，恐亦不如孟嬴之万一矣！”平王闻秦女之美，面皮通红，半晌不语，徐徐叹曰：“寡人枉自称王，不遇此等绝色，诚所谓虚

过一生耳！”无极请屏左右，遂密奏曰：“王慕秦女之美，何不自取之？”平王曰：“即聘为子妇，恐碍人伦。”无极奏曰：“无害也。此女虽聘于太子，尚未入东宫，王迎入宫中，谁敢异议？”平王曰：“群臣之口可钳，何以塞太子之口？”无极奏曰：“臣观从媵之中，有齐女才貌不凡，可充作秦女。臣请先进秦女于王宫，复以齐女进于东宫，嘱以毋漏机关，则两相隐匿，而百美俱全矣。”平王大喜，嘱无极机密行事。无极谓公子蒲曰：“楚国婚礼，与他国异。先入宫见舅姑，而后成婚。”公子蒲曰：“惟命。”无极遂命并车将孟嬴及妾媵，俱送入王宫，留孟嬴而遣齐女。令宫中侍妾扮作秦媵，齐女假作孟嬴，令太子建迎归东宫成亲。满朝文武及太子，皆不知无极之诈。孟嬴问：“齐女何在？”则云：“已赐太子矣。”潜渊咏史诗云：

卫宣作俑是新台，蔡国奸淫长逆胎。
堪恨楚平伦理尽，又招秦女入宫来。

平王恐太子知秦女之事，禁太子入宫，不许他母子相见。朝夕与秦女在后宫宴乐，不理国政。外边沸沸扬扬，多有疑秦女之事者。无极恐太子知觉，或生祸变，乃告平王曰：“晋所以能久霸天下者，以地近中原故也。昔灵王大城陈、蔡，以镇中华，正是争霸之基。今二国复封，楚仍退守南方，安能昌大其业？何不令太子出镇城父，以通北方？王专事南方，天下可坐而策也。”平王踌躇未答。无极又附耳密言曰：“秦婚之事，久则事泄。若远屏太子，岂不两得其利？”平王恍然大悟，遂命太子建出镇城父，以奋扬为城父司马，谕之曰：“事太子如事寡人也！”伍奢知无极之谗，将欲进谏。无极知之，复言于

平王，使伍奢往城父辅助太子。太子行后，平王遂立秦女孟嬴为夫人；出蔡姬归于郢。太子到此，方知秦女为父所换，然无可奈何矣。

孟嬴虽蒙王宠爱，然见平王年老，心甚不悦。平王自知非匹，不敢问之。逾年，孟嬴生一子，平王爱如珍宝，遂名曰珍。珍周岁之后，平王始问孟嬴曰：“卿自入宫，多愁叹，少欢笑，何也？”孟嬴曰：“妾承兄命，适事君王。妾自以为秦、楚相当，青春两敌。及入宫庭，见王春秋鼎盛，妾非敢怨王，但自叹生不及时耳！”平王笑曰：“此非今生之事，乃宿世之姻契也。卿嫁寡人虽迟，然为后则不知早几年矣。”孟嬴心惑其言，细细盘问宫人，宫人不能隐瞒，遂言其故。孟嬴凄然垂泪。平王觉其意，百计媚之，许立珍为世子。孟嬴之意稍定。

费无极终以太子建为虑，恐异日嗣位为王，祸必及己，复乘间谮于平王曰：“闻世子与伍奢有谋叛之心，阴使人通于齐、晋二国，许为之助，王不可不备。”平王曰：“吾儿素柔顺，安有此事？”无极曰：“彼此秦女之故，久怀怨望。今在城父缮甲厉兵有日矣。常言穆王行大事，其后安享楚国，子孙繁盛，意欲效之。王若不行，臣请先辞，逃死于他国，免受诛戮。”平王本欲废建而立少子珍，又被无极说得心动，便不信也信了，即欲传令废建。无极奏曰：“世子握兵在外，若传令废之，是激其反也。太师伍奢是其谋主，王不如先召伍奢，然后遣兵袭执世子，则王之祸患可除矣。”平王然其计，即使人召伍奢。奢至，平王问曰：“建有叛心，汝知之否？”伍奢素刚直，遂对曰：“王纳子妇已过矣！又听细人之说，而疑骨肉之亲，于心何忍？”平王惭其言，叱左右执伍奢而囚之。无极奏曰：“奢斥王纳妇，怨望明矣。太子知奢见囚，能不动乎？齐、晋之众，不可当也。”平王曰：“吾欲使人往杀世子，何人可遣？”

无极对曰：“他人往，太子必将抗斗。不若密谕司马奋扬，使袭杀之。”平王乃使人密谕奋扬，曰：“杀太子，受上赏；纵太子，当死！”奋扬得令，即时使心腹私报太子，教他：“速速逃命，无迟顷刻！”太子建大惊。时齐女已生子名胜，建遂与妻子连夜出奔宋国。奋扬知世子已去，使城父人将自己囚系，解到郢都，来见平王，言：“世子逃矣！”平王大怒曰：“言出于余口，入于尔耳，谁告建耶？”奋扬曰：“臣实告之。君王命臣曰：‘事建如事寡人。’臣谨守斯言，不敢贰心，是以告之。后思罪及于身，悔已无及矣！”平王曰：“你既私纵太子，又敢来见寡人，不畏死乎？”奋扬对曰：“既不能奉王之后命，又畏死而不来，是二罪也。且世子未有叛形，杀之无名，苟君王之子得生，臣死为幸矣。”平王恻然，似有愧色，良久曰：“奋扬虽违命，然忠直可嘉也！”遂赦其罪，复为城父司马。史臣有诗云：

无辜世子已偷生，不敢逃刑就鼎烹。
谗佞纷纷终受戮，千秋留得奋扬名。

平王乃立秦女所生之子珍为太子，改费无极为太师。

无极又奏曰：“伍奢有二子，曰尚、曰员，皆人杰也。若使出奔吴国，必为楚患。何不使其父以免罪召之？彼爱其父，必应召而来；来则尽杀之，可免后患。”平王大喜，狱中取出伍奢，令左右授以纸笔，谓曰：“汝教太子谋反，本当斩首示众；念汝祖父有功于先期，不忍加罪。汝可写书，召二子归朝，改封官职，赦汝归田。”伍奢心知楚王挟诈，欲召其父子同斩。乃对曰：“臣长子尚，慈温仁信，闻臣召必来。少子员，少好于文，长习于武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蒙垢忍震，能成大事。

此前知之士，安肯来耶？”平王曰：“汝但如寡人之言，作书往召；召而不来，无与尔事。”奢念君父之命，不敢抗违，遂当殿写书，略云：

书示尚、员二子：吾因进谏忤旨，待罪縲绁。吾王念我祖父有功先朝，免其一死，将使群臣议功赎罪，改封尔等官职。尔兄弟可星夜前来。若违命延迁，必至获罪。书到速速！

伍奢写毕，呈上平王看过，缄封停当，仍复收狱。

平王遣鄢将师为使，驾驷马，持封函印绶，往棠邑来。伍尚已回城父矣。鄢将师再至城父，见伍尚，口称：“贺喜！”尚曰：“父方被囚，何贺之有？”鄢将师曰：“王误信人言，囚系尊公，今有群臣保举，称君家三世忠臣，王内惭过听，外愧诸侯之耻，反拜尊王为相国，封二子为侯，尚赐鸿都侯，员赐盖侯。尊公久系初释，思见二子，故复作手书，遣某奉迎。必须早早就驾，以慰尊公之望。”伍尚曰：“父在囚系，中心如割，得免为幸，何敢贪印绶哉？”将师曰：“此王命也，君其勿辞。”伍尚大喜，乃将父书入室，来报其弟伍员。

不知伍员肯同赴召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

话说伍员字子胥，监利人，生得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围，眉广一尺，目光如电，有扛鼎拔山之勇，经文纬武之才。乃世子太师连尹奢之子，棠君尚之弟。尚与员俱随其父奢于城父。鄢将师奉楚平王之命，欲诱二子入朝，先见了伍尚，因请见员。尚乃持父手书入内，与员观看，曰：“父幸免死，二子封侯，使者在门，弟可出见之。”员曰：“父得免死，已为至幸。二子何功，而复封侯？此诱我也。往必见诛！”尚曰：“父见有手书，岂相诳哉？”员曰：“吾父忠于国家，知我必欲报仇，故使并命于楚，以绝后虑。”尚曰：“吾弟乃臆度之语。万一父书果是真情，吾等不孝之罪何辞？”员曰：“兄且安坐，弟当卜其吉凶。”员布卦已毕，曰：“今日甲子日，时加于巳，支伤日下，气不相受。主君欺其臣，父欺其子。去且就诛，何封侯之有载？”尚曰：“非贪侯爵，思见父耳。”员曰：“楚人畏吾兄弟在外，必不敢杀吾父。兄若误往，是速父之死也。”尚曰：“父子之爱，恩从中出。若得一面而死，亦所甘心！”于是伍员乃仰天叹曰：“与父俱诛，何益于事？兄必欲往，弟从此辞矣！”尚泣曰：“弟将何往？”员曰：“能报楚者，吾即从之。”尚曰：“吾之智力，远不及弟。我当归楚，汝适他国。我以殉父为孝，汝以复仇为孝。从此各行其志，不复机见

矣！”伍员拜了伍尚四拜，以当永诀。

尚拭泪出见鄢将师，言：“弟不愿封爵，不能强之。”将师只得同伍尚登车。既风平王，王并囚之。伍奢见伍尚单身归楚，叹曰：“吾固知员之不来也！”无极复奏曰：“伍员尚在，宜急捕之，迟且逃矣。”平王准奏，即遣大夫武城黑，领精卒二百人，往袭伍员。员探知楚兵来捕己，哭曰：“吾父兄果不免矣！”乃谓其妻贾氏曰：“吾欲逃奔他国，借兵以报父兄之仇，不能顾汝，奈何？”贾氏睁目视员曰：“大丈夫含父兄之怨，如割肺肝，何暇为妇人计耶？子可速行，勿以妾为念！”遂入户自缢。伍员痛器一场，藁葬其尸。即时收拾包裹，身穿素袍，贯弓佩剑而去。未及半日，楚兵已至，围其家，搜伍员不得，度员必东走，遂命御者疾驱追之。约行三百里，及于旷野无人之处。员乃张弓布矢，射杀御者，复注矢欲射武城黑。黑惧，下车欲走。伍员曰：“本欲杀汝。姑留汝命归报楚王，欲存楚国宗祀，必留我父兄之命。若其不然，吾必灭楚，亲斩楚王之头，以泄吾恨！”武城黑抱头鼠窜，归报平王，言：“伍员已先逃矣。”平王大怒，即命费无极，押伍奢父子于市曹斩之。临刑，伍尚唾骂无极，谗言惑主，杀害忠良。伍奢止曰：“见危授命，人臣之职。忠佞自有公论，何以詈为！但员儿不至，吾虑楚国君臣，自今以后，不得安然朝食矣。”言罢，引颈受戮。百姓观者，无不流涕。是日天昏日暗，悲风惨冽。史臣有诗云：

惨惨悲风日失明，三朝忠裔忽遭抗。
楚庭从此皆谗佞，引得吴兵入郢城。

平王问：“伍奢临刑有何怨言？”无极曰：“并无他语，

但言伍员不至，楚国君臣不能安食也。”平王曰：“员虽走，必不远，宜更追之。”乃遣左司马沈尹戌率三千人，穷其所往。伍员行及大江，心生一计，将所穿白袍，挂于江边柳树之上，取双履弃于江边，足换芒鞋，沿江直下。宛尹戌追到江口，得其袍履，回奏：“伍员不知去向。”无极进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可绝伍员之路。”王问：“何计？”无极对曰：“一面出榜四处悬挂，不拘何人，有能捕获伍员来者，赐粟五万石，爵上大夫；容留及纵放者，全家处斩。诏各路关津渡口，凡来往行人，严加盘诘。又遣使遍告列国诸侯，不得收藏伍员。彼进退无路，纵一时不能就擒，其势已孤，安能成其大事哉？”平王悉从其计。画影图形，访拿伍员，各关隘十分紧急。

再说伍员沿江东下，一心欲投吴国，奈路途遥远，一时难达。忽然想起：“太子建逃奔宋国，何不从之？”遂望睢阳一路而进。行至中途，忽见一簇车马前来。伍员疑是楚兵截路，不敢出头，伏于林中察之，乃故人申包胥也，与员有八拜之交，因出使他国回转，在此经过。伍员趋出，立于车左。包胥慌忙下车相见，问：“子胥何故独行至此？”伍员把平王枉杀父兄之事，哭诉一遍。包胥闻之，惻然动容，问曰：“子今何往？”员曰：“吾闻‘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’吾将奔往他国，借兵伐楚，生嚼楚王之肉，车裂无极之尸，方泄此恨！”包胥劝曰：“楚王虽无道，君也；子累世食其禄，君臣之分定矣。奈何以臣而仇君乎？”员曰：“昔桀、纣见诛于其臣，惟无道也。楚王纳子妇，弃嫡嗣，信谗佞，戮忠良，吾请兵入郢，乃为楚国扫荡污秽，况又有骨肉之仇乎？若不能灭楚，誓不立于天地之间！”包胥曰：“吾欲教子报楚，则为不忠；教子不报，又陷子于不教。子勉之！行矣！朋友之谊，吾必不漏泄于人。然子能覆楚，吾必能存楚；子能危楚，吾必能安楚。”伍员遂辞

包胥而行。不一日，到了宋国，寻见了太子建，抱头而哭，各诉平王之过恶。员曰：“太子曾见宋君否？”建曰：“宋国方有乱，君臣相攻，吾尚未通谒也。”

却说宋君名佐，乃宋平公嬖妾之子。平公听寺人伊戾之馋，杀太子痤而立佐。周景王十三年，平公薨，佐嗣立，是为元公。元公为人，貌丑而性柔，多私无信。恶世卿华氏之强，与公子寅、公子御戎、向胜、向行等，谋欲除去之。向胜泄其谋于向宁，宁与华向、华定、华亥相善，谋先期作乱。华亥乃伪为有疾，群臣皆来问疾。华亥执公子寅与御戎杀之，囚向胜、向行于仓廩之中。元公闻之，亟驾车亲至华氏之门，请释二向。华亥并劫元公，索要世子及亲臣为质，方从其请。元公曰：“周、郑交质，自昔有之。寡人以世子质于卿家，卿之子亦应质于寡人。”华氏商议，将华亥之子无感，华定之子启，向宁之子向罗，质于公所。元公亦召世子栾，与母弟辰，公子地，质于华亥之家。华亥始释向胜、向行，从元公还朝。

元公与夫人，心念世子栾，每日必至华氏，视世子食毕方归。华亥嫌其不便，欲送世子归宫。元公甚喜。向宁不肯曰：“所以质太子者，惟不信也。若质去，祸必至矣。”元公闻华亥中悔，大怒，召大司马华费遂，将帅甲攻华氏。费遂对曰：“世子在彼，君不念耶？”元公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寡人不能忍其耻辱！”费遂曰：“君意既决，老臣安敢庇其私族，以违君命哉？”即日整顿兵甲。元公遂将所质华无感、华启、向罗，尽皆斩首，将攻华氏。华登素善于华亥，奔往告之。华亥忙集家甲迎战，兵败。向宁欲杀世子，华亥曰：“得罪于君，又杀君子，人将议我。”乃尽归其质，与其党出奔陈国。

华费遂有三子，长华鞬，次年多僚，华登其第三子也。多僚与鞬素不睦，因华氏之乱，谮于元公，言：“华鞬实与亥、

定向谋，今自陈召之，将为内应。”元公信之，使寺人宜僚告于费遂。费遂曰：“此必多僚谮言也。君既疑羆，则请逐之。”华羆之家臣张勾，微闻其事，讯于宜僚。宜僚不肯言。张勾拔剑在手，曰：“汝若不言，吾即杀汝！”宜僚惧，尽吐其实。张勾报于华羆，请杀多僚。华羆曰：“登出奔，已伤司马之心矣。吾兄弟复相残，何以自立？吾将避之。”华羆往辞其父，张勾从行。恰好费遂自朝中出，多僚为之御车。张勾一见，怒气勃发，拔佩剑砍杀多僚。劫华费遂同出卢门，屯于南里。使人至陈，招回华亥、向宁等一同谋叛。宋元公拜乐大心为大将，率兵围南里。华登如楚借兵，楚平王使薳越帅师来救华氏。伍员闻楚师将到，曰：“宋不可居矣！”乃与太子建及其母子，西奔郑国。有诗为证：

千里投人未息肩，卢门金鼓又喧天。
孤臣孽子多颠沛，又向荥阳快著鞭。

楚兵来救华氏，晋顷公亦率诸侯救宋，诸侯不欲与楚战，劝宋解南里之围，纵华亥、向宁等出奔楚国，两下罢兵。此是后话。

是时郑上卿公孙侨新卒，郑定公不胜痛悼。素知伍员乃三代忠臣之后，英雄无比，况且是时晋、郑方睦，与楚为仇，闻太子建之来，甚喜，使行人致馆，厚其廩饩。建与伍员，每见郑伯，必哭诉其冤情。郑定公曰：“郑国微兵寡，不足用也。子欲报仇，何不谋之于晋？”世子建留伍员于郑，亲往晋国，见晋顷公。顷公叩其备细，送居馆驿，召六卿共议伐楚之事。那六卿：魏舒、赵鞅、韩不信、士鞅、荀寅、荀跖。时六卿用事，各不相下，君弱臣弱，顷公不能自专。就中惟魏舒、韩不

信有贤声，余四卿皆贪权怙势之辈，而荀寅好赂尤甚。郑子产当国，执礼相抗，晋卿畏之。及游吉代为执政，荀寅私遣人求货于吉，吉不从，由是寅是恶郑之心。至是，密奏顷公曰：“郑阴阳晋、楚之间，其心不定，非一日矣。今楚世子在郑，郑必信之。世子能为内应，我起兵灭郑，即以郑封太子，然后徐图灭楚，有何不可？”顷公从其计，即命荀寅，以其询私告世子建，建欣然诺之。

建辞了晋顷公，回至郑国，与伍员商议其事。员谏曰：“昔秦将杞子、杨孙谋袭郑国，事既不成，窜身无所。夫人以忠信待我，奈何谋之？此侥幸之计，必不可！”建曰：“吾已许晋君臣矣。”员曰：“不为晋应，未有罪也。若谋郑，则信义俱失，何以为人？子必行之，祸立至矣。”建贪于得国，遂不听伍员之谏，以家财私募骁勇，复交结郑伯左右，冀其助己。左右受其贿赂，转相要结。因晋国私遣人至建处，约会日期，其谋渐泄，遂有人密地投首。郑定公与游吉计议，召太子建游于后圃，从者皆不得入，三杯酒罢，郑伯曰：“寡人好意容留太子，不曾怠慢，太子奈何见图？”建曰：“从无此意。”定公使左右面质其事，太子建不能讳。郑伯大怒，喝令力士，擒建于席上，斩之；并诛左右受贿不出首者二十余人。伍员在馆驿，忽然肉跳不止，曰：“太子危矣！”少顷，建从人逃回驿中，言太子被杀之事。伍员即时携建子胜出了郑城，思量无路可奔，只得往吴国逃难。髯翁有诗，单咏太子建自取杀身之祸。诗云：

亲父如仇隔釜鬻，郑君假馆反谋侵。
人情难料皆如此，冷尽英雄好义心。

再说伍员同公子胜，惧郑国来追，一路昼伏夜行，千辛万苦，不必细述。行过陈国，知陈非驻足之处。复东行数日，将近昭关。那座关在小岷山之西，两山并峙，中间一口，为庐、濠往来之冲，出了此关，便是大江，通吴的水路了。形势险隘，原设有官把守。近因盘诘伍员，特遣右司马蕞越，带领大军驻紮于此。伍员行至历阳山，离昭关约六十里之程，偃息深林，徘徊不进。忽有一老父携杖而来，径入林中，见伍员，奇其貌，乃前揖之。员亦答礼。老父曰：“君能非伍氏子乎？”员大骇曰：“何为问及于此？”老父曰：“吾乃扁鹊之弟子，东皋公也。自少以医术游于列国，今年老，隐居于此。数日前，蕞将军有小恙，邀某往视，见关上悬有伍子胥形貌，与君正相似，是以问之。君不必讳，寒舍只在山后，请那步暂过，有话可以商量。”

伍员知其非常人，乃同公子胜随东皋公而行。约数里，有一茅庄，东皋公揖伍员而入。进了草堂，伍员再拜。东皋公慌忙答礼曰：“此尚非君停足之处。”复引至堂后西偏，进一小小篱门，过一竹园，园后有土屋三间，其门如窬。低头而入，内设床几，左右开小窗透光，东皋公推伍员上座。员指公子胜曰：“有小主在，吾当侧侍。”东皋公问：“何人？”员曰：“此即楚太子建之子，名胜。某实子胥也。以公长者，不敢隐情。某有父兄切骨之仇，誓欲图报，幸公勿泄！”东皋公乃坐胜于上，自己与伍员东西相对。谓员曰：“老夫但有济人之术，岂有杀人之心哉！此处虽住一年半载，亦无人知觉。但昭关设守甚严，公子如何可过？必思一万全之策，方可无虞。”员下跪曰：“先生何计能脱我难？日后必当重报！”东皋公曰：“此处荒僻无人，公子且宽留。容某寻思一策，送尔君臣过关。”员称谢。东皋公每日以酒食款待，一住七日，并不言过关之事。

伍员乃谓东皋公曰：“某有大仇在心，以刻为岁，迁延于此，宛如死人。先生高义，宁不哀乎？”东皋公曰：“老夫思之已熟，俗待一人，未至耳。”伍员狐疑不决。是夜，寝不能寐。欲要辞了东皋公前行，恐不能过关，反惹其祸。欲待再住，又恐担搁时日，所待者又不知何人。展转寻思，反侧不安，身心如在芒刺之中。卧而复起，绕室而走，不觉东方发白。只见东皋公叩门而入，见了伍员，大惊曰：“足下须鬓，何以忽然改色？得无愁思所致耶？”员不信，取镜照之，已苍然颁白矣！世传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愁白了头，非浪言也。员乃投镜于地，痛哭曰：“一事无成，双鬓已斑，天乎，天乎！”东皋公曰：“足下勿得悲伤，此乃足下佳兆也。”员拭泪问曰：“何谓佳兆？”东皋公曰：“公状貌雄伟，见者易识，今须鬓顿白，一时难辨，可以混过俗眼。况吾友，老夫已请到，吾计成矣。”员曰：“先生计安在？”东皋公曰：“吾友复姓皇甫，名讷，从此西南七十里，龙洞山居住。此人身长九尺，眉广八寸，仿佛与足下相似。教他假扮作足下，足下却扮为仆者，倘吾友被执，纷论之间，足下便可抢过昭关矣。”伍员曰：“先生之计虽善，但累及贵友，于心不安！”东皋公曰：“这个不妨，自有解救之策在后，老夫已与吾友备细言之。此君亦慷慨之士，直任无辞，不必过虑。”言毕，遂使人请皇甫讷至土室中，与伍员相见。员视之，果有三分相像，心中不胜之喜。东皋公又将药汤与伍员洗脸，变其颜色。捱至黄昏，使伍员解其素服，与皇甫讷穿之。另将紧身褐衣，与员穿着，扮作仆者。半胜亦更衣，如村家小儿之状。伍员同公子胜，拜了东皋公四拜：“异日倘有出头之日，定当重报！”东皋公曰：“老夫哀君受冤，故欲相脱，凯望报也！”员与胜跟随皇甫讷，连夜望昭关而行，黎明已到，正值开关。

却说楚将蕞越，坚守关门，号令：“凡北人东度者，务要盘诘明白，方许过关。”关前画有伍子胥面貌查对，真个“水泄不通，鸟飞不过”。皇甫讷刚到关门，关卒见其状貌，与图形相似，身穿素缟，且有惊悸之状，即时盘住，入报蕞越。越飞驰出关，遥望之曰：“是矣！”喝令左右一齐下手，将讷拥入关上。讷诈为不知其故，但乞放生。那些守关将士，及关前后百姓，初闻捉得子胥，尽皆踊跃观看。伍员乘关门大开，带领公子胜，杂于众人之中，一来扰攘之际，二来装扮不同，三来子胥面色既改，须鬓俱白，老少不同，急切无人认得，四来都道子胥已获，便不去盘诘了。遂捱捱挤挤，混出关门。正是：“鲤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”有诗为证：

千群虎豹据雄关，一介亡臣已下山；
从此勾吴添胜气，郢都兵革不能闲。

再说楚将蕞越，欲将皇甫讷绑缚拷打，责令供状，解去郢都。讷辩曰：“吾乃龙洞山下隐士皇甫讷也。欲从故人东皋公出关东游，并无触犯，何故见擒？”蕞越闻其声音，想道：“子胥目如闪电，声若洪钟。此人形貌虽然相近，其声低小，岂途路风霜所致耶？”正疑惑间，忽报“东皋公来见。”蕞越命押在一边，延东皋公入，各序宾主而坐。东皋公曰：“老汉欲出关东游，闻将军捉得亡臣伍子胥，特来称贺！”蕞越曰：“小卒拿得一人，貌类子胥，而未肯招承。”东皋公曰：“将军与子胥父子，共立楚朝，岂不能辨别真伪耶？”蕞越曰：“子胥目如闪电，声如洪钟。此人目小而声雌，吾疑憔悴已久，失其故态耳。”东皋公曰：“老汉与子胥亦有一面，请借此人与吾辨之，便知虚实。”蕞越命取原囚至前。讷望见东皋公，遽

呼曰：“公相期出关，何不早至？累我受辱！”东皋公笑谓蒯越曰：“将军误矣！此吾乡友皇甫讷也。约吾同游，期定关前相会，不意他先行一程。将军不信，老夫有过关文牒在此，焉可诬为亡臣耶？”言毕，即于袖中取出文牒，呈与蒯越观看。越大惭，亲释其缚，命酒压惊曰：“此乃小卒识认不真，万勿见怪！”东皋公曰：“此将军为朝廷执法，老夫何怪之有。”蒯越又取金帛相助，为东游之资。二人称谢下关。蒯越号令将士，坚守如故。

再说伍员过了昭关，心中暗喜，放步而行。走不上数里，遇着一人，伍员认得他姓左名诚，只见昭关击柝小吏。他原是城父人，曾跟随伍家父子射猎，所以识认颇真。见伍员，大惊曰：“朝廷索公子甚急，公子如何过关？”伍员曰：“主公知我有一颗夜光之珠，问我取索，此珠已落人手，将往取之，适才禀过蒯将军，蒙他释放来的。”左诚不信曰：“楚王有令：‘纵放公子者，全家处斩。’某请同公子暂回关上，问明了主将，方才可行。”伍员曰：“若见主将，我说美珠已交付与你，恐汝难于分割。不如做人情放我，他日好相见也。”左诚知伍员英勇，不敢相抗，遂纵之东行，回到关上，隐过其事不提。

伍员疾行，至于鄂渚，遥望大江，茫茫浩浩，波涛万顷，无舟可渡。伍员前阻大水，后虑追兵，心中十分危急。忽见有渔翁乘船，从下流沂水而上，员喜曰：“天不绝我命也！”乃急呼曰：“渔父渡我！渔父速速渡我！”那渔父方欲拢船，见岸上又有人行动，乃放声歌曰：

日月昭昭乎侵已驰，与子期乎芦之漪。

伍员闻歌会意，即望下流沿江趋走，至于芦洲，以芦茨自

隐。少顷，渔翁将船拢岸，不见了伍员，复放声歌曰：

日已夕兮，予心忧悲；
月已驰兮，何不渡为？

伍员同半胜从芦丛中钻出，渔翁急招之。二人践石登舟，渔翁将船一篙点开，轻撶兰桨，飘飘而去。不勾一个时辰，达于对岸。渔翁曰：“夜来梦将星坠于吾舟，老汉知必有异人问渡，所以荡桨出来，不期遇子。观子容貌，的非常人，可实告我，勿相隐也。”伍员遂告姓名。渔翁嗟呀不已，曰：“子面有饥色，吾往取食啖子，子姑少待。”渔翁将舟系于绿杨下，入村取食，久而不至。员谓胜曰：“人心难测，安知不聚徒擒我？”乃复隐于芦花深处。

少顷，渔翁取麦饭、鮑鱼羹、盎浆，来至树下，不见伍员，乃高唤曰：“芦中人！芦中人！吾非以子求利者也！”伍员乃出芦中而应。渔翁曰：“知子饥困，特为取食，奈何相避耶？”伍员曰：“性命属天，今属于丈人矣。忧患所积，中心皇皇，岂敢相避？”渔翁进食，员与胜饱餐一顿，临去，解佩剑以授渔翁，曰：“此先王所赐，吾祖父佩之三世矣。中有七星，价值百金，以此答丈人之惠。渔翁笑曰：吾闻楚王有令：‘得伍员者，赐粟五百万，爵上大夫。’吾不图上卿之赏，而利汝百金之剑乎？且‘君子无剑不游’，子所必需，吾无所用也。”员曰：“丈人既不受剑，愿乞姓名，以图后报！”渔翁怒曰：“吾以子含冤负屈，故渡汝过江。子以后报啖我，非丈夫也！”员曰：“丈人虽不望报，某心何以自安？”固请言之。渔翁曰：“今日相逢，子逃楚难，吾纵楚贼，安用姓名为哉？况我舟楫活计，波浪生涯，虽有名姓，何期而会？万一天遣相逢，我

但呼子为‘芦中人’，子呼我为‘渔丈人’，足为志记耳。”员乃欣然拜谢。方行数步，复转身谓渔翁曰：“倘后有追兵来至，勿泄吾机。”只因转身一言，有分丧了渔翁性命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